武俠世界



$2.00

620

· 下期預告 ·



一期完新派俠義奇情小說：**盜 盒** 倪匡・著

倪匡先生爲時下有名之武俠小說名家，其作品均爲兩大電影公司爭購拍攝電影，好評如潮。是篇「盜盒」爲倪匡君最新佳作，故事結構緊湊，高潮迭起。請留意下期刊出，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侠世界
第62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故事

血色音符

馬雲·文
培新·圖



負心的人　恨你入骨

傳說蕭邦在十歲孩提的時代，便能以柔和的樂曲治好波蘭總督的暴躁宿疾，由此可見音樂對一個人的健康與情緒，都有極大的影响！

某地的流行曲盛極一時，於是歌星人材輩出，歌廳也越開越多。什麼「飲泣歌后」、「鬼馬歌王」……等等，來了一批，又去了一批！眞的是熱鬧非凡。

其實，眞正有價值的音樂並非流行歌曲，蕭邦用以治療波蘭總督的宿疾的音樂，自然也不是這一類樂曲；問題是人們一窩蜂的習慣，歷年來就無法改變。例如：某一個時期盛行黃梅調，於是製片商爭拍這一類歌唱片，街頭巷尾不管是黃毛丫頭，還是三歲孩提，也「依依呀呀」的哼幾句！武俠片賣座嗎？人們又一窩蜂的爭拍武俠片。

如今時代曲流行一時，連街邊的刷鞋童也高歌「今天不回家」！這也難怪有人說，歌星的收入比起電影紅星還要多。於是許多電影明星也改行披上了歌衫。

一家歌廳的大堂上已經高掛「全院滿座」的錦旗，向隅的聽衆，仍徘徊院前不去！這時有個年約三十的青年男子，突然出現在後台的入口處。

「先生，你找誰？」一名守門的大漢把手一攔，阻止那青年直闖入內。

那青年男子怔了一怔，他幾乎忘記了自己的身份旣不是歌星，也不是歌廳裏面的工作人員，他只不過是一位女歌星的丈夫。

那青年人面色蒼白，呆了一呆之後，對那守門人說道：「我要找黃鶯兒，她在這裏唱歌的！」

「黃鶯兒？」守門人自頂至踵的打量着他，「你是她的什麼人？」

「我是她的丈夫。」

「對不起，老闆吩咐過，未散塲前，任何陌生人不能入內。」

「但我有重要的事！」

「也沒有辦法，你要進去，只有等一會兒。」

「旣然我不能進去，就請你替我通傳一聲，把她叫出來吧！」

「你看見嗎？只有我一個人，如何走得開，我的責任是看守着這裏的。」

「這是十分重要的事，你怎麼可以不替我通傳呢？」

「先生，我實在走不開！」

「那你讓我進去吧！」青年人說着，又要强行闖進！

但是，看門人的氣力相當好，用力一推，青年人差一點兒就跌倒地上！於是爭端便由此展開，你一言我一語的，鬧個不休！

徘徊在歌廳四周的人本來就不少，現在看見後台進口處有人吵架，轉眼間就聚集了一百幾十人，圍攏在那裏看熱鬧！

人叢中閃出另一個青年人，他是這裏的常客，因此看門人認得他，他就是富家子程祥。

這位花花公子穿着入時，髮長過耳，唇上留了一小撮鬍子，正是追求女歌星黃鶯兒最力的公子哥兒。現在聽到看門人說眼前這個人就是黃鶯兒的丈夫，也不由得呆了一陣。他半信半疑地問：「你眞的是她的丈夫？」

那青年非常不耐煩，瞪着他答道：「是不是也不要你管！」

那青年叫陳永志，他根本不知道眼前這個花花公子就是他妻子的捧場客。

程祥故意戲弄他說：「黃鶯兒幾時結過婚？我看你九成是白撞！」

「什麼？白撞？」陳永志氣得直跳了起來，「你這算什麼？」說着又待直衝過去！

看門人也是趨炎附勢之流，向陳永志提出警告道：「你別在這裏鬧事，再這樣子下去，我要報警了！」

陳永志氣憤憤地說：「好吧！你去報警啊！難道我來找自己的妻子也犯法不成？」

「你以爲這是什麼地方？我們要做生意的！你是不是存心搗亂？……」

「你們簡直是豈有此理……」

正當二人吵得面紅耳熱之際，人叢中又竄出一個手持鐵杖的人，此人正是「鐵枴俠盜」呂偉良。他自始至終都雜在人叢中冷眼旁觀，現在越看越不對勁，這才跑出來將陳永志勸住。

他問陳永志：「你要進入歌廳裏去嗎？」

陳永志並不認識呂偉良，出奇地瞪住他：「是的，我有事要找我的妻子。」

「那麼，你跟我過來吧！我有辦法讓你入去裏面！」

呂偉良說完就拖住陳永志離去；陳永志半信半疑地被他拖走，程祥和看門人都不知道呂偉良是何方神聖，但總算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陪着陳永志走向歌廳的正門，一邊又摸出一張入場券給他，對他說道：「這是卽場的入場券，你現在就可以進去見見你的歌星太太！」

陳永志眞的是意料不到，歌廳大堂中央，已掛上了「滿座」的錦旗，那就表示各種座券早已預售一空。再看看那張票子，竟然還是「大堂前座」最好的坐券，陳永志就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呂偉良似乎看出他的心事，笑道：「我本來就不是歌迷，票子是朋友送來的。」

雖然如此，陳永志還是覺得十分過意不去，說道：「先生，你豈不是爲了我而白白犧牲了耳福了麼？」

「這算得什麼？反正我就不大喜歡去聽這一類軟綿綿的歌曲。」呂偉良苦笑道：「你有緊要事，還是趁未開場前進去吧！」

陳永志回頭又問：「先生，你貴姓？」

呂偉良答道：「小姓呂，呂偉良。」

「你這麼好人，有機會我一定報答你。」

「這些小事，何必放在心裏。」

陳永志終於拿着那張入場券，進入歌廳裏面去了。

這時候是晚上七點多鐘，七點半一場就快開始演唱了。陳永志不是來聽歌的，所以入場後，立卽奔向後台去。

後台裏面分別有若干大小化裝間，供歌星化裝之用。大的多數是數人合用，小的則由一名較有名氣的紅歌星獨自佔用。

陳永志以前並未來過這裏找他的妻子黃鶯兒，這是第一次，所以對於後台的環境固然不熟，就是黃鶯兒到底在那一間房，他也一無所知。

幸好後台裏人來人往，歌星與工作人員穿梭似的來往其間，所以陳永志這陌生人並未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他也可以到處亂闖，去找他的妻子。

二間大的化裝間都找過了，却見不到黃鶯兒的影子，於是他開始走向一間小化裝間，這裏的門虛掩着，陳永志未進去，便可以從門縫中見到他妻子正坐在化裝枱的前面。

陪伴着黃鶯兒的，正是陳永志在後門見過的花花公子程祥。

程祥正跟黃鶯兒在親熱地交談着。這使到陳永志極之憤怒，他實在想不到自己的妻子竟然會跟第二個男子如此親切，登時妒火如焚，本擬一衝而入，但是，這時室內二人似乎正在討論着一些什麼，那些說話吸引了陳永志的注意。

程祥笑道：「親愛的，你的確越來越紅了，剛才我由後門進來時，看見一個歌迷爲親近你而不惜說謊，我看他眞的是爲你而變得瘋狂！」

「謝謝你，程大少，這全是你的功勞啊，要不是你大力捧場，我那裏會有今天？」黃鶯兒擠着媚眼說。

「你知道就好了，我爲了你，每晚固定要把最前面五行最佳的座位預訂，長期邀請新聞界及名流紳士等等來捧你的場。」

「你對我這樣好，我眞不知道要怎麼樣感激你才好。」

「如果你眞的感動了，那麼，方式也簡單得很，嫁給我吧！」

「嫁給你？」

「是的，只要你嫁給我，你就可以永遠獲得快樂！」

「但是……」

就在這時候，後台有個工作人員發現了陳永志的踪跡，他朗聲問道：「你是什麼人？」

陳永志在盛怒中發覺自己的行動未免太過鬼祟，在理虧的情形底下，支吾着說道：「我是來找人的！」

「你找誰？」

「就是找房間裏的黃鶯兒小姐。」

那位工作人員正在半信半疑之際，房內的黃鶯兒與程祥已經聽到了。

化裝間的房門是半掩着，他們不但聽見了工作人員與陳永志的對話，還可以見到陳永志側面的輪廓。程祥說道：「就是他！他在後門對那看門人說，你是他的妻子，有緊要事要見你！你說，這多荒唐？」

黃鶯兒囁嚅着，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因爲事實上，門外那青年人就是她的丈夫。

這時候，陳永志已經把視綫轉移過來，瞪住黃鶯兒道：「我眞想不到，你是這麼樣的人！」

「我叫你不要跑到這兒來的！」黃鶯兒在進退維谷中埋怨她的丈夫。

「你當然不希望我到這裏來，其實我也不想闖進來驚破你的好夢！我只是要告訴你，你的兒子非入醫院不可！」

「什麼？你……你說小寶他……」

陳永志說完就回頭走！他並沒有理會到黃鶯兒的反應，黃鶯兒在驚呆中追了過去，程祥這時才如夢初覺，怔怔地說：「原來她欺騙了我！」

黃鶯兒追上了陳永志，拖住他的手臂問：「永志，你別生氣，告訴我，小寶他怎麼樣了？」

陳永志用力掙開了他妻子的糾纏，一溜烟的，由後門衝了出去！

這歌廳的後門最接近後台，歌星上班時，多採用後門，歌廳方面爲了避免歌迷入內擾亂，所以經常僱有一名身裁高大的看門人把守在那裏。不久之前這看門人嚴拒陳永志入內，想不到如今竟然看見這青年人生氣地由裏面走出來！

當然，看門人並不知道「鐵枴俠盜」呂偉良曾慷慨地將一張入場券贈給陳永志，還以爲他是偸進來的，正想截住他盤問，却又看見黃鶯兒由裏面追了出來！

看門人正在驚愕中，黃鶯兒又再一次追上了陳永志，她哀哀地說：「永志，聽我解釋好嗎？」

可是，陳永志一言不發，直衝到路旁，鑽上一輛街車裏去，車子立卽開走！

黃鶯兒遲了一步，只好走上另外一輛停得較後的街車，趕返家裏去。

他們夫婦二人就住在一幢舊樓裏，租了一個房間，二房東是個慈祥的老婦人，與他們相處也有三四年光景了。那是他們最初結婚的時候，當時的環境並不好，但彼此已然眞誠相愛，也就不會計較到什麼排場了。因此，只能租下了這麼一間房，直住到了現在！

結婚之後不久，他們便有了一個愛情結晶，那就是現在已經三歲的小寶。

他們非常疼愛這個兒子，可是，由於小寶的誕生，他們的負担也越來越重，本來單靠陳永志那份商行小職員的月薪，就不足維持這一家三口的生活，加上小寶又先天不足，體弱多病，所以日子就越來越難過！

不幸的是：陳永志爲了增加一點額外收入，利用公餘時間兼職，結果弄巧反拙，積勞成疾，竟也病倒了。

由那時候開始，他們在無可奈何的情形底下，只好向親友借貸。直至債台高築，黃鶯兒才覺得這不是辦法，便去找她的一個女同學，希望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她的女同學是個女歌星，告訴她這是一種很好收入的職業，只要她有興趣，她可以義務代爲訓練。

黃鶯兒在誠恐誠惶的心情底下，只好硬着頭皮一試。結果，唱片與錄音聲帶便成爲她的導師，加上她爲人聰明，聲綫亦佳，在女同學的指導下，儼然成爲一顆歌唱新星。

正如她的女同學林美玉所講的一樣，無論要做歌星或明星，牡丹雖好，仍須綠葉扶持，所以一定要有人大力支持和捧場，才可以逐漸走紅。故此，林美玉提議她不要對人說已經嫁夫生子。

黃鶯兒爲勢所迫，一切只好依從林美玉的擺佈，決定一方面負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另一方面以假面孔對付那些追求她的王孫公子們，目的只求他們熱烈捧場，實則她愛的只是丈夫和兒子。

經過二年多以來的努力掙扎，她總算唱出一個名堂了。這個家庭，也在她的支持下，生活得以逐

漸改善，只因爲過去借下了親友不少債務，必須分期攤還，所以還不能太過浪費。因此之故，他們仍須在這裏住下，以期節省更多的金錢，讓債務早日償還淸楚。

但是，凡事有好處似乎必有壞處，自從黃鶯兒逐漸在歌壇走紅之後，她的收入固然增加了，然而，她丈夫陳永志的自尊心，却受到了創傷。

黃鶯兒就爲了挽救這份夫婦間的感情，不知費盡了幾許唇舌，對她的丈夫進行勸解。她答應她的丈夫，只要再過一年半載，讓他們的債務還淸了，那時她就會不再出去唱歌，讓陳永志去找一份安安定定的工作，繼續負起家庭的責任。

可是，想不到小寶今晚突然發高燒，陳永志一時之間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便把小寶交二房東代爲看管。他親自去把妻子找回來。豈料出乎意外地，給他親眼看見了這一切！

一個男人要留在家中照料一切家務，包括料理孩子等等工作，已經反常，還要讓妻子在外面拋頭露面，賺錢回來養家，這也難怪陳永志心裏一直在難過！

男人就是男人，陳永志是一個正常的男人，他決不是心理變態的人，所以，他內心那一份難過也是正常的。今晚目睹的一切，起初是令他嫉妒又憤怒，但當他冷靜下來之後，却又感到無限慚愧與悲酸！

是的，要不是他的身體不爭氣，又何必要他的妻子出去賺錢回來養家，她不出去唱歌，今晚的事也許永遠不會發生！

車子載着黃鶯兒返抵家門，但門前並未發現另外一輛街車。

黃鶯兒只道她丈夫早到達，現在可能已經登樓返家去了。可是，當她也返抵家中時，未入門口先聽到愛兒小寶的啼哭聲，入門之後，二房東就埋怨起來：「你們可眞把我急壞了，孩子發到這麼高燒，你怎麼可以這樣久才返來？」

黃鶯兒一邊接抱過小寶，一邊問道：「永志呢？劉太太。」

「他不是說好去找你回來的嗎？」

「是的，他一直未見回來麼？」

「沒有啊！」劉太太又說，「陳太，我看，你還是趁早把孩子送入醫院安全些。」

「是的。」黃鶯兒也覺得小寶有如一團火，「劉太太，麻煩你，要是永志回來，叫他到第一醫院來吧！」

「好的，我會啦！你快去！」

黃鶯兒匆匆忙忙的，又抱住小寶下樓去。截了一輛街車，急急趕往第一醫院。

她心亂如蔴，一方面担心丈夫的下落，不知他會不會意氣用事，弄出了意外來，另一方面眼前這情形，她又不能不照顧孩子。

小寶一直體弱多病，就像他父親一樣，但從來很少發到這麼高燒。

如今除了信賴醫生之外，黃鶯兒簡直一些兒主意也沒有。

小寶經醫生診斷後，認爲須要留在醫院裏接受進一步的詳細檢驗。黃鶯兒也覺得在醫院比較適當！所以沒有反對！

她辦妥了一切有關手續之後，便又匆匆趕返歌廳去。她是個有責任的人，但對於自己的家庭，却又不能不加理會。

當她離院時，仍未見到她丈夫陳永志的踪跡，她不知道他會怎樣。只是她對歌廳方面，必須有所交代。

她以爲現在趕回到歌廳裏去，還可以來得及，雖然她的秩序應該編排在開場後不久就出場唱二首歌——這差不多是每晚的慣例。但是，現在只是四時五十分，估計九時左右，便可回到歌廳裏去，那時還未散場，秩序亦未完結，那麼，她可以唱最後的秩序。

她由後門進入歌廳裏去，看門人老遠就認得她，看見她行色匆匆，就說道：「黃小姐，老闆四下裏找你，十分生氣呢！」

「他在那裏？」

「經理室。」

「謝謝你！」

黃鶯兒心知不妙，作爲一個職業歌星，失場是十分嚴重的事，何況，她還向歌廳老闆余不才借支了一些錢。黃鶯兒就在心慌意亂中，直闖進經理室了。

她敲門，裏面沒有人答應。

她以爲裏面沒有人，所以跑到舞台附近，見到後台主任。

後台主任埋怨道：「怎麼你忽然失場啦？觀衆非常不滿啊！」

「主任，對不起，我家裏忽然有事。」黃鶯兒抱歉地說。

「你瞧！前面五行最好的座位，全數空着，你可把經理氣煞了！」

「嗯……！」

「難道你不知道程公子的脾氣麼？那五行座位是他包下來的，票價預付了，人却中途離去，分明是爲了你開罪了他！」

「那也沒有辦法，我現在登場，還來得及麼？

我可以唱最後的秩序！」

「沒有用的，經理吩咐，不等你再出場，還叫你回來立即去見他！」

「他在那裏？」

「經理室。」

「經理室？怎麼我剛才敲門，裏面沒有人作聲呢？」

「你直接進去好了。也許他正氣得說不出話來啦！」

黃鶯兒無可奈何，她實在想不到事情會起這麼大的變化。

她戰戰兢兢的，又再一次跑到經理室的門前。這一次，她沒有再敲門，直接推門入內。

經理余不才坐在一張高大的靠背辦公椅子之上，背向房門，所以黃鶯兒入來時，只能看見椅背，以及少許頭髮而已。

「經理！」黃鶯兒聽不到反應，於是又提高嗓子再叫一聲：「余經理！」

可是，一些聲音也聽不到。

黃鶯兒知道余不才一定氣得不知說些什麼好，因爲她雖然是這間歌廳的台柱歌星之一，但把她捧紅的，除了程祥之外，余不才也委實功勞不少。

爲此，黃鶯兒抱歉地說：「余經理，你別生氣，我對不起你，但這是迫不得已的！」

「……」對方還是不作聲。

黃鶯兒心裏開始奇怪，她試趨前幾步，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嚇了一跳，原來余不才胸前插了一把刀！他死了！

黃鶯兒在迷濛的燈光底下，看見他直瞪着眼睛，不由得驚叫一聲，回頭就往房門外飛奔而出！

她的驚叫聲立即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有人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她只張大了口，睜大了眼睛，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她的手指指住經理室，各人已經心裏驚奇不已！等到有人進去看清楚之後，整間歌廳的後台部份，立即爲之震動起來！

幸而還有幾分鐘就散場，勉强可以瞞過了台前的觀衆們。但是，女歌星們却由於知道有血案發生，而且死者還是經理，所以，人們的心理大受威脅，尤其是胆小的女歌星，出場時幾乎也唱不出聲音來。

警方人員開到現場調查，自然受嫌疑最大的，就是黃鶯兒，其他人等，也一律受到警方的查問和看管。

那晚九點半一場演唱，也被迫取銷。因爲歌星們既要協助警方查案，實在也無法收拾驚慌的心情再唱下去！

結果，當然是把預售的座券退欵了事。

× × ×

陳永志剛返抵家門，二房東劉太太就對他說：「陳太太已經把孩子送第一醫院了，她吩咐我轉告你，叫你回來後就趕往那裏去。」

「謝謝你！」陳永志回頭又問：「她回來多久了？劉太太。」

「大約八點左右。」

於是，陳永志又匆匆趕往第一醫院，那時候，已經是九點半左右。」

小寶在醫院裏留醫，護士對陳永志說，一切手續已經由小寶的母親辦妥了。現在小寶只等待醫生的進一步檢驗。

小寶已經由醫生初步診治，退了燒！

即使如此，陳永志還是不大放心，他要求留下來陪伴小寶。可是，醫院的人並不認識他，只知道黃鶯兒是小寶的母親，他却又找不出任何証明來，因此，拒絕他的要求也是無可厚非的事。

但是，這對陳永志來說，心理上的影响實在太大了。

他離開歌廳之後，想不到他的妻子黃鶯兒會在開場時也離開歌廳，不顧一切地返回家中去，先把孩子送往醫院。所以，他坐了街車去找一位同學，希望可以借點錢把孩子送去醫院，偏偏那位舊同學不在家，此後，他又先後找好幾位舊同事和親友，結果沒有一個人可以給他援手！

他在頹喪中返抵家裏去，想不到他的妻子已經把孩子送往醫院去了。

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社會，人們都懂得什麼是利害關係，沒有利害關係的，即使眼看你死在眼前，亦休想對方給你一點援助！

以其說這是社會風氣，不如說人心在變！

不過，陳永志並沒有埋怨任何人，只怨自己太不爭氣！

他獨自在醫院裏面的一個公園裏踱步，思前想後，百感交集！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二名探員把他叫住！

他怔了一怔，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探員出示身份証明：「請跟我走！」

「我犯了什麼事？」

「我們懷疑閣下是殺人兇手！」

「殺人兇手？見鬼！」陳永志直叫起來，「我殺了什麼人？」

「佳音歌廳的經理余不才！」

「我眞不知你說什麼。」

「回到警局你就會知道了！」探員替他扣上手

鏢，推着他走向街上。

一輛車子早已候在路邊。

探員是到陳永志居住的地方，根據劉太太的口供，追尋到醫院裏來的。

他們在歌廳工作人員和守門人的口中，知道今晚七點半之前的一段時間內，陳永志爲了找尋他的妻子歌星，而發生過一些極不愉快的事。有人認爲陳永志可能含恨在心，殺錯了人！

在車子裏，一名探員開車，另一名則問陳永志：「你家二房東來說，你九時半才返抵家中，是不是？」

「是的。」陳永志答道。

「那麼，七點半至九點半這二小時內，你曾往什麼地方？」

「去找幾個親友。」

「可以說出姓名和地址嗎？」

「當然可以。」

於是探員一邊掏出記事册，記下了陳永志所講的親友姓名和地址，一邊叫他的同僚把車子按地址去找這幾個人証明一下。

結果只有一名親友可以証明陳永志找過她，有些因爲陳永志去找他的時候，人已經外出，自然無法証明了。

即使如此，由於時間上的脗合，陳永志還是被警方人員懷疑，終於被帶返警局去問話。

在警局裏，陳永志知道他的妻子也被牽涉在此案中。本來他的內心對黃鶯兒充滿了愛，又非常矛盾地充滿了恨，這種矛盾的複雜心情，眞的非局外人所能了解。他一方面憎恨自己的妻子在外面與一些花花公子周旋，另一方面回心想想，她也不過是爲了賺錢回來維持這個家，陳永志那一份憎恨的心情又變成了愛——而且愛得更深切！也更衷誠！

現在無論如何，他總得拋開了一切愛與惡的自私念頭，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兒子的身上去，是的，如果他們夫婦二人都被警方扣留在這裏，那麼，誰去理會小寶呢？想到這裏，什麼愛愛恨恨，也得拋諸於腦後了。

陳永志自動要求警方把黃鶯兒釋放，他說她不會殺人的。可是，她却是第一個發現死者的人，警方又怎可以輕輕地把她放過呢？

由於歌廳裏當晚發生了一件極不愉快的事件，所以警方難免也要傳訊花花公子程祥。有人見到他非常生氣地去找過死者余不才，也有人聽到余不才向他道歉，那是因爲黃鶯兒的事。雖然黃鶯兒無論是否開罪了程祥，亦與余不才無關，但是，程祥是歌廳裏的長期捧場客，作爲歌廳老闆的余不才，無論怎麼樣也不想開罪他！

呂偉良突然也跑到警局裏來，陪伴着他的，自然是他唯一的徒弟阿生。

他們是從汽車的無綫電收音機裏，無意中聽到新聞報告，知道「佳音歌廳」內出命案，而且牽涉到名歌星黃鶯兒夫婦，以及富家子程祥，所以他們師徒二人才匆匆趕到警局來看個究竟。

夏維探長半開玩笑地說：「怎麼你對這件事也有興趣？照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呂偉良笑道：「如果你這樣想就錯了。名歌星黃鶯兒的丈夫，我是認識的，而且，我還送了一張入場券給他，讓他入去欣賞他妻子的美妙歌聲！」

「你不是開玩笑吧？既是黃鶯兒的丈夫，又何須你送入場券？」

「問題是這是一個勢利的社會，守門人大概不會相信黃鶯兒小姐有這個寒酸的丈夫。」

「你既然知得比我多，那就再好不過了，請你帮個忙，提供一些破案綫索吧！」

「不要嚇怕了我，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從來不喜歡做警方證人的嗎？我只是對案中人產生同情之心。」呂偉良又問道：「可以讓我見見黃鶯兒的丈夫嗎？」

「本來就不合規矩，但你可以例外。」夏維遞個眼色給他的助手。

於是有人把呂偉良帶到警局的羈留室去。在那裏，他終於見到了陳永志。陳永志當然也認得這個手持鐵杖的人，曾經送他一張入場券，協助他進入聽歌裏去。

呂偉良招呼過他之後，問道：「怎麼會弄出了這許多麻煩來？」

陳永志仍然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鐵枴俠盜」，約畧把事情經過說了一遍，然後嘆氣道：「現在我的內心摒棄了愛與恨，只希望我們兩者中有一個人被釋放出去，因爲我們的孩子要人照顧。」

「看情形，警方只是把你留下來問話，他們希望從你口中得到一些線索罷了。」

「坦白說吧！我希望他們釋放我的妻子，她對孩子來說，比我更有用，也更重要。」陳永志慚愧地垂下頭來，「我好像是個廢物，在什麼地方不是一樣。」

「你不要這樣小睹自己，也別喪氣，看見我嗎？我才是個殘廢的人，但我從來不會氣餒。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以爲每一個人都須要振作起來！」

「謝謝你對我的鼓勵。」陳永志又說道：「看來閣下與警方的人很友好，可以代我求個情，讓我的妻子恢復自由麼？我實在太担心躺在醫院中的孩子！」

「警方人員是法律的執行者，他們既現實又冷酷，跟任何人亦不會友好，不過我認識夏維探長，就讓我替你想想辦法吧！」

呂偉良回到探長辦公室，一個面帶愁容的女子，正被帶到這裏來，她就是著名的女歌星黃鶯兒。呂偉良並不喜歡聽歌，那張歌廳的入場券也是朋友送來的，所以他對這輩歌星並不熟悉。

他對夏維探長說了一些求情的話，都是替陳永志說的，但在黃鶯兒聽來，却感到無限驚奇，因爲她實在也不知道這跛子是誰！

夏維探長正要跟黃鶯兒說話，一名探員走進來說：「程祥的律師來了，他要求把他的當事人保釋出去！」

夏維怔了一怔，走了出去，臨行時叫呂偉良和黃鶯兒等他一會兒！

黃鶯兒待探長走出了辦公室，問道：「請問閣下到底是什麼人？」

呂偉良禮貌地答道：「小姓呂，呂偉良，請問你是——」

「我是陳永志的妻子。」

「哦！原來是名歌星黃鶯兒小姐。」

「我看見你剛才在探長面前代陳永志求情，我感到非常驚奇！」

「這話怎樣說？」

黃鶯兒苦笑一下，說道：「這年頭，我在歌壇上總算唱出了一個名堂來，因此，社會上有不少朋友，他們經常來捧我的場，爭相與我結交。可是，現在我一旦有困難，想找個朋友來帮帮忙，就難乎其難。可見這個世界是個怎麼樣的世界啊！」

「也許你還不知道我這呆子的綽號，也難怪你感到驚奇了。」呂偉良又說道：「要是你知道有人喜歡叫我『鐵枴俠盜』，大概你也就不會再感到有什麼值得驚奇了。因爲，我對許多事情都會感到興趣。」

「原來閣下就是『鐵枴俠盜』，那我眞的是有眼不識泰山。」

呂偉良正要說些什麼，夏維探長已由外面走進來。

夏維對黃鶯兒說道：「你也可以走了。」

黃鶯兒意外地一怔，回頭又問：「那麼，我的丈夫呢？他也可以恢復自由嗎？」

夏維答道：「你放心，我只要問他幾句話，很快就可以把他放走！」

「那麼，我可以等他一起走麼？」

「當然可以，不過，最好到外面去！」

黃鶯兒於是走出了探長室。呂偉良這才問道：「有了綫索嗎？」

「什麼綫索？」夏維反問道。

「當然是指余不才命案的綫索。」

「沒有啊！」

「既然沒有，你怎麼會這麼大方？把他們全都一齊放走啦！」

「很簡單，因爲程祥已經給他的律師保釋出去了。」

「但陳永志兩夫婦却沒有請律師啊！」

夏維苦笑道：「他們三個人的涉嫌程度，本來就是一樣，所以放了一個，其他的，亦不妨一視同仁的！」

「果眞是個英明的探長！」

「你過獎了！希望你多些與我連絡！」夏維又對一名下屬說：「把陳永志帶來！」

呂偉良走出探長辦公室，在警局的大堂裏，發現富家子程祥正與黃鶯兒在那邊談話。

程祥說道：「眞想不到你竟敢騙我，原來你已經是個有夫之婦。」

黃鶯兒非常尷尬地嘆了一口氣，垂頭道：「到了這個時候，我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好。」

「你既然不知道怎麼樣說才好，那就讓我說吧，我說你簡直在欺騙！」

「欺騙？」

「當然是欺騙！你欺騙了我的情感，也欺騙了我的金錢！」

「程公子，請你說話小心些，誰欺騙了你的金錢？」

「我一直在熱烈地捧你的場，難道不要錢麼？」程祥瞪住她問。

「是你自作多情，我沒有叫你來捧我的場，」黃鶯兒氣憤地說。

程祥氣得雙手發抖，喝一聲「他媽的」！就要揮掌摑過去！

但是，他身旁的一位中年律師手急眼快，及時捉住了他的手腕，沉聲說道：「你不能動手打人，尤其是在這裏，你忘記了這是什麼地方嗎？」

程祥終於悻悻然跟着他的律師離開了警局。

黃鶯兒垂頭飲泣起來，呂偉良忍不住拄杖走到她的身邊問道：「剛才那人是誰？」

「經常捧我場的花花公子。」黃鶯兒輕輕嘆氣說道：「做歌星，往往就是這樣，爲了爭取捧場客，不敢說實話。」

「但是，眞正的藝術，實在亦無須太多的僞裝的！」

「我從來不以爲這是什麼藝術，那不過是爲了吃飯問題而已。」

「難得你這樣坦白。」

「對於自己身世的隱瞞，總不能算是一種欺騙吧？」

呂偉良說道：「也許是我不懂得欣賞，我對於流行歌曲，一直就不大感到興趣，尤其是近年來那一類哭喪似的時代曲，更加聽得人毛骨悚然！」

「幸好到了這個時候才聽到你的批評，如果早聽到這些掃興的說話，這三兩年來，我們的生活就更更成問題了。」黃鶯兒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

「那只不過是我個人的意見而已，事實上，時代曲正在大行其道！你沒有聽到嗎？這邊有人高歌『今天不回家』，那邊又有人低唱『負心的人』，收音機，電視機裏，整天就是這麼哭哭啼啼的，也難怪有人說，某地來的一位飲泣歌后，一個月也能賺上一二十萬元。誰知道她是爲了希望多賺鈔票而哭，還是爲了她自己背後的身世而流淚？總之，在我的感覺來說，就是莫名其妙。」

「呂先生，希望像你這樣的人不多，否則，我們就快要餓死了。」

「這是意識問題，有人喜歡到歌廳去，只是湊湊熱鬧，趨向潮流，有人則『醉翁之意不在酒』，到歌廳去只不過是爲了捧歌星，就像剛才你那一位男朋友一樣，難道你承認他就是懂得欣賞歌唱藝術的人嗎？」

黃鶯兒苦笑道：「我早說清楚了，這也沒有什麼藝術不藝術，要不是我丈夫失業，我發夢也不敢想到會成爲歌星。」

就在這時候，陳永志已經由裏面走出來。他聲聲感謝呂偉良的帮忙，呂偉良說道：「這不關我事，也許是警方以爲你們沒有可疑之處！」

三個人一齊離開警局，阿生早已回到汽車裏去等候。

突然有個人走過來，含笑盈盈地對黃鶯兒說道：「黃小姐，恭賀你無恙歸來！」

黃鶯兒苦笑着跟他握手，道：「謝謝你，胡經理。」

「我看，發生過今晚這件事之後，你也要轉換一下環境了。」

「你的意思是——」

「我們如果有機會合作，我保證你的收入好過在佳音歌廳。」

黃鶯兒還未說話，陳永志已經開腔問道：「你是什麼人？」

「小姓胡，胡樂天。」一張名咭遞了過來，「鄙人是眞善美歌樂院的經理，閣下是——」

「我是她的丈夫。」陳永志說：「由現在起，她不會再出來唱歌了，請你別再騷擾她！」

「嗯……」胡樂天怔了一怔！

陳永志回頭已經一把將黃鶯兒拖走了。

黃鶯兒一邊走一邊埋怨她的丈夫道：「永志，你何必這樣令人難堪？」

「難道我還受不够嗎？」陳永志痛苦地說，「我寧願出去做苦工，也不再吃這一口軟飯！」

「你何必這樣挖苦自己？這社會是現實的，人們笑貧不笑娼，何況我只是出來唱歌，並非出賣色相啊！」

「你說得眞動聽，忘記了化粧間裏有人向你求婚的事嗎？」

「那不過是將錯就錯。以前我未成名，凡事都要僞裝一下，現在總算有些名氣了，即使人們知道我有丈夫兒子，相信也不會有什麼影响！」

「無論你怎樣說，我也不會讓你去唱歌。」

「你一定忘記了過去給人橫加白眼的痛苦了。何況，我們的孩子現在還躺在醫院裏呢。往後的日子，我們還要生活的。」

「往後的日子，我自己會打算的。」陳永志說，「我看不慣你對那些花花公子嬉皮笑臉的，就算我去偸去搶，也不會讓你再做歌星。」

黃鶯兒想再說些什麼，她發覺呂偉良雖然行先一步，却候在汽車旁邊，這時他們夫婦倆已經走得非常接近。

呂偉良問道：「要不要我們送你一程？」

黃鶯兒點點頭道：「如果不阻碍你，那就好極了。」

夫婦二人登上呂偉良的汽車，要求把他們送往第一醫院去！

阿生一邊開着車子前進，一邊留意到有一輛車子一直暗裏跟踪着他們。

呂偉良似乎也看見了，低聲對阿生說道：「小心點，他們的目標可能不在我們！」

話未完，後面一輛車子如箭般的衝了上來，企圖越過他們，阿生一踏油門，就要跟後面的車子鬥快！呂偉良立刻叫住他：「阿生，看看他們什麼來頭！」

阿生立刻把車子煞停，「刷」的一聲！隨即看見後面一輛汽車越過他們，打橫停在前面，車內跳出三名彪形大漢！

呂偉良對陳永志夫婦說道：「無論在任何情形底下，你們也不要離開這輛汽車！」

陳永志和黃鶯兒早已嚇呆了，他們實在也想不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但那三名大漢的兇神惡煞樣子，在燈光底下却可以看得清楚。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分別由左右兩旁的車門閃出，迎着那三名大漢，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爲首一人道：「你別管！」

說着，三人急急衝向汽車旁邊去！

呂偉良拄杖走了回來，喝道：「請你不要輕舉妄動！車子是我的！」

那大漢瞪了他一眼，道：「那麼，請你把車內兩個人放出來！」

呂偉良已經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故意問道：「閣下是那一方面的朋友？我想大概不會是警探吧？」

「他媽的！難道你是警探麼？」那大漢怪眼一翻，就要伸手將車門拉開。

呂偉良鐵杖一伸，擋在前頭，阻止他去開車門，車內的黃鶯兒早已嚇到面無人色！

大漢抓住了鐵杖，運勁一推，就待將呂偉良推倒！

但是，呂偉良有如落地生根，屹立不動！那大漢心裏正感不妙，突然覺得有一股勁力自鐵杖發出，一時站不住脚，往後幌了幾幌，倒跌地上！

另外二名大漢看得親切，一湧而上，就要圍攻呂偉良！

阿生大喝一聲，攔在二人面前，厲聲說道：「阿貓阿狗也有個姓名的，你們到底是何方鼠輩？」

二名大漢一言不發，揮拳撲上！

阿生看見他們手無寸鐵，自然不會把他們放在眼內。揮腿揚臂，身形如風，幌幌搖動之間，二名大漢已經應聲倒在地上！

呂偉良拄杖站在車旁，冷眼旁觀，實在也想不到自己的徒兒，功力如此進步。只見三名大漢狼狽地自地上爬起，匆匆就要遁去！

呂偉良鐵杖一橫，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問道：「何必來匆匆去也匆匆？請留個姓名！」

「對不起！」其中一名大漢低聲下氣說道：「我們只是受人指使的！」

「誰？是不是程祥？」

「不！我們大哥是程公子的朋友而已，他看不慣程公子被人欺負！」

「你們大哥是誰？」

「金角牛。」

「算你們够爽快！」呂偉良又說：「請帶個口訊給你們大哥，欺負一個女人不是好漢的所爲，程祥那花花公子是咎由自取，與人無尤。你們帮着那種人，也缺乏江湖道義！」

三名大漢唯唯諾諾，急急如喪家之狗，奔返前面那輛房車裏去！

在呂偉良汽車內嚇呆了的黃鶯兒和陳永志，這時才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和阿生重新返回車內，前面一輛攔住去路的車子，早已急不及待地開車走了。

陳永志忍不住說道：「看見了嗎？程祥對你還是一點也不肯放過！」

黃鶯兒有苦難言，委屈地嘆了一口氣！

呂偉良道：「這也不關她的事，也不關程祥的事，只是要奉承他的人，要替程祥出氣！」

阿生繼續把車子開往醫院！

× × ×

在一家夜總會裏，接近歌台的幾張桌子，都給人預訂下來了。

著名的男歌星耶如風，周遊各地之後，今晚又回到這兒來演唱。他的歌迷早已聞風而至，其中尤以女歌迷佔了大多數。

當然，有不少太太小姐是捧「人」，而不是眞正爲了欣賞「歌」的，即如有不少男性一樣去捧女歌星的場，目的也是欣賞女歌星的丰采，至於歌唱得好不好，那已經是其次了。

耶如風年只二十許，樣子十分英俊可人，難怪會有這許多女人喜歡他！

說出來也眞教人難以相信，海角夜總會今晚竟佔了八成是女歌迷。接近歌台的那幾桌太太小姐，自然都是富有的人家。她們穿着得珠光寶氣，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歌台上的耶如風。

耶如風歌聲沉雄，台風亦佳，加上年青英俊。也難怪他這麼受女性歡迎了。

他剛唱完了一曲「負心的人」，台下掌聲如雷，他在咪高峯前連聲說了幾句「謝謝」之後，便步下歌台。台前幾桌太太小姐們，紛紛向他揮手致意，他也一一答謝，然後旋風過境似的，來回周旋於各賓客之間。

有一位富家太太緊緊握住耶如風的手不放，她如痴如醉地瞪住耶如風，放厚臉皮說道：「耶先生，陪我坐一會兒可以嗎？我實在太過喜歡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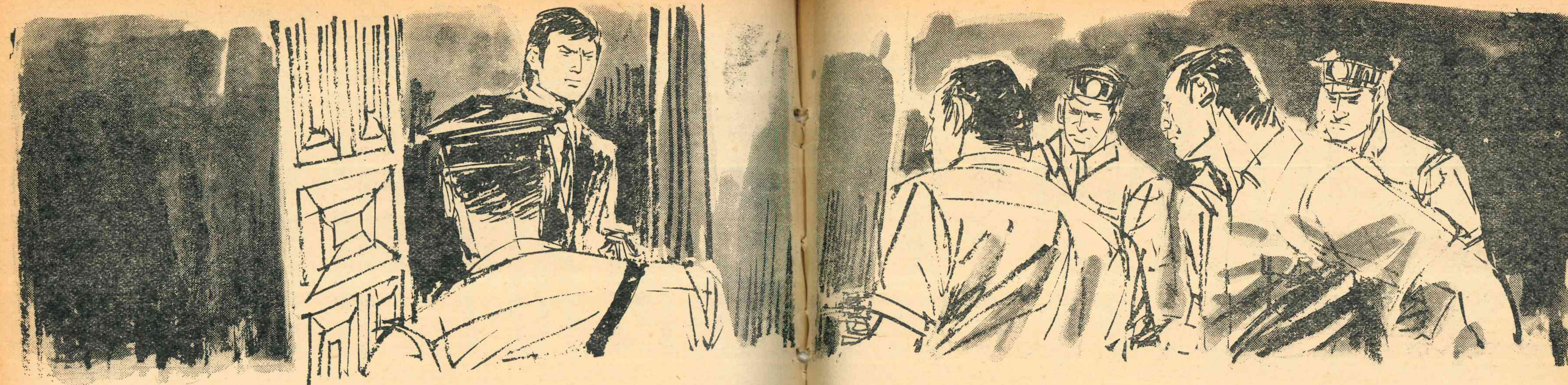
「謝謝你！小姐！」耶如風笑盈盈地說：「先唱完這首歌，我再下來陪你好不好？」

「眞的嗎？你千萬不要令我失望，我等你已經等了好幾個月啦……」

可是，耶如風看見她面如「裏蒸粽」，就倒了胃口，那有心情再跟她說下去？掙脫她的手早已溜上台去了。

司儀員又宣佈，耶如風即將爲在座的嘉賓再高歌一曲「恨你入骨」。於是如雷的掌聲，又再度响個不停！

音樂還未响起，台下的太太小姐們又在評頭品



足。

有個富家太太說：「這種男子世間難得找到幾個，年青英俊，歌聲又動聽，難得的是臉上永遠堆滿了笑容，對女人更是溫柔體貼！」

身旁一位太太搭訕地問：「你怎麼知道？難道他服侍過你不成？」

此語一出，引得同桌的其他女人，無不大笑起來！

那富家太太又說道：「我那有這份福氣？他如果肯跟我結爲夫婦，即使短了十年命，我也絕不後悔！」

「你忘記了嗎？你已經有了丈夫兒子。」

「但我只有三十多歲，還算得年青啊！如果爲了他，抛夫棄子亦在所不惜！」

「我跟你的看法不同了，這種窮光蛋玩玩還可以，要我跟他過一輩子，打一句問一句，我也不會答應啊！」

「當然，你是享受慣了的人，但我就覺得愛情至上！」

「你以爲歌星必然溫柔多情的嗎？那你就錯了。他們唱歌就好像演戲一樣罷了！」

「你別理，總之，我喜歡他却是眞的，只要他說一句『我愛你』，我就會不顧一切的，跟他私奔了！」

這班太太團眞的是好像無憂無慮的，說完又嘻哈大笑一陣！

這不過是其中一桌的情形，雖然看似說笑，但亦足以反映出這個社會的人心，「飽暖思淫慾」這句話，原來不單止適用於男人！

另外一些女觀衆則竊竊私議，雖然細聲講大聲笑，却沒有那班富家太太們那麼放蕩形骸！

總之，在這種聲色場所裏，只要頭腦冷靜的人，都可以看盡人生百態！

就在夜總會一角，有個年約二十的少女，一直在沉默中喝酒！

她一言不發，獨自坐在那小圓桌旁邊，距離音樂台很遠，所以不大爲人注意。侍者甚至以爲她在等候她的愛人！

突然之間，她把酒杯中的小半杯拔蘭地一飲而盡！然後，她挽住手袋，一直向音樂台方面去！

這時候，郞如風正將一首「恨你入骨」唱至尾聲，不管是眞正來聽歌的，還是來捧人的，都正在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台上的人，那有人會理會這雙十年華的失常少女？

當唱完了最後一句，郞如風剛彎下腰來說「謝謝，謝謝各位」之際，就在掌聲雷動中，那神秘少女突然打開她的手袋，拔出一支手槍來！

在場的人這時才發覺情形不對，但却沒有人敢冒險去制止那少女。

那少女衝到音樂台前，喝一聲：「郞如風，快舉起你那雙骯髒的手！」

郞如風呆了一呆，道：「你幹什麼？」

少女痴笑道：「爲什麼你不問我，你是誰呢？這証明你還認得我，是不？」

郞如風道：「是的，我當然認得你，你是劉玉玲小姐了。」

「對了，你告訴在座的人，我是你什麼人吧！」那少女道。

「你……」

「不敢直說麼？」

「不！我們始終是朋友嘛！」

「但是，朋友也分許多種。」少女痴痴地又傻

笑了一陣。「告訴他們，我們的關係吧！」

「劉小姐，別這樣！」

「現在不叫我愛人了麼？劉小姐劉小姐，哼！我才聽不慣！」

「請你冷靜一些！」

「我現在非常冷靜！」

「我沒有什麼開罪你的。」

「其實，剛才你已經招供了，『負心的人，恨你入骨』，這應該是我說的！」

「這話眞不知從何說起！」郞如風苦笑道：「這是大庭廣衆，你又何必這樣令我難下台？有話可以慢慢說的。」

「你不是很會演戲麼？把你在我面前演出的一幕再重演一次吧！我相信在場的太太小姐們，一定會看得如痴如醉的。來吧！別阻時間。」

「我不知道你要我怎麼樣。」

「別裝蒜了！」少女面色一沉，又迫近了一步，「你要是再阻我時間，我就一槍殺死你！」

郞如風的面色在燈光底下，變得灰白！他囁嚅地說：「你要我怎麼樣都可以，可不要在這裏爲難我！」

台下的侍者們早已看出事情不對勁，偷偷撥了電話報警。

剛才談笑風生的太太小姐們，也禁若寒蟬，因爲她們都可以看得出，那少女目露兇光，一件不幸的事，可能就要發生在眼前。

那少女笑了笑，「哼」了一聲，說道：「郞如風，我要你當衆向我道歉，你不肯，是不？」

「不！我不是不肯。玉玲，你聽我說，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好不好？」

「什麼地方？別墅麼，還是酒店公寓？」

郞如風感到一陣內疚，覺得這樣子下去，勢必被這少女迫出更多的口供，事情來得太突然了，否則他一定會想辦法哄騙她，不要讓他在這大庭廣衆之前出醜。

轉念間，郞如風看見劉玉玲的態度開始有些轉變，那並非說她軟化下來，而是她好像在凝神細聽一些什麼聲音！

郞如風也聽到了，那是一陣陣迫近的警車號角聲！

他知道對方的態度認眞，她一定無法再忍耐下去，於是，郞如風突然出其不意的，飛起一脚，看準了角度，朝住劉玉玲的手腕踢去！

劉玉玲實在是分了心，手槍被踢墮地上，音樂台上的樂師們，剛才都不敢輕舉妄動，因爲只要輕輕一移動，好容易就會給劉玉玲誤會起來，而會招致殺身之禍，但現在手槍墮地，郞如風與劉玉玲纏作一團，樂師們無不紛紛逃避！

劉玉玲眞想不到自己的猶疑，竟然會錯過了大好機會，一時悲憤交集，鋒利的指甲亂抓直戳，牙齒也用作武器。

郞如風平時在音樂台上風度翩翩，一表斯文，但到了這生死關頭，也不顧一切，與劉玉玲雙雙纏倒在地上，那套白色的晚禮服，也染上了血漬斑斑了。

警車聲越來越接近，夜總會裏面亂作一團，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們，都担心惹禍上身，紛紛奪路而逃！

豈料就在這紛亂當中，燈光突然之間熄滅了。已經凌亂的場面更加凌亂，女人的尖叫聲此起彼伏，就像世界末日經已來臨一樣！

在黑暗中，沒有人知道郞如風和那半痴半呆的

少女劉玉玲怎麼樣了，只是在女人的尖叫聲中突然有個男子慘叫了一聲！

那一聲慘叫令人毛骨悚然！許多人都認得出那是郎如風的聲音，就是似乎沒有人聽到槍聲！

接踵傳到各人耳鼓裏的，是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很明顯的，是一個女子在音樂台上急奔的步履聲！這使得任何人也可以想到：那少女可能已經得手了！

那麼，郎如風又怎麼樣了？

在黑暗中，所有聽到這連串聲响的人，無不爲之打了一個冷顫！

就在步聲急奔的刹那間，一隊警員持着手電筒衝了入來！

十多支强光的手電筒，交織成一組縱橫交錯的光網，只見一名少女帶着驚惶的神態就要由後面的出口處遁去。一名警長高喝一聲：「站住！」

但是，那少女驚呆一下之後，手一揚，一隻手袋脫手飛出！

許多驚魂未定的男女顧客都認得出，那少女並非別人，正是剛才曾經與郎如風糾纏的劉玉玲。

警員們是在巡邏車上聽到警方總部的無綫電報告，知道這兒出現了一個瘋癲的少女，肆意搗亂，才急急趕來的。所以，不必細聽夜總會中人訴說，也知道那少女就是目標！

當時各警員看見一隻女人手袋飛擲過來，還不以爲意，直至到手袋墮地，「蓬」的一聲爆開了，一陣濃烟瀰漫，各人才知道厲害，但是已經太過遲了。

劉玉玲擲出的女人手袋，顯然是一個爆炸性的巧妙裝置，裏面充滿了催淚氣體！

因此，各人在濃烟瀰漫中，爲之嗆咳不已！

警員們也陷入紛亂的境界，不但無法維持現場的秩序，反而造成更大的混亂！因爲夜總會裏面的男女，都担心他們會放槍！尤其是女性們，無不嘩叫不已！

其實，警員們連雙眼也無法睜開，那裏還有開槍射擊的本領？

就在亂糟糟的情形底下，劉玉玲得以從容遁去無踪！

當有關人等將燈光恢復之後，濃烟也逐漸散去，但現場上有如經過了一場大地震，桌椅翻倒，不少仕女昏倒在地板上！

當然，最受人注意的，還是倒在音樂台上的英俊歌星郎如風！

郎如風經過一聲慘叫之後，一直未動聲色，人們都以爲他死了，其實，此刻他只是昏倒台上，但已經面目全非，有如鬼物一般，令人慘不忍睹！

原來剛才劉玉玲所用的手槍，並非發射子彈的手槍，而是一支灌滿了腐蝕性液體的水槍，因此，剛才人們只聽到郎如風的一聲慘叫，却聽不到槍聲的！

負責指揮的警官，一邊吩咐人們留在現場接受調查，一邊又吩咐下屬們去追捕那少女劉玉玲，另一方面更緊急召來救傷車，把郎如風和昏倒的仕女送院急救！

有如一場狂風過境，現場上在混亂中逐漸恢復平靜，但在人們的感覺中，這是一場惡夢。

當一切恢復正常時，人們仍然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消息迅速傳開之後，許多了解郎如風的人，都曉得這是一宗醜惡的報復性悲劇，一個英俊瀟洒的名歌星，與一個天眞的美麗少女，本來就是天生一對，但是，無奈「神女有心，襄王無夢」，於是一幕愛情的大悲劇便由此而發生！

由於這件悲劇的發生，也不期而然使人想到「佳音歌廳」那宗慘劇來。

有人懷疑：到底這兩件慘事是否有什麼關連呢？敏感的警探們，立卽展開調查！

郎如風還沒有死，當他被急救之後逐漸醒來，警探就根據他的口供，找到劉玉玲的家裏去。

這差不多是翌日天亮時份，劉家的人還未起床，當警探找上門來的時候，他們還在夢中。

劉家是個小康之家，但根據劉太太說，他們的女兒劉玉玲早已離開家庭，很久沒有連絡。這年頭，少女失踪已經不是新聞，劉太太有三男四女，劉玉玲在四個女兒之中排行第二。

又據劉太太說，劉玉玲是個虛榮心極重的女孩子，在一間工廠裏每月可以賺到四五百元，但却打扮得花枝招展，經常到歌廳和夜總會裏去，許多時甚至不回家三幾天也不出奇。由於家中各人對她沒有好感，她返不返家也不在乎。因此以後她在外面弄成怎麼樣，也沒有人去理會她。

至於劉玉玲後來又如何勾搭上郎如風，如何會變成今天的悲劇，劉家的人一無所知，但警方人員却查到了。原來劉玉玲因喜歡時代曲，在一次歌唱比賽中雖然落第，却因爲她的姿色不俗，而吸引了當時被邀作評判員的男歌星郎如風的注意。

對歌唱既有興趣，更有着無限虛榮心的劉玉玲，對英俊的郎如風心儀已久，一經挑逗，自然是水到渠成。可惜，希望接近郎如風的女孩子太多了，一向自命風流的郎如風，更是應接不暇。

劉玉玲的美夢幻滅了，她對郎如風也由愛而變成恨。她曾經找過郎如風算過賬，但郎如風表示這

只不過是逢場作慶，還勸她別太認眞。後來，郎如風還叫人送她五百元，叫她把肚裏的孩子打掉了。

結果，孩子是眞的沒有了，給一個黑市醫生替她墮了胎。但是，劉玉玲從此就失了踪，一直沒有人知道她在什麼地方，也一直沒有人再見過她，直至到事發當兒，郎如風才知道這個少女充滿了爆炸性，就是可惜知道得太遲了。

現在，郎如風是註定要破相了，那英俊的臉龐，被腐蝕性的液體澆個正着，雖然經過急救之後，不致有性命的危險，也是面目全非——面孔被燒得凹凸不平，眼睛也瞎了一隻。

警方立卽下了通緝令，要把劉玉玲緝拿歸案，但是，沒有人知道她逃到那兒去了。

不過，警方根據現場各人的口供，知道除了劉玉玲之外，可能還有一個人在帮着她，否則，那時候燈光又怎會突然熄滅？

一向就只靠綫人的帮忙才可以破案的警方，這時候也感到束手無策。事實上這樣說也絕不過份，許多人都知道某地缺乏了偵探人才，他們每年付出的綫人費用，數字驚人，卽使如此，懸而未破的大案仍然堆積如山。順手拿來就是。著名廣播員被人活活燒死，以及兩宗水塘浮屍案。其中有一名被人棄屍於水塘的，還是警探。至於其他無日無之的刦殺案，更不用說了！

劉玉玲過去沒有案底，每天亦不必到就近警局去報到，被認爲「神通廣大」的綫人既然沒有辦法，警探們更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才可以找到她！

沒有人敢肯定「佳音歌廳」的命案與郎如風被毁容案是否有關，但是，這兩件案先後發生之後，立卽轟動了整個歌壇！

本來鬧哄哄的歌壇，這時都表現得人心惶惶。

雖然有人認爲這是私人恩怨，但根據報導，有人覺得劉玉玲可能心理變態，憎恨所有歌樂界中人，所以先殺佳音歌廳的老闆余不才，再將郎如風加以毁容。

那麼，下一個又輪到誰慘遭不幸？

較有名氣的大牌歌星，都步步爲營，有些甚至僱了私家保鑣！

歌星聘請保鏢，已經有人開了先河。記得年前某地有人由外地聘來一位飲泣歌后，由於門劵收得太貴，主辦人沒有把握賣座，突然靈機一觸，便想出了這個「小題大做」的妙計來，請了幾個男女保鏢，寸步不離的保護這位涕淚交流的歌星。

結果，那一次的演唱，轟動一時，主辦人自然是笑逐顏開了。

但是，是否當地人喜歡看人流淚？未必！

有人說主辦人够眼光，其實是他太懂得利用人們的好奇心。試想想：當地家財上千萬的大富翁，也沒有這麼大陣仗，區區一個女歌星何須動用數名男女保鏢護衞？好奇的人們，就是要看看那婦人的眼淚是否一顆顆的珍珠！於是，主辦人也大功告成了！

不過，現在這些大牌歌星們聘請保鏢，絕對不是爲了宣傳，而是爲了本身的安全設想，因爲沒有人知道，下一個遇害者，會不會就是他們自己！

一曲斷魂　血案連生

花花公子程祥正在埋怨他的黑社會朋友金角牛，認爲金角牛不應該在這個時候派人去對付黃鶯兒，因爲警方正把視綫集中到他的身上來。

但是，金角牛說道：「程公子，我這樣做，只不過是爲你出氣而已！」

「替我出氣也不是在這個時候，萬一那個跛子去報警，如何是好？」程祥担心地說。

「那跛子不會報警的，事後我已經查得那個跛子並非別人，就是呂偉良。此人在江湖上有點名氣，打到他頭上去，他也未必會驚動警方，何況這還是別人的事呢！」

「算了，無論怎樣，這個時候，也不要令我給警方多找一些藉口。」

「但是，你在那黃鶯兒的身上化了這麼多錢，這口氣怎咽得下？」

「待事過情遷之後再算吧！」

金角牛又問道：「你以爲，這件事會不會有麻煩？」

「很難說，一切要看警方搜集的證據。」程祥嘆氣說：「你也知道，我決不會這麼愚蠢的。何況，我跟余不才根本就沒有什麼過不去！」

「是的，我也這樣想過了，要是你有什麼跟他過不去，你也不會愚笨到自己動手，大可以叫我替你出頭！」

程祥給警方悶了一晚，這上午應該還睡在夢鄉裏，却給他的黑社會朋友金角牛吵醒了。

程祥的傭人突然走進來說：「警方的夏維探長到訪。」

程祥怔了一怔：「夏維這傢伙爲什麼還不放過我？」

金角牛道：「要不要我留下來陪你？」

「用不着了，你留在這裏，會更加不便。」

「那麼，我走了！」

金角牛於是由後門悄悄離去，夏維探長這才由前門進來。

程祥問道：「是不是打算控告我？」

夏維說道：「我沒有這意思，但有件事想請教你。」

「想不到你竟對我客氣起來了。」

夏維把一張紙掏出來，攤在程祥面前問道：「你見過這東西嗎？」

程祥細看清楚，發覺那是一張五線譜，他搖搖頭說道：「我未見過！」

「請你再想想清楚，例如在余不才的辦公桌上，你有沒有見過這張曲譜？」

「余不才的辦公桌？」

「是的，我們就是在那兒找到的，上面留下了閣下的指紋，所以我肯定你一定見過。」

程祥想了想，終於說道：「是的，可能是我跟他理論時，雙手按在桌上，當時他的辦公桌上堆放了許多雜物，我並未留意這張曲譜！」

「當時有沒有第三者在塲？」

「沒有，探長先生，在警局裏我已經提過了，你到底在懷疑我一些什麼？」

「我只想知道這張曲譜是由誰放進去的。」

「曲譜與命案到底有什麼關連？」

「在另一宗兇案的事主家中，我們發現了另一張同類的曲譜。」夏維說，「所以我希望你想清楚，在你進入余不才辦公室之前，或者從余不才辦公室出來之後，有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人物？」

程祥果然是把思想集中起來，極力回憶，結果他還是搖搖頭。

夏維非常失望。

程祥忍不住問道：「到底這張曲譜，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每張曲譜之上，都有一個血色的音符，而且整支曲，就是一首非常雄壯的歌曲。」

夏維說完就想走，却給程祥叫住：「探長，請你等一等！」

夏維問道：「什麼事？」

程祥說：「有件事，可不知道對你破案有沒有帮助，我在一個女歌星的香閨中，曾經見過一張五線曲譜，其中同樣有個血色的音符。」

夏維意外地一怔：「你說的歌星是誰？」

「百靈鳥！」

夏維知道這位花花公子最喜歡在女歌星的身上打主意，他現在所講的百靈鳥，當然是個藝名，但在當地的歌壇上，也是個著名的女歌星。

程祥又說：「當時我不大注意，雖然我喜歡聽歌，却對作曲這方面却是門外漢，所以，根本就不會理會到那一張五線譜。忽然一陣風把這張東西吹落地上，我替她拾起，無意中發覺曲譜一角有一滴血，我問百靈鳥這是什麼？她支吾以對，只叫我放回原處，用一些東西壓住。這件事，我一直沒有放在心裏，現在想起了，那滴血也眞像眼前這血色音符！」

夏維忙將女歌星百靈鳥的地址記了下來。

當他離開程宅的時候，發覺呂偉良就在他的座駕車附近等候。呂偉良微笑着，夏維知道他一定又有話要說。

「他一定不合作，叫你最好找他的律師談談，是不？」呂偉良搭訕地說，「有錢人家最喜歡開口律師，閉口律師，也難怪窮人們不服氣，指責法律是爲富有的人服務了。」

夏維笑道：「這回你可猜錯了，大俠士！」

呂偉良道：「難道出現了奇蹟麼？」

「是的，事情越來越奇，如果你有興趣，就跟我走一次！」

「你要到那裏去？」

「女歌星百靈鳥的香閨。」

「百靈鳥？」

「一位十分出色的女歌星。」夏維說，「我記得在一次聲色藝競選中，她是被譽爲最美麗的，歌又唱得最好的女歌后。」

呂偉良苦笑着聳聳肩說道：「此地的歌后太多了，我倒忘記是那一位。」

「有興趣想知道一個血色音符的秘密嗎？」

「什麼血色音符？」

夏維這時已經拉開車門，說道：「請上車，我慢慢告訴你。」

呂偉良回頭示意阿生獨自駕車，他自己則坐到探長的座駕車去。

夏維說道：「當我在死者余不才的辦公桌上發現那頁曲譜時，以爲無關重要，後來那一滴血引起了我的注意，想不到果然大有內容。」

「什麼一滴血？」

「曲譜上有一個音符是一滴血。你可知道五線譜上的音符是什麼？」

「孩子們戲稱那是一顆顆的豆豉。」呂偉良笑道。

「對了，那簡直像一支支牙籤插住一顆顆豆豉，顚顚倒倒的擺放在五線譜上，其中有些是一滴血，其餘的大部份是鉛筆寫成的。」夏維探長又說：「藝術家大部份都是古靈精怪的，作曲家自不例外，何況我是音樂外行，所以對于這張五線譜，不大留意，直至耶如風這男歌星被人澆鏹水，我們又在他的家中發現了同一類塗上血色音符的曲譜，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麼，你去找百靈鳥幹什麼？」

「程祥這個花花公子說，她家中也有這種曲譜出現過，我要去看看。」

「程祥怎麼知道？」

「他是個花花公子，最喜歡追求女歌星，百靈鳥當然也是目標之一。」

車子開到一條大厦林立的街道，停在一幢花園大厦的門前。

所謂花園大厦，實際上只是大厦門前植了幾棵樹木，種了一些花草，擁有一個小小花圃，而並非是眞的有個花園。但總算得上是個比較舒適的住宅區。

百靈鳥居住在大厦的十八樓一個單位之內。

當夏維與呂偉良等人登上十八樓走廊的時候，突然聽到一陣陣雄壯的歌聲，隱約還可以聽到有鋼琴伴奏！

幾個人都聽得有點心情興奮，呂偉良忍不住問道：「這首是什麼歌？」

夏維說：「我是門外漢。」

他身旁一位探目是個歌迷，他說道：「我從未聽過如此令人興奮的歌曲。我可以肯定這首歌不是目前流行的什麼時代曲。」

各人一直走向走廊的另一端，他們越聽越興奮，也越聽越淸楚，歌聲由H座傳出的，而百靈鳥就是住在這個單位裏面。

剛才說話的歌迷探目又說：「百靈鳥的歌我聽得多了，就是未聽過這麼動聽的。」

夏維親自按動門鈴，門後的女子歌聲立時停頓下來了。

開門的是個女傭人，門後有人揚聲問過來：「阿三，是誰？」

夏維出示證件，對女傭人阿三說：「我是警探，想見見百靈鳥小姐。」

「請你等一等！」阿三說完先把門關上了。

一會兒，大門重開，出現在門後的，正是穿上了睡袍的著名女歌星百靈鳥。

呂偉良與探目站得較後，那探目低聲對呂偉良說：「她就是百靈鳥！」

呂偉良瞥了一眼，果然是個絕色佳麗，這時代，漂亮的女孩子總是得人喜愛的，何況歌又唱得那麼好呢！

阿三把大門打開，讓各人入內。

百靈鳥問：「警探先生，有什麼指教？」

夏維說道：「我想看看你手上所有的曲譜，可以嗎？」

「當然可以，不過，我唱了這許多歌，曲譜多得很，要我逐一搜出來讓你檢查，恐怕要浪費不少時間，而且，我還要趕緊練歌，今晚登塲。」

「那麼，就看看最新的。」

「那你隨便坐，讓我入房搜一些給你看！」百靈鳥說完，走進臥室去了。

客廳一角擺了一具鋼琴，琴師是個菲籍男子，他正坐在鋼琴的前面。

夏維探長走過去，那菲籍男子站了起來，與他點頭爲禮。

夏維用英語問他：「你貴姓名？」

菲籍男子却用本地話答道：「我叫柯廸路，是百靈鳥小姐約我來，替她練新歌的。」

「你的本地話講得很好。」

柯廸路道：「我在這兒做樂隊領班，大約超過了十年，要是連這幾句本地話也不懂，人家會笑我是猪玀的。」

夏維往鋼琴上面的譜子架瞥了一眼，視線突然就停滯在那些五線譜之上。

原來擱在譜子架上的五線譜，其中就有着一些血色音符雜在裏面。

夏維故意問：「這是你的大作麼？」

「不！」柯廸路苦笑道：「這是百靈鳥小姐的朋友送給她的，我那有這麼成功的作品，我喜歡寫抒情的，但是這首歌實在令人興奮，我是很喜歡它的！」

這時候，百靈鳥正由臥室內，捧了一大堆曲譜出來。夏維示意探目在那堆曲譜中找尋，看看有沒有他們要找那種曲譜。

呂偉良拄杖到鋼琴前面，他早已發覺探長的神色有異。夏維這時又回頭問百靈鳥：「這首歌是誰作的？」

「曲譜連歌詞在內，都是人家送給我的。」百靈鳥說道。

「朋友嗎？」夏維故意這樣問。

「不！我不認識對方。」百靈鳥又說道：「但無可否認，這是一首十分動聽的歌曲。」

夏維伸手把曲譜取過來細看其中的歌詞，發覺與時下一般愛情歌曲迥異。

其中一段歌詞寫得極之激昂：「……沉睡的人們，醒來吧！別懶洋洋的，別軟綿綿的，不要再唱那什麼情情愛愛，不要再啼啼哭哭……振奮起來吧！……別忘記那國仇家恨，別忘記那水深火熱的同胞……」

夏維又問道：「怎麼沒有曲名的？」

「有的，只是沒有寫上去。」百靈鳥說：「這位熱心的歌迷曾經打電話給我，叫我替這首歌命名爲：『不要哭』！」

「熱心的歌迷?」

「是的，他承認把這首歌曲寄給我，希望我改變一下作風，唱一些令人振作的歌曲。」

「歌詞寫得很好，也很動人，就是有些政治色彩，這位歌迷似乎有某種動機。」

呂偉良站在夏維身旁，當然也看過了那頁曲譜上的歌詞。他插嘴問道：「我以爲寫得很含蓄，撇開動機不談，這首歌令人聽來十分之興奮。」

百靈鳥說道：「我正打算把它在一次慈善籌欵的歌唱大會中唱出來！」

「我勸你審愼一些。」夏維說道。

百靈鳥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我担心有人干涉你。」

「不會是你吧?」百靈鳥苦笑一下，「我也想到了可能有人干涉，但我還是要唱的！」

「爲什麼?」

「因爲我太過喜歡這首歌！」

「那麼，我只能够說：到時再去捧你的場。」夏維又把手中的曲譜一揚，「這頁曲譜，我要暫時借用。」

「如果你沒有充份理由，我就要反對！」

「反對?爲什麼?」

「因爲我正要練這首歌。」

夏維說道：「不妨告訴你，寄給你這首歌曲的人，極有可能是個罪犯。」

「罪犯?什麼罪犯?」

「一個殺人疑兇。」

「這就是沒收這曲譜的藉口嗎?」百靈鳥顯得非常不高興。

夏維解釋道：「這不是沒收，我早已說明白了，只是借用。」

「你們警方眞懂得創造新名詞。好吧！那麼，你要借到什麼時候?」

「不怕直說，要是我們認爲其中有什麼可疑之處，例如指紋等等，我會把它作爲證物之一。」

「這豈不是等於說：劉備借荆州?你索性就說把它充公好了?」

「暫時無此必要。我只是查罪犯的，不管政治。如果你認爲阻碍你練歌，你可以叫你的樂師抄一份，那樣大家都方便。」

百靈鳥果然叫柯廸路用五線譜紙，抄下了那頁曲譜。但柯廸路是菲律賓人，不會寫中文，百靈鳥只好自己動手抄。

呂偉良趁這機會問夏維：「你以爲幾宗歌壇慘劇都是一個人做的嗎?」

夏維道：「極有可能！」

「包括耶如風那宗在內?」

「當然！」

「但是，在場的人不是已經證實，向耶如風行兇的是個女子劉玉玲麼?」

「劉玉玲可能只是助手，把電燈總掣關掉的，另有其人。」

探目這時已把一叠曲譜檢閱過了。他對夏維說道：「探長，這裏找不到血色音符。」

百靈鳥聽到了「血色音符」幾個字，立卽仰首瞪住夏維：「你說什麼?」

夏維解釋說：「這頁曲譜上的一些血色音符，我們在其他兩頁曲譜之上，也有發現！」

「是的，當初我也覺得奇怪，爲什麼有些音符改用紅色?」百靈鳥說：「後來經過我試唱之後才發覺，這些紅色的音符，才是最高潮，最令人興奮的地方！」

百靈鳥說話的時候，是停下來的，夏維催促她說：「請你快些抄吧！如果送你曲譜的人再打電話來，想辦法與他取得連絡。」

夏維說着，又將一張咭片交給百靈鳥，咭片上面印有他的電話號碼。

呂偉良突然向夏維告辭。他說道：「我要去找一個人。」

夏維探長說道：「好吧！希望你和我保持連絡吧。」

呂偉良回到汽車裏，阿生問道：「有什麼發現麼?」

「阿生，先把車子開往第一醫院去！」呂偉良急不及待地說。

「有什麼事?」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又問。

「我有些事要問問黃鶯兒，她這時候可能在醫院裏陪伴她的兒子。」

車子開到第一醫院，呂偉良果然在一間病房裏找到黃鶯兒。

她的兒子小寶似乎好了許多，黃鶯兒正在哼着小曲逗他開心，充份表現出慈母的情懷。

呂偉良問：「陳先生呢?」

陳先生當然就是指她的丈夫陳永志。

黃鶯兒道：「他決心要振作起來，去找事做，不許我再唱歌。」

呂偉良又問：「有一種上面寫有紅色音符的曲譜，你可曾見過?」

「紅色音符?」

「是的，其中有些音符是紅色的。」

「見過了，有人把它送給我，要我演唱這些興奮的新歌。」

「那你有沒有唱?」

「我想唱，你也知道，目前唱來唱去盡是一些什麼情什麼愛的抒情歌曲，眞的唱得膩了。所以我想改變一下作風。可惜，老闆不許我唱！」

「老闆?誰?」

「就是佳音歌廳的老闆余不才。」

呂偉良恍然道：「哦！原來他是這樣給人殺死的。」

「你說什麼?」黃鶯兒怔了一怔！

「余不才有沒有阻止其他歌星唱這一類興奮的歌曲?」

「相信一定有！」黃鶯兒回憶着說：「我記得，有個高音的男歌星也找到這種怪曲譜，他試唱過之後，認爲是值得一唱的好歌，可惜，老闆看過那些歌詞之後，不准唱！」

「那麼，你有沒有見過作曲的人?」

「沒有。曲譜都是郵寄遞給我們的！」

「請你再想想清楚，在你所認識的作曲家之中，有沒有這個人?」

「沒有，肯定沒有！」黃鶯兒又說：「眼前這一批作曲家，那有這種魄力?我跟好幾個人談過了，我們都覺得這位神秘的作曲家，譜子令人興奮，歌詞也敎人激動！絕對不似目下那些鴛鴦蝴蝶派。偏偏他不表白身份，要跟他連絡可眞不易！」

呂偉良想起耶如風也在這家醫院裏留醫，忍不住又問：「你可曾去探望過耶如風這位行家?」

「我跟他很少來往。但是，這人的私生活太不檢點，難怪他有今天這日子！」

呂偉良告別了黃鶯兒，跑到樓上去探望耶如風。病房門前有警探，幸而呂偉良都認識他們，因此獲得特別准許。

耶如風的頭部和手部，仍然包裹着綳帶。他以爲呂偉良是警探，因此問道：「你們找到了兇手沒有?」

呂偉良說道：「還沒有，不過，有些事，要問問你。你是不是曾經收到過一些寫上紅色音符的曲譜?」

「是的，你怎麼知道?」

「警方在府上找出了這種奇怪的曲譜。」

「這也沒有什麼值得驚奇，許多人都喜歡毛遂自薦。其實，我絕不適宜唱那類興奮的歌曲。」

「爲什麼?」

「我的歌迷大部份是女人，女性都是喜歡情情愛愛的。」

「那又未必。」

「你說什麼?」耶如風又說：「不怕對你說，我的女性歌迷來來去去就只喜歡聽我唱那幾首歌，例如：負心的人，恨你入骨，多少柔情多少淚，知心人兒有多少……等等。」

呂偉良苦笑道：「我眞希望你的女性歌迷以後還是那麼捧你的場！」

耶如風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不要提以後了，以後的日子我才不知道怎樣過！」

「你的喉嚨不曾受到損害吧?」

「但我的英俊臉龐毁了！」

「眞正欣賞歌曲的人，不一定喜歡你的外表！你以後還可以灌唱片的。」

「我也曾經這樣想過，就是不知道有沒有人請我呢?」

呂偉良道：「聽說你的歌唱得不錯，我相信一定會有的。」

「謝謝你！」耶如風激動地伸出手來，「我很少見到警探這麼有人情味的。」

「對不起，我忘記了告訴你，我不是警探。」呂偉良握着他的手說。

「那麼你是——」

「小姓呂，呂偉良。」

耶如風恍然道：「原來你……你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先生。」

「請你回憶一下，警探在府上搜出的曲譜，是怎麼樣得來的?」

耶如風道：「你是說：那張寫上了紅色音符的興奮歌曲?」

「是的。」

「由郵政寄來給我的。」

「就只有一張曲譜?」

「不，還有一張附條。」

「附條大意說些什麼?」

「大意是要求我把這首歌唱出來——公開唱出來，以及灌成唱片。但是，我一直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裏。」耶如風若有所覺地問道：「有什麼不對嗎?」

「不！照理寄曲譜的人，不可能是幕後策動者。」呂偉良又問：「有沒有接過任何電話。」

「有的，有個男子質問我，爲什麼不唱那首歌曲。」

「那你怎樣答他?」

「我敷衍他說，還未有時間練習，因爲我事實上是由外地登台歸來，行裝甫卸。」

「那麼，他更不可能要對付你。」

耶如風苦笑道：「當然，對付我的，誰都知道瘋女劉玉玲。」

話未完，一名醫院的雜役，捧住一個花籃入來，警察截住問他：「誰送來的?」

雜役答道：「一位花店伙伴，據說是一位女歌迷叫他們送給郎如風先生的。」

警探這才讓他進來！

可是，剛才那番說話，却引起了呂偉良的注意。他一聲不响，蹲下去檢驗那個花籃，雜役把花籃擺在牆脚下，正走到床前向郎如風取賞錢。

呂偉良突然捧住那個花籃衝出露台外面去！

呂偉良突如其來的行動立即引起門外警探的注意，只得回一隻眼睛的郎如風也看見了，至於送花籃入來的醫院雜役，更加嚇呆了。

呂偉良對於爆炸裝置，雖不能說是個專家，但也不算是外行的人。他剛才非常敏感的要檢查這來歷不明的花籃，就是担心裏面有爆炸裝置。想不到果然給他不幸而猜中了！

花籃中收藏着一顆計時爆炸器，呂偉良一看時間，是計準下午二時爆炸的，現在，就是下午二時正！

因此，呂偉良立刻不顧一切的，把花籃帶到露台外面去！露台下面就是一處荒僻的山坡，幸而未見有人！呂偉良立即順手將花籃扔了下去！

「轟隆」一聲巨响，花籃觸着山坡時已經發生爆炸，整間醫院都爲之震撼起來！彷彿在輕輕地搖動着。

呂偉良慶幸山坡下面是荒僻的山林，沒有人跡，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

其實，就算眼見下面有人，呂偉良還是要把花籃扔下去的，最多是扔得遠一些，極力避免擲中下面的人罷了。因爲，如果讓它在這病房中爆炸，死傷的人一定更多！

呂偉良揑了一把汗！

門外的警探一湧而入，未問呂偉良發生什麼事，已經把那名醫院雜役監視起來。

雜役叫冤道：「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啊？是人家叫我帶入來的！」

「那花店的伙伴走了多久？」警探問道。

「不够五分鐘。」

「快帶我去追他！」

話猶未完，一名警探已經在醫院雜役的陪同下，衝到樓下去！

另一名探員留守病房之內，急電報警。

郎如風耳聞目睹，呆若木鷄！好一會兒才迸出一句：「想不到她還不肯就此放過我！」

呂偉良反問道：「你怎麼知道是誰送來的？」

「還用問？一定是劉玉玲，我對不起她！」郎如風嘆一口氣說，「但是，我已經得到應得的懲罰了，可不是嗎？」

「愛的反面就是恨，就像你最喜歡唱的一首歌曲『恨你入骨』一樣。一個女孩子的一生幸福，你是應該重視的。」

「不錯也已經錯了，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好說呢？」郎如風難過地說，「如果她在我面前，我一定會向她澈底懺悔！」

呂偉良嘲諷地說道：「如果我是她，我也一定非常之感動！閣下的表情這麼好，也難怪那些女歌迷着迷了！」

追捕疑人的警探和醫院雜役，終於在醫院隣近的一間花店裏，找到那個送花籃的店伴。他不否認送花籃到醫院去，但是，由於那是一間特別病房，有警探把守，他只能請雜役代轉，醫院雜役爲了賺點小賬，這些事當然不會拒絕。

又據花店的人說，到來買花的女郎，看見店前擺放了好幾個已經擺放好鮮花的花籃，便蹲在那裏，左選右擇的。極有可能就在那時候，她趁着店員未加注意，就將計時彈放進花籃裏。

無論誰是誰非，花店的店伴也給警探帶走！

不一會兒，大批警探已經開到現場，他們根據花店店伴的口供，初步確定懇求他們代送花籃到醫院去的所謂「歌迷」女郎，就是劉玉玲。

雖然由於呂偉良的機警，能够化險爲夷，但消息立即傳開了。

尤其是經過報章和電台的渲染，人們都認爲劉玉玲是個心理變態的瘋女，那些男女歌星們無不爲之人心惶惶。這也難怪的，一連串的意外事件都出在歌壇這個圈子裏，誰敢保證下一個遇害者不是他自己呢？

「看來她眞的是恨透了我！」郎如風嘆氣說道：「所以她把我毁容還不够，到頭來還要我死！」

夏維探長的得力助手辛尼站在病床旁邊，一直默然無語！

辛尼也是年青人，他固然明白年青人的愛情問題。不過，他本身是個警探，所以他想的不是男女間的事，而是如何捉拿兇犯歸案！

這時他忽然想到了一個妙計，他轉首對郎如風說道：「如果劉玉玲原諒你過去一切，你會與她結合麼？」

郎如風笑道：「她怎會原諒我？她恨透了我，所以才希望我早些死掉！」

「那是因爲她無法與你接觸，但現在經此一役之後，我們可以安排你倆會面。」

「不！她不會再喜歡我！」

「愛恨之間，有時僅差一線，也許你的誠懇可以感召她亦未可料。」

郎如風還是苦笑搖頭。

辛尼又說：「如果你能錄下一首她最愛聽的歌曲，然後表示懺悔，也許可以把她召來會你亦未可料。她最喜歡聽你唱什麼歌曲？」

「由我唱的大部份柔情歌曲，她都喜愛。其中尤以『負心的人』一曲，她最愛聽。我記得，有一次她聽完我唱這支歌之後，曾半開玩笑地說道：『如果你眞的變了負心的人，我會恨你入骨，到那時候，一切不幸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我當時只以爲她說笑而已，想不到竟會變成事實。唉！」

郎如風說到這裏，又是長嘆一聲！

辛尼問：「你可曾把這首『負心的人』灌過唱片？」

「當然有！」

「那就比較簡單多了。你只要錄下一段懇切的談話，我們警方會利用電視和廣播台爲你宣傳！」

「好吧！就由你們安排試一試！」

辛尼於是吩咐他的同僚安排好一切，替郎如風進行錄音。

呂偉良耳聞目睹，知道辛尼這種做法並非志在撮合二人的姻緣，甚至郎如風心裏也明白，警方在施詭計誘捕劉玉玲。

呂偉良本來不同情郎如風，但看見劉玉玲這麼兇殘，反而希望警方早日把她捕獲。

阿生正在汽車裏收聽着電台的廣播節目，這是一項「時代曲演唱」，根據廣播員的介紹，參加者都是時下一流紅歌星。

這時候，輪到女歌星林美玉唱出一首「淚的小花」，這是許多歌迷所熟悉的歌曲，可是，只唱了一半，怪事突然出現了！

首先是一响槍聲夾進樂聲中，然後是一陣靜寂無聲！

阿生本來倚在駕駛座上，目的是消磨一點時間，等待他的師父呂偉良由醫院出來。可是，這突如其來的怪事却把他嚇得一跳！

他挺直腰坐起來，把音响擴大。如果剛才他沒有聽錯，電台的播音室一定出了事。

此後，收音機裏一直聲沉影寂！

呂偉良剛由醫院裏回到汽車上，阿生把剛才聽到的奇事告訴他，呂偉良於是叫阿生迅速把車子開往電台去！

當他們趕到電台裏去的時候，電台四週圍滿了看熱鬧的人羣，這些人之中，其中包括了不少是電台的聽衆，像阿生一樣，聽到了廣播中出現的怪事，而匆匆趕來一看究竟的！

這個都市的人太多，只要有些什麼風吹草動，很容易就可以糾集一大羣市民來看熱鬧，警方亦已聞報趕到現場來。

據說：電台裏的演唱節目是由歌星現場直接播唱的，女歌星林美玉不知怎的，竟在演唱中被人開槍射擊，身受重傷！正奄奄一息！

電台的廣播室分大細數間，這一類歌星即場直接播唱節目，多數在最大的一間播音室直接播給聽衆收聽。而每一間播音室都有控制室附設在隔隣，以便控制機器的工作人員，透過玻璃窗對播音室內的一切加以控制。當槍聲一响之後，控制室人員透過隔音的玻璃窗，看見林美玉倒了下來，於是立即把儀器關閉，所以在收聽的聽衆在聽到一聲槍响後，便聽不到其他聲音。

本來電台可以臨時以其他節目塡補上去，例如放唱片等等。

但是事情來得太過突然，電台裏的工作人員頓時弄得手足無措，有人在對林美玉進行急救，有人趕去報警，更有人去追捕兇手！

親眼目睹其事的人，包括控制室人員，大播音室內的每一個在場的男女歌星，以及伴奏的樂師等等。當時他們正在全神貫注地，集中精神於演唱項目中，豈料就在這時候，播音室的門已被人推開。

播音室是隔聲的，房門也有極良好的隔聲設備，但却沒有鎖上！由於各人的精神集中於演唱者的身上，所以當時室內各人並未注意到有人入來。

大播音室是有着兩度門的，那人是由後門進來，故此室內人更不加注意，直至槍聲一响，各人才如夢初覺，但已經太遲了！

槍聲過後，在演唱中的女歌星林美玉已倒在血泊中。

由於事情來得太過突然，所以當時沒有人留意到那人是誰？甚至連他的樣貌也未看得淸楚，那人已經轉身推開隔聲的門逃去！

那人進來時先把有隔聲設備的門掩上，然後才開槍向林美玉射擊，所以，除了控制室和播音室之外，電台內的人，根本不知道已經發生了事故。所以，當那兇手逃去時，竟也沒有人加以攔截！

林美玉身受重傷，一顆子彈貫胸而過！

當警方人員開到電台現場時，她已經香銷玉殞。目睹其事的人都無法說出兇手的樣貌，只憑背影印象，指出他是個男子漢而已。

電台內部經過片刻的混亂之後，有關方面立刻把準備好的後備聲帶播出，因爲聲帶比唱片更方便處理，所以在一片混亂中，他們便臨時宣佈，改播歌唱音帶，以塡補節目的空缺！

聲帶是把若干首流行曲錄成半小時節目，一經開放，便連同司儀也可以省去。當時的情形既然如此混亂，本來這措施是十分適當的！

可是，不知怎的，毛病竟然又出現在這卷錄音聲帶裏面。

聲帶開端是播唱一首由名歌星演唱的「月兒像檸檬」，但只唱了一小段，歌聲就停頓下來，代之而入的，竟然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那男子以質問的譏諷口吻道：「月兒怎麼會像檸檬呢？各位聽衆，你們試閉上眼睛想一想吧，如果在農曆十五，十六這二晚，月兒像個橙，這倒還有點道理，是不？但決不可能像檸檬。如果月缺之時，像鐮，或像眼眉等等，也還說得通。所以，我們不希望大家再聽這一類荒唐的時代哭，現在請各位聽聽下面這一首很有意思的新歌，歌名是：『回望神州』，由紅極一時的名歌星廖亮先生為我們演唱，現在就請各位收聽：回望神州——」

以下是一首非常令人振奮的男聲獨唱的歌曲，歌聲嘹亮，令人聽得血脈澎湃。

當時電台裏的人都忙碌異常，警探封鎖了現場，人們都異常恐懼，沒有人留意到聲帶出了毛病，直至到有聽衆打電話到電台去，裏面的人才發覺事情不對，立即將音帶停播！

表面看來，兩件事似乎無關連，但想深一層，很容易發覺此中大有問題。警探們也想到了這點！

警方人員把整個電台的工作人員留下來，仔細盤問，因為警探們以為電台重地，閒人很難闖入去。尤其是把聲帶錄進第二種歌曲，這正好表明是內部人員作怪！

為什麼要把聲帶錄進第二種歌曲？聽那男子的一段廣播詞，就知道他憎恨目下一般流行的所謂「時代曲」，他甚至稱「時代曲」為「時代哭」。因此亦可以看出他對這一類哭哭啼啼的時代曲，痛恨到什麼程度！

反視那首「回望神州」的歌詞，就不難推測此人的思想背景！

大致上來說：他是個激進的愛國主義的。由於目下一般時代曲，唱出的盡是一些什麼情什麼愛，毫無國家民族意識，所以，他由思想的反抗，而演變成實際的行動！

也有人認為，這個神秘人物是來自「神州」的逃亡者，他這種激烈的行動，是由嚴重的思鄉病演變而來！

警探們第一個要找的，就是男歌星廖亮，因為找到廖亮就會知道那個神秘客是誰了。神秘客既然譏諷時代曲為「時代哭」，又能夠請到廖亮主唱這首「回望神州」，二人可能是好朋友。

同時警方在另一方面，他查出林美玉生前曾拒絕一名怪客的要求，那怪客要她改唱一些意氣激昂的歌曲，但林美玉覺得她不明此人來歷，也為了適應潮流——目前這潮流就是要唱一些哭哭啼啼的時代曲。所以，他拒絕了怪客的無理要求。

憑此種種，再加上以前警方查得的跡象，聲帶中的神秘男子，極有可能就是林美玉生前接觸過的怪客！

那麼，開槍射擊林美玉的兇手是誰，也可思過半了。故此，警方決心加緊追查廖亮此人的下落，希望在他的協助下，可以找到這個幕後人。

一連串發生在歌樂界的慘劇，早已轟動一時，而這一宗發生在播音室裏的血案，更是駭人聽聞。許多正在收聽直接演唱節目的收音機聽衆，都可以聽到那一聲淒厲的慘叫。

林美玉死了，她的香閨自然成為警探搜查的對象。

警探在她的香閨裏找出一些曲譜，其中竟有些是畫上了血色音符的曲譜，上端就寫上了

那一頁畫上了血色音符。

：「回望神州」四個字。

歌詞中有：「記否那水深火熱中的同胞？請君回望神州，別再沉醉在糊里糊塗的生活中，無數的生命在等待……」下面的字句更加激昂萬端！意思是責備人們生活在醉生夢死中，忘記了那無數的苦難同胞。

此時此地，當局為了種種關係，似乎真的是「只許談風月」，像「回望神州」一類喚起民族意識的歌曲，是否准許公開演唱，也成問題！

但是，警方調查結果，根據接觸過林美玉的人提供。

她生前並未唱過這一類歌曲，這可能就是種下了禍根的伏線。

兇手在行兇後，電台竟在不知不覺中，替他播出他「傑作」——那首「回望神州」，這正顯示出此人的確神通廣大。

那卷聲帶已經由電台方面辨認出來，顯然是給人用「偷龍轉鳳」的手法換掉的。因為電台常用的錄音聲帶，是由外地直接批發運來的，而這一卷附有那男子聲音聲帶却是市面出售的一種流行牌子。

警探早些時懷疑是電台內部的人作怪，現在却有理由相信：曾有外人潛入中央控制室，偷偷換上了那一卷後備聲帶。

通常這一類後備聲帶是電台方面，提防某一項節目發生故障時，用以代替播出的，例如某個演講故事或主持講座的人，因事失場，如果原來節目是半小時一節的，就只好暫時以這類後備節目塡補上去！而這一類聲帶，通常就安裝在中央控制室之內，那裏未必有人，因為當時的歌唱節目是假大播音

室播出的！

附設在大播音室的那一間控制室，除了用以控制播音室現場的一切外，那塊控制表板上就有一個按鈕是用以控制那卷後備聲帶的。聲帶雖然在中央控制室，但通常是由啓用的那間控制室加以控制。

因此，當時控制人員只要把錶板上的按鍵按下，曉得後備聲帶經已開始播出，那就算了，至於聲帶是否給人換掉，根本不知道。何況，當時的情況實在混亂得很呢！故此，一直等到有人打電話來，電台方面才發現這件事。

現在警方已經完成了初步的調查，大致上的情形是：兇手老早曉得電台方面安排好這一項時代曲演唱的節目。由於兇手有預謀，同時對電台的環境十分熟悉，所以在行兇之前，先把聲帶換掉，然後行兇逃去！

換句話說：一切都是有預謀的。

由於兇手對電台的環境似乎十分熟悉，所以警方也從電台的男女職員開始查起。進而擴展到凡與電台接觸的人，都在被調查之列。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在獲悉了整件事的過程之後，開始担心其他的歌星也有生命危險。

呂偉良對夏維探長表示他的意見說：「我以為你應該勸止全市的男女歌星，暫時停止演唱時代曲，否則慘劇將會連續發生！」

夏維說道：「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自由世界，不是極權國家。」

「但是，你可以發出呼籲，如果他們仍不聽勸告，那是咎由自取！」

「你覺得還會有人被害嗎？」

「極有可能，而且不是意外。」呂偉良說：「看一連串事件的發生，兇手已達到瘋狂程度。如果我也是個歌星，我會要求警方給予保護。」

夏維皺住眉問：「你以為兇手有多少個？」

「無論兇手有幾多個，目的却只有一個，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歌星們不再唱時代曲，最好唱他的歌曲。」

「他會不會是個作曲家？」

「顯而易見，他的歌曲的確令人振奮，與時下一般哭哭啼啼的鴛鴦蝴蝶派，完全兩件事。」

「你似乎在同情他，是不？」

「他是值得同情的。」呂偉良說道：「他有作曲的天才，而且出發點也十分正確，只可惜做法錯了。作為一個中國人，又生長在這亂世之中，焉可醉生夢死，整天活在聲色犬馬的生活裏？我不懂樂理，但我看過他寫的歌詞，內容實在發人深省。」

夏維笑道：「幸好我不是政治部警探，否則，你就麻煩！」

「我說的都是實話，只要你是中國人，都應該反省一下。」

「老弟，別嚕囌了，這是安樂窩，只要你安份守己的生活下去，你便是這世間最幸福的人。」

「幸福？」呂偉良苦笑一下，「也許你沒有說錯，我是比較幸福的一個，但是，這裏對大部份人來說，未必就是安樂窩，經之營之的人，為了替自己多賺一些錢，幾乎連空氣也要加收費用。人家看準了我們的弱點，非在這裏生活下去不可，於是我們也毫無反抗的餘地，只好任由宰割。這大概就是你所指的幸福吧？」

「我喜歡你這個人不是沒有道理的，你有骨氣，有正義感，更有民族精神。不過，站在我的立場，我却不想多說。這裏我願意講個故事給你聽聽：話說從前有一家人，他們非常富有，所以孩子們以及上下人等，都生活得極之舒適，愉快。可惜，其中有些人自私自利，於是爭權奪利，無所不為其極，這正好應了俗語的『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他們這一家，逐漸分成兩派，由初而口角，發展到繼而動武。從此之後，家無寧日了。家人們不勝其擾，避到隣居去。那隣居並不是個安樂窩，裏面有毒窟，也有賭場和妓寨，到處都是陷阱，避難避到那兒去的人，都明白到這一點，但他們以為總有一天會返到老家去的，因為那老家才是他們的家啊！所以一切不合理的事，也只好逆來順受，誰叫他們的兄弟姊妹們不能團結？湊巧隣居這戶主又是個窮光蛋，巧取豪奪自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夏維說到這裏，也黯然長嘆一聲。

呂偉良很明白他的心境，他們相處了不少時日，他了解這位探長的為人。因此，他說道：「是的，無論那地方多骯髒，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就須要有人出來維持秩序，所以，我們始終還是朋友。是不？」

夏維苦笑一下，然後伸出手來。

呂偉良跟他握了一下，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 × ×

警方人員找不到著名男歌星廖亮的下落，有人說他去了外埠登台，但警方在出口旅客登記名單中，找不到這方面的記錄。

即如風聽過了神秘聲帶中的男子聲音，證明這就是他曾經在電話中聽過的聲音。

著名女歌星百靈鳥也被邀到局裏來，證明她在電話中聽到的神秘作曲家的聲音，亦與這卷聲帶中所聽到的一樣。

此外，還有好幾位男女歌星都被邀作證，他們

都是曾經接到神秘作曲家寄來新曲譜的，那些曲譜之上，都有「血色音符」的記號。

由於這羣男女歌星之中，只有百靈鳥一個人接受那種新曲譜，其他的都沒有練唱這類新歌，所以，當他們知道林美玉之死與此有關之後，都爲之震驚不已。他們担心那神秘作曲家遲早會找上門來，把他們置諸死地。因此，有人要求警方保護。亦有人趕緊練習演唱那些新曲譜！

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歌樂界中，都人心惶惶的。

百靈鳥曾一度成爲本地歌后，她的聲線好，唱歌也極富情感，所以受到許多男女歌迷的愛戴，自從那些什麼「飲泣歌后」，「鬼馬歌王」來了之後，當地人仕爲宣傳絕招所迷，紛紛爭先去看這寶貝歌后爲什麼要動用男女保鏢「護駕」那麼厲害。於是百靈鳥這輩歌星就漸漸被人冷落了。

這也難怪的，儘管怪客痛罵「時代曲」爲「時代哭」，但「飲泣歌后」與「鬼馬歌王」等等來自別處的男女歌星，的確是另創一格，不像當地的歌星唱來唱去只有那幾個沉悶的音符。於是喜歡新鮮事物的當地人仕，又那有不把涕淚交流的悲歌當作歡樂？

要怪只能怪那些不求創新的本地作曲家，所以本地歌星即使一改作風學人流淚，東施效顰，有時亦令人總覺得哭笑難分。

百靈鳥是力求上進的女歌星，她所以被捧成歌后未必無因，奈何她只懂得唱，不懂作曲，因此，時勢所趨，只能學學人家唱唱那一類「哥呀妹呀」的愛情歌曲，然後便是唱歐西歌曲——這是那個菲籍樂師柯迪路的主意。

但是，中國人學唱歐西歌曲，總覺非驟非馬。

百靈鳥難得在苦無良策的情形底下，收到了神秘作曲家的新曲譜。

一經試唱，果眞是不同凡响！即使那怪客不加恐嚇，她也希望一改作風，唱一些令人振奮的新歌，希望重振聲威！

果然，百靈鳥第一次演唱新歌，便受到廣大歌迷的注意！

於是，她迅速學會了另外幾首新歌，這些曲譜，全是神秘作曲家寄給其他歌星的，百靈鳥看見行家們不敢嘗試，從他們手中接收過來，一一熟練。以她的天賦聰明，要唱得好，自然是輕而易舉的事。何況歌的本身本來就不錯。

胡樂天主持下的「眞善美歌樂院」天天滿座，大部份人進場，主要就是爲了聽聽百靈鳥的歌唱！

百靈鳥唱來唱去不過是三幾首新歌，但歌迷們却聽之不厭。有人每天去排隊購入場劵，天天聽那幾首新歌，結果自己也成爲半個歌星，每每走到街上就情不自禁地高歌起來！

胡樂天喜不自勝，天天加開日塲，但歌樂院前的向隅者，仍有不少望門興嘆！

回頭再看看其他歌廳，都是門堪羅雀。

那幾家歌廳擁有不少有名堂的男女歌星，有些擅長唱涕淚交流的靈歌，也有些俗不可耐的小丑，過去這輩所謂歌星非常吃香，如今都岌岌可危。因爲人們不再去看他們哭喪，至於那搔人脚板底的小丑，連他們自己也笑不出聲了！

識時務者爲俊傑，於是這輩男女歌星，也紛紛改唱「不要哭」，「回望神州」等等一類振奮的歌曲。

可惜，當地的環境複雜，所謂法律也沒有一定的規範，於是有關方面一聲令下，那一類令人振奮的新歌全都禁唱。

百靈鳥甚至亦被當局帶走，因爲她越唱越興奮，不理當局的勸告，單是一項「阻差辦公」的罪名，就可以給警方帶來藉口。

百靈鳥被落案，警局門前聚集了數以千數的羣衆，他們都在高歌，警方雖然出動了不少軍警，無奈人數越來越多。

羣衆唱的都是神秘作曲家的作品，令人心情振奮，於是一唱百和，竟然連那些負責驅逐人羣的軍警，也跟着他們高歌起來。

警方高級人員眼看這種情形發展下去，大有敵我不分之勢，只好把百靈鳥放掉了。

警方看見人羣散去，雖然鬆了一口氣，但是，他們緝兇的工作却沒有鬆。

夏維探長加緊部署，因爲他覺得除了耶如風被毁容一案之外，其他的血案都與此有關——神秘作曲家極有可能就是數宗命案的兇手！

百靈鳥離開警局之後接受無數歌迷的歡呼聲！

突然之間，有個女歌迷出現在百靈鳥的身旁，她把一盒用飾紙包裝禮物，遞給百靈鳥，激動地說：「百靈鳥小姐，祝你無恙歸來，這點小小禮物，就請你收下吧！」

「好極了！」百靈鳥感動得流下了熱淚。

她們完全不知道不少男女便衣警探已經混在人叢之中，監視着他們的每一步行動。

百靈鳥挾着禮物，登車離去。

那個女歌迷給警探們釘住！

百靈鳥返抵家中，警探們已經早就在她的香閨附近佈下了嚴密的監視網！

百靈鳥把那個女歌迷的禮物拆開，赫然發覺那是一包新曲譜。

曲譜只有數頁，每一頁上面都有血色音符。外面除了飾紙包裝之外，便是一個硬紙盒，看過去有如一包衣料禮品，誰也想不到裏面另有乾坤。百靈鳥更是呆了一陣。

附近天台的警探在望遠鏡中見到了。

他們立即以通話機向探長報告。

夏維帶人趕來，決定要查個明白，同時也通知監視那「女歌迷」的一組警探，切不可讓那個「女歌迷」逃去！

百靈鳥看見警探登門，又是一怔！

夏維問道：「那一盒曲譜呢？」

「甚麼曲譜？」百靈鳥反問道。

「別裝蒜了，那個僞裝女歌迷，極有可能是殺人兇手，在我們警方面前說謊，等於同情兇手，希望你合作一些！」

「我眞的不知道你說甚麼。」

「當你由警局出來時，有個女歌迷送你一份禮物，是不？」

百靈鳥恍然道：「是的。原來你們要找的，就是那一盒東西！」

「裏面是甚麼？」

「你剛才不是說過了，是曲譜嗎？還問來幹甚麼？」

「可否讓我看看？」

「眞是多此一問！警探有權隨時闖入民居，自然是志在必得，難道我不贊成，就可以不把那盒東西交出來麼？」百靈鳥老大不高興地瞪了夏維一眼說。

然後她走進房間裏去，把那盒曲譜拿了出來，交給夏維。

曲譜是幾首新歌，每張曲譜上都有幾個血色音符，這看來只是一種標記而已，似乎沒有甚麼特殊意義，但夏維還是把它帶走了！

另一方面，警探已經嚴密監視把禮物送到百靈鳥手中的「女歌迷」。

警探已經佈好了包圍網，夏維探長駕車趕到現場，視察過地形之後，便開始入屋搜捕，那女歌迷毫無反抗。她的父母反而大吃一驚！

這位女歌迷姓鄧，名少芳。她對警探承認送「禮物」給百靈鳥，但「禮物」是由一個中年男子交給她的。她肯替人代勞的理由，主要是因爲她是女人，送禮物給女歌星不致太過尷尬。

鄧少芳是一間學校的學生，長相很美麗。

至於那中年男子，據說是她的老師，叫勞倫。

警方就根據鄧少芳的口供，去找尋勞倫這個人。可是，當天是學校假期，勞倫沒有返回學校。

學校教務處沒有人，警方人員一籌莫展。但是，根據鄧少芳的口供，勞倫可能就是那個神秘作曲家。

由於這麼重要，夏維覺得不能再等，否則，勞倫就可能聞風先遁！所以，警方根據學校登記記錄，找着校長，先查核該教師登記註册簿，認清楚勞倫的樣子。然後才開往他的住所去。

警方的行動是愼密非常的。他們先在附近佈防，然後才由數名穿上了避彈衣的警探，登上一幢舊樓去，按動門鈴。

這一次，他們沒有開動警車上的號角，只是靜悄悄的展開行動。

可是，屋子裏面沒有人應門！

夏維探長無可奈何，揚聲叫道：「我們是警探，請你開門！」

然而裏面還是毫無動靜。

夏維示意一名警探撞門，豈料那名警探一撞之下，人未到，門却先開了，一下子衝勁難收，警探直跌進屋內去！

夏維與其他警探無不驚駭，紛紛拔槍戒備，以防不測。可是，屋內人影閃動，出現的竟然是一張熟悉的臉孔！

「你怎麼也在這裏？」夏維探長出奇地問道。

出現在屋子裏面的並非別人，正是夏維所認識的「鐵枴俠盜」呂偉良。

呂偉良苦笑道：「你們的消息眞靈通，怎麼會知道這裏有賊？」

「別開玩笑了，你來這裏幹甚麼？」夏維探長問道。

「難道你不相信我幹老本行麼？」

「相信像你這種人，不會是爲了偸一些曲譜而來，大概是你的消息比我更靈通。」夏維探長一邊說一邊走了進去！四下裏張望一番之後，又問道：「你發現了一些甚麼？」

「毫無疑問，勞倫是一位出色的作曲家。」呂偉良指着牆角一座鋼琴，說道：「那些曲譜都經他一再修改，每一首都充滿意氣激昂的情感。」

「你怎麼知道他住在這裏？」

「阿生在人叢中發覺一位中年教師，慫恿一位女學生向被你們釋放的女歌星百靈鳥致送禮物，因而引起疑心，經過一番跟踪和監視，我覺得他最可疑，但也最值得我們同情！」

「値得同情！」

「是的，請你過來這邊看看。」呂偉良走到一張辦公桌前，指住桌面玻璃壓住的一些照片，又說道：「勞倫是一位愛國軍官，時移勢轉，逃到這裏之後被迫轉行，爲生活而執教鞭。他有作曲的天才

，思想超脫，所以反對那些艷歌，靈歌似的時代曲，而創作了不少令人振奮的新曲譜，可是，他爲甚麼要殺人？」

夏維說道：「心理有問題的人，他的所作所爲是難以解釋的！」

警探開始在這間住宅內展開一連串的搜索。

呂偉良比警方人員更早到達這裏，自然比他們知道得更多。

夏維又問道：「你一直跟踪吧？」

呂偉良道：「是的，否則我又怎麼知道他住在這裏？」

「那麼，他現在呢？」

「我不知道。只是我看見他離去之後，便進來仔細偵查。」

「你還發現了一些甚麼？」

「沒有，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你了。」

「隱瞞事實對你毫無好處。我知道你這個人做事不循正軌，只是他有多少值得你同情，你就不會跟我們警方合作！」

「這也難怪你懷疑，怪只怪我過去的紀錄不大好。不過，事實我知得不多，剛剛開始，你們就來了。」

「我相信你，否則你將被控私自闖入別人的住宅。」夏維笑了笑。

呂偉良想走，突然有人按門鈴！

室內各人立即閃過一旁，夏維親自走到門後，自門眼看出去，發覺是一個少女，他拉開門，問了出去道：「小姐，你找誰？」

「勞老師在家嗎？」那少女反問道。

夏維看她的扮相似乎是個女學生，故意又問道：「你找他幹甚麼？」

「他約好我來練歌。」

「那麼，請進來吧！」

夏維把大門完全拉開，讓那少女進來。

少女走進屋內，四下裏張望，不由得吃驚地問道：「你們是甚麼人？」

夏維探長出示他的證件，道：「我們是警探，你不必害怕！」

「勞老師呢？」少女問道。

「我們也在等他回來，」夏維又問道：「你經常到這裏來嗎？」

「是的，假期裏多數來這裏練歌。」

「練甚麼歌？」

「新歌，都是勞老師的作品。」

「你的成績一定不錯。是不？」

「過得去罷了！」少女說道：「但我十分喜愛勞老師的作品！」

「我們無意爲難你，希望你留下姓名地址，以便須要找你帮助的時候，容易找到你。」

那少女叫柯艷萍，留下姓名地址之後，便匆匆離去。

夏維立即派人跟踪她，希望可以查出勞倫的下落來。

其實，阿生這時候正暗裏跟踪着勞倫。他是在離開呂偉良之後，師徒二人分工合作的。呂偉良入屋搜查，阿生去跟踪勞倫。

勞倫這時候正在一間酒吧裏喝酒。

阿生回到汽車裏，打開無線電通話機，向他的師父報告。幸好呂偉良這時已經從勞倫的住所走出來！當他感到鐵枴杖微微震動時，知道阿生要找他通話了。

通話機就附在鐵杖之內，儀器是用乾電池發電的，就像原子粒收音機的半導體設計一樣，輕便非常。

呂偉良打開通話機，繼續走路，對方阿生的聲音就自鐵枴杖中的通話儀器傳出：「師父嗎？我是阿生……」

「阿生，你說吧！我是師父，我聽到了，我在這裏聽到你的聲音了。」呂偉良又問道：「你那邊怎麼樣啦？」

「我駕車跟踪住他，他現在進了紅燈區一間酒吧去喝酒！」

「告訴我，你的車子停在甚麼地方？我立刻就來會你！」

「紅燈區第三街一百二十五號門前，我就在車子裏等你吧！」

「好極了。不過，我還須要一點時間。」

「爲甚麼？」

呂偉良道：「因爲我現在還要擺脫警探們的跟踪啊！」

「怎麼？有人跟踪你？」

「是的。但只有一個人，很容易擺脫他的，你等着我好了。」

呂偉良說着，把手一揮，截停了一輛街車，佯作若無其事地，攢進了車子裏去。

他回頭張望，發覺那名負責跟踪他的警探，也截停了另一輛街車，在後面跟踪而來！

呂偉良叫司機把車子開往一家規模龐大的百貨公司，他知道那家百貨公司每逢假期就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希望在那裏有辦法可以擺脫這警探的跟踪！

車子開到百貨公司門前停下，一名印籍看門人走過來拉開車門。

呂偉良給了一點小賬，然後拄杖入內。

他迅速穿過人羣，跑到橫門去。在那邊，是比較寧靜的住宅區，停了不少白牌車。

所謂「白牌車」，就是利用私家車載客收費，不納營業稅給政府的，所以，這也是屬於非法車輛之一種。

不過，當地的交通當局雖然左禁右禁，結果這一類車輛仍舊大量存在，這大概是「適者生存」的緣故吧！

因爲當地的交通工具本來就不足够，只是公共交通車就已經攪得不好，偏偏這又專利那又專利，街車越炒越高，連車帶牌，動輒要十萬八萬，政府有大量庫存，偏偏又不取諸於民用諸於民，地底火車運輸系統一擱又是數年。

與論嗎，當地政府一向不重視，議員是政府指派的，自然是變了應聲虫。

基此種種緣故，白牌車這種非法交通工具，在市民的心目中反而成爲十分方便的一種。尤其是它的收費比起街車還要便宜。所以，許多居民明知它「非法」，也樂於乘坐，就是這道理。

呂偉良坐在一輛白牌車裏，當車子繞過百貨公司正門時，仍可隱約見到跟踪他的那名警探在下車之後四處瞭望。

呂偉良令白牌車司機把他載到紅燈區第三街去，一輛銀灰色的車子，果然就停在那裏。

呂偉良拄杖走將過去，看見阿生就坐在車子裏面。

呂偉良隔住車窗問道：「他出來了沒有？」

「還沒有啊！」阿生回答。

呂偉良站在車旁想了想，道：「你等一等，讓我進去看看！」

阿生看見師父來了，心情較爲輕鬆，剛才他要全神貫注地留心酒吧門口那邊，現在可以開了收音機，聽聽音樂了。

可是，不一會兒，呂偉良由面裏出來，阿生發覺他神色有點不對，忙將收音機關閉。

呂偉良拄杖走到車旁，問道：「他到底進了那一間酒吧？」

「就是你進去的那一間啊！」

「他並不在裏面！」

阿生整個兒跳了起來，推開車門走下車，與呂偉良併肩再走進那間酒吧去。

一名替客人開門的小童對阿生說道：「先生，你可是要找勞先生的？」

阿生一怔，反問道：「你是誰？你怎麼知道我要找他？」

「是他剛才隔住這玻璃門的輕紗指點我的，他叫我把一些東西交給那輛坐在銀灰色汽車裏的你。」那小厮說。

呂偉良插嘴問道：「是甚麼東西？」

「一張字條。」小厮把一張摺好的字條，遞了過來。

阿生接過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住：「請通知你的師父，一齊到下列地址來，有要事奉商，切勿驚動第三個人。」

可是，後面只有幾個數目字，却未見有寫上任何地址！

聽覺測驗　似笑還哭

阿生莫名其妙，與呂偉良雙雙離開酒吧！

呂偉良道：「看來他非常機警。」

「可是，這字條表示一些甚麼？」阿生又把字條攤開細讀。

呂偉良笑道：「把字條交給我吧！」

呂偉良接過字條，拄杖走向街口一個電話亭。

阿生一直跟在後面，這時他才明白到，字條後面的數目字，原來是電話號碼。

一會兒，呂偉良由電話間走出來，拄杖走回他的汽車裏去。

阿生追着他問：「找到他沒有？」

「找到了。」呂偉良一邊登車，一邊反問道：「你可知道我怎麼樣找到他的？」

「打電話，是不？」

「對了，你早應該想到是打電話，甚至在接過字條之後，一看就明白那些數目字是電話號碼才對。可是，你的想法太慢了。」

「嗯……」阿生給他師父說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

「開車到東區去！」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又問道：「他現在甚麼地方？」

「東區青竹道。」呂偉良說道：「勞倫有意跟我們捉迷藏，其實，他早已經知道我們跟踪他！他留下字條，只是表示我們低能，那幾個數目字，雖則是電話號碼，要不是我動腦筋，亦未必可以找到他。」

「爲甚麼？」

「因爲電話號碼是沒有『一』字行頭的，所以我決定由最後一個號碼開始。」

阿生道：「那是說：他故意把電話號碼倒轉寫，是不？」

「是的，後面一行數目字既不說明是電話號碼

，也不說明要由下面倒數，他分明是在考我們的機智。」

阿生抓抓後腦說道：「我眞的是要多動腦筋，剛才我就沒有想到這方面去啊！」

「所以，我就一直不放心你獨個兒出去闖蕩江湖！」

車子開到東區，在青竹道找到了一百七十七號——這地址是勞倫在電話中告訴呂偉良的。

呂偉良未下車之前，先對阿生說道：「我獨個兒上去，你候在車裏，必要時我會用通話機跟你連絡。」

阿生問：「幾多樓？」

「三樓——一百七十七號三樓。」

「好吧！我等你！」

呂偉良拄杖落車登樓。這是一幢舊式樓宇，最高也只是四樓而已。

呂偉良正想伸手按門鈴之際，門却自動的開啓了！這突如其來的情形，令到呂偉良幾乎不敢走進去！

裏面的光線十分灰暗。這時只不過是下午時份，尚未到黃昏，沒有理由這麼陰沉的，除非是把室內的窗門都關閉了。

「裏面有人嗎？」呂偉良揚聲叫了進去！

一個男子的聲音傳出：「請進來吧！」

呂偉良步步爲營地，拄杖入內！

也是剛踏足進去，門就「碰」的一聲自動關上了。

門剛關上，燈光大亮，把呂偉良照射得一時之間無法睜開雙眼。

呂偉良原是抱着冒險的心情而來，自然不會害怕！

他正要開腔說話，耳畔又聽得一陣鋼琴聲，那鋼琴的節奏非常緩慢，音調低沉，眞的是如泣如訴，令人納悶得很！

突然之間，音調升高了，節奏亦隨卽加快，彷彿萬馬奔騰，又如雷雨交加，聽得呂偉良心裏爲之震撼非常。

聲浪一直在加大，加大……

呂偉良終於忍無可忍，伸手將雙耳掩上了，不再聽下去！

鋼琴聲停止下來，但呂偉良掩着耳朶，甚麼也不知道，直至勞倫走過來，在他的面前站住，他才把雙手放開。

勞倫含笑伸手出來，說道：「歡迎你！」

呂偉良苦笑道：「這種歡迎方式，也眞够新奇啊！」

「你喜歡剛才的樂聲嗎？」

「你以爲我會喜歡嗎？」

「我看見你掩着耳朶，但不知道閣下的內心有些甚麼感覺。」

「忽兒納悶，忽兒懼怕！」

勞倫一陣格格大笑，道：「這就是音樂的奧妙之處了，它可以控制人類的情緒，既然令你苦悶，亦能令你快樂，震驚或害怕！」

「你叫我來，目的就是要我聽聽你的傑作吧？」呂偉良忍不住問道。

「不！我只是隨便彈奏一下，算不得甚麼傑作。」勞倫把燈光調整至適可爲止，然後笑道：「眞想不到，閣下竟然會對我發生興趣。」

呂偉良知道他指的是阿生跟踪他那回事，但呂偉良却故意問道：「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勞倫道：「我們不必再賣關子啦，我知道你的用心，也明白你的來頭，現在我却要令你有更深刻的了解。」

「好吧！那就讓我們開門見山的談一談！」

勞倫面色一沉：「沒有甚麼好談的，你想帮着警方捕捉我麼？那簡直是妄想！」

呂偉良覺得這個人未免太過狂妄自大，看他的年紀，總在四十以上，但精神甚佳。

呂偉良試探地問道：「是你殺死林美玉的，是不？」

「我不會告訴你這些，反正警方也沒有證據指我曾經殺人！」

「但事實上是你殺的，是不？」

「如果我說是，你將會怎麼樣？」

「希望你說出殺人的理由。」

「理由其實非常簡單。」勞倫冷然一笑，才一字一頓地說道：「殺……一……儆……百！」

呂偉良反覆地問道：「你的意思是：余不才和林美玉這二個人都是你殺死的，是不？」

「不錯！」

「那麼，鄖如風呢？」

「那傢伙該死有餘，但許多人都知道，他是被劉玉玲所殺的。」

呂偉良又問道：「殺死余不才的目的，是甚麼呢？」

「警告那些歌廳老闆，切不可再拒絕我的興奮作品，我要中國人振作起來，不再悶氣沉沉的。甚麼情呀，甚麼愛呀，眞教人悶死了！」

「那麼，林美玉又與你何仇何怨？」

勞倫瞪住呂偉良說道：「我有國仇，亦有家恨，但我與這輩女歌星却是無仇又無怨！」

「那你爲甚麼殺她？」

「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嗎？殺一儆百啊！」勞倫又說道：「我要在數以萬計的收音機聽戶之前，提醒人們，不可再聽那些時代哭！」

「你爲甚麼這樣恨時代曲？」

「請你先答我：你是甚麼人？」

「中國人！」

「那好極了。中國人生活在此時此地，到底有什麼感想？」

「……嗯！」呂偉良幾乎是張大了口，答不出半句話來。

「只要還有半點血性，都應該振作起來，卽使我們是有家歸不得，也不該沉醉在聲色犬馬中。難爲有些人還在唱那甚麼『今天不回家』，哭哭啼啼的，簡直就是豈有此理！」

「聽歌不過是一種娛樂，你怎會把它看作這麼重要的事？」

「娛樂？」勞倫苦笑搖頭，道：「就是因爲這種娛樂太普遍了，有錢的可以入歌廳，沒有的也可以聽聽收音機。此外，還有電視機的觀衆，和電唱機的唱片歌迷，你可知道這數目如何驚人法麼？所以近年來的歌廳和唱片公司，無不賺了大錢。至於那些所謂男女歌星，更是撈得風生水起。我並非妬忌他們，只不過要求他們別再唱那些令人聽了軟綿綿的歌曲。」

「既然大多數的人都喜歡它，你又何必阻止他們唱下去呢？」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勞倫的面色突然一沉，「想不到人家都說你是個硬漢子，原來你也是一樣的貨色！嘿！」

「我不想與你辯駁，事實上這是一個自由社會，人們都應該有他的選擇自由！」

「我不反對你這麼說，不錯，自由是可貴的，許多人現在就失去了自由，他們被迫做着他們自己並不願意做的事情，所以，回想起來，我你都是幸福的人。正因爲這樣，我們才不能忘記那可憐的一羣。」

「……」

「所以，我們要喚醒這裏沉睡着的人們，讓他們振作起來！」

「我不反對你這愛國思想，但我却反對你這殺人的行動！」

「沒有辦法的，政治就是須要犧牲。」勞倫又說道：「我們要引起全市市民的注意，不能不犧牲一兩條性命！」

呂偉良苦笑道：「請原諒我的坦白，我本人只喜歡做自己要做的，說自己要說的，其他一切都是根據這方針去做！」

「我也聽人說過了，你有正義感，喜歡鋤强扶弱，所以，我對你已經非常之客氣。」

「非常多謝你！」

「可惜，你缺乏一種民族觀念！」

「我不同意你這種說法！」

「除非，你參加我們的行列！否則，你休想離開這裏。」

呂偉良道：「對不起，我不喜歡殺人！你打算將我怎麼樣？」

勞倫陰森一笑道：「你似乎很冷靜！」

「我一向視死如歸，所以希望你最好不要用死來嚇我！」呂偉良說。

勞倫正想說甚麼，裏面突然有個青年人走出來，說道：「警察已經包圍我們！」

勞倫面色一沉：「原來你是帮着他們的！」

「你誤會了，我不是那種人！」

呂偉良想再解釋，勞倫却沒有聽他的，用手一揮，那青年走過來！

他要强行把呂偉良帶走！可是，呂偉良屹立在那裏，喝問道：「你們要怎麼樣！」

青年人顯然小睹了這跛子，費盡氣力也無法將他帶走，勞倫突然高唱起來。那歌聲，令人聽了極感不安，渾身痲軟，呂偉良就在不知不覺中被人帶走！

勞倫一直在唱歌，呂偉良越是不想聽，越聽就越加覺得頭腦混亂，連帶行動也不由自主，一切都好像失去了控制。

呂偉良經過一番振作，利用潛意識那一份清醒，極力掙扎！

可是，勞倫的歌聲是那麼的動聽，而且具有磁力，咬字是那麼的清楚淺白，呂偉良就好像受了他的催眠一樣，在他的歌聲指揮下，跟隨着那青年人步進了走廊裏去！

在街上的阿生，這時正因爲看見大批警方人員出現而大感驚奇！

夏維探長的手下分頭佈置，他本人却走過來對阿生說道：「你師父跟我們不約而合，希望你合作一些。」

阿生故作莫名其妙地問：「我不明白你說什麼，探長先生。」

「別裝蒜了！你師父可是去會見勞倫？」

「我不知道，他只叫我在這裏等他！」

「他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大清楚！」

夏維沒有再追問下去，笑了笑，走開了！

他的手下已完成了包圍。阿生看見夏維利用一

副追踪儀器正在較準方位，心裏立即就明白過來，原來呂偉良不知不覺中，已被警方放了一枚電子磁力發射器在口袋裏，現在警方就利用儀器測出那磁場之所在，阿生再看見他們走向一百七十七號梯間那邊，就知道這儀器的準確性十分厲害。

夏維親自率領一隊穿了避彈衣的警探，携同那副儀器登樓！

阿生這時才走過去，因爲他担心呂偉良可能因此而有生命危險，他不知道勞倫的手下早就發覺警方的人包圍這裏。

夏維回頭對阿生說道：「你不必說我也知道他們就在這裏三樓！」

可是，三樓的門緊閉着！

警探按門鈴，久久未有反應。

對戶一百七十九號三樓的門打開了，一個女人走出來，警探立即向她表示身份，問道：「這裏可是住了一姓勞的男人？」

那女子說道：「對不起，我們向來不打招呼，好像有男有女。」

夏維無法再等待，經過一番警告之後，叫人撬門！

門開了，裏面是一間十分闊大的住宅，警方人員立即分頭搜索！

不知是誰觸動了機關，一連串的怪聲自四方八面响了起來！那怪聲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令人毛骨悚然！

警探紛紛戒備，因爲他們不知道聲音來自天花板的擴音器！

那聲音剛剛响起，燈光就熄滅了，室內亦隨即變得一片黑暗！

各人正在慌亂之際，突然又聽到有人喝了一聲：「不准動！快擧高雙手！」

緊接着傳來的，便是槍聲卜卜！

一名警探在黑暗中開了一槍！

夏維探長看見火光一冒，隨即喝道：「不准開槍！」

阿生這時也發覺連串槍聲都只不過是聲帶而已，只有警探剛才那一槍才有火光冒出！他立即憑記憶在黑暗中辨出方向，衝至窗旁把窗簾拉開。

各人自黑暗中驚醒，驚魂未定的警探這時才發覺出現在身邊的，全是自己人。

搜遍整間屋也不見有一個可疑人物。

夏維在天花板上，找出了一些隱藏着的擴音器，又在牆上的暗格裏找出了一批錄音聲帶，剛才的槍聲和怪聲都是由這裏傳出的，警探們不知道一些燈掣就是開關，所以一觸動機關，錄音機都紛紛播放聲帶，怪聲與槍聲便陸續傳出！

裏面還有兩間房，每間房的佈置都極之古怪。其中一間什麼傢俬都沒有，牆壁間都建築得非常特別，既不平滑，亦非一般房間的四方形或長方形，而是有如一個不規則的燈籠似的。

房間中央的地方，懸空吊住一個圓形燈罩似的氣球，用白色不透明的膠製成，看來這佈置十分的古怪！

夏維手下的一名探員忍不住喃喃地問道：「那些是什麼？」

豈料此語一出，聲音立即由那邊牆角反彈回來，變成了無數的回聲：「那是什麼？那是什麼？……」一聲比一聲更响亮！

那名探員祇聽得「嗡嗡」地亂响！

他也沒有機會說第二句話，便聽得一聲爆炸，「砰」的一聲，嚇得各人在房門附近紛紛伏下，祇有那名探員看得最清楚，也祇有他沒有閃避，而是看得呆了！

因爲剛才那一聲爆炸，並非炸彈或槍炮，祇是吊在房間中央的氣球爆破了。

那探員抓抓頭皮，又是一陣莫名其妙：「這又是什麼玩藝？」聲音極低沉，也同樣引起極大的回聲！

夏維探長跑進去也覺得耳鼓「嗡嗡」地作响！幾乎給震聾了。

他們望望那破裂了的氣球，再參觀一下室內的佈置，便退了出去！

他不敢在室內說話，因爲他已經明白到回聲反彈的厲害！

那探員仍不明白，又要問探長一些什麼，探長忙把這間房的房門關閉了，這才敢答他。夏維說道：「這是一間特別設計的房間，全部利用三角幾何設計，令到聲音反彈時，造成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促使氣球發生爆炸！」

探員問道：「爲什麼要做這種設計？」

「誰曉得呢？」探長說着，走進了另外一間房間裏去。

數名探員與阿生正在這間房內研究着一些古怪的設計。

這一間裏面有許多小桌，就像辦公室盛放打字機那一類鋼製小桌，但放在小桌上的，是一副錄音機，而不是打字機。

他試將一個按鍵按下，一首瘋狂的歌曲自錄音機裏面播放出來，這是流行的搖擺樂，節奏極之狂放，數名年青的探員聽得有些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來。

樂聲越來越興奮，他們也越跳越加狂放不已。



夏維探長的情緒也逐漸開始有點變化，他一直都奇怪那些下屬的動作，但現在他明白了，這不過是樂聲的鼓舞。

於是，夏維把錄音聲帶按停了。

數名狂舞中的探員也隨即回復了平靜的情緒！手足停頓下來。

夏維在莫名其妙中，又開動了另一副錄音機，一陣悲愴的歌聲播放出來，聽不上三分鐘，有個探員開始嚎啕大哭，其他的，情緒也爲之黯然，令到夏維探長再把這副錄音機按停，不敢讓各人再聽下去了！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有在場的人，都不禁異口同聲地問。

阿生揷嘴道：「何不聽聽那一副錄音機？」

夏維探長又開動了第三座錄音機，這是一首管絃交响樂曲，令到每一個人，都聽得非常之激動，興奮！

各人就在情緒極度激動中，紛紛拔槍！

夏維心理上早有準備，他極力自我控制，看見情形不對，連忙把機掣關掉！

那幾名年青探員如夢初覺地，把手槍揷回槍袋裏去，情緒又再度回復了平靜。

從剛才的情形看來，這顯然是一連串的聲音測驗。

大概是表明聲音對人類情緒的控制。不過，這似乎是一項專門學問。夏維能够自我控制，是因爲他聽取錄音聲帶的時間太短，所以未受影响，而其他年紀較輕，性情易衝動的探員，則分明受到了那聲帶的控制。

阿生說道：「希望我師父不是給他們抓去作試驗品就好了。」

除了這兩間古怪的房間和一個大廳之外，就祇有一個洗手間，其他並無炊具等等物件，看情形，這可能是一個練歌的場所。

四面牆壁都有良好的隔聲設備，也有一度後門，可以通到後街去，呂偉良就是給他們由那裏帶走的！

阿生對夏維說道：「趁他們未發覺師父身上的小儀器，我們何不繼續追踪？」

夏維吩咐助手處理現場，他帶了阿生等人，由後門再企圖沿梯而下，那枚電子小儀器竟然被發現在樓梯的梯級上！

「他們發現這秘密了。」夏維一邊拾起那小儀器，一邊說道：「看來又是功虧一簣！」

警方雖然把隣近幾條街道加以封鎖，然後進行逐屋搜索，但是，都無法找到呂偉良和勞倫等人的下落。看來他們是在警方未完成包圍網之前，早已逃去！

阿生非常担心！

夏維祇是在內心裏焦急，雖然呂偉良許多時與他對立，畢竟也帮過他不少的忙！因此，他還是希望這位「鐵枴俠盜」平安歸來的！

但在表面上，他却在埋怨阿生說道：「你們師徒二人也眞是活該！誰叫你們不與我們先行取得連絡？」

阿生說道：「現在說什麼也沒有用的，我這裏有個辦法，可不知行不行得通，如果有什麼不測，

就會弄巧反拙！」

「什麼辦法？說來聽聽。」夏維問。

阿生道：「我們師徒之間，本來利用一種有如間諜用的無綫電通話機保持連絡，問題是師父目前可能在他們的監視底下，如果開動了機器，我怕他們發覺了，會對師父不利。」

「總機在那裏？」

「就在汽車上。」

「那麼，帶我去先行研究一下，再決定如何做法好了。」

阿生於是帶了夏維回到他的汽車上，那附設在汽車裏的無綫電機是可以利用汽車上的乾電池的，有幾條通話綫路可以選擇。據阿生說，當日他們師徒二人約好了利用A綫通話。

夏維對阿生說道：「你師父是個聰明人，如果在監視底下，他應該機警地祗把機掣扭開，而不動聲色，問題却只怕儀器會發出『嘟嘟嘟』的訊號聲，那就糟糕了！」

阿生道：「這點倒不必担心，附在師父手中那根鐵枴杖的通話機，是隱藏在杖管之內的。至於呼喚訊號，亦經過改良，不會發出聲响，只會輕輕震蕩而已。」

「那就好極了，我們立刻把儀器開動！希望憑你師父的機智，讓我們把他救回來！」

於是由阿生開動通話總機上的儀器，紅燈在閃動，表示對方經已接收到訊號了。

在這一刹那間，阿生非常緊張，他明白到呂偉良的處境危險，也知道他正在人家的手中。萬一有什麼差池的話，他就完了。

夏維探長也屏息着氣，靜耳聽着收音儀器的反應！

呂偉良果然把他手杖中的儀器開關打開，但傳過來的，只是一陣陣的汽車馬達聲！

在未明白對方情勢之前，阿生和夏維不但不敢說半句話，連呼叫也得小心！因爲呂偉良既然在人家的監視底下，則必然受人注意，如果他們談話，聲音就會由鐵杖中的擴音器傳出！

呂偉良的確是收到了阿生發出的震盪訊號才暗自將鐵杖中的暗掣扳開的。

那一班坐在他身旁的青年人，並未注意到他這些小動作。

呂偉良知道阿生的用意是找他通話，所以他打開開關之前，他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才敢大胆一試，幸好阿生並未開腔講話，所以坐在他身邊的人，一無所覺！

呂偉良是個十分機警的人，所以他在明白阿生的用意只是要知他所在，而不是要他通話的時候，呂偉良就開始引誘車內的人說話。

實際上只有這樣才可以較爲安全，否則，萬一對方——阿生等得不耐煩而追問他下落的話，那就等於告訴身旁的人：他的枴杖中有古怪！

鐵拐俠盜呂偉良問道：「你們到底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等會兒你自然明白的，何必多問？」他身旁的一名青年說道。

在前面駕車的勞倫說道：「呂偉良，你也太過不識好歹，竟然與警方合作對付我們！」

「你們完全誤會了。」呂偉良說，「我根本不知道有人跟踪我，那追踪儀器到底什麼時候被人放進口袋裏去，我也不知道。」

勞倫又嘆了一口氣說道：「其實我這樣做，也只不過爲了喚醒我們的民族，讓他們別再沉醉在聲色犬馬之中，我要他們振作起來。」

「我不反對你這樣做，只是不該殺人啊！」

「殺人？誰會明白當時的情形？余不才與我發生口角，聲聲要報警，我就要讓他知道，我不是弱者。」

「可是，林美玉在電台演唱，你不是一樣向她施毒手嗎？」

「林美玉是個壞女人，她死了又何足惜？」

「生存在這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價值，無論他的思想，行動怎麼樣，到底他是個人。」

「對不起，我不懂這麼多的人生道理，我只知道我自己的理想。」

「你的理想是什麼？」

「等會兒你就會明白，少嚕囌！」勞倫不耐煩地說。

呂偉良知道阿生在收聽着他們的談話，所以，他希望他們能在談話中無意間說出這是什麼地方，以便阿生前來救援。

呂偉良當時雙眼被黑布幪閉住，身旁二名青年人以尖刀指嚇，只要他反抗，必然會受傷。甚至會有生命危險。所以，他只能够逗他們說話。

可是，勞倫不跟他說，那二名青年也不跟他搭訕。

這一邊，阿生先把儀器關閉，這才對夏維探長道：「他們可能在郊區。」

「你怎麼知道那是郊區？」夏維問道。

「從儀器中傳出的聲浪可以分判得出，那虎虎的風聲也只有郊外才有。」

「你很有頭腦。」

「可惜我們仍無法知道他在那一個方向。」

「你師父是個聰明人，他會伺機把他的所在說

出的。我看，你還是把這儀器扭開，以免錯過了機會。」

「儀器一扭開，我們就不能說話，因爲他在那邊正受到嚴密監視。」阿生想了想，又說道：「我想，他們可能在北郊，我要把車子開往那邊等候機會。」

「我與你一道兒去吧！」

夏維探長於是把現場的偵查工作交給其他警官處理，帶同二名助手，與阿生一同趕往北郊。

× × ×

呂偉良被帶到一間屋子裏，然後有人替他解開那方黑巾。

「這是什麼地方？」呂偉良故意問道。

不過，這時他已將枴杖中的通話機關掉了。他所以這樣問，是希望獲得一些兒綫索。他以爲由現在開始就被囚禁一個時期。那麼，他可以在沒有人的時候，利用鐵杖中的通話機通知阿生。

那二名青年人對他說道：「老師要你看看我們的聽覺測驗！」

「什麼聽覺測驗？」呂偉良問道。

「等會兒你自會明白。」其中一名青年把手一攤道：「請往那邊走吧！」

呂偉良沿住走廊走過去，發覺這裏的建築似乎十分講究，但是，他無法可以知道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二名青年挾持着他，走到一間房內，勞倫就在那間房裏。

不過，勞倫這時候與剛才在車中不同，這時他竟然穿起了一套軍服，威風凛凛的，儼然就是一位大將軍。佩劍，戴帽，白手套，眞的是神聖不可侵犯！

二名青年人向他行禮，勞倫也還了禮。

一名女子走進來說道：「報告仇將軍，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

呂偉良奇怪她爲什麼會稱勞倫爲「仇將軍」，却又不敢問。

勞倫親自陪伴着呂偉良走在前面，二男一女，跟在背後監視。

勞倫說道：「你會相信我可以用音樂征服一切嗎？」

呂偉良苦笑着道：「對於音樂，我實是個門外漢。」

「你太客氣了。」勞倫也笑了笑，「其實你這個人也不錯，就是有些反派。」

呂偉良心裏好笑，正反之間，有時很難判別，即如警方認爲勞倫是反派，勞倫也認爲警方是反派。問題是在乎各有各的立場。

呂偉良故意問道：「怎麼才算是正派？」

「有正義感，有民族觀念，這是起碼的條件。」勞倫又說道：「我總覺得你像×市的大部份人一樣，苟且偸安，沉醉聲色，對國家沒有責任，對民族的前途似乎也漠不關懷！」

「你這麼說眞的是一針見血！不過，你似乎忘記了，形勢比人强，叫他們又有什麼辦法？」

「我反對時勢造英雄之說，我以爲英雄是可以造時勢的，所以我要用我的方法去喚醒民衆，我要打擊那些向同胞們灌輸毒素的人。什麼情呀，什麼淚呀，眞教人無法再容忍下去，到底誰宰了她的爺，誰又殺了他的娘？這時代絕對不應該再唱這一類輓歌，每一個皇帝子孫都有權去制止他們！」

「唱歌本來是娛樂方式之一，各有所好，你這樣做，不覺得自己太過獨裁麼？」

「能獨裁的話，倒是一件好事，問題却是我不能獨裁，只好用我自己的方法了。」

「你的方法大概是迫人唱你的歌，反抗的話，便將他們殺掉，是不？」

勞倫面色一沉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不是很喜歡什麼正義與眞理的麼？這應該是我們找尋眞理的時候了。」

勞倫咬咬下唇，呂偉良看得出他很生氣，但又忍耐着，他好像要大動肝火，却又因爲那二男一女青年人在旁，而把這口氣吞了下去！

他說道：「好極了，這的確是我們尋求眞理的時候，來吧！我要先讓你開開眼界再說！」

呂偉良於是又在他的帶領下，進入一間房間之內。這裏面就好像一間電台的廣播室一樣，電台的廣播室大致分兩部份——廣播室必然有一個控制室附設，而兩者之間就有一度隔聲的玻璃窗隔開。

目前這裏的情形，也是一樣。他們進去的地方，就有如電台播音室隔隣的控制室一樣。

勞倫說道：「看見玻璃屏後面有些什麼嗎？」

呂偉良放眼望過去，只見玻璃屏的另一邊，有花草樹林，小溪流水，竟然就是一處郊外的景色。唯一不同的，就是那些假山和一切環境都是人造的，而非天然的，此外，玻璃屏後面有一度鐵欄柵相隔。呂偉良對這種設備，實在有些莫名其妙。

呂偉良問道：「那是什麼地方？」

勞倫沒有答他，在控制的錶板上接連按動了幾個按鈕，只聽得一聲吼叫之後，假山背後竄出一隻雄獅來，張牙舞爪，極其兇惡！

呂偉良正担心牠會撲跳過來。勞倫又按動了另外一個按鍵，立體聲的設備系統裏，播放出一首音韻悠揚的樂曲，雄獅在吼叫中漸漸靜止下來。看牠

的神態好像對這首樂曲非常欣賞，又似是受到了感召，而馴服下來。

樂曲在美妙的韻律中，足以令人進入睡眠狀態，再看看那頭雄獅，牠也躺下來睡覺，剛才那一股惡氣也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樂曲漸漸靜止下來，而雄獅早已睡着了！

勞倫把裏面的燈光熄滅，把一連串的按鈕回復了原狀。回頭問呂偉良道：「你相信音樂的力量了吧？」

呂偉良言不由衷地說道：「是的，要不是我目睹，也難以相信！」

勞倫得意地笑笑說道：「音樂的力量既然如此驚人，所以我就有太多的理由要殺人，我覺得令到海外同胞生活腐化，思想墮落的，第一號罪人就是那些涕淚交流的男女歌星。」

「我以為你怪錯人了。」呂偉良說道：「歌星只會唱，不會作曲。歌迷喜歡聽那一類歌，他們就一窩蜂的去唱什麼歌。我不是故意幫着誰，他們都不過是為了生活而歌唱。正如電影明星一樣，導演要她怎樣就怎樣，這是為了什麼？說什麼為藝術，都不過是騙人的鬼話，一切，不過為了賺片酬。因此，你的做法使我想起一些家庭主婦責備銀幕上的那些赤裸女明星，以其怪責他們，為什麼不怪幕後人呢？」

「也許你說對了。不過，我要唱歌的人都明白到，這個時代的歌不能亂唱，他們有權選擇，同時也有力量帶着歌迷走向一條正確的路綫。整天什麼情呀，愛呀，淚呀，嘿！眞的敎人悶死了！」勞倫又說道：「你有沒有看見西方的嬉皮士？他們唱的是什麼歌？言論行動又是怎麼樣的？吸毒，造愛，一蹶不振！難道這種新潮法就應該提倡嗎？」

呂偉良本來很有說服能力，剛才他也說得頭頭是道，現在給勞倫一番搶白，倒不知道應該怎麼樣說下去才好。

勞倫跟他邊說邊走出了那間房。

當他們進入另一間房的時候，呂偉良發覺這裏的佈置跟剛纔那間一樣，只是玻璃屏背後的是二隻小白兔。勞倫把音樂放出，這是一首躁暴的樂曲，結果不出幾分鐘，那二隻小白兔便不能和平相處，在草地上搏鬥起來！

勞倫把機掣按停，然後把燈光熄滅。說道：「這種小動物是最能和平共處的，結果音樂就能令牠們的情緒發生變化，而變得暴戾起來，至此為止，你還能懷疑音樂對人類思想情緒的影响嗎？」

呂偉良不禁又問道：「為什麼你要做這連串的聽覺測驗？」

「因為我有一班熱血的愛國青年，與我可謂志同道合，當我們這連串的測驗有了結果之後，我們就決定用我們的方式去推動一切，包括禁止他們唱那些墮落歌曲，以及提倡一些有意思的音樂。」

「你這種方式，已經証明行不通了。」

「誰說的？我們現在纔是個開始。」

這時候，他們一行數人又走進了另一間房內。在這裏面，有一張似曾相識的臉譜，那男子正在練歌，這邊的錄音人員則在注視着他。這情形倒有些像電台裏面所見到的一樣。

呂偉良想了好一會兒，纔想起那張熟悉的面孔是男歌星廖亮！

廖亮的名氣頗大，經常在電視出現，也灌了不少唱片，但最近數月來不知所踪！

勞倫笑道：「認得他嗎？他叫廖亮，現在是我們的基本歌星，他唱的都是雄糾糾的新歌，這批唱片將代替他昔日所唱的迂腐歌曲，預料屆時必然會轟動一時！」

「想不到你會作曲之外，還會做生意。」

「這不是生意，我們一班志同道合的人稱它為救亡運動。」

「救亡運動？」

勞倫解釋道：「是的，現在道德淪亡啦，我們有責任挽救它，所以稱之為救亡運動！」

「你們眞偉大！」呂偉良笑笑說。

「請過來這邊。」勞倫又推開了另外一間房門，「這裏全是我的學生，他們是未來的偉大作曲家，目前已有不少他們的作品被灌成唱片。」

呂偉良看見這間房有如一間課室，一名白髮斑斑的老者，正在對十多名學生講解聲學樂理。室內師生看見勞倫入來，都肅然起敬，同時稱呼他「仇將軍」。

呂偉良在離開那間房時，就忍不住問道：「為什麼人們都稱你為仇將軍？」

勞倫道：「我本來就是姓仇的，我有個名叫仇國恨。」

「仇國恨？」

「是的，我有家仇，亦有國恨。」勞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其實，生活在這裏的人，大多數與我一樣，只有那些未經此苦的人，纔會盲從附和，人云亦云而已。你是×市本土生長的，一直僑居海外，所以你不明白我亦不會怪你！」

呂偉良感慨地道：「生長在這個世紀的我們，畢竟是有點不幸的！」

勞倫又帶着呂偉良到另一室，這裏有幾位男女歌星正在談笑，他們看見勞倫來了，都靜下來，對他似乎非常敬畏！

呂偉良認得其中一位女歌星，她叫柳雲雀，是擁有衆多歌迷的一位女歌星，最近不知怎的，亦告失踪了，想不到在這裏見到她。

勞倫問道：「認識他們嗎？」

呂偉良道：「好像是歌星們。」

「對了，他們有些很有名氣，有些是新人，但經過試音之後，我覺得他們的音質十分良好，因此我都把他們收容下來，加以改造。若干時日之後，回到歌壇上，他們又是一顆閃閃生光的紅歌星。但是，到那時，他們唱的將是令人振奮的雄壯歌聲，再也不是那些迂腐的什麼情，什麼淚之類的肉麻歌曲了。」

「他們都是自願來這裏的，是不？」

「當然是自願的，你以為我會綁架嗎？」

呂偉良覺得勞倫的說話未盡可信，但想起電台的謀殺案，却又不能不驚服他的計劃周全，看來他眞的是有決心要把目前歌壇大加改善。

呂偉良又問道：「電台的聲帶是你換上的，是不？」

「是的。」勞倫說道：「我有不少人幫我的忙！這班年青學生就是其中一部份。他們都是熱血青年，與我一樣是雄心萬丈的！」

勞倫又與呂偉良到了另外一個地方，這是一個露天廣場，講台是水泥建成的，那模型的結構，十分別緻，勞倫走到了講台中間，威風凜凜地，就好像一位將軍站在那兒對下屬訓話。

台下雖然沒有兵員，但勞倫還是朗聲說話，他的聲音竟然傳至里外。細看台上的設備，既無咪高峯，亦無其他傳聲設備，完全是靠那巧妙的講台設計，把聲浪反彈開去！

呂偉良約畧估計一下，這廣場足可容納成千上萬的人集會。

他看見勞倫由台上走下來，問道：「這廣場是要來幹什麼的？」

「這是露天歌台，站在台上唱歌，可以省去咪高峯。這是我的一個學生設計的。」

「你那有這許多歌迷？」

「嗯……」勞倫支吾片刻，說道：「我的學生都是忠實的聽衆。」

「你是指你執敎鞭的那一間學校嗎？」

「不！我的學生遍佈各學校，他們都是富有活力的愛國青年。我們都明白到，到了目前這階段，我們不能再寄人籬下，做別人的寄生虫，一切必須倚靠自己，所以我們要倚靠青年一輩，喚醒同胞，振作起來，同心合力去完成我們的理想！」

呂偉良想了好一會兒纔說道：「我內心敬佩你的精神，問題是你的偏激行動，一定不會獲得本市警方的同情。尤其是這個複雜環境的都市，當局必須做到面面俱圓，警方就不能不加干預！」

「你這樣說，分明是幫着他們。」勞倫顯得有點不高興。

「我不過為了你好。」

「你跟太多的僑胞患上了同一的毛病，就是苟且偷安。從來就沒有人替我們的下一代設想過一下的。」

「我生於斯長於斯，我承認自已的眼光可能不够長遠，甚至不够你那麼偉大！但是，有一件事你似乎沒有想到，這個都市實在有太多我們的同胞，他們所祈求的是安定，事實上也只有安定的生活他們纔可以生存下去，否則，他們的起碼生活也會成問題，那還有資格談及其他？所以，你實在不該令到他們受困擾，歷史已經證明，這個都市並不適宜於攪政治。社會問題已經太多等待解決，再加上這類繁複的問題，作為市民一份子的我們，那裏還吃得消？」

勞倫冷笑一下，道：「你敎訓我麼？」

「那又不敢！」

「假如我要殺你，相信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是不？」

「當然！不過，殺了我對你們又有什麼好處？」呂偉良非常鎭定的說。

「但我們的工作是不容許有任何阻力的。」

「即使我袖手旁觀，只怕你們成功的機會還微乎其微。」

勞倫道：「只要你不插手這件事，我可以派人送你回去！」

「是否再插手，要看看你們今後的做法，我不喜歡看見一些無罪的好人無端死去！」

「你也知道：政治是不擇手段！」

「所以我不喜歡談政治，我所重視的，只是人的價值！」呂偉良說。

勞倫嘆氣說道：「好吧！我答應你，在可能範圍內，我不再殺人，但是，為了你自己，希望你遠遠離開這件事。下次，你不可能再這麼幸運！明白嗎？」

勞倫說完，打個手勢，二名年青人立刻把呂偉良帶走！

那女子問道：「為什麼不殺死他？」

勞倫說道：「有不少人敬愛他，警方可能也知道他落入我們手中，所以即使要殺他，也不是在這個時候！」

呂偉良被人綁上眼睛，帶上汽車，他眞想不通，為什麼對方不殺他，又要把他帶來帶去？

唯一的解釋就是，勞倫要他明白到這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不要再與他們爲難。

他被人用汽車載走。

當那人對他說到達了目的地之後，他已經被人帶下汽車。

他解開雙眼，長時期的矇閉一下子睜不開雙眼去看東西，汽車的聲音去遠了。

這是一條十分寂靜的街道，沒有行人，也沒有車輛經過。

呂偉良把鐵楞杖中按掣按動，然後發出呼喚：「阿生，阿生，你在那裏？」

阿生老早已將通話器打開，隨時準備接收呂偉良的通話訊號。只是阿生想不到訊號是那樣的微弱，阿生把電力加强，可惜汽車乾電池的電力畢竟是有限度的。

阿生仍然問道：「師父，你在那裏？」

「我現在市區裏。」呂偉良看看一個街名的路牌，又說道：「這是松林道。我在靠近柏林道這一邊！」

這時候，夏維也在阿生的車子裏，他知道呂偉良可能已經脫離了險境，否則不會找阿生談話。

夏維自阿生手中接過咪高峯問道：「呂老兄，勞倫那傢伙呢？」

呂偉良一怔，因爲他不知道夏維一直與阿生在一起。他答道：「我也不知道。」

「你不是給他們擄走了嗎？」

「是的，但最後他們又把我送回來。」

「他們有沒有傷害你？」

「還好沒有，而且禮儀周周。」呂偉良苦笑一下，又說道：「最遺憾的是我不小心，把你送給我的偷聽小儀器遺失了。」

夏維給他幽了一默，抱歉地說道：「我也不過爲了你的安全設想！」

「謝謝你考慮得那麼周到。」

「你候在那裏，我們立刻就來會你。」

對於呂偉良來說，這種經歷是非常難忘的，他很少有這樣大意，連警探們把一具袖珍偷聽儀放進他的口袋裏，他也不知道。

呂偉良看見天色漸黑，已經是華燈初上的時候，阿生的車子還未開到。

呂偉良正想打開通話機與阿生通話之際，突然看見二輛車子在松林道追逐，一輛綠色的小房車在前面奔馳，後面一輛黑色的大房車很快就越過了它，「刷」地一聲，停在前面！

綠色小房車無法前進，只好停了下來。

呂偉良以爲又是一宗匪徒攔途截劫，立即不假思索，拄杖直上！

這時候，大房車上跳出的二名大漢，已經竄至小房車旁，把車內一名女子拖出來！

呂偉良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又吃了一驚，原來小房車裏面的女子正是著名女歌星百靈鳥！

呂偉良喝一聲：「狂徒休得逞兇！」

二名大漢一怔，坐在大房車內的另一名駕車的大漢突然把車子飛速開了過來，呂偉良在拄杖急竄中，想不到對方有此一着，忙於閃避！

可是，車子來勢洶洶，開得極之急促！「蓬」的一响！呂偉良被車旁的鐵板撞了一下，登時跌出數尺以外！

呂偉良感到一陣暈眩，當他的頭腦稍清醒過來的時候，他已經見不到那輛大房車的影子，至於那輛綠色的小房車，則仍舊留在那裏路旁。

不久，阿生和警探的車子都開到了松林道來。

夏維坐在阿生的身旁，另外二名警探則駕着探長的座駕車跟在後面。

呂偉良把剛纔一幕說了出來，身體上的肌肉還感到有些疼痛。

夏維苦笑道：「你眞的是多災多難，所有的不幸事情，好像都集中到你的身上來了。」

呂偉良道：「如果我冷眼旁觀，自然可以減少許多痲煩的。」

「你肯定那是百靈鳥麼？」夏維又問。

呂偉良說道：「我自問不會看錯。」

「那麼，對方一定又是勞倫的手下。」

「爲什麼你會以爲是他們？」

「勞倫專對付本市的歌星。」

「不！百靈鳥正是擁護他的少數歌星之一，他不會擄刦百靈鳥的。」

「先叫阿生載你到醫院驗傷，這裏的事由我來處理吧！」夏維說。

呂偉良坐進自己的汽車裏，立刻叫阿生開車。

阿生問道：「你果眞受了傷？」

「是的，不過只是皮外傷。」呂偉良說：「我們快到第一醫院去。」

「你要驗傷嗎？」

「不，只是去看看那兩個住在醫院中的人。一個是郞如風，另一個是黃鶯兒的兒子小寶。」

車子開到第一醫院，呂偉良還未下車，便看見一男一女由裏面出來。那女子正是女歌星黃鶯兒，男子正是她丈夫陳永志。

呂偉良走過去跟他們招呼，然後問道：「有沒有人來找過你？黃鶯兒小姐！」

黃鶯兒說道：「一間唱片公司派人來與我接洽，要求我灌幾首新歌。」

陳永志揷嘴道：「經過這次事件，我們協議以後不准她登台唱歌，只可以替唱片公司工作。」

「這也是辦法，工作與家庭不能發生衝突的。」呂偉良又問道：「小寶呢？」

「剛剛睡了。」

「可以出院了吧？」

「醫生說明天可以出院。」黃鶯兒又說道：「呂先生，你眞關心我們，我不知應該怎麼樣感激你們呢。」

「別客氣，這是歌壇裏最多事的時候，我趕來看你，是担心你有意外。」

「這話從何說起？」

「百靈鳥剛剛被人擄刦走了。」

呂偉良此語一出，陳永志與黃鶯兒夫婦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回頭走進了醫院中去。

呂偉良也跟了進去，向他們問道：「有什麼不對嗎？」

二人一句也不敢說，匆匆跑到小寶留醫的病房裏去。

呂偉良似乎想到了一些端倪，站在一旁說道：「是不是有人要脅你們？」

黃鶯兒緊緊擁抱住小寶，默然無語。陳永志對呂偉良說道：「這也算是給你提醒了我們！」

呂偉良還是不大明白，他反問道：「提醒了什麼？」

「有人要黃鶯兒灌幾首新歌，我們堅持要先看看歌譜的內容。他有點不高興，而且以百靈鳥作個譬如。說她大受歡迎。」陳永志說道：「我剛與鶯兒商量過了，如果我們不答允，可能又有痲煩。」

呂偉良恍然道：「你担心他們以小寶要脅你，是不？」

黃鶯兒點點頭，道：「所以，我決定今晚留下來伴着小寶！」

呂偉良忍不住又問道：「你在懷疑那家唱片公司麼？」

「是的，我給你提醒了，此中可能大有問題。」黃鶯兒又說道：「如果他們看中我弱點，可能會向小寶下手，那就糟了。」

「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最多你替他們灌一些新歌，那就什麼事也沒有了。」

「問題却是，在此之前曾有人警告過我，不要唱那些偏激的歌曲。」

呂偉良意外一怔道：「有人警告過你。」

「是的，這裏的環境眞複雜，到底他們是那一家那一派，眞把我也弄得糊塗了。」

「那人怎麼樣警告你？」

「一個男人打電話給我，叫我唱歌，切不可滲進任何政治色彩。如果有人要我灌唱新歌，必須看過曲詞。」

呂偉良俯首想了想，又問道：「有沒有恐嚇的口吻？」

「雖然沒有，我已經非常之害怕！」

陳永志揷嘴說道：「百靈鳥被人擄去，顯然與她改變作風唱新歌有關！」

呂偉良也怔怔地說道：「你可能猜對了。原來這個地方任何事情都有對立的，有人贊成的，必然有人反對。政治眞骯髒！」

黃鶯兒苦着臉說道：「這豈不是叫我們無所適從嗎？」

「所以，也難怪歌星們只敢選唱一些愛情歌曲。」呂偉良又說道：「在未作出決定之前，大概沒有人向你們下手的，你放心好了。」

黃鶯兒道：「但是，我須要生活的，難道叫我就此退休嗎？」

陳永志道：「算了，反正我就不贊成你再出來唱歌啊！」

黃鶯兒道：「這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世界？有時眞叫人難明！」

呂偉良苦笑搖頭道：「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世界！」

就在這刹那間，窗外傳來「叭」的一聲巨响！樓下立即傳來一陣人聲哄動！

呂偉良等三人衝至窗前往下望，但見階前有個人倒斃在血泊之中。

那人身穿病人的制服，跌得腦漿塗地，死狀甚爲可怖！

呂偉良立即拄杖衝到樓上去，陳永志和黃鶯兒夫婦不明白他何故不到樓下去，而要跑到樓上去，但無論如何，他們夫婦是不會輕易地再離開小寶的了。

呂偉良跑到樓上去的時候，守衞在郞如風留醫的病房門外的警探，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呂偉良却自信沒有看錯，墮樓的病人就是郞如風。

呂偉良要衝入房內，那警探認得他，忙問道：「什麼事？」

呂偉良出奇地瞪住那班警探：「怎麼你們一點也不知道，郞如風墮樓斃命啦。」

「什麼？」警探吃驚地跟了入內。

病房內果然找不到郞如風，窗門却打開了。

警探如夢初覺地拔出佩槍，直衝出房外，由走廊奔向護士室。

坐在那兒的當值護士怔了一怔，問道：「怎麼一回事？先生。」

警探問道：「剛才那個進入特別病房去的護士呢？」

三名護士小姐你眼望我眼，莫名其妙地說道：「我們並沒有進入特別病房啊！」

警探心知不妙，立即對她們說道：「請他們快通知下面，任何人不能離開醫院，有人混進來冒充護士。」

護士立刻利用內綫電話通知樓下，希望可以及時截住疑兇！

醫院的看門人立即封閉大門，警探在醫院內各處搜索，這時候警方總部亦已收到了消息，加緊派人趕來。

呂偉良在經過走廊時，隱約聽到儲物室內有聲音傳出來。

他倚着門旁，傾耳細聽，此時裏面又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即使是如此，呂偉良還是推開了房門，入內查看。

他在門旁摸到了燈掣，「拍」地一聲把室內燈光開亮，房內堆了不少雜物，却是不見有人。

是眞的沒有人，呂偉良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突然間一陣風吹來，窗門「砰」的一聲響，被風吹開了。

呂偉良以爲是風，所以不大留意。及至下面有人聲傳了上來，有人尖叫道：「瞧啊！一個女人站在上面呢！多危險！」

「是的，一個穿上護士制服的女人，站在水泥屋簷邊啊！」

「那可能是第二個要跳樓的人！」

「……」人們在你一言我一語的，吵吵嚷嚷！

呂偉良心裏一凛，隨即拄杖奪至窗前，探首外望！果然有個女子神色張惶地靠牆站立。

醫院窗外的水泥屋簷不足一尺，只要一個不小心，隨時也會墮下街中，而這裏距離地面有數十尺，萬一眞的由這兒跌下去，必死無疑！

呂偉良眞想不到，躲避他搜索的人，竟然會越窗而出。差一點兒他就錯過了。

不過，坦白說，他並不同情郎如風這種人，如果這女人是把郎如風摔落街中而畏罪自殺，呂偉良反而會替她不值！

呂偉良看她的張惶神色，就知道他不會猜錯，這女子必與郎如風墮樓有關。

他首先對她說道：「小姐，請你先聽我說明白好嗎？我不是警探！」

「我不管你是誰，你不要過來！」那女子好像怕呂偉良伸手去捉她似的，又沿住水泥屋簷開了一步。

呂偉良眞担心她會就此跌下去，因爲那兒沒有什麼可以讓她扶持的，平滑的外牆，連一些凹入的地方也見不到。再加上圍在下面看熱鬧的人越聚越多，天色已經黑下來。這女子無論在心理，行動或視覺方面，稍有差池，就會粉身碎骨。

呂偉良在焦急中又說道：「我叫呂偉良，人家都叫我鐵枴俠盜，你可聽過這名字嗎？」

那女子閉上眼睛，流出了眼淚，痛苦地說道：「我有沒有聽過又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只要你聽過『鐵枴俠盜』這名字，你就會知道我最喜歡帮助別人，例如你有困難的話，我就可以帮助你。」

「沒有用的，相信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誰可以帮助我。」

「那又未必，劉小姐，我知道你是値得同情的，只要你聽我勸，你可以不必死！」

「你怎麼知道我姓劉？」

「如果我沒有猜錯，你就是劉玉玲小姐。是不是？」

「是的。」

「郎如風那壞蛋已經死了，他是罪有應得的，如果你陪他一齊去死，似乎太不值得。」呂偉良又說道：「劉小姐，聽我說，事情已經過去了，回來吧！」

「不！那壞蛋怎麼會死呢？如果他眞的死了，我也死得瞑目了。」

「你說什麼？」呂偉良忽然感到驚奇起來。要不是他聽錯，就可能是眼前這個女子神經有問題。否則，她怎麼懷疑郎如風仍未死去？

這時候，警車的警號越來越近，消防車也接到了緊急求援，而開到醫院這方面來。

呂偉良覺得事有蹊蹺，問道：「你眞的不知道郎如風的事？」

「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千方百計混進醫院中來，目的就是爲了要殺死他！」

她說得十分正常，不像是個患有神經病的人。呂偉良更加驚奇不已！

呂偉良往下瞭望，發覺郎如風墮落之處距離這裏有數十碼之遙，而且在彎角處。心裏想：難道劉玉玲以爲他尚未跌下去？

不可能的！除非她根本不知道這件事，否則，任誰由這麼高的地方摔跌下去，也沒有生還的希望的。

呂偉良心裏又想，還有一個可能，就是郎如風問心有愧，良心眞的發現了，覺得對不起這可憐少女，所以自殺。

但是，那名警探不是對當值護士說，有人冒充護士混進來嗎？大概他也醒覺到某一方面有疏忽，才會這麼樣說。

不過，無論事情眞相如何，呂偉良總覺得當前急務就是，如何勸劉玉玲由死亡的邊緣走回來。

本來他想告訴劉玉玲，她所痛恨的人已經死了。但是，回心想想劉玉玲曾經說過「如果他眞的死了，我也死得瞑目了」這句話，他就有點顧慮，萬一劉玉玲以心頭之恨已洩，可能就此一縱而下。

因此，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眞不知道要說些什麼話纔可以勸服劉玉玲。

劉玉玲在飲泣，呂偉良担心大批警察及消防人員抵達後，會令她的情緒陷於紛亂，就會更容易墮下去！

他終於說道：「劉小姐，你還年青，不應該這麼快就死去。坦白說，不但我同情你，社會人士也同情你，趁警察還未到達之前，讓我們迅速離開這裏吧！」

「不！我是逃不掉的了。」劉玉玲的聲音在發抖。

「請你相信我，我會盡我之所能，帶你離開這裏。」

「你不是帮着警方的嗎？」

「我只帮眞理，從來不賣任何人的賬，來吧！別浪費時間啊！你遲延了一分鐘，就會增加我一分困難。」呂偉良說着已經伸出了一條手臂來。

他想過了，只要劉玉玲把手伸過來，他就有辦法把她拖回來。

可是，警車上的警號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多，自四方八面的响起，吵得人家好不心煩！呂偉良眞担心劉玉玲就此一躍而下。

消防隊已經迅速開到了現場，在下面張開了救生網！

呂偉良實在懷疑，那小小的救生網是否能挽回一個墮樓人的性命，尤其是這麼高的樓宇，即使跳樓的人故意以那救生網作爲目標，相信亦未必可以落在那網中。何況有心要尋死的人，也不會故意跌個正着的。

呂偉良的營救工作愈來愈感到困難，偏偏就在這時候，背後「卡察」一聲，有人旋開了儲物室的門環。呂偉良回頭一看，是剛纔那名東奔西跑的警探。大概他以責任重大，所以要匆匆趕來捕人！可是，呂偉良却因爲他的出現而大感不安。

那警探認識呂偉良的，呂偉良揮揮手，叫他們退出房外去！

那位警探似乎還不明白他的意思，還是走了進來。

呂偉良生氣地低聲說道：「你是不是要迫她跳下去？」

警探纔在猶疑中退出房外。

呂偉良又回到窗口那邊，探首出外對劉玉玲說道：「劉小姐，你過來，我有幾句話跟你說。」

呂偉良看見街道上聚觀的人愈來愈多，决定以快刀斬亂蔴的手法，希望可以出奇制勝。

但是，劉玉玲却哽咽着說道：「還有什麼好說呢？現在我只後悔自己當時太過愚蠢，我不該被他迷惑！」

「事情已經過去了，你並沒有做錯，他也得到了應得的報應。」呂偉良又說道：「你何必再去想他呢？你還年青，不應該爲他而犧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但是，我已經犯了法，也不再是個處女，法律對我不會容情，親友們更加會看低我。我還那裏有什麼幸福可言？」

「別那樣想，這個時代人們的思想都開通了，人家不但不會看低你，還會因爲你的遭遇而同情你。過來吧！我會盡我的辦法，讓你逃過法網，相信我！」

呂偉良情詞懇切，說得劉玉玲開始有些動搖，於是呂偉良開始側身坐上窗緣之上，再度把手臂伸了過去！

劉玉玲在心情矛盾中問：「郎如風怎麼樣？是不是變得很醜陋？」

「是的，他的內心是那麼的醜陋，現在外貌也變得更醜陋！」

呂偉良在這一刹那間，確定劉玉玲一定未知道郎如風已經墮樓慘死，假如她知道的話，她不會有此一問。除非她的神經有毛病，可是，她的神經如果有毛病的話，還能在死亡的邊緣支持到現在嗎？

在另一角度，劉玉玲也可能故意佯裝不知情，希望將來可以脫罪。

不過，「鐵枴俠盜」呂偉良也不會想到那麼長遠了，他只希望盡可能把一個站在死亡邊緣的可憐女子挽救回來，即使明知她犯了殺人大罪。

劉玉玲怔怔地說道：「當時在黑暗中，我不知道水槍中的硝鏹有沒有射中他的面孔。」

「你可以從報章上見到他的滿頭綁上了綳帶，證明他的面部受了重傷。」

「這並不能證明他的樣子變得醜陋。」

「眼睛也瞎了一隻，其他情形你總可以想像得到。」呂偉良又說道：「不過，與論大部份同情你，只要你留回有用的生命，你就可以目睹他在痛苦中渡過這一生。」

「他眞活該！我早說過了，如果他拋棄我，我就不會放過他！現在，我總算做到了！」

劉玉玲深深地透了一口氣。呂偉良盤算着，只要她把手臂伸過來，只要他能把握着她的手，他就有可能把她從死亡的邊緣拯救回來！」

可是，他們兩者之間的手還差一尺左右便接觸到之際，劉玉玲的神態突然感到驚異起來。

呂偉良俯首下望，只見警方人員已經分成兩批，處理着眼前這兩件事：一批人亮了燈照射着一具躺在地上的屍體，另一批人則注視着這上面的劉玉玲。

一盞探射燈自消防車上開亮了，照射上來，令到劉玉玲睜不開雙眼。

呂偉良正在焦急萬端，一隊警方人員又衝進了這間儲物室來。

爲首一名高級警官問道：「她怎麼樣了？」

呂偉良又揮手示意叫他走，可是，這警官反而高聲說道：「她好像是我們要找的人，還是讓我來吧！」

呂偉良眞想過去打他一頓，警官又怎麼樣？人類的生命都是有價值的，呂偉良生平就是最討厭這一類自以爲是的傻瓜。

最不幸的是：他這麼高聲談話，讓外面驚惶中的劉玉玲聽到了。

有如驚弓之鳥的劉玉玲，已經被探射燈照得心慌意亂，再聽到那警官的高聲談話，只感到滿身在發抖，身子搖幌幾下，隨即下墮！

呂偉良自始至終都看得非常清楚，就在劉玉玲的身體墮下去之前一刹那間，他不顧一切地把手臂突然伸長，及時抄着了她的手腕！

他們二者之間的手本來只差一尺左右便觸及，以呂偉良的敏捷身手，能在刹那間捉住對方的手腕，並不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問題只是劉玉玲下墮時那一股衝勁竟把呂偉良這百多磅的身體也扯了下去！

那名警官簡直看得呆了。他完全想不到用什麼方法去救他們！

他急急衝至窗前，在黑夜中只見兩條人影在迅速下墮中，突然「卡察」一聲，有些東西飛彈開來，呂偉良在絕望與倉惶中按動了鐵杖中的手掣，一朵彩雲似的降傘張開了，那急急下降之勢，亦獲得緩和。

當時圍在下面看熱鬧的人羣非常之多，堆得滿街都是，剛才那戲劇性的一幕，也看得各人無不捏了一把汗。

消防人員已經迅速移動，把那張救生網移到適當位置，以便呂偉良和劉玉玲降落。但是，扯着救生網的不是二三個人，而是十多二十個人，一下子要移動起來，動作既不一致，就不够快！

當他們企圖以救生網接載二人的時候，呂偉良和劉玉玲已經落在一處草地上——這是醫院前面花園的一部份草地。

呂偉良先放下了劉玉玲，他自己才着地。

在場的人都爲他們喝彩。但呂偉良不是在表演，只是在極度危急中自己挽救了自己，當然也挽救了劉玉玲。

劉玉玲在仰首望見那探射燈照射着的位置時，突然一聲不响地暈倒過去！

探射燈仍然照射着的地方，正是她剛才站立的位置，回憶一下，血液就不難會在刹那之間充滿了她整個腦袋。

現場的人，於是又再度忙亂起來！

狂歌如吼　聲似雷電

醫生已經替劉玉玲檢驗過，證明她的神經正常，同時也替她注射了鎭靜劑。

劉玉玲對警方人員作供時，她並未進入耶如風的病房，只是在準備進入之時，外面就好像發生了什麼事似的，所以，她才會匆匆躲到儲物室裏面來的。

警方當然不會相信她這一番說話，因爲那名警探確實見到一名護士進去耶如風的特別病房，只可惜他一時疏忽大意，沒有仔細辨認那女護士的面貌。偏偏時間又在黃昏時份，天色在將黑與未黑之間，醫院裏許多燈還未亮起，這對視綫自然會受到頗大的影響。

劉玉玲神經既然正常，警方人員自然而然就會當她說謊。

但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却獨持異議。

呂偉良在死裏逃生，曾看得阿生渾身濕汗。事後呂偉良曾經當面責罵那名警官，指他不該把別人的生死置諸度外。

那警官正與呂偉良在爭持間，夏維探長已經聞訊趕到了現場查究。

這些時日以來，夏維探長也忙透了。他睡眠時間不足，肝火大盛，所以聽到呂偉良聲聲指責那名警官的不是之後，他喝令那警官閉上嘴巴。還聲明回去總部之後要他再作交代，否則就會受到紀律上的處分。

那警官自以爲是，心裏不服氣，無奈他的官階却在夏維之下，只好啞忍！

呂偉良看過了耶如風住過的特別病房之後，他

不禁提出了質問道：「爲什麼耶如風在墮樓之前毫無掙扎的跡象？」

夏維也發覺室內一切井井有條。他說道：「我覺得只有二個可能，第一，是耶如風睡着了。第二，他仍在養傷期內，可能先被人制服，然後推下樓去！」

「探長先生，你忘記了劉玉玲是個弱質女流嗎？」呂偉良又提出了反問道：「她不可能用雙手舉起耶如風，而且，耶如風事前也沒有叫聲和掙扎聲，此中分明又有古怪。」

「我的印象是：劉玉玲是個狡猾的女子，你不要太過相信她。」

呂偉良道：「那麼，百靈鳥被人擄劫，又怎麼樣解釋呢？」

「兩件事你怎麼可以混爲一談？」

「我以爲很有可能就是一件事。」

夏維探長瞪住呂偉良，詫異地問道：「你說什麼？」

「現在有跡象顯示出，有一個集團在跟仇國恨對立。」

「誰是仇國恨？」

「就是勞倫。」呂偉良解釋說道：「百靈鳥分明是因爲唱勞倫的新歌而被人對付。耶如風面目變得醜陋無比，自然不能在歌台上再唱下去，只可以灌唱片。他極有可能接受一間唱片公司的邀請，而遭人從中勸阻無效，而被害的。」

「你說的是那一間唱片公司？」

「我不大淸楚，只知道這間唱片公司風格另創，與時下一般歌曲不同。他們曾派人與黃鶯兒接洽，但奇怪的是：黃鶯兒也接到另一帮人的警告，不准她像百靈鳥一樣唱新歌，這裏所指的新歌，自然是指勞倫作曲的那一種興奮歌曲。」

這時候，一名探員由病房附設的洗手間出來，他向探長報告說道：「我在馬桶的水箱裏，找到了這些針筒和空藥瓶！」

呂偉良目光銳利，一看就可以分別出這是一種麻醉劑的藥瓶。

他立即提出了詢問道：「耶如風爲什麼會被人注射麻醉劑？」

夏維探長以同一問題向在場的護士提出。那女護士是負責照料這間特別病房的。她說道：「我們根本沒有爲耶如風注射這種針藥。」

呂偉良道：「如果是醫院中人爲他注射，針筒與藥瓶何須收藏在水箱之內？」

夏維探長也知道這是十分重要的綫索之一，下令屬員們小心檢查室內一切有關指紋。尤其是留在注射針筒上與空瓶上面的指紋。

現在差不多已經非常明顯，有人用麻醉針替耶如風注射之後，然後把他推到樓下去，所以耶如風的病房之內，沒有掙扎過的痕迹留下。

夏維漸漸相信呂偉良的見解，劉玉玲可能與此事無關，因爲耶如風如果被人麻醉之後，以一個人的氣力如何將一個百多磅的軀體搬動？

但事實上那守在門外的警探證實，只有一個護士入過來。

這個冒充女護士的人既不是劉玉玲，那麼又是誰呢？

警探們開始在指紋方面動腦筋！

夏維則由於呂偉良的提供，而去找較低層一間小兒病房中的黃鶯兒夫婦，他們正在陪伴留醫中的小寶。

百靈鳥證明的確被人綁架了。除了呂偉良是目擊證人之外，還有：綠色小房車證明是她的座駕車，而且當時仍在開動馬達！

在另一方面，百靈鳥也沒有依時回到歌廳去報到。

黃鶯兒愈想愈怕，她眞担心不幸的事情終於會發生在她的身上。但是，夏維答應派人保護他們的安全，只要她充份合作。

呂偉良也對她表示，事情發展到這裏，已無保留餘地，她澈底提供，對她和其他人都有極大極大的好處，否則，不幸的事，還可能一連串的發生下去。

警探已經把指紋找出來。留在注射針筒中和空瓶上的指紋，竟然是個職業兇手的。

那名職業殺人犯有過案底，所以警探份外容易找出他的指紋底稿，那傢伙叫阿吉，已經很久沒有犯案了。也許他有做案，只是沒有留下綫索，警方便當他已經收山了。

不過，那些指紋已被證實是屬於阿吉的。阿吉又被誰收買？警方人員迅速展開了一次大規模的搜捕行動。

所有警局裏面的偵探人員，都被召集，他們一方面要找尋職業兇手阿吉，一方面更要搜索被擄的女歌星百靈鳥，另一方面更要派人追查勞倫的下落。單是這些就够他們忙個不了，何況還有不少歌星要求警方保護，眞的是弄到警方團團而轉。

夏維探長以爲找到阿吉，就可以破獲與勞倫敵對的團體，甚至著名女歌星百靈鳥也可以在那裏找出來，然後再根據呂偉良的提供，把勞倫那班人一網打盡，這件事便可告一段落。事情是否就這樣簡單？沒有人可以預測。

總之，這一連串事情發生之後，歌廳的生意一

落千丈，人們都不願意爲了聽幾支歌而冒了生命的危險。尤其是事情未澄清之前，誰也不知道那一些歌星是被人針對的。萬一其中有個歌星在唱歌的時候，像林美玉那樣被人殺害，豈不是明是娛樂也變了活受罪麼？

再說，男女歌星們精神亦飽受威脅，心情不佳，自然就會唱得不知所謂了。

晚上，呂偉良和阿生跑到了一間私家俱樂部去了。

這裏有酒飲，有艷舞看，也有賭博的設備。後台老闆並非別人，正是黑社會頭子金牛角。

金牛角的好朋友——富家子程祥也在這裏。此外，江湖上許多著名的三山五嶽人馬也在這裏消遣。呂偉良是個老江湖，自然認識其中一些風雲人物，不過，他最感興趣的，當然是程祥這傢伙。

呂偉良捧了一杯酒走到程祥的身邊，笑道：「想不到又在這裏見到你。」

「希望你不是故意來監視我的。」程祥笑了笑，然後把手一攤，「請坐！」

「謝謝你！」呂偉良在他身邊坐了下來，「一個人來嗎？」

「是的，金老闆對我說，今晚有艷舞表演，是金絲貓，脫得非常徹底。」程祥做了一個鬼臉，「怎麼你也有興趣？」

「歌廳冷清清，夜總會也沒有再唱什麼情呀愛呀什麼淚的，所以我想想，還是溜到這兒來看熱鬧，喝杯酒，倒還有點意思。唉！眞的是愈來愈不像話了，怎麼好端端的，會揭起這場風暴來？」程祥感嘆地說。

「誰曉得呢？聽說你最喜歡追求女歌星，也許是針對你的。」呂偉良開玩笑地說。

阿生獨個兒在那邊喝着淡酒，聽不到呂偉良和程祥在說一些什麼，只見他們有講有笑的，另一方面，却有幾雙鬼鬼祟祟的眼睛在監視着他們。阿生却不動聲色，有如一頭小色狼一樣，也在等着看艷舞。

其實，阿生也在留意着一些似曾相識的面孔，他們閃閃縮縮的，隱藏在一些角落裏。

呂偉良若無其事地跟程祥碰杯。

程祥說道：「聽說郞如風給人拋下樓，死了，那傢伙也死有餘辜。」

「聽你的口吻非常憎恨他，是因爲他奪走了不少美艷歌星麼？」呂偉良笑問道。

「不！像我們這樣出來玩的，又有什麼值得認眞呢？不過郞如風這傢伙太過不檢點。」

「怎樣不檢點法？現在應該是蓋棺定論的時候了，說來聽聽吧！」

「坦白說，出來玩電影明星和歌星，沒有人責備你的，誰叫那些娘兒貪慕你的金錢？問題却是女人玩男人，最易出毛病。」

「女人玩男人？」

「是的，我化錢玩女歌星，她情我願，誰也管不了，對不？但是，一些太太團捧男歌星，往往就捧出不少痲煩來。你也知道，男女是感情動物，接觸得多總難免會出事的，何況郞如風一向自命風流，其中情景很容易就可以想像得到。」

「什麼？郞如風眞的這樣不檢點？」

程祥帶着幾分酒意，低聲說道：「靜靜告訴你吧！那小子有些姘頭是富家太太呢。」

「程公子，你說話小心點，我看你可能喝醉了！」呂偉良故意這樣說。

「信不信由你，我不是羨慕他，像他那樣不檢點的人，實在也該死有餘辜了。」

「你們是同道中人，我看你也不會好得到那裏去！」

「這又怎麼可以扯在一起說呢？你也知道，我玩女人是付出相當代價的，自始至終，還有多少道德觀念，跟他不同啊！」

「那麼，黃鶯兒不是有了丈夫嗎？」

「唉！事前我又怎麼會知道她有了丈夫呢？那是她不好，她不該瞞騙我。」程祥好像又想起了一些什麼，說道：「說起來，我還要向你道歉。」

「這話從何說起？」

「我在江湖上也有些朋友，他們未經我同意，私自向你騷擾，他們以爲這樣子是替我出氣。其實，你幫黃鶯兒是對的，相反，我追求不到黃鶯兒，是自己愚不可及，錯估了敵情所致。這又能夠怪誰呢？」

「那些小事，我已經忘記了。」呂偉良又故作神秘地問道：「你可知道誰家太太被郞如風玩弄過麼？」

「我也不知道，總之，這些事實許多人也心裏有數，決不是我生安白造的。」

突然之間，一陣急促的音樂响起，燈光立卽變得陰沉下來！

司儀對在座的嘉賓宣佈，艷舞表演立刻就要開始了。

座上的人佔了百份之九十以上都是男性，極少數的女子都是一些歡場中，陪着人客到來找尋刺激的。

一個金髮女郞穿得極少，三個要點只有閃閃生光的流蘇。

她踏着音樂的節奏，渾身在抖動着，那動作的

確是充滿了刺激的，難怪在場的男仕，都看得目不轉睛！

呂偉良却留意着那個喇叭手。他並非不欣賞那個金髮女郞，事實上她的三圍尺碼非常動人，一動一靜都充滿了挑逗性，只是在整個過程中，呂偉良就一直覺得有點不對勁！

先是音樂停頓之時，有個侍應生跑到喇叭手身旁，不知說了一些什麼，然後，那侍應生也借故過來問呂偉良，還須不須要一點酒？這種「點相」方式很容易疏忽，但呂偉良是個老江湖，早已看在眼裏，記在心裏。

既然他早知這是龍潭虎穴，小心翼翼，步步爲營自是難免的事。

喇叭手突然把吹奏中的喇叭對準了呂偉良，這正好是艷舞跳到最高潮的時候，那金髮舞娘先解去胸前的飾物，再除下腰間的一撮流蘇，全場歡聲雷動之際，呂偉良已看見一度白光閃爍，喇叭在這一刹那間好像發射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眼明手快，忙把手中一隻酒杯舉起，「碎」的一聲，顯然是有些物件射中了那隻酒杯，否則怎麼會破碎？

只是人們的注意力正集中在那舞娘的身上，自然沒有人會留心到這邊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呂偉良非常機警地，順勢仆倒桌上，隣桌的人還以爲他喝醉了。

花花公子程祥正看得出神，似乎一無所覺。

呂偉良看見桌面上有一枚針狀的東西，閃閃生光，他知道這就是由喇叭發射出來的「秘密武器」，順手抓在手中。

由於呂偉良的動作配合得恰到好處，令到喇叭手與二名在旁監視的侍應生，也以爲他眞的被痲醉針射中而倒在桌上。

於是，二名侍應生過去，佯作一番好意的，把呂偉良扶走！

阿生在那邊竟然一無所覺。

他呆了似的看艷舞，但他並非爲那金髮舞娘而着了迷，只是她的手部動作吸引了阿生的注意。

表面上，那金髮女郞在學着泰國舞蹈的手指動作，但阿生忽然想起這是一種手語。

阿生不知道她在向誰發出手語的暗碼，但却把它默記心中。

他坐得較後，座位在一條柱子後面。那侍應生把一杯下了迷藥的酒，悄悄放到他的面前，他以爲阿生眞的看出了神，却不知道阿生正在全神貫注地翻譯那舞娘發出的手語！

在場欣賞艷舞的人，只希望表演者脫得更徹底，動作更富誘惑，有誰會想到其中原來竟另有文章的？

阿生就沉迷在這秘密之中，所以連他師父呂偉良被人扶走，亦一無所覺。

阿生是個鬼靈精，什麼都懂一些，不論是旁門左道，還是占卜星相，他都有興趣去學，這種手語就是他從一位聾啞學校的教師那兒學來的。

當他譯出了這些手語的眞正含意時，不由得呆了一陣。

他不知道這女郞向誰發出手語，因爲所有在場看艷舞的人，都注視着她。

阿生想把這件事通知他師父呂偉良，但是，呂偉良已經不在現場。

阿生正想找尋他師父的下落時，就發覺有人離座，他想像到這人可能就是那女郞的同黨，於接收到她的手語之後，便把音訊帶走。所以，阿生也離座企圖跟踪他！

可是，一名侍應生走過來，截住他說道：「先生，走了嗎？」

阿生以爲他暗示自己未結賬，把一張鈔票塞進他的手心。

這筆錢足够付賬而有餘的，所以侍者也沒有再阻攔他！

阿生走出俱樂部，發覺那人已經進了電梯，他匆匆跟上時，電梯已開始閉門下降。他無可奈何，只好等另一部電梯上來。

他估計過可以追及那可疑男子的。可是，就在這時候，背後有人用重物擊了他的後腦一下，阿生完全沒有防備，登時昏倒過去！

當他甦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被人囚禁在一間密室裏，正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房間只有數十方尺，牆壁是隔聲的，門是木製的，阿生想找個人來問問，却沒有人來理睬他。

× × ×

「鐵枴俠盜」呂偉良却在佯作被痲醉之後，給人拖進了走廊，扶進一間房裏去。

他軟綿綿的倒在一張沙發上，耳畔聽到有人在說話。

一個男子說道：「這跛鬼一定想不到會有今日吧？」

「是的，他也惡得久了，讓我們宰了他！」另一個男子咬牙切齒地說。

「不！不要亂動！」有人在制止着，「還是等大哥回來再說！」

「誰知道大哥什麼時候回來？」

這時候突然有人開門入來，衆人齊聲叫着：「大哥！」

進來的人驚奇地問道：「你們幹什麼？他——怎麼會在這裏？」

「大哥，他就是呂偉良……」

「他媽的！還要你來介紹麼？誰不知道這跛子是呂偉良？我問你，他爲什麼會這樣？」被人稱作大哥的人生氣了。

「大哥，他中了痲醉針。」

另一個男子解釋道：「這傢伙幾乎弄壞了我們的事。」

旁邊有人插嘴道：「是的，他企圖救去百靈鳥，幸好我機警，及時開車把他撞倒，想不到這跛子竟然會這樣大命，死不掉還會出現在我們這裏看艶舞呢。」

呂偉良心裏漸漸明白過來了，原來就是這班人擄百靈鳥的。

他想睜開雙眼看看這班人是誰，却又担心被人發覺他是僞裝暈倒的，反而功虧一簣。不過，呂偉良即使沒有睜大雙眼，也可以認出這聲音是屬於一個黑社會頭子，他止是這兒的後台老闆金角牛。

金角牛不高興地說道：「你們不該惹上這跛子，他們師徒二人不是泛泛之輩，以後只怕痲煩多多呢。」

「大哥，你少担心吧！我們連他的徒弟也抓來了。」

「那麼，阿生呢？」

「被我們囚禁在一間密室裏。」

「你們未經我同意，就胡作胡爲，眞是豈有此理。」

這時又有個人走入來說道：「程祥要見你，大哥。」

金角牛於是叫人把呂偉良抬到隣室去。

程祥入來時，已經發覺各人的面色有些不對。他對金角牛說道：「我知道你們把呂偉良抓住了，是不？」

「怎麼你忽然間會關心起他來了？」金角牛笑着說。

「金大哥，這是多事之秋，我勸你少一事好過多一事啊！」程祥又說道：「警方可能已經知道他們師徒二人來了你這裏。」

「你要我怎麼樣？」

「如果你放走他們，我可以做個和事老。」

「對不起，我根本未見過他們。也許他們已經離開我這裏。」

「他希望你的說話是眞的，否則，從此就會多事，莫謂言之不先，我們是老朋友，我不想你被拖落水。」

「謝謝你的好意。」

程祥退了出去。

金角牛陷於進退維谷之中。他的一個手下說道：「難怪程祥這麼說的，他根本不知道我們這個組織最近的發展。」

金角牛終於道：「好吧！現在已經勢成騎虎，就把他們師徒一併送到K先生那邊去再說吧。」

呂偉良在隣室竊聽，他本來打算出其不意的，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但聽了金角牛這番說話，倒又覺得非繼續佯作暈倒不可，那不是爲了救回百靈鳥，也爲了澈查其中內幕：到底誰是「K先生」？那傢伙所講的「我們這個組織最近的發展」又是什麼意思？

呂偉良想也未曾想完，便聽到有人扭動門環的聲音，於是他立即閉上眼睛，繼續佯作尚未甦醒過來的樣子，讓二名大漢把他扶走。

呂偉良被人帶到另外一幢大廈去，他不知道阿生是否也被人帶到這兒來。他只聽到那二名大漢對一個男子說道：「他就是被稱爲『鐵枴俠盜』的呂偉良，今天我們擄刦百靈鳥時，幾乎就栽在這跛鬼的手上。」

「好吧！請你們等一會兒，讓我先進去告訴K先生！」一個男子說着，走進了一間房間裏去。

不久，呂偉良也被人帶進那間房裏去。

他聽到身旁一名男子說道：「他只是中了我們的痲醉，時間上差不多了，我看他就要醒來，我們大哥叫我帶他來交給你。K先生。」

K先生沉吟道：「如果這傢伙眞的是呂偉良，我們就可以利用他去找着仇國恨那班人之所在。因爲根據警方的消息，呂偉良曾被那班人擄去。」

呂偉良其實一直都很清醒。他故意移動了一下身體，以符合那人說的「時間上差不多了」。

那人果然又說道：「小心，他的藥力已過，就快甦醒過來！」

K先生道：「給他一杯開水喝，曾被痲醉的人，喝一杯開水更易清醒，我有話要跟他說！」

呂偉良果眞是個出色的演員，伸一下懶腰，打個呵欠，就好像剛從夢中醒過來一樣。

睜開雙眼，還故作驚奇地問道：「這是什麼地方？爲什麼我會在這裏？」

「喝杯水吧！」K先生親自將一杯和暖開水遞到了他的面前。

呂偉良聽了剛才他們的一番說話，知道他們還須要自己提供消息，深信這杯開水不會有什麼藥物，便接過來喝了一口。

K先生問道：「閣下貴姓名？」

呂偉良道：「小姓呂，呂偉良。」他左右張望

一番之後又問：「這是什麼地方？」

「你不必害怕，這是一個十分安全的地方。我們只需問你幾句話，希望你合作一點，切不可說謊，然後你就可以離開這裏。」

呂偉良道：「好吧！你儘管問，我知道的，一定答你的。」

「我們也知道閣下在江湖上有點名氣，如果你能告訴我們，仇國恨這個人的下落，讓我們找到他，你將有一筆獎金。」

「眞够吸引！」呂偉良苦笑道，「原來你們是警方的人！」

「不！你誤會了，我們不是警探，是一個止義組織。爲了維護市民的基本利益，我們要認眞對付仇國恨那個瘋子。」

呂偉良故意問道：「誰叫仇國恨？這名字似乎從來未聽過。」

「他就是勞倫的原名。」

「噢！原來是勞倫麼？」

「是的，仇國恨是一名過氣軍官，懷有極大的野心，他向青年學生散播仇恨，冀能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然則，你跟那瘋子是對立的，是不？」呂偉良希望能知得更多，不能不稱勞倫是「瘋子」。

K先生點頭道：「我是奉命來對付仇國恨那傢伙的，但現在，却不能告訴你我是誰。總之，在這個地方，這種環境底下，他的做法，簡直是瘋子行爲。」

「警方的見解與你一樣，難怪我以爲你是警探。」呂偉良說：「可惜，我被擄刦和被釋放這兩段時間之內，雙眼都被人用黑巾綁上了。所以，他們的巢穴在什麼地方，我實在不知道。」

「你是個機智的人，多少總可以知道一點吧？」K先生又問道：「會不會是北郊？」

呂偉良道：「可能是的。總之，他們用車子載到松林道，不久之後，我就看見了一件奇事。」

「什麼奇事？」

「有幾個人飛車擄刦一個名歌星，她就是我所認識的百靈鳥。」

K先生笑了笑，道：「百靈鳥是被那瘋子欺騙的歌星之一。」

「可是，她的歌唱得不錯呢！」

「正是因爲唱得太好，我們不能再讓她去演唱仇國恨的作品。」

「唱歌只是一種聽覺的娛樂，有什麼值得如此重視呢？」呂偉良故意這樣說，目的是要試探一下對方是何方神聖。

「你錯了。」K先生說，「仇國恨是個鬼才作家，他的作品可以令人聽了之後有如服下興奮劑，渾身血液澎湃，而產生一種激動的情緒。這種跳躍的音符，對青年人更易發生作用。」

「這又有什麼關係？」

「難道你還不明白嗎？他的歌詞露骨地針對我們，所以我們不能讓他大事宣傳，更不能讓這一類作品流行市面，以免影响民心！」

呂偉良總算明白了，原來K先生就是某地派來的一名特工頭目。

而金角牛和他的一班手下們，只不過是受到K

名著預告

游俠呂奇傳奇故事「喋血龍門角」

龍驥 著

美人局故事已完，J·A·S·也已宣佈解散。然而呂奇的故事却沒有完，他是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自然就有很多傳奇性故事發生。是篇「喋血龍門角」乃龍驥君繼「游俠雙雄」後之佳作，請留意刊出日期。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先生的僱用，做了他的工具而已。

呂偉良說道：「百靈鳥他們不過是生命受到威脅，被勞倫迫着去演唱新歌的，你們又何必要對付她？」

「我們只是要好好地改造她，對她並無惡意，你大可放心！」K先生又說，「爲了讓一切恢復舊觀，希望你盡力帮助我們找到勞倫——也就是那個瘋子仇國恨。」

「好吧！我就助你一臂之力，不過，我也有條件。」

「什麼條件？」

「我要先見見兩個人，第一個是我徒弟，第二個是百靈鳥。」

「你徒弟？」K先生怔了一怔！

押解呂偉良到這兒來的一名大漢挿嘴道：「他在外面，可能還未知道你在這裏，所以吵吵嚷嚷的。呂先生，你的徒弟比你更難攪！」

K先生說道：「把他帶進來！」

二名大漢出去把阿生帶入來。

阿生知得反而沒有呂偉良那麼多，所以他看見呂偉良在這裏，非常之驚奇！

呂偉良轉首對K先生說道：「還有百靈鳥小姐呢？」

「你担心一些什麼？」

「當然是關於她的安全。坦白說，我最反對傷及無辜者。」

「這點你放心好了，你們不是殺人狂。不怕對你說，如果我們要殺她，就用不着把她擄刦了，大可安個計時炸彈在她的汽車裏，那不是更簡單得多嗎？」

「我只是要見見她，希望你能够答允我這個要求。」

「好吧！」K先生只好屈服下來，對一名手下說道：「把百靈鳥帶進來！」

不久，百靈鳥果然被人帶了入來。她的神色張惶，看見呂偉良，立刻走過來問道：「呂先生，怎麼你也在這裏？」

呂偉良苦笑道：「我不過來探望你。」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百靈鳥出奇地瞪住他。

呂偉良指指K先生，說道：「是這位先生告訴我的，他說，這是一場誤會。」

百靈鳥怔了一怔：「誤會？」

K先生乘機道：「是的，這是一場誤會，希望你今後不要再唱勞倫那些作品。還有，不要提及今晚的事，我們就可以放你走！」

百靈鳥生氣地道：「你們眞的把我弄得糊塗起來了。」

K先生打個眼色，叫人把百靈鳥帶走。然後對呂偉良說道：「現在我們可以談談合作的事了，是不？」

「你眞的肯放走百靈鳥麼？」

「別再婆婆媽媽的，還是談談勞倫他們的下落吧！」

K先生話猶未完，突然有人敲門，這種敲門聲來得非常急促，室內各人無不暗吃一驚。

一名大漢冒冒失失的闖進來，對K先生道：「不好了，我們已經被警方包圍！」

「警方？」K先生嚇了一跳！

那大漢道：「我想他們一定是警方人員，這幢樓宇已被包圍！」

K先生一邊走向抽屜那邊，一邊吩咐各人準備應變，呂偉良見機不可失，對阿生遞了一個眼色，道：「K先生，你打算怎麼樣？」

K先生轉眼間已從抽屜中取出了一支手槍，正待轉身，阿生已經飛撲過去，一脚先將他的手槍踢倒，再加上一拳擊向他的面部！

K先生完全意料不到有此一着，他的手下們正要撲過去，這邊呂偉良已經手起杖落，打得他們七顚八倒的，叫苦連天！

爲數不超過十名的大漢，在室內與呂偉良師徒二人展開搏鬥。

一名大漢眼見心謀，正待急縱急跳，過去將K先生的手槍拾起，阿生鞭長莫及，但明知給他拾起了那支手槍之後，就會佔盡優勢，所以不假思索，順手抓起桌子上一個瓦製烟灰缸，朝準那傢伙的後腦飛擲過去！

那大漢「哼」也不「哼」一聲，倒在地上。

呂偉良鐵杖飛舞間，但見身形飄忽，拳打杖擊，又有數名大漢傷倒地上。

突然房門開處，一名持槍大漢出現，喝道：「舉高雙手！」

呂偉良認得出他正是K先生的一名手下，阿生正要有所動作，「砰」然一聲槍响，一顆子彈掠過阿生的耳畔，差一點兒就擊中他的頭顱。

呂偉良師徒二人，無可奈何地，只好將雙手高舉。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另一响槍聲傳來，站在門旁的持槍大漢不知怎的，突然倒斃地上！動也不動，腦門在噴血！

室內各人無不驚奇！

K先生原本要趁這時刻去取回墮在地上的手槍，但看見這情形，也嚇呆了。

一股人潮湧了進來，爲首一人握着一支手槍，威風八面地說道：「誰再動一動，我就送他一顆子彈！」

房間裏的人都大感意外，因爲來者並非警方人員，而是勞倫和他的學生們！

「是你！原來是你！」K先生生氣得眼睛在冒火。

勞倫哈哈大笑道：「你不是要找我算賬麼？現在我送上門來了。」

「仇國恨，你的確神通廣大，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的？」K先生問道。

「傻瓜，你棋差一着了。你怎麼可以相信金角牛那一班黑社會份子？他們只是烏合之衆，並非特工人才。」勞倫又說道：「本來我們河水不犯井水，但你却太不識趣了，這也怪不得我啊……」

勞倫話未說完，就要舉槍瞄準K先生的頭部，呂偉良鐵杖一揮，朝準他的手腕擊下去！

勞倫手槍墮地，跟在他後面的一班青年人便一湧而上，呂偉良急忙伸出鐵杖把地上的手槍挑起，阿生非常有默契的，及時伸手接住！

K先生以爲機不可失，又要彎腰去拾起他的手槍。

驀地「砰」的一聲，阿生放了一槍，把K先生準備拾起的手槍射中，沿住地板滑開了數尺。

勞倫生氣地問道：「你們到底帮着誰的？」

呂偉良苦笑道：「我誰也不帮，只帮自己！這個世界本來就是自私的。」

K先生正要說話，外面人聲騷動，勞倫的一班學生紛紛舉起了雙手來。

人聲吵鬧中有人高聲叫道：「裏面的人聽住，我們是警方的人，有槍的把槍扔出來，然後每個人把雙手按住頭部走出來！」

阿生不知道這其中又有些什麼詭計，照計警方不可能這麼快趕來的，除非他們早已接到綫報。所以，阿生不敢輕易把手槍放下，因爲他實在担心來者可能是金角牛的手下。

但是，呂偉良所站立的位置，剛好可以看見門外的情形。他對阿生說道：「是辛尼他們來了。」

阿生仍然恐防有變，喝令各人先走出去。這時辛尼已經在外面認得阿生的聲音，帶人一湧而入，把K先生與勞倫的手下一網成擒！

各人被帶到街上，原來大街上早已佈下了大批警方人員。

夏維探長親自率領他的手下，嚴陣以待，直至看見辛尼帶住各人下來，這才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走到夏維身邊，笑道：「你的消息眞靈通！」

夏維說道：「這全靠你。你帶我們到金角牛的架步去，我們現在救你出險，各不相欠！」

「什麼？我帶你們到金角牛的私家俱樂部去？」呂偉良想了想，立刻恍然大悟，「原來你派人跟踪我！」

「是的。」夏維得意洋洋地笑了，「我的手下混入金角牛的私家俱樂部看艷舞，想不到竟然看見你被人暗算！」

呂偉良爲之啼笑皆非道：「怎麼你們早不告訴我呢？」

「如果早讓你知道，你們就不會表現得這麼精彩了。」

勞倫和他的學生雖然落網，却不肯說出他們那秘密總部之所在。

K先生已被查明是一名特工頭目，派來這裏的目的，就是爲了制止勞倫的活動，因爲勞倫的新曲曲詞對他們極之不利。尤其是他們看見崇拜勞倫的學生愈來愈多，覺得非制止不可。

但是，K先生做錯了，他不應該利用金角牛那班黑社會份子。於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終於一敗塗地。

夏維探長眞的發夢也想不到，刹那間竟把兩帮人馬一網打盡，甚至連金角牛的手下也全部抓來。

K先生還是不明白，勞倫爲什麼會突然偷襲他們，但是，阿生就明白。因爲阿生已經把那金髮女郎的手語譯出了。

原來那名金髮脫衣舞娘就是勞倫這班人派去刺探K先生內部情形的人。勞倫等人已經知道有人要對付他們。但他們不敢肯定金角牛是否K先生的人，所以由金髮女郎海倫扮作舞娘，深入調查。當晚她不但查出金角牛的背景，還查到了K先生的秘密總部就在一幢大厦內，所以用手語傳達，讓座中一名她的同黨把消息帶回去。

故此，勞倫等人便以快速行動，以爲可以殺K先生等人一個措手不及，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結果全數落網！

百靈鳥平安歸來，但其他歌星，例如柳雲雀，廖亮等人，下落仍然不明。

至於謀殺郎如風的職業兇手阿吉，也沒有消息。呂偉良和阿生本來要進入金氏俱樂部找些綫索的，想不到「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挿柳柳成蔭」，查不到阿吉的消息，反而把兩帮人一網打盡，眞是意料不及的事！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留在警局差不多大半晚，作供到天亮才可以離去。

當他們返家時，突然看見「多利」撲跳過來。

「多利」咬住一封信，信封面寫住：「留交呂偉良先生」。

下面沒有署名。

呂偉良拆開細讀，不由得又呆了一陣。

原來那封信上面寫住：

「呂偉良先生：多謝閣下救命大恩，謹奉上聲帶一卷，尚祈笑納！」

字跡寫得歪歪斜斜的，下欵沒有註上姓名。

這時候，阿生已經蹲在走廊之上，注視着一些物件，那是一個厚皮紙袋。阿生在未知道裏面載了一些什麼之前，是不敢輕舉妄動的。

一名看更員由走廊的盡處走過來，呂偉良截住他問道：「這包東西是誰放在這裏的？」

那看更員說道：「我也不大清楚，呂先生，我是剛接班的。」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這時候是居住在一幢公寓式的住宅裏。這種形式的住宅在外國最流行的，好處是清一色的住宅，環境不複雜。

呂偉良知道這裏有二個看更員，他們分日班和夜班，夜班的走了，這個日班的既然剛上班，那麼，送信的人可能趁着清早的時候沒有人注意，把一封信和這包東西悄悄留下。

清早時候，送牛奶的，派報紙的，人來人往，最易下手。「多利」雖通人性，但是，如果有人把信留下，並沒有跑進屋子裏拿走東西，牠是沒有理由與他爲難的。

呂偉良也了解到阿生的心情，他可能懷疑這是一種詭計，說不定裏面是一觸卽發的炸彈。

阿生像個軍火專家似的，揮手示意「多利」離去，「多利」是聽他指揮的，但呂偉良看見就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說道：「阿生，別太緊張，可能眞的是一卷聲帶而已。」

阿生說道：「師父，我以爲不可能的，這分明是一項詭計，好端端的，爲什麼會有人送我們一卷聲帶？說不定裏面是一束炸藥！」

「炸藥？」呂偉良怔了一怔！

「師父，你在這裏看守着，不要走動，讓我進去拿工具來！」

阿生說着，轉身已經走進了屋裏去。

呂偉良蹲了下去，小心翼翼地撕開那個厚皮紙信封，發覺裏面果然是一卷聲帶。憑他的經驗，實在看不出有任何危險性存在！

呂偉良帶着聲帶和那封信進屋子裏去，阿生剛好搬出了一大堆工具來，包括測驗軍火用的最新電子儀器等等，但當他看見呂偉良把聲帶拿在手中的時候，就忍不住笑了！

「我眞的是神經太過緊張。」阿生說着又問道：「到底這是什麼意思？」

呂偉良一邊審愼地視察着那卷聲帶，一邊對阿生道：「把那副舊式的錄音機找出來吧，阿生。」是的，這是舊式的錄音帶，較爲新式的應該是盒式錄音帶，所以必須用舊式的錄音機才可以把聲帶播放出來。

阿生終於把那副錄音機找出來了。

呂偉良把聲帶裝上去，阿生正待按下按鍵之際，呂偉良突然捉住他的手，問道：「你還記得勞倫的作品嗎？」

阿生道：「當然記得，那些血色的音符能令人興奮，也會令人瘋狂。」

「我想起了，這卷音帶可能是勞倫的學生送來的。」

「放心吧！師父，我們都是非常有定力的人，不會給它弄得瘋狂的。」

於是呂偉良讓阿生把按鍵按下去！

由聲帶中播出的樂曲是那麼美妙動人，節奏和諧，聽得師徒二人飄飄然，簡直就是一種享受，絕非時下一般流行歌曲可以比擬！

忽兒有如珠落玉盤，忽兒又有如雁過晴天，飄忽處令人無可捉摸，悅耳處令人心曠神怡。

呂偉良與阿生師徒二人自從懂得人性以來，心情從來未曾有過這麼愉快的心境！難怪他們聽得閉上了眼睛，盡情地享受！

阿生還跟着節拍在客廳裏欣然起舞，呂偉良則幻覺到這是神仙似的境界。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節奏加速，聲浪也加大了，一時之間，有如狂風驟雨，行雷閃電似的，震撼着整間住宅！

呂偉良和阿生都好像由夢中醒來一般，嚇得手忙脚亂！

眞是魔幻似的音樂，它可以把你帶進歡樂的境界，也可以令到你心驚胆戰，就當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警覺過來時，正要伸手將機掣關掉，那巨大的音響幾乎震破了他們的耳膜！

一種自然的自我防衞本領，令到師徒二人急忙伸手掩住雙耳！

這麼簡單的掩耳動作，幾乎三歲孩童也會，問題却是聲浪太大了，卽使掩上耳朵，還是感到微微地震盪着！

突然之間，牆角那邊「乒乓」一聲，一隻古董花瓶被震動得自架子上掉了下來。

大廳中的一盞水晶吊燈震得「叮叮噹噹」的響個不停！

牆上的電鐘表面的玻璃被震破。砵柜上面一些玻璃酒杯紛紛破爛！

窗門的玻璃窗四分五裂。一時之間，竟然有如地震一般！

呂偉良和阿生卽使掩着耳朵，也可以看得見，他們三番四次要放開雙手，企圖去關掉錄音機。但是，那種可怕的聲浪，令到二人雙手不敢稍爲放開一下，因爲一放開，那聲浪就足以令到他們變成聾子！

呂偉良從來未有過如此狼狽，阿生却急得要往外面衝去！

呂偉良覺得這樣子下去不是辦法，這種「聲爆」如果繼續不斷的擴大，足可毀了這幢建築物，那時後果就會不堪設想！

但是，如果雙耳被震聾，同樣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

就在這進退維谷之間呂偉良無法再忍耐下去，急忙用身體的衝力把那盛載着錄音機的桌子撞翻！錄音機翻倒地上，聲帶被撞跌出來，自然不能再響了！

阿生這才鬆了一口氣，再由門外進來！

呂偉良却小心翼翼地，把那卷聲帶捲回原狀，回頭看看室內各處，眞的是一塲噩夢似的，又彷彿一塲大戰過後，滿目瘡痍！

左隣右舍以及管理處的人員，紛紛趕來查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街上一名巡警幾乎被窗口掉下的玻璃擊中，自然也跑上來查看究竟！

於是，呂宅之內，又變得鬧哄哄的，好不熱鬧！可是，當呂偉良把剛才的情形說出時，竟然沒有人相信這是事實。

不過，姑勿論他們是否相信，呂偉良亦已經打電話通知夏維探長。

夏維正在忙於準備起訴勞倫與K先生二人的工作，接到呂偉良這番投訴，也大感驚奇！

他帶着辛尼等主要助手，趕到現塲，看見現塲的情形也不敢相信這聲帶有如此驚人的威力，他要立卽利用呂偉良的錄音機試一試，但給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極力反對。

警方大批專家趕來查看，經過一番檢驗之後，亦有多少懷疑，雖然他們也聽過「聲爆」這回事，例如超音速飛機造成的聲浪，可以引致一些玻璃橱窗破裂等等例子，當地也曾發生過，但造成眼前這可怕情景的，却未見過！

聲帶被帶回警局加以研究。

就當各人收隊返回警局的時候，呂偉良和阿生亦被警方再度邀請，一併到警局去作供！

他們的汽車在大街上行走的時候，突然好像發生了什麼事，一股股的人潮，湧向警局方面，嚇得夏維探長忙扭着警方的九九九無綫電台。

一項緊急的呼籲正由電台的當値警官播講出來，大意是召喚各分區警局的警員，開到總局去增援，因爲總局門外糾集了不少羣衆。他們羣情洶湧的，要求釋放勞倫和他的學生們！

夏維探長大吃一驚，他不知道怎麼會發生這種可怕的事！

阿生駕車載同他師父呂偉良一齊同往警察總局，途中也看見這情形。他們不知道到底又發生了什麼大件事。只是有一點他們非常留意的，就是每個人的面色都充滿了憤怒的表情！

有些人手中捧住一架原子粒收音機，不知道在收聽一些什麼。

呂偉良順手把車頭錶板上的一個按鍵按下，竟然收聽到AC電台一陣陣令人情緒無限激動的樂曲，夾雜着一種極之沉雄有力的演講聲音——一個男子在報導一羣「無辜學生」被警方無理拘捕。

那廣播的男子聲音，有如一位富於經驗的演講家，說得十分激憤，令人聽了不禁對被捕者產生無限同情之心，同時對警察也相反地懷有憎恨之心！

阿生也聽到了，他對呂偉良說道：「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呂偉良也不明白，但頭腦較爲淸醒，他想到勞倫一連串的手法有如弄魔術似的，都是依靠音樂和聽覺上有關的事情作媒介，便不難想到了此中可能又是他的手下在搗蛋！

呂偉良感慨地說道：「警察留給市民大衆的印象已經不大好，再有人從中挑撥一下，事情就會很容易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警車聲「嗚嗚」地響個不停！

由四方八面駛來的增援警車，正紛紛向總局方面駛去！

可是，這不但起不了嚇阻作用，還徒然增加羣衆的反感而已！

羣衆把路邊停放着一些車輛推翻，藉此阻碍警車的前進！

阿生獃在車裏說道：「現在他們沒空去拖車了，這情形應該請交通處長來參觀一下啊！」

呂偉良道：「把車子開到探長那邊，羣衆是被人利用的，他們的神經已受到了電台播出的音響所控制，如果再不設法驚醒他們，只怕事情會弄得不可收拾！」

阿生把車子開到探長的座駕車旁邊。由於這是普通私家車一般的外表，所以羣衆並未發覺這就是

探長的座駕車。

夏維下了車，跑到呂偉良這邊來，焦急地問道：「怎麼辦呢？」

呂偉良道：「如果我是你，我會加緊派人到AC電台去！」

「AC電台與此事有何關連？」夏維出奇地問道。

呂偉良把汽車中的收音機聲浪加大，那男子的吸引聲音仍在鼓吹羣衆向警局進軍！

夏維探長至此才恍然大悟，立刻叫助手辛尼帶人趕到AC電台去。

原來電台裏的工作人員也正在忙個不了，因爲裏面的廣播設備不知怎的，全都發生故障，使到正常的廣播程序，無法進行。

電台的工程修理人員正在加緊進行搶修工作！

通常他們的廣播程序是晨早七時正開始的，但現在已經八點有多了，許多必須的傳播儀器仍未能修理好！

既然AC電台的廣播被迫停頓下來，那麼，爲什麼羣衆還可以收得到同一波段的廣播節目？

很明顯的事實，就是有人先行有計劃地破壞AC電台的一切設備，再以同一波段，同一頻率向市民廣播。因爲每天上午在九時上班之前，絕大多數的市民都會扭開收音機收聽電台的晨早廣播節目。

大概進行這項陰謀的人，早已估計到這一點，所以他的陰謀也就順利展開。

現在警方的工作更加困難，因爲一時之間，很難找出那個神秘電台之所在，而羣衆的情緒却非常之激動。他們把警察總局團團包圍，聲聲要求警方把勞倫和他的學生們釋放！

呂偉良在無可奈何之中，對夏維提議道：「我看，解救目前這危關，只有向勞倫施壓力！」

「你有什麼善法？現在我給他們弄得手忙脚亂。」夏維說道：「不怕對你說，我已經三天兩夜未曾睡足六小時。我怕他們攻破防綫，湧入總局，就會闖進槍庫，那就不堪設想。」

「把剛才那卷可以製造『聲爆』的聲帶交給我吧！」呂偉良說道：「讓我試試我的方法，希望可以力挽狂瀾！」

呂偉良和夏維等人，衝過人牆，進入警局之內。這時警局四周都架上鐵絲網和鐵馬等障碍物，再架上了機關槍等武器，全副武裝的警員，嚴陣以待，氣氛十分緊張！

老實說，呂偉良並不是帮着警察，儘管當地警方有不少措施令到市民不滿，但到底他們也負起了維持秩序與治安的重責。呂偉良不忍心看見民衆與警察之間發生流血事件，何況他明知這是一種陰謀，自然便不能袖手旁觀！

呂偉良携了聲帶錄音機等物，進入一間臨時拘留室之內，勞倫就是單獨被警方拘留在這裏的。

勞倫看見呂偉良進來，若無其事地笑道：「怎麼啦？你也進來向我求情麼？還是代表警方做以調停人？」

話未完，四名孔武有力的大漢闖進來，合力把勞倫綁紮在一張靠背木椅之上！

勞倫掙扎也沒有用，突然張開喉，高歌起來。那歌聲極之响亮，如吼似叫，聲若雷電，眞的是達到了「震撼心弦」的驚人地步！可惜，呂偉良和四名大漢竟無動於中。

當勞倫發覺呂偉良等人原來都戴上了「耳塞」時，他才知道對方是有備而來，他剛才唱破喉嚨，也只是浪費了氣力。

呂偉良把聲帶安上錄音機，然後對勞倫說道：「我聽不到你的聲音，但你可以用你面部表示你的意見，明白嗎？」

勞倫面色大變，因爲他似乎已經領悟到呂偉良的用意，又好像認得那卷聲帶是他學生送給呂偉良的。因此高聲叫道：「請不要這樣，這樣會令到我瘋狂的，別把我弄成聾子啊！」

可是，呂偉良好像眞的聽不到他的半點聲音，其他人也表示，而呂偉良在這刹那間已經把錄音機的按鍵按了下去。

這卷聲帶是呂偉良聽過的，勞倫自然知道這是他自己的作品，他焦急得想哭，搖頭擺腦，極力用臉部的表情去制止聲帶播放下去！

呂偉良知道他的用意，只是故意佯作不知，反正他自己就聽不到，聲帶也沒有這麼快便播到「聲爆」那一段！

勞倫大概已經明白到其中的可怕處，急得滿額大汗。

呂偉良這才道：「你答應供出那秘密電台之所在麼？如果答應的話，可以點頭表示，否則，你大可以搖搖頭，明白嗎？」

勞倫立刻就點頭，但呂偉良仍未將錄音機關掉，聲帶這時才播着那一段非常柔和的樂曲。

呂偉良又說：「高聲說出那秘密電台的地點，不能說謊，否則你會後悔！」

勞倫高聲說道：「那兩密電台就在青峯道三十七號十九樓！」

呂偉良和四名探員都聽不到，但外面守候着的人已經聽到了，於是立卽通知最接近青峯道的巡邏警車。再加派大隊警員趕到那兒。

聲帶愈來愈接近那段可以製造「聲爆」的交响

樂曲，勞倫額上的汗珠兒比白豆更大。這也難怪的，這是他自己創作出來的瘋狂作品，明知播到那一段之後，會震聾耳膜，偏偏雙手雙脚被人像「紮粽子」一般，紮在椅子之上，動也不能動。

他不想自己變成殘廢，只好猛搖其頭，呂偉良突然把機掣按停了，室內又變得一片沉寂！

勞倫這才鬆了一口氣道：「你怎麼得來這卷聲帶的？」

呂偉良這時才拉開耳塞道：「你學生送給我的禮物啊！」

夏維探長這時在外面走進來，說道：「羣衆在外面還沒有撤退，你到底在攪什麼鬼？」

勞倫眼看大勢已去，嘆了一口氣道：「看來我失敗定了，如果你們答允只將我遞解出境，我立卽打電話叫我的學生停止廣播，羣衆會退去的！」

夏維說道：「在法官面前稍爲代你求情倒還可以，要我解你出境就難了，因爲你不是政治犯，而是個殺人犯。殺人塡命，這要看看你的命運如何安排了，如果你表現得好，也許將來陪審員會同情你，法官改判你無期徒刑或長期監禁也有可能。」

呂偉良道：「爲大多數人的利益着想，你在良心上應該先去打個電話！」

勞倫無可奈何，只好答應。於是由警探嚴密監視下，他果然親自打電話到他的秘密電台去給他的學生，叫他們停止廣播。同時告訴他們，警方已經包圍那裏，命令他們放棄抵抗！

廣播一停止，警方人員開始利用擴音器勸諭人們離去！

有不少人已經逐漸退却，但仍有不少留下來，在那裏虎視眈眈！

呂偉良又利用那卷聲帶的第一部份——一段柔和的樂曲，透過擴音器，播放給警局門外的羣衆收聽，說也奇怪，一張張憤怒的面孔，突然都在樂韻聲中變得十分馴服！

勞倫在旁警告道：「不要再播放下去了，以下有一段樂曲會令人失去理智的，然後才是一段可以製造聲爆的交响樂！」

呂偉良和夏維都相信他的說話，按停了錄音機，由夏維再用米高峯勸羣衆離去，這一次，人們果眞是一哄而散。刹那間，走得一個也不見！

呂偉良不禁讚嘆道：「眞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音樂的力量眞是如此偉大！」

勞倫道：「有什麼用呢？我就這樣栽在你的手中。」

「這是一種意外的僥倖而已，要不是中途殺出一位K先生，而你們又不是急不及待的要消滅他們那帮人的話，你是贏定了。」呂偉良最後又說道：「不過無論怎樣，我還是敬佩你的，只可惜你的做法錯了，如果我是你，我會作出更多更美妙的新歌，培養一批新進歌星，與時下一般鴛鴦蝴蝶派對抗，豈不是來得更加高明嗎？」

「算了吧！反正我雖然失敗了，總算喚醒了年青的一代啊！」勞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這時候，一名探員帶着一個犯人入來探長室，那傢伙雙手被扣住了手鐐。探員向夏維報告說：「他就是職業兇手阿吉。」

夏維早已認出這阿吉是個有案底的犯人。他問道：「爲什麼你要殺死郞如風？」

「受人錢財，替人消災啊！」阿吉聳聳肩說，「有個富家太太給這姓郞的騙財騙色，她的丈夫知道了郞如風只是被毁容，還未死去，心仍不甘，便叫我想辦法夾生捽死他！」

夏維問道：「誰收買你？」

阿吉苦笑道：「算了吧！反正我已承認殺人罪，就算了，何必再追究下去？告訴你，那人有錢有面，我阿吉做事向來乾淨，發誓不會供出他是誰的。老實說，像郞如風這種壞蛋，早已經應該被人殺死，讓他活多了一些時日，簡直是老天沒有眼睛！不是我自我安慰，將來在法庭上，法官和陪審員都會同情我。」

勞倫揷嘴道：「聽見了嗎？軟綿綿的歌曲，聽得那些富家太太也動了眞情，這種風氣發展下去，我才不敢想像呢！這裏的人只知歌舞享樂，此外甚麼都不知道了！」

呂偉良說道：「自由世界的可愛處是對人們的思想行動不加限制，不好的地方當然也多着。問題是每一個行業都有害羣之馬存在，我們不能一竹竿打盡一船人。在這裏，我們祗能希望每一個人都憑住良心去做他應該做的事。」

事情發展到這裏總算告一段落了。勞倫是否會被判死判，抑或被判終身監禁？我們不必再去理會他，因爲時代曲仍在流行一時，自然是有不少人喜歡聽。可是，誰敢保證沒有第二個勞倫出現？

名著預告：

鐵枴俠盜
傳奇故事「縮形人魔」

這是一個千奇百怪的社會，因此也經常有許許多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發生，一位科學家偶然的錯誤，造成了一宗無法挽救的憾事，這就是「縮形人魔」這個故事的開端，此後還發生一些甚麼不可思議的事？請留意下一個新的鐵枴俠盜故事自有滿意收穫。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孫玉伯龜縮了一年，在這一年中，他在江湖上的朋友、事業，幾乎全都已遭十二飛鵬幇的毒手、霸佔，但孫玉伯似乎聽不見，也看不見，一年十二封極盡侮辱能事的戰書，他也似乎不聞不見，他在這一年，什麼也沒有做，就只做了一件事，養成了萬鵬王的傲氣。現在，已到了孫玉伯反擊的時候，他召見了律香川，他告訴了律香川在他前往十二飛鵬幇的時候，要肩負起防守根本重地的重任，他雖自信此去會成功，不許失敗，但爲防萬一，除了把復仇和繼續他的事業付托外，更要律香川殺死曾勾引小蝶的人——

第二章 笑談施鐵腕 臨陣放風流

律香川的確明白。

老伯痛恨那人，因爲那人不但欺負了他的女兒，也傷害了他的尊嚴。

他覺得這種事簡直是種不可忍受的侮辱。

律香川又道：「你最近有沒有他們的消息？」

「他們」當然就是小蝶和孟星魂！

老伯搖搖頭，道：「他們一定走得很遠，他們一定希望能走得越遠越好。」

律香川道：「他們會走到什麼地方去呢？」

老伯道：「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律香川緩緩道：「其實你應該知道的，因爲他們現在說不定已有了孩子。」

老伯的臉色突又變了，變得很奇特。

律香川凝視着他，道：「假如我現在能找到他們，也許就能將那孩子帶回來。」

老伯目光凝視着遠方，喃喃道：「小蝶很小的時候，就常常吵着要我帶她去看海，我一直沒有機會帶她去，現在她自己有機會了……」

他目中露出一絲奇特的光亮，緩緩接着道：「聽說在海邊生出來的孩子，總是特別強壯的……」

律香川眼睛也亮了，喃喃道：「不錯，到海邊去，我若是他們，我也會到海邊去……以前我爲什麼一直沒有想到呢？」

（一）

「我們到海邊去。」

「你看過海麼？」

「沒有，我只有做夢的時候看到過，也不知看

到過多少次。」

「你夢中的海是什麼樣子？」

「天是藍的，雲是白的，碧綠的海水在藍天白雲下閃着光。」

「眞正的海也許比做夢中更美麗，海水比天還藍，捲起的海濤也比雲更白，陽光升起的時候，海面上就好像洒滿了碎銀，夕陽西下時，那一片片碎銀又會聚成條條彩虹，你若眞的看到海，就會發現世上沒有任何地方能像海變化得那樣快，那麼多采多姿。」

「那還等什麼，我們爲什麼不現在就去！」

「好，我們現在就去。」

（二）

海。

沙灘潔白柔細，夕陽燦爛如金。

孩子赤着脚在沙灘上奔跑，留下了一串凌亂却美麗的足印。

小蝶也赤着脚。

她的脚纖巧美麗，現在正以最舒服的姿勢擺在沙灘上，讓夕陽將脚上的海水晒乾。

夕陽溫柔得宛如她的眼波。

孩子在海濤中歡呼跳躍，本來蒼白的皮膚已晒成古銅色。

「一年來，這孩子不但已長大了很多，而且也强壯了很多。」

小蝶溫柔的嘆了口氣，道：「在海邊長大的孩子，的確總是特別强壯些。」

孟星魂也在微笑，道：「就算不比別人强壯，至少總比別人胸襟開闊。」

他蒼白的臉也已漸紅，看來無論身心都已比以前健康得多。

現在若還有人問他：

「你活過沒有？」

他一定會給那人一個很肯定的答覆。

小蝶看着他的時候，眼波更溫柔。

她緊握着他的手，柔聲道：「這一年來，我跟孩子都過得很開心，太開心了，但有時我却還是免不了有些担心。」

孟星魂道：「担心什麼？」

小蝶道：「担心你後悔。」

孟星魂笑道：「後悔？我爲什麼要後悔？」

小蝶道：「你是男人，還年青，還有很多事可以做，這裏的日子却實在過得太平凡，太單調。」

孟星魂柔聲道：「我也從來沒有像這麼樣開心過，一個人能過這種日子，還有什麼不滿足？」

他眨眨眼，忽又笑道：「也許現在我只想做一件事！」

小蝶道：「什麼事？」

孟星魂附在她耳邊，悄悄道：「生一個我們自己的孩子。」

小蝶雖然還在笑着，但笑容似已僵硬。

這才是她眞正担心的事。

他雖然也很疼愛這孩子，但他們之間却像彷彿有種隔膜。

因爲這畢竟不是他自己的孩子，這本是誰也無法改變的事實。

世上也許只有夢境才是完全美麗的，現實中總難免有些無法彌補的缺憾和裂痕，日子過得越久，裂隙也越深。

小蝶垂下頭，道：「有件事我本來不想告訴你，但却又不忍再瞞着你。」

孟星魂道：「什麼事？」

小蝶道：「我已不會再有孩子。」

孟星魂的笑容也突然僵硬，過了很久，才問道：「誰說你不會再有孩子？」

小蝶黯然道：「替這孩子收生的穩婆，以前本是大內中的宮女，她不但懂得替女人收生，也懂得怎麼樣要一個女人不能再生孩子。」

皇宮中有很多黑暗殘酷的事，確不是外人所能想像到的。

皇后爲了確保自己的地位，時常不惜使出各種殘酷的手段，令別的妃子不能生孩子。

孟星魂嘴唇發白，問道：「她已令你不能再生孩子？」

小蝶點點頭。

孟星魂道：「是你要她這樣做的？」

小蝶沒有回答，但目中却充滿了痛苦之色。

孟星魂忽然明白。

收生婆自然是孩子的父親找來的，他既然不願讓別人知道他和小蝶的關係，自然不願小蝶再有孩子。

他已決心要毀了小蝶的一生。

「這個人究竟是誰？小蝶爲什麼一直不肯說出來？」

孟星魂本來認爲自己不會爲這件事痛苦的，因爲這本是他自己心甘情願做的事！他情願爲小蝶犧牲一切。

但現在他才知道，有些痛苦你非但無法忍受，連忘都忘不了的。

小蝶悽然道：「我知道你一定不會原諒我，爲什麼一直不肯說出他是誰？他不但害了我，也害了你，但你非但不能去找他，還要躲着他。」

孟星魂輕輕咳嗽了幾聲，道：「我……我並沒

有怪你。」

小蝶道：「你嘴裏雖這麼說，心裏還是一樣會覺得痛苦，逃避本來就是件痛苦的事，何況你逃避的又是個這麼樣的人。」

孟星魂嘆了口氣，道：「但是我瞭解，你和他既然已有了孩子，自然難免有感情。」

小蝶淚已流下，流着淚道：「你若認爲我不肯說出他是誰，是爲了維護他，你就錯了。」

孟星魂握緊雙拳，忍不住道：「你難道不是？你就算不肯告訴我，爲什麼不肯告訴老伯？」

小蝶道：「你認爲我怕老伯殺了他？」

孟星魂拒絕回答這句話。

小蝶流淚道：「你錯了，假如我能殺他，我自己早就殺了他……但我却不能告訴你，也不能告訴老伯，因爲……因爲……」

她還是沒有說出因爲什麼，說到這裏，她已泣不成聲。

孟星魂看着她，目中的憤怒已變爲憐憫，慢慢的伸出手，輕撫着她的柔髮，柔聲道：「其實我已該知足，因爲我已有了個又聰明，又强壯的孩子，無論誰看到這樣的孩子都會很喜歡的。」

他忽又笑道：「你記不記得再過五六天就是老伯的生日？」

小蝶道：「你……你怎麼知道的？」

孟星魂笑了笑，道：「去年他的生日，我去拜過壽，今年我們若能帶着這孩子回去替他拜壽，他一定開心得要命。」

小蝶咬着嘴唇，道：「你又錯了，他不但恨我，也恨這孩子，因爲他覺得我們丟了他的人，只要有我們在，對他就是種侮辱，所以……所以他才會把我們趕出來，而且還說，只要他活着，就不許我們回家去。」

孟星魂嘆了口氣，道：「這次錯的不是我，是你，你看錯了他，他本該殺了我的，但却放過了我，你知不知道爲了什麼？」

小蝶搖搖頭。

她從沒有問過這件事，從沒有提起過老伯。

孟星魂道：「他不殺我，就是爲了你。」

小蝶道：「爲了我？」

孟星魂道：「因爲我告訴他，我一定能讓你好好活下去，所以他才讓我活下去。」

小蝶垂着頭，沉默了很久，才忍不住問道：「他爲什麼要殺你？」

孟星魂道：「因爲我本來是要去殺他的！」

小蝶霍然抬頭，動容道：「我知道很多人都想殺他，可是你……你爲了什麼呢？」

孟星魂苦笑道：「因爲有人收買了我，要我去殺他。」

小蝶道：「誰？」

孟星魂道：「陸漫天。」

小蝶顯然更吃驚，道：「但他一直是老伯最親信的朋友。」

孟星魂道：「親近的朋友並不一定是可靠的朋友。」

小蝶道：「老伯知不知道這件事？」

孟星魂笑了笑，道：「老伯知道的事比任何人都多得多，所以我想，現在陸漫天就算還活着，那日子也一定不好過。」

小蝶沉默了很久，道：「以你看，老伯身邊究竟有沒有可靠的朋友？」

孟星魂道：「有，至少有一個。」

小蝶道：「誰？」

孟星魂道：「律香川。」

小蝶道：「你……你見過他？」

孟星魂道：「我不但見過他，還吃了三碗他親手炒的蛋炒飯。」

他又笑了笑，接着道：「假如我留在那裏，也一定會變成他的朋友。」

小蝶突然不說話了。

孟星魂道：「我跟他相處的時候雖然不多，却已發覺他這人有種說不出的特別味道，讓你覺得無論什麼事都可以信任他，無論什麼事都可以交給他做。」

小蝶還是不說話。

孟星魂道：「你怎麼忽然不說話了？」

小蝶頭又垂下，道：「你要我說什麼？」

孟星魂道：「聽說律香川很小的時候就到了你們家，你當然也認得他。」

小蝶道：「我認得他。」

孟星魂道：「你覺得他這人怎麼樣？」

小蝶忽然站起來，向海邊走過去。

孩子正歡呼着向她奔過來，道：「娘娘，快來看，寶寶找到了個好好看的貝殼。」

小蝶迎上去，緊緊抱着了孩子。

孩子親着她的臉，忽然道：「娘娘，你怎麼哭了？」

小蝶揉了揉眼睛，道：「娘娘怎麼會哭，只不過眼睛裏吹進了一粒沙子……這裏的風好大，我們還是回家吧。」

她將孩子抱得更緊，夕陽將他們的影子長長的拖在沙灘上。

孟星魂看着他們，也不再說話。

夕陽黯淡，夜色漸臨，漸漸將孟星魂整個人都

籠罩在一片陰影裏。

（三）

「有時七十個人就無異是一支精兵雄師。」

看到這七十個人，你也許就不會對老伯的話再有懷疑。

這七十人有高有矮，有老有少，從他們的衣着上看來，身份也顯然不同。

但他們却都有一點相似之處。

他們至少都很沉得住氣。

秋日的陽光還是很强烈，他們已在驕陽下足足站了兩個時辰，每個人都站得筆直，連指尖都沒有動過。

但他們的神色還是很安詳，絕沒有絲毫不耐煩的樣子，看來就算是要他們再站三天三夜，他們也一定還是這樣子。

老伯叫他們站着，他們就站着。

老伯叫他們走，他們就走，湯裏他們也去，火裏他們也去。

律香川坐在窗口看着他們，忍不住道：「是不是應該叫他們去吃飯了？」

老伯搖搖頭。

律香川道：「難道你就叫他們一直這麼樣的站着？」

老伯淡淡道：「若連站都不能站，還能做什麼大事！」

一片烏雲掩住了日色。

律香川抬頭看了看天色，道：「看來好像馬上就要下大雨了。」

老伯道：「下雨最好。」

只聽霹靂一聲，大雨果然傾盆而落。

七十個人還是站在那裏，黃豆般大的雨點，頃刻間就將他們衣衫打得濕透。

但他們還是筆直的站着，動也不動。

老伯忽然道：「你爲什麼不叫他們去避雨？」

律香川遲疑着，道：「我說的話有用麼？」

老伯道：「你爲何不試試看？」

律香川探頭出去，道：「雨很大，你們不妨到飯廳去避避雨。」

一個人立刻用手蓋住頭，從隊伍裏奔出去。

但另外六十九人還是站着不動。

這人奔出幾步，往後面看了看，臉色變了變，又慢慢的退回去。

但老伯已沉聲道：「于明，你過來。」

于明低着頭走到窗口。

老伯看着他，微笑道：「你這件衣服料子不錯，手工好像也不錯。」

于明身上穿的是一套藍緞子衣服，質料剪裁都很精緻。

老伯道：「這麼的衣服被雨淋濕實在很可惜，難怪你急急要去避雨了！」

于明臉色已蒼白，囁嚅着道：「我……我不是這意思。」

老伯道：「不是這意思，那麼你是怕頭被雨淋濕了？」

于明垂下頭，不敢再說話。

老伯嘆了口氣，道：「頭被雨淋濕，的確很容易傷風着涼的，你近年來日子過得很不錯，的確應該好好保重身體。」

他揮了揮手，道：「快回家去洗個熱水澡，喝幾杯熱酒，好好睡一覺吧。」

于明目中露出恐懼之色，突然跪下去，顫聲道：「我不回去，我情願爲老伯効命戰場。」

老伯笑笑，道：「戰場上用不着你這樣的人，你的命太珍貴。」

他忽然出手，出手時臉上還帶着微笑。

刀光一閃，霹靂一响。

于明的頭顱已滾了下來。

老伯道：「好好的保存他這顆頭顱，小心莫要被雨淋着。」

沒有人敢說話，甚至沒有人敢呼吸。

就連律香川鼻尖上都已沁出了冷汗。

老伯看了他一眼，淡淡道：「這是我生死存亡的一戰，這次我帶去的人，都絕對要服從命令，我一個人的命令，你明白麼！」

律香川面上露出敬畏之色，垂首應道：「我明白。」

現在七十人只剩下六十九個。

老伯道：「前面的十九人先進來。」

×　×　×

桌上攤着張圖。

飛鵬堡全圖。

老伯指點着道：「這一條是飛鵬堡的護城河，河上有吊橋，平時吊橋很少放下來，你們的任務就是佔據這條吊橋，明白麼？」

十九人同時點頭。

老伯道：「每天正午時飛鵬堡中都會有號角聲响起，那就是他們守卒換班吃飯的時候，你們一聽到號角聲响，就立刻動手，絕不能早一刻，更不能遲一刻。」

十九人同聲道：「遵命！」

老伯道：「動手的日子是初七正午，所以你們一定要在大後天清晨趕到，先找個地方躲起來。」

他接着又道：「我已替你們準備好行商客旅的

衣服，路上你們最好分開來走，但首尾必需呼應，絕不可走散，更不能引起別人的注意，若有酗酒鬧事，狂嫖濫賭者，殺無赦！」

十九人同聲道：「屬下不敢。」

老伯點點頭道：「現在你們可以去準備了，吃過飯後，立刻動身。」

他揮揮手，又道：「出去時叫本屬鷹組的二十二個人進來。」

這十九人出去後，律香川才忍不住問道：「你已決定初七動手？」

老伯道：「是。」

律香川道：「但初七是你的生日。」

老伯道：「我知道。」

律香川道：「今年你雖然聲明不做生日，但我想還是會有些老朋友來爲你拜壽的，所以我還是準備了些酒菜，還安排好兩三百個人住宿的地方。」

他笑了笑又道：「今年拜壽的人雖不會有往年那麼多，但我想兩三百人至少該有的。」

老伯淡淡道：「你儘管安排，若有人來，你儘管好好招待他們，而且不妨告訴他們，我已到了飛鵬堡，說不定正在跟萬鵬王拚命。」

律香川道：「但爲什麼一定要選在你生日那一天呢？」

老伯道：「你想不到我會選在那一天？」

律香川嘆了口氣，道：「我以爲你會遲一兩天的。」

老伯道：「你想不到，萬鵬王當然也想不到，所以我才選定這一天。」

他笑了笑，淡淡道：「那天我若戰死，生日和忌辰就恰巧是同一天，你們以後要祭我的時候，豈非也省了很多麻煩。」

律香川不再說話，因爲這時另二十二人已垂手走了進來。

這二十二人的任務是搶攻正門，吊橋一放下，就立刻進攻。

鷹組的人武功本較高，輕功也不弱。

但只憑二十二人就去搶攻飛鵬堡的正門，還是太冒險。

第三次進來的二十個人。

這二十人輕功最高，而且每人都精通暗器，所以他們的任務是配合鷹組的攻擊，由正門兩側越牆進攻，以暗器進擊堡上的守卒。

剩下來的八個人做老伯的貼身護衞。

律香川又忍不住問道：「這一次行動爲什麼要完全由正面進擊，爲什麼不分一半到後路！」

他指點着飛鵬堡的全圖，道：「飛鵬堡雖已在山頂，但堡後還是有片削壁，若令人由後山爬上去，居上臨下，搶攻飛鵬堡的後部，令他們首尾不能兼顧，豈非更妥當些。」

老伯沉下了臉，冷冷道：「這次的行動是誰主持？是你還是我？」

律香川不敢再說話。

但他心裏却不禁更懷疑。

這次行動計劃，不但太冒險，簡直可以說是去送死。

因爲這麼樣做，飛鵬堡不但佔盡天時地利，人數也比這一方多得多，而且以逸待勞，完全佔盡了優勢。

以老伯平日的作風，怎麼會訂下如此愚蠢的計劃來？

莫非他暗中還另有安排，所以另有成竹在胸！

律香川心裏雖然懷疑，却絕不敢問出來。

老伯既然不願說，誰也不能問。

律香川轉頭看窗外喃喃道：「好大的雨……」

老伯忽然笑了笑，道：「下雨天，留客天，我本來今夜就想動身，現在看來只好多留一天了。」

他也轉身去看窗外的雨脚，喃喃道：「現在一切事都已安排好了，這麼多年來，我們眞還很少像今天這麼空閑過。」

雨下得很大，風也很大。

雨點凌亂得就好像瘋子在撒水。

老伯却在看着這些雨點，彷彿覺得很欣賞。

除了花之外，老伯很少這麼樣看着別的東西，因爲他覺得除了花之外，世上根本就沒有值得他欣賞的東西。

假如他這麼樣在看別的東西，那就是說他根本沒有看，而是在思索。

他在想什麼？

是不是在想應該好好利用這難得空閑的一天。

他是不是已經有了打算？

律香川遲疑着，正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問他。

老伯已回過頭，微笑着道：「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打算做什麼？」

他的微笑看來很動人。

只有在眞正愉快的時候，老伯才會笑得這麼動人，通常他的笑只會令人覺得恐懼。

律香川眨眨眼，道：「你打算做什麼？」

老伯道：「你還記不記得，那天我跟你說過的話？」

律香川道：「什麼話？」

老伯道：「有關馬和女人的話。」

律香川道：「你說騎馬就像享受一樣，無論多少年不騎，都不會忘記。」（以下轉入第64頁）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爲了拯救破產的信義鏢局總鏢頭，自願束手就縛，任由勝箭和如意嫂二人押他往劍王宮總管無情金劍處領賞，申無害提出的交換條件是要勝箭和如意嫂在萬両黃金賞金中撥出四千両送交信義鏢局，詎知勝箭二人在領到賞金後，竟背信食言，要把被囚囚籠內的申無害暗殺，天幸那晚申無害說服了無情金劍放他出來，致勝箭誤中副車，但却以爲已然得手，滿懷高興的回去與如意嫂作樂，爲如意嫂所殺，翌日，如意嫂偕無情金劍等走後，便叫來店夥——

千算難逃命中尅

老婆子將一名店小二喊去室中，愁着臉道：「我那口子不知道是不是在路上感了風寒，昨夜裏發了一夜的高燒，一直折騰到天亮，方才睡去，我現在打算出去爲他找個大夫看看，這裏麻煩你伙計，我離開後，請你帶上房門，不要叫人吵了他，我馬上就回來，這裏是賞你的幾個酒錢，我回來之後，還要賞你。」

一邊說着，一邊將一小塊碎銀子塞去那店小二手上。

那店小二想不到這老婆子出手竟是如此大方，當下連聲稱謝，并滿口保證在她回棧之前，決不讓任何閒人走近廂房一步。

×　　×　　×

這是一條相當荒涼的官道。一眼望去，數里不見人烟。官道兩旁，盡是雜草，似乎已經很久沒有人從這裏經過。

這時約莫爲近午時分，官道上忽然出現一輛馬車。這是一輛由一匹瘦馬拖着的舊馬車，趕車的車老大，是個黃臉漢子，車上只有一名搭客，是一名衣着敝舊，年約三十上下，看上去似乎甚爲潦倒的中年文士。

馬車行駛得很緩慢。

那文士已經睡着了。

馬車駛上這條官道不久，那文士突從睡夢中驚醒過來。

因爲馬車不知何故，這時忽於官道中停下來。

那文士欠身坐直，揉了揉惺忪的眼皮，探出頭

來向那車伕問道：「怎麼不走了？」

那黃臉車伕像是沒有聽到一樣，不慌不忙的從腰上拔下旱烟筒，裝上烟絲，打着了火，慢慢的吸了幾口，他一邊吸着烟，一邊側着面孔，拿眼角朝中年文士不住的上下打量，臉上同時浮起一抹詭秘的笑意。

中年文士面現惱色道：「我已經加倍付你車資和酒錢，現在你停在這裏不走，算是什麼意思？」

那車伕仍然一聲不响，就像吸烟比什麼事都重要，在他過足烟癮之前，他絕不會開口似的。

中年文士突然怒聲道：「你這趕車的，懂不懂規矩？」

這一次那車伕有反應了。

他從容不迫的取下旱烟，長長的噴出一大口烟霧，然後帶着一臉詭秘的笑意，輕咳了一聲，緩緩說道：「那要看是對待什麼樣的顧客，遇上懂規矩的，我就懂規矩，遇上不懂規矩的，我也就不懂規矩！」

中年文士臉孔都氣青了，手一指道：「好哇，你居然教訓起我來了！我且問你：我雇你的車子，車資加倍，酒錢另賞，我——我那點不懂規矩？」

那車伕將旱烟筒磕凈了，又挿回腰際，淡淡接着道：「我所說的規矩，是指什點規矩，尊駕心裏應該明白。」

中年文士道：「你指的是什麼規矩？」

那車伕又咳了一聲道：「你大嫂若是個眞懂規矩的，就應該馬上拿出那一萬両足金的銀票，爽爽快快的來個二一添作五！」

如意嫂整個人都呆住了！

這漢子是誰呢？

× × ×

她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她自信她的易容術沒有一點破綻，同時她也一直沒有發現有人跟踪，這漢子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成？

不過，這女人畢竟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這漢子出現得雖然突兀，但她可沒有因此嚇倒。

她定了定神，注目問道：「朋友，是那條道上的？」

那漢子含笑道：「這就對了，我佟大標早聽說你如意大嫂是個爽快人，今天見了面，方知傳言不虛。大嫂過去有沒有聽人提過佟某人的名字？」

如意嫂目光微轉道：「原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帖郎中佟大俠？」

一帖郎中道：「不敢當。」

如意嫂忽然輕輕噓了口氣道：「既然這件事你佟大俠已經知道了，那還有什麼話說？」

說着，探手入懷，取出一個小絹包，打開絹包，從裏面點出五張銀票，伸手遞出。

一帖郎中沒有想到這女人眞會如此爽快，伸手接過銀票，驗看無訛，不由得心花怒放。

如意嫂被人分去五千両黃金，似乎一點也不心痛，這時以藥巾擦去臉上的易容膏，回復本來面目，抬頭又笑着道：「這裏前不靠村，後不接店，你佟大俠總不好意思就這樣一走了之，將奴家一個人留在這裏吧？」

這一次輪到一帖郎中發呆了！

× × ×

一帖郎中兩眼發直，就像突然之間，給雷打中了一樣。

他早就聽說過有關這女人的種種艷聞，知道這女人擅長媚術，是個天生的尤物，但他絕未想到這女人竟生得如此俏麗動人！

他曾見過不少動人的女人，但從沒有一個女人，像現在這樣使他動過心。

他的一顆心突然快速地跳動起來。

如意嫂似乎被他瞧得有點不好意思，兩頰微緋，欲言又止。

一帖郎中的一顆心跳得更快了。

慾火在他眼中燃燒。

如意嫂忽然避開他的目光，嬌不勝羞的低下了頭，她的舉動說明她已經知道這位一帖郎中此刻心中在轉什麼念頭。

同樣的，一帖郎中也知道他的心意已被這女人猜透。

這更增加了他勇氣。

男女之間，再沒有比這一瞬間更够刺激了！

他開始帶着一臉似笑非笑的淫邪神情，慢慢向車廂這邊引身挨靠過來。

那張扭曲的面孔，使人不期然聯想到一匹兇猛的餓狼，在慾火煎熬之下，男人常會變成野獸。

在如意嫂面前的男人，更加會變成野獸中的野獸。

她不住向後退縮。

當男人變得像一頭野獸時，她就會變得像一頭可憐羔羊。

這是她駕馭男人的秘訣之一。

男人都希望有個幹練的主婦料理家庭，而在床第之間，則恰恰相反。在床第間，最容易獲得男人歡心的，經常都是弱不禁風的女人。

一帖郎中的手在微微地發抖，聲音也有點在發抖。

他湊向她，低啞地道：「我當然不會將你一個人留在這裏，只要你歡喜，今後無論你去哪裏，我

都會跟着陪去哪裏……」

如意嫂低聲道：「眞的嗎？」

一帖郎中忙說道：「當然眞的。」

如意嫂道：「你們男人個個口是心非，沒有一個眞的靠得住，我上當上得太多了，我才不相信你哩！」

一帖郎中又挨近了些，顫着聲道：「我可以發誓。」

他一邊說，一邊試探着將手擱在她的肩上。

她沒有反抗，也沒有閃讓。

一帖郎中的呼吸突然急促起來。

如意嫂垂下頭道：「你去趕車呀，等進了城，慢慢再說也不遲。」

一帖郎中道：「我，我——」

他的手在沿肩下移，整個人都貼了過來。

如意嫂輕輕推了他一把道：「總不能在這種地方……」

他突然一把將她摟住，喘息着道：「在這裏再好不過了，四野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什麼顧忌沒有，儘可暢所欲爲。」

車門簾又放下了。

那四瘦馬在悠閒地啃着路邊的青草，車輪雖然仍停在原來的地方，車廂却起了一陣輕微的震動，就像正行駛在一條不平的道路上。

× × ×

忽然之間，一切都靜止下來。

車門簾又打開了。

一條灰色身形，從車廂中筆直飛出，叭噠一聲，跌入路邊草叢中。

被從車廂中摔出的，正是那位一帖郎中。

這位一帖郎中雖然精於醫術，但如今什麼仙丹靈藥也已經救不活他自己的一條性命了。

接着出現的，是已經換上一帖郎中那身衣着，和已經改成一帖郎中面目的如意嫂。

她拭了拭額際的汗水，爬上前面的車座。

如今她只有自己來駕駛這輛馬車。

就在這時候，官道來路上，忽然飛一般奔來一高一矮兩條人影。

來的正是雲夢雙寶兄弟。

兩兄弟身形快速異常，眨眼之間已至到近前。

大寶道：「一點不錯，就是這輛馬車。」

二寶道：「是的，這個趕車的，我也認得，我記得，他昨天晚上還跟我們一起在那個小店裏喝過酒。」

如意嫂畧一打量，已從兩兄弟身材面貌上，認出兩兄弟大概便是傳說中的雲夢雙寶，只是她並不知道兩兄弟之來意。

大寶抬頭問道：「喂，趕車的，我問你，你這輛車子是不是從胡蔴鎮來的？」

如意嫂道：「是的。」

二寶接着道：「搭你車子的那個假秀才那裏去了？」

如意嫂暗吃一驚，佯裝沒有聽懂，問道：「假秀才？什麼假秀才？」

大寶道：「他扮成一個男人，其實他是一個女人，我們兄弟清楚得很。」

二寶道：「這女人的事，沒有一件能瞞得了我們兄弟。」

如意嫂道：「眞有這種事？」

大寶道：「怎麼不眞？這女人壞得很，她昨夜在客棧裏，跟一個姓勝的男人，脫光了衣服，在床上打架，口裏直喊哥哥饒命，害得我們兄弟幾乎想下去幫她的忙，後來才知道她耍的是花招，因爲最後還是她打赢了，喊饒命原來都是假的。」

二寶道：「你看這女人該有多壞！」

如意嫂儘管是個不知羞恥爲何物的女人，一張面孔這時不由得一直紅到耳朶根子。

她強持鎮定，又問道：「你們找這個女人幹什麼？」

二寶道：「我們原以爲她跟那男人會將四千両黃金送去鎮江信義鏢局，早上我們聽人閒談，才知道這不是去鎮江的路。」

大寶道：「那人說，這樣走下去，只有跟鎮江越離越遠。」

二寶道：「我們等了很久，最後，才知道那姓勝的已經死了，可見這個女人一定沒有懷着好心眼的。」

大寶道：「所以我們非要將這女人找到，好好的教訓她一頓不可！」

如意嫂現在完全明白過來了。

原來天殺星那小子自始就不相信她和笑裏藏刀會將四千両黃金會眞的送去信義鏢局，所以已在事先埋下一支伏兵，暗中監視，以防萬一。

這一着的確大出她意料之外。

她一時之間，大感左右爲難。她知道這一對活寶兄弟人雖有點騃氣，但爲人却極守信，只要答應人家一件事，無論多麼困難，那怕賣了老命，也會如約履行。如今這對兄弟已認出這輛馬車，就是她曾經乘坐的馬車，要想加以打發，恐怕不太容易。

應付男人，雖說是她的拿手好戲，但碰上這樣一對兄弟，她就什麼辦法也拿不出來了！

二寶像是忽然想起什麼似的，揚手叫道：「不對，不對！」

大寶回過頭去道：「什麼事不對？」

二寶道：「這個傢伙應該回我們的話才對呀，他怎麼反而盤問起我們來了？」

大寶想了想道：「果然不對。沒有關係，我們再來問他。我們剛才問到那裏？」

二寶道：「那是我提出來的，我問的是：『搭你車子的那個假秀才那裏去了』？」

大寶道：「再問他一次！」

二寶果然又問道：「『搭你車子的那個假秀才那裏去了』？」

如意嫂突然有了主意。

她覺得留下這對兄弟，遲早是一個麻煩，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將兩兄弟結果掉，乾乾脆脆，一勞永逸！

不過，她知道兩兄弟武功不弱，如果明着反臉，她一定不是這對兄弟的敵手。

所以，她決定將兩兄弟分散開來，等兩人落了單，再個別加以對付。

她打定主意後，立即指着不遠處的一座樹林道：「到那邊林中去了，剛去不久，他說他的肚子不舒服，你們趕快分一個人去那邊看住他，他若看出你們是找他來的，他就不會再回來了。」

兩兄弟果然上當。

二寶搶着道：「我去！」

說着，身子一轉，拔步便朝那座樹林中奔去。

如意嫂暗中蓄勢以待。

她等二寶的身形於林邊消失，驀然轉身，從車座上飛撲而下，駢指向大寶腦後死穴戳去！

出手之快，無與倫比！

大寶楞頭楞腦的目送二寶入林，根本沒有防到這一着。

等到他聽得腦後風响，如意嫂的手指頭，已經觸及他的皮肉。他就是想躲，也來不及了！

大寶並沒有躲閃之意。

因爲他根本不知道有人暗算他。

但奇怪的是，如意嫂這一指點出，大寶却並未因而倒下。

倒下去的，結果反而是如意嫂本人！

這一意外變化，如意嫂沒有想到，大寶也沒有想到。

官道上，冷清清的，荒凉如故。

這件事並沒有第三人揷手其間。

救大寶一命的，是他自己——是他的肥胖救了他。

他因爲肥胖，滿身都往外冒油，趕路出力，冒得更多，而全身冒得最多的地方，便是額角，鼻尖，胸口，和腦後頸間！

二寶身形消失，如意嫂猝然出手，他正好想到有話要說。

那一瞬間，他正想轉身。

如意嫂手指上也有汗水，汗水碰到膩油，本就够滑溜的，再加上大寶身形半轉，着點不穩，結果她的手指，就這樣滑開了。

由於出力過猛，一時收勢不住，她自己反而俯栽下去。

大寶轉身見狀，不禁啊了一聲道：「伙計，你坐好呀，這是怎麼攪的？來來來，我看看，摔傷了我替你推拏。」

他口中說着，一面走了過去，想從草叢中將如意嫂扶起。

就在這一瞬間，大寶忽然呆住了。

他看到二個人叠在一起。

上面是那個趕車的車伕，下面赫然也是那個趕車的車伕！

兩人的面目，完全一模一樣！

唯一的分別，便是上面的車伕穿了衣服，而下面的那名車伕，則是赤身露體，光條條的，一絲不掛！

大寶道：「好呀，原來你這傢伙也不是個好東西！」

他一脚踩下去，如意嫂立告昏厥。

大寶目光一轉，忽然雙眉緊皺，似乎甚感迷惑，因爲他已看出下面那名車伕，竟是一個貨眞價實的大男人！

他原以爲那女人化裝成一名書生，在胡蔴鎮搭上這輛馬車，被這名車伕在這裏謀害了，想不到却不是那麼回事。

殺人的人，是個男的，被殺害的人，也是一個男的，那女人那裏去了呢？

大寶搔着頭皮，一點主意沒有。

幸虧二寶這時已從那邊樹林中撲空趕回，大寶如獲救星似的，老遠的就招着手喊道：「二寶，你快來看，這邊又出了新鮮事兒！」

二寶奔過來問道：「什麼新鮮事兒？」

大寶指着草叢中一帖耶中的屍身道：「你看，這女人花樣眞多，明明是個女人，不想死了之後，居然又變成了一個男人！」

二寶摸摸腦袋道：「不會吧！這女人只會武功，又不會法術，怎會由女人變成男人呢？」

大寶道：「如果這男人不是那女人變的，那女人那裏去了？」

二寶道：「這問題難不倒二寶，二寶只要用心想想，一定會想得出這裏面的道理來。」

大寶道：「好極了，你快想吧！」

二寶點點頭，果然認眞思索起來。

大寶一旁耐心等候着。

這兩兄弟有個不成文的約定，遇上動手打架的事，一定由大寶先出手，遇上費腦筋的事，則由二寶絞腦汁。

二寶想了一會，忽然拍手歡呼道：「我想出來了！」

大寶欣然道：「你當然想得出來，不然你也不叫二寶了。快說出來聽聽看，你認爲那女人那裏去了？」

二寶道：「死了！」

大寶一呆道：「死了？就是這個男的？你也認爲這男人就是那女人變的？」

二寶道：「不是。」

大寶道：「那麼，你又怎知道那女人也死了的呢？」

二寶道：「我猜那女人一定是給這男的殺了，後來，這男的又給這車伕殺了，一定就是這麼一回事！」

大寶大喜道：「有道理，有道理！」

二寶又道：「所以我們已不必再找那女人，那四千兩黃金，我猜一定就在這輛馬車上！」

大寶道：「對，對，我們趕快動手搜，搜出來之後，我們就坐這輛車子，將金子送去鎮江！」

於是，兩兄弟一齊動手，開始找尋黃金。

馬車上當然沒有黃金。

結果，兩兄弟黃金沒有找到，却將那輛馬車拆成一堆碎木頭。

大寶抹着汗水道：「二寶，你還要再想一想，黃金不在車子上，找不到黃金，我們就去不成鎮江了。」

二寶道：「我們再去搜那車伕的身子，金子在那車伕身上也說不定。」

大寶道：「只有這一着了。」

於是，兩兄弟又去草叢中搜查如意嫂的身體。

兩兄弟很快就找到了那一萬兩黃金的銀票，只是兩兄弟一個大字不識，誰也不知道銀票爲何物。

大寶道：「你看，這傢伙身上竟藏了這麼一大叠護身符。」

二寶道：「給我看看。」

大寶將十張銀票一起遞了過去。

二寶翻看了一遍，點頭道：「不錯，是護身符，張張都是一個樣子，這種符籙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到過。」

大寶忽然打了個噴嚏。

他伸出手去道：「來，二寶，拿一張給我擦擦鼻涕。」

二寶抽出一張銀票送過來。

大寶接過來擦擦鼻子，然後困成一團，信手扔去。

多少人流血汗，辛苦一整天，也不見得就能賺到三錢兩錢銀子，他仁兄擦一次鼻子，就是一千兩黃金，世界上最大的富豪，恐怕也沒有這筆豪舉。

二寶揚着那多下來的九張錢票道：「這種玩藝兒咱們帶着也沒有用，你看一起扔了怎麼樣？」

大寶道：「何必扔了呢？留着擦擦鼻子也是好的。」

如意嫂仍在昏迷之中。

二寶溜了她一眼道：「這厮如何處置？」

大寶道：「由他去吧，我剛才那一脚踹得不輕，已經够他生受的了。」（未完待續）

流星·蝴蝶·劍

·本文承自第58頁·

老伯道：「你却說就算不會忘記，但無論如何總會生疏些的。」

律香川道：「所以你就想試給我看看？」

老伯微笑道：「我現在還是有這意思。」

律香川笑了。

老伯道：「你想不到？你覺得奇怪？」

律香川笑道：「爲什麼要奇怪？」

老伯道：「因爲我已是個老頭子。」

律香川道：「但是你却比大多數年青人都强得多。」

老伯微笑道：「你應該也聽說過，我在年青的時候，每次行動前的那天晚上，至少要找三四個女人，而且要叫她們一個個爬着出去。」

律香川道：「我聽說過。」

老伯道：「每個人緊張的時候，都有他自己使自己放鬆的法子，我的法子就是找女人，我可以保證這種法子最有效。」

律香川道：「我知道。」

老伯道：「你既然知道，那麼我們還等什麼，走吧。」律香川道：「走？到那裏去！」

老伯道：「當然是快活林，你難道認爲我會去找次等女人？」

律香川道：「你就算要找最好的女人，也用不着到快活林去。」

老伯道：「爲什麼？」

律香川笑得很神秘，悠然道：「因爲我已經將快活林中最好的女人找來了。」（未完待續）



金獅吼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秦紅・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飛龍在各項競技中，第一場屈居第二，第二三場均榮獲第一，在第四場未競賽前，忽接匿名警告信，要他退出比賽，否則當予殺害，麥飛龍毫不胆怯，但為防萬一，在第四場比賽跑馬時，戴上風帽及穿上蟒皮衣以防不測，果然就在這一場比賽中麥飛龍遭人射發暗器，幸有風帽遮擋，平安渡過，但在決賽時又遭人以卵石擲擊，終而落後僅得第二，事後主持人抓到一名凝兇，但缺人證，無法懲辦，第五場麥飛龍放棄而參加最終搏擊，迨出場時對手自忖不敵而放棄，麥遂不戰而獲晉入決賽，此刻正輪值美人幫勝雪紅與一持雙戟少年走入競技場——

各擅勝場分秋色

麥飛龍笑道：「好戲上場了。」

終南一劍仙道：「她可能打入前三名，你要多注意看她的劍路。」

麥飛龍點頭表示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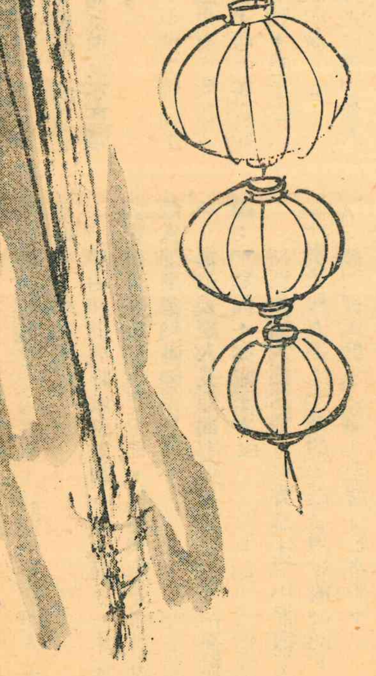
場上，兩位公證人檢查過勝雪紅的長劍和黑衣青年的雙戟後，便請他們開始比劃。

黑衣青年和勝雪紅各在圓圈中站住，對行一禮，立時挫腰沉步，準備出手了。

勝雪紅長劍横胸，臉露嬌笑！

黑衣青年游步不停，手上雙戟勢如蟹鉗，躍躍欲動，似乎準備採取攻勢。

驀地，聽他大喝一聲，搶步欺上，掄動雙戟，好像突如其來的一陣狂風驟雨，猛攻而上！



勝雪紅却如凌波仙子，嬌軀一旋一閃，一道劍光，隨長袖飄出。

黑衣青年凌厲的攻勢，頓時停住，雙戟垂下，頭也跟着垂下，一下間變得好不沮喪。

原來，他敗了！

他的眉心，有一點鮮血溢出，順着鼻梁流了下來。

一劍便中對手的眉心，其劍法的快速和準確，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可以說勝雪紅若非手下留情，他早已死了！

全場觀衆，頓時瘋狂的喝采起來。

黑衣青年眼淚奪眶而出，黯然神傷的退出去。

終南一劍仙神情變得異常嚴肅，沉默良久之後，才嘆道：「好劍法！」

麥飛龍心情也很沉重，他已看出勝雪紅的劍法

厲害無比，自己實無擊敗她的把握。

終南一劍仙道：「她的劍法又快又準，簡直和當年的『武林鬼才公孫虎』不相上下……」

麥飛龍道：「師父是說那位鑄造『武林金獅』業已逝世的『武林鬼才公孫虎』麼？」

終南一劍仙頷首道：「正是，他的劍法也是又快又準，若非他已死去多年，爲師眞要懷疑她是他的女徒。」

麥飛龍道：「公孫虎的劍法，是否打遍天下無敵手？」

終南一劍仙道：「可以這麼說，放眼天下，如說有人能勝過公孫虎，也只有一位『獨臂劍神萬勁松』了。」

麥飛龍也曾聽他說過「獨臂劍神萬勁松」其人，知是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武林高人，當下强笑道：「師父也不必把勝雪紅的劍法估得過高，弟子自信可以與她一拚的，至於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哩！」

終南一劍仙道：「爲師傳授你的『三十六路伏魔劍』自然可以與她一爭長短，但她發劍的速度，毫無疑問比你快些，等下你若遇上她，千萬莫先出手，以靜制動，是對付快劍的惟一之法。」

麥飛龍唯唯應是。

約莫兩刻時後，七十二位競技者已全部比賽完畢，獲勝的三十六人，乃再抽籤決定彼此的對手。

麥飛龍也下場抽籤，他最後一個把手探入小黑袋，那知抽出來的却是第一號。

十位公證人見抽籤完畢，其中兩位隨卽上前問道：「抽到第一和第二號的是那兩位？」

麥飛龍走了出去。

一位青年和尙也走了出去。

公證人收去他們的竹牌，便把他們帶到第一個大圓圈上，說道：「請開始！」

麥飛龍和青年和尙一齊步入圓圈中，面對面站好，互施一禮，才各自拔出長劍。

青年和尙含笑道：「麥施主手下留情。」

麥飛龍抱劍一拱，道：「別客氣，還請不吝賜教。」

青年和尙道：「小僧少林慈明，很欽佩麥施主的能耐，能和施主切磋討教，眞是三生有幸。」

麥飛龍見他言語客氣，擧止有禮，心中甚是好感，笑道：「那裏，那裏，咱們這就動手吧！」

慈明和尙低首道：「好的，施主先請。」

麥飛龍說聲「有僭」，長劍一抬，一招「仙人指路」斜刺過去。

起手「仙人指路」招法，那是向對手表示友善之意。

慈明和尙微微一笑，身形畧蹲，雙手左陰右陽，合握劍柄，然後陡地一下大扭轉，長劍猛翻而起，一招「廻龍點珠」，反擊出去。

少林以拳鬪名於世，但達摩神劍亦是武林一絕，此刻慈明和尙發出的，正是達摩神劍中的一個招式。

招穩力猛，造詣極高！

麥飛龍自然識貨，連忙移形換位，橫劍上托，斜迎而上，但聞「錚！」然一响，正好格中對方劍身，當卽傾身滑步，順勢斜劈對方右肩。

慈明和尙身形一式「哪咤獻圈」，側身讓過，再以一招「二郎担山」，平刺麥飛龍左胸……

開始數招，兩人都很保留，沒有打出眞功夫，也不好意思施出殺手，因此戰況平平無奇。

然後，慈明和尙出劍漸快，攻勢也漸見凌厲，踏空抵隙，劍劍進逼，居然一口氣把麥飛龍逼到圓圈邊緣。

眼看他只要再而將麥飛龍迫退一尺，麥飛龍的脚就非踏出圈外不可之際，其中一位公證人忽然擧手叫道：「停！」

慈明和尙立時收劍退開一步，面上一片迷惑；因爲他自覺雖然佔了上風，但麥飛龍並未落敗，公證人怎麼忽然叫停呢？

那位公證人見他面有迷惑之色，不由微微一笑道：「和尙，你輸了！」

慈明和尙大爲錯愕，失聲道：「小僧輸了？」

那公證人道：「是的，請看看你的胸前。」

慈明和尙低頭一看，登時面紅耳赤。

原來，不知什麼時候，他胸前的衣上已破了兩道口，被麥飛龍的劍尖劃破了一個交义！

慈明和尙雖然早知勝麥飛龍不易，但實在沒想到自己會敗得茫然無覺，心中對麥飛龍的武功更是佩服萬分，無下收劍入鞘，向麥飛龍合十一禮，說道：「施主的劍術果然高明，小僧甘拜下風。」

麥飛龍抱拳道：「承讓，承讓。」

慈明和尙不再說甚麼，轉身而去。

麥飛龍向四下對自己鼓掌祝賀的觀衆抱拳答禮一番，也暫回瓦房歇息。

終南一劍仙見愛徒順利過關，十分歡悅，笑道：「你爲何到最後才發出『伏魔劍法』？」

麥飛龍道：「那位和尙很謙冲有禮，弟子不忍立刻就擊敗他。」

終南一劍仙道：「進入準決賽時，對手很强，能節省力氣，就節省一些吧。」

麥飛龍道：「是的。」

終南一劍仙道：「現在注意看第六對競技者——

——就是剛進入第一圓圈比劃的那一對，那位穿藍色勁衣的青年，看淸了沒有？」

麥飛龍擧目望去，只見剛剛自己和慈明和尙比劃的那個圓圈上，已有一對競技者進入比劃，一個是使狼牙棒的灰衣青年，一個是使長劍的藍衣青年，乃點頭道：「看淸了，師父認識他麼？」

終南一劍仙道：「不認識，爲師覺得他相當身手不凡，你看那使狼牙棒的青年一上來就猛攻狠打，但他始終不發劍反擊，只用巧妙的步法閃避，這類人物最爲可怕，不發劍則已，一發劍便能一擊而中！」

麥飛龍知道自己必須對一些身手高强的競技者多加觀察，了解他們的武功家數，故一聽之下，立刻對那藍衣青年注意起來。

只見那藍衣青年擧止從容，氣定而神閒，一把長劍始終藏於肘後，只用神妙的步法閃避着對手的猛烈攻擊，形成一種「極動」與「極靜」的對照！

麥飛龍讚道：「好神妙的步法！」

終南一劍仙頷首道：「不錯，很像是『獨臂劍神萬勁松』的不傳絕藝——『玄玄迷離步』！」

麥飛龍一驚道：「莫非那藍衣青年是『獨臂劍神萬松勁』的傳人？」

終南一劍仙道：「沒聽說『獨臂劍神』收了傳人，不過……看這藍衣青年的步法，很可能確是得自『獨臂劍神』的傳授！」

麥飛龍搔搔頭，道：「這藍衣青年果眞是『獨臂劍神』的徒弟，那麼本屆的『兵器對搏』——」

終南一劍仙截口笑道：「別担心，他的師父如是『劍神』，你的師父是『劍仙』！」

麥飛龍一笑道：「但師父曾說『獨臂劍神萬勁松』的劍法擧世無匹！」

終南一劍仙微笑道：「不錯，爲師的『劍仙』是『終南』的劍仙，萬勁松的『劍神』却無地域之限，不過你難道不能替爲師爭一口氣，把『劍神』的傳人擊敗？」

麥飛龍聽了勇氣大增，毅然道：「好，弟子若遇上他，決盡一切能力將他擊敗！」

終南一劍仙忽然叫道：「快看，他出手了！」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藍衣青年右肘一抬，劍光陡現，勢如平地生起的一道閃電，只那麼閃亮一下，隨又消失無踪！

旋見使狼牙棒的青年倉皇後退，頭髮披散於臉上，一臉的驚愕之色。

原來，他的髮髻已被藍衣青年一劍劈斷！

終南一劍仙面容一凝道：「果然是萬勁松的『分光斷影九絕劍』！」

麥飛龍憂喜參半地道：「這一下，美人帮的勝雪紅遇上勁敵了。」

終南一劍仙點點頭道：「他們兩人若然遇上，勝雪紅獲勝的機會只有四分，但要是你先遇上他，勝雪紅就可得到漁人之利了。」

這時，公證人已宣布藍衣青年獲勝，由公證人的宣布中，師徒倆方知藍衣青年名叫年擧岳。

終南一劍仙起身道：「你坐着，爲師去看看天一眞人是否已將那聳冲霄釋放了。」

說着，跨出瓦房，朝武林殿走去。

麥飛龍便在瓦房中靜坐觀戰，看見美人帮的勝雪紅又輕輕鬆鬆的打敗了一個對手，心中不禁患得患失起來，暗忖道：「我輸給年擧岳不妨，但若輸給她，可就無臉見人了……」

不久，十八對競技者，已進行到最後的一對，他們一個是青城門下，一個是華山門下，兩人勢均力敵，已打了將近百招，仍然不分高下。

麥飛龍對他們不感興趣，便閉目養神起來。

「嘩！」

觀衆突然叫了起來。

原來，最後的一對也已分出勝負；青城門下行險求勝，反被華山門下一劍刺中腹部，倒地不起！

總公證人逍遙翁和十位公證人立刻圍了上去，因爲他們已看出那青城門下受傷甚重，可能有性命危險。

逍遙翁察看過那青城門下的傷勢，隨卽請一位公證人將他抱出場外施救，然後宣布那華山門下獲勝。兵器對搏原有明文規定，雙方如未違規，傷人的不必負責，受傷的也不得追究。

因此，逍遙翁宣布那華山門下獲勝後，並不多說一句話，接着道：「現在十八對競技者已分出勝負，請獲勝的十八位出場！」

終南一劍仙適於此時回到瓦房，他告訴麥飛龍天一眞人已將聳冲霄放走，半瘋道人也已在暗中跟踪，然後又拍拍麥飛龍的肩膀，含笑道：「記住爲師方才說的話——不要緊張，不要强求！」

麥飛龍點點頭，擧步走了出去。

獲勝的十八位競技者，仍要抽籤決定彼此的對手，逍遙翁又取出準備好的小黑袋讓大家抽籤，這一次麥飛龍抽到第十二號，將與第十一號較技。

第十一號是誰？

會是勝雪紅？

或是年擧岳？

他有點緊張起來。

一位公証人看見大家已抽籤過了，便道：「抽到第一號和第二號的，請隨我來。」

兩位競技者走了過去。

又一位公証人道：「抽到第三號和第四號的，請到第二個圓圈來。」

競技者一對一對被帶到圓圈上，結果五對下場比劃的競技者中，沒有勝雪紅，也沒有年畢岳。

換言之，勝雪紅和年畢岳也在後面的八位競技者之中。

麥飛龍雖然有些緊張，但也不是害怕遇上勝雪紅和年畢岳，他甚至還希望趕快遇上他們，趕快決定勝負。

五個圓圈上的五對競技者，開始打起來了。

能够連勝兩場而進入第三場競技的，身手自然都很不俗，故打來十分凶險精彩，全場觀衆看得緊張極了！

麥飛龍看了一會，覺得那五對競技者沒有一人能够威脅到自己，故又閉上眼睛，培養戰鬥情緒。

忽然，身邊响起了一人的聲音：「麥兄能够對場上的搏鬥無動於心，可見定力高强，在下佩服之至！」

麥飛龍睜目一看，見走到自己身邊說話的竟是年畢岳，頗感意外，連忙拱手道：「那裏，年兄誇獎了。」

年畢岳微微一笑道：「麥兄抽到幾號竹牌？」

麥飛龍道：「十二號。」

年畢岳道：「在下十四號。」

麥飛龍笑道：「還好你我不是一對！」

年畢岳訝笑道：「麥兄此言怎講？」

麥飛龍道：「在下若遇上年兄，就過不了這一關了。」

年畢岳搖頭道：「錯了！」

麥飛龍道：「獨臂劍神萬勁松的『分光斷影九絕劍』天下無敵！」

年畢岳又搖頭道：「在下與獨臂劍神無關。」

麥飛龍一怔道：「年兄不是獨臂劍神傳人？」

年畢岳道：「不是。」

麥飛龍驚奇道：「可是，年兄的劍法，很像是獨臂劍神的『分光斷影九絕劍』啊！」

年畢岳笑道：「差得太遠了。」

麥飛龍不信師父會看走眼，忍不住追問道：「不然，年兄師承何人？」

年畢岳道：「這個等以後再告訴你。」

話題一轉，含笑道：「麥兄只要贏了這次兵器對搏的第一名，就可奪得本屆的『武林金獅』！」

麥飛龍搖頭道：「小弟無此奢望。」

年畢岳道：「爲甚麼？」

麥飛龍道：「因爲有兩位競技者，小弟無把握能擊敗他們，一位是年兄，另一位是美人帮的勝雪紅。」

年畢岳笑道：「麥兄不該視在下爲勁敵，在下絕非麥兄之敵。」

麥飛龍笑笑道：「年兄不用客氣。」

年畢岳揚眉一笑道：「不過，在下倒有把握擊敗麥兄的另一位勁敵！」

麥飛龍道：「小弟也相信年兄能擊敗她。」

年畢岳道：「她們已得了十三點，這一次若再讓她們獲勝，今後三年，整個武林便成女人的天下了，在下可不喜歡讓女人來統治武林，尤其是不正當的女人！」

麥飛龍道：「年兄認爲她們不正當麼？」

年畢岳點頭道：「是的，方才有人投柬向在下行賄，說在下如願退出競技，可得黃金一百兩，在下猜想行賄者必是她們的人。」

麥飛龍道：「年兄比小弟幸運多了，小弟受到的是恐嚇和襲擊。」

年畢岳冷笑道：「威逼利誘，不擇手段的想奪取『武林金獅』，太可恥了！」

麥飛龍道：「年兄認爲是她們幹的麼？」

年畢岳以肯定的語氣道：「絕對沒錯！試想眼下已進行到最後一項競技，別的門派即使得到這一項的金碗，也無法贏得『武林金獅』，只有她們——，哦，有一對已經分出勝負來了！」

分出勝負，是在第三個圓圈中動手的一對，勝者是峨嵋門下，敗者是華山門下。

一位公証人一看已有場地空下，立即走近尚未出場的八位競技者面前，問道：「那兩位抽到第十一號和第十二號的？」

麥飛龍走出道：「在下是十二號。」

一位無門派的競技者跟着走出，道：「在下十一號。」

麥飛龍一看對手不是美人帮的勝雪紅，心中頗覺有趣，暗忖道：「難道會那樣巧？年畢岳將首先遭遇勝雪紅？」

一面思忖，一被畢步隨着公証人走去。

雙方站上第三個圓圈中，公証人立刻說道：「兩位請開始！」

對手的武器，也是一柄劍。

麥飛龍拱手道：「高姓大名？」

對手還禮答道：「在下駱經武，麥兄請多多指教。」

麥飛龍道：「不敢當。」

駱經武徐徐抽出長劍，頭正身直，雙目平視，左手反握劍柄，中食二指伸抵雲頭，右手垂直揑着劍訣，道：「咱們開始吧！」

麥飛龍一看即知對方造詣不凡，當即拔出長劍

，說道：「請！」

兩人馬步一沉，立時進入戰鬥情況。

四目相視，脚下輕移，彼此均甚謹慎，絲毫不敢大意。

靜靜對峙了一會，兩人突然同時出手，同時欺近，同時發劍，只見劍光如電交擊，倏上倏下，一連發出「錚錚錚」的三响，然後是「咻！」的一聲，雙劍一貼而開，各自躍開五尺。

觀衆看得很過癮，紛紛鼓掌起來。

駱經武一退之後，隨又撲上，大喝一聲，長劍砍，撩，劈，剌，猛攻而出。

麥飛龍運臂搖腕，變勢換形，將對方的攻勢一一化解。

駱經武一陣疾攻無效，立即躍退，劍橫胸前，彎身游步，雙目虎視眈眈，似在研究麥飛龍的劍法，以便覓隙進擊。

麥飛龍的師門劍法講究以靜制動，敵人不動，他也不動，敵人動了他就來個「後發先至」，故駱經武退下時他並不乘機反撲。

他當然也可以反撲，但在未摸清對手的門路之前，他不願輕進，他要以穩當的戰畧取勝。

駱經武見麥飛龍不攻，始終靜若處子，漸感不耐，突又發出一聲暴喝，再度揮劍攻擊上去。

他一口氣向麥飛龍攻出七八劍，劍劍凌厲絕倫，但却未將麥飛龍迫退半步。

雙劍交擊間，忽然有一聲「嗤！」的輕响，傳入在場監視的兩位公証人的耳中，兩位公証人立刻齊聲喝道：「停！」

麥飛龍和駱經武聞言各自躍開一南一北站定。

兩位公証人走入圓圈，分別在他們身上尋視了一番，才發現駱經武的右袖上破了一個小洞，便向駱經武說道：「你右袖上中了一劍。」

駱經武面上一紅，收劍入鞘，向麥飛龍道：「多謝麥兄劍下留情。」

麥飛龍忙的回禮道：「那裏，承讓了。」

駱經武黯然轉身而去。

這時，另外四對，也先後分出高下了。

第十三號以下的三對競技者乃同時出場比劃，巧的是年畢岳的對手並非勝雪紅，前者的對手是長白門下，後者的對手是武當門下。

麥飛龍又抽空回到瓦房中。

終南一劍仙問道：「方才那年畢岳和你談些甚麼？」

麥飛龍笑道：「他告訴弟子有人投柬向他行賄，說假如他肯退出競技，可得黃金一百兩。」

終南一劍仙面容一動道：「行賄者是誰？」

麥飛龍道：「不知道，但他懷疑是美人帮的人，因此對美人帮很反感。」

終南一劍仙喜道：「萬勁松的傳人果非凡物，沒有被一百兩黃金打動心志，值得欽佩！」

麥飛龍道：「師父您看走眼了，他不是獨臂劍神的傳人。」

終南一劍仙訝然一哦，道：「不然，他師父是誰？」

麥飛龍道：「他不肯吐露。」

終南一劍仙皺了皺眉道：「奇怪：他的步法和劍法，分明是萬勁松的獨門絕藝，怎說不是他的傳人呢？」

麥飛龍道：「如果他是萬勁松的徒弟，似無隱瞞身份之必要……」

終南一劍仙目問道：「你覺得他人品如何？」

麥飛龍道：「很直爽，是一位好青年。」

終南一劍仙沉吟一聲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最好小心一些，莫上了人家的當。」

麥飛龍微愕道：「那怎麼會？」

終南一劍仙道：「歷居競技大會中，常有競技者故意對他心目中的勁敵表示友善，使對手在競技時不好意思使出厲害招術，他則突然絕招連施，將對手擊敗！」

麥飛龍一哦道：「既有這種事，弟子遇上他時，小心應付就是了。」

說話間，場上已有兩對競技者結束比劃了。

獲勝的兩位，正是年畢岳和勝雪紅，兩人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擊敗了對手——只發一劍就將對手擊敗！

終南一劍仙讚道：「他們兩人的劍法均以快速見長，確實十分不凡。」

麥飛龍道：「年畢岳說他有把握擊敗勝雪紅，師父以爲如何？」

終南一劍仙頷首道：「很有可能，不過恐怕不能很快就將勝雪紅擊敗。」

話聲微頓，面泛笑容道：「下一場就要看你的運氣了，假如你運氣好，讓他們兩人抽成一對，那麼你至少可得第二名。」

麥飛龍道：「弟子倒希望抽中勝雪紅……」

終南一劍仙訝道：「爲甚麼？」

麥飛龍笑笑道：「弟子也說不出理由，只是心裏這樣想。」

正說着，場上最後一對競技者也分出勝負了。

於是，總公証人宣佈了進入準決賽的九位競技者，這九位乃是武當木通，崑崙嚴昱，少林光華，青城鄒俊傑，丐帮丁虎，終南麥飛龍，無門派的年畢岳，美人帮的勝雪紅及峨嵋侯尚武。

這九人都已連勝三場，一般認爲只要能够連勝三場的人，都是武林俊彥，故觀衆均對他們報以熱烈的掌聲。

麥飛龍起身走進場中，因爲又要抽籤了。

這時，夕陽已沉至山頭上，在卽將結束「一天」的最後時刻，散發出無限美好的光彩，也象徵着第九屆武林競技大會已到最後最精彩的一刻！

總公証人逍遙翁把九位競技者召到面前，由懷中摸出小黑袋，含笑道：「各位，這裏面有九塊竹牌，一至九號，各位都知道九個人分成四對會多出一個，分成五對則少了一人，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因此這裏面將有一人可以獲得不戰勝，誰運氣好抽到第九號，誰就獲得不戰勝，怎麼樣？」

大家都無意見。

逍遙翁抖抖小黑袋道：「那麼，請過來抽籤吧！」九個人逐一把手探入小黑袋中，抽出了一塊竹牌。結果，青城鄒俊傑和峨嵋侯尙武是一對，年擧岳和少林光華和尙是一對，崑崙嚴昱和麥飛龍是一對，美人帮勝雪紅和武當木通道士是一對。獲得不戰勝的，是丐帮的丁虎。

年擧岳聳聳肩，向麥飛龍低聲道：「眞洩氣，我眞希望抽上她！」

麥飛龍一哂道：「別急，遲早總會遇上了。」

當下，八個人同時下場，分成四對打了起來。

只有丐帮的丁虎不用打，他站在一旁觀戰，由於可以不經拚鬥而進入五名之內，心中很高興，不停的喃喃自語道：「十年河東轉河西，莫笑窮人穿破衣，哼哼，我叫化子的運氣終於來了！」

全場靜得鴉雀無聲，人人的眼睛都盯在八個競技者的身上！

一陣兔起鶻落，幾下刀光劍影，幾聲雷吼厲叱，第二對和第四對競技者首先結束了。

第二對的勝者是年擧岳。

第四對的勝者是勝雪紅。

兩人仍然只發一劍就將對手擊敗！

被勝雪紅擊敗的武當木通道士，左腿上中了一劍，傷口很深，血如泉湧！

丐帮的丁虎看得面容一懍，又喃喃自語道：「不對，不對，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叫化雖然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的進入最後的五人之中，但今後將遭遇到的對手，也都是十分可怕的人物，我抽中了不戰勝，只怕不是福呢！」

未幾，麥飛龍也擊敗了崑崙派的嚴昱。

第一對的青城鄒俊傑和峨嵋侯尙武則打了七八十招才分出勝負，峨嵋侯尙武一招打掉青城鄒俊傑的劍。於是，侯尙武，年擧岳，麥飛龍，勝雪紅，丁虎五人進入決賽。

按照大會規定，仍然要淘汰兩人，因此逍遙翁又掏出小黑袋，笑瞇瞇道：「現在抽到一，二號的是一對，三，四號的是一對的，抽到第五號的，仍可獲得不戰勝，請過來抽籤！」

年擧岳首先把手探入小黑袋，抽出一看，笑道：「我是第四號！」

侯尙武接着抽了第三號，和年擧岳是一對。

年擧岳頗爲失望，道：「唉，難道我和她竟是這樣的無緣？」

侯尙武一怔道：「你說甚麼？」

年擧岳笑了笑道：「沒什麼，沒什麼？」

勝雪紅第三個抽籤，竟抽中了第五號。她高興的叫起來，道：「我抽中了第五號，我抽中了第五號！」

她抽中第五號，麥飛龍和丁虎自然是一對了，兩人也就不再去抽，跟着兩位公證人進入圓圈。

年擧岳和侯尙武也進入另一個圓圈。

公証人一聲「請開始」，四人就捉對兒厮殺起來。丁虎的武器是一柄打狗棒，他和麥飛龍抽成一對，心下什爲欣慰，因爲他已看出麥飛龍是個心存厚道之人，自己卽使敗了也絕不致受傷，此外麥飛龍已被視爲本屆競技大會的英雄人物，他覺得自己勝了可大出風頭，敗了却不會有任何羞恥之感，因此他決心與麥飛龍放手一搏。

丐帮的打狗棒法是武林一絕，初次領敎，一時頗有無法應付之苦，交手數招，他只勉强守住門戶，無力反擊。

而另一對的年擧岳，在避過了侯尙武一連串的搶攻之後，又覓隙點出一劍！

仍然一擊而中，刺中侯尙武的右胸，深僅半寸，僅使侯尙武受到輕傷。侯尙武風度甚佳，彬彬有禮的與年擧岳對行一禮，才轉身而去。

這時，麥飛龍已漸漸摸淸丁虎招術的變化，他賣了一個「請君入甕」的破綻，引誘丁虎揮棒進擊，適時一沉長劍，斬斷了丁虎的打狗棒。

丁虎不等公証人叫停，立卽倒縱退出，連連打躬笑道：「高明！高明！叫化子甘拜下風！」

語畢，出場去了。

此際，天色業已一片昏暗。

逍遙翁把年擧岳，麥飛龍和勝雪紅召到身前，含笑道：「恭喜三位進入前三名，現在你們三位仍須各打兩場以決定一二三名；抽到一二號的先打，然後第三號再與第一號打，最後第二號再與三號打。」說着，又將小黑袋取出來。

年擧岳向勝雪紅一躬身，一擺手，俊逸一笑道：「勝姑娘先請！」

勝雪紅嫵媚一笑道：「謝謝。」就上前抽出一塊竹牌，是第二號。

年擧岳接着向麥飛龍笑笑道：「麥兄，你先抽麼？」

麥飛龍拱手道：「年兄先抽吧！」

年擧岳於是把手伸入袋中，口中唸唸有詞，道：「天靈靈，地靈靈，請讓我抽個第一號！」手一縮，五指一張，掌心上的竹牌，果然是第一號！

他哈哈大笑道：「妙啊！妙啊！眞是有……有緣人終成對手！」

觀衆都想到了「有情人終成眷侶」一語，不禁跟着哈哈大笑起來。

勝雪紅玉頰上微泛紅霞，冷聲道：「年壯士，須知不是寃家不聚頭，我們之中，可能有一個人要死哩！」

年擧岳笑道：「在下決不向姑娘下殺手！」

勝雪紅「哼！」的一笑道：「你不用客氣，眞要客氣的話，何不退出競技？」

年擧岳笑道：「在下只說不向姑娘下殺手，可沒說不想擊敗姑娘啊！」

最後決賽，由總公證人逍遙翁主試，他向他們一招手，道：「兩位請到第三個圓圈上。」

說着，擧步行去。

年擧岳和勝雪紅進入第三個圓圈中，一南一北立定了脚步。

逍遙翁檢視過他們的長劍，便退到圈外，道：「好了，開始吧！」

「吧」字甫落，圈內就已劃出一道劍光！

勝雪紅一劍點到了年擧岳的面門上，快得令人看不淸，快得出人意外！

顯然，她想攻人不備。

但她沒有得手。

眼看那一劍已快刺中年擧岳的面門，年擧岳却已一閃而到她身右之處！

但是她的劍法已練到收發由心之境，一發覺走空，立時換位變招，又一劍直奔向年擧岳的腰部掃去。

「錚！」然一响，年擧岳提左足沉右劍，一式「怪蟒翻身」，架住了她的劍。

兩人身形倏分，勝雪紅抽劍疾退五尺。

年擧岳緩緩踏下左脚，緩緩擧劍直竪胸前，面上仍掛着瀟灑之笑！

勝雪紅也毫無心躁氣浮之象，她凝神靜立片刻，忽然擧步直出，平胸點出一劍！

這一劍出得很慢，與她一貫的劍路大異其趣。

年擧岳却面色一變，竟不敢招架或反擊，倏地倒縱出尋丈開外。

勝雪紅身形突又變快，動似閃電，飄身猛進，沒有人看清楚她的劍招，只看見一片劍光，縱橫翻飛。

「錚錚錚錚……」

雙劍交擊之聲，一連响了八九下，才又看見兩人身形一分，各自躍開數步。

全場觀衆看得如醉如癡。

卽使不懂劍術之人，也知道他們兩人的劍法都已到爐火純青之境，見機劍發，不妄發半劍，不遲滯半步，當進卽進，迅若雷電，當退卽退，瞬息不曾逗留，而每出一劍，中藏鬼神莫測之機，內蘊縱橫出奇之妙，令人回味無窮，嘆爲觀止！

就連身爲總公證人的逍遙翁，也看得頻頻頷首，面有欽佩之色。

突然，年擧岳開始反攻了！

他身形驀地飄起三尺，陡然一劍疾刺而出，趁勝雪紅側身閃避之際，中途變招，反削其右足，變招之快，簡直無法形容，妙到峯巓。

但是却也被勝雪紅避開了。

年擧岳又連發三劍，仍未摸着她的邊兒。……

麥飛龍在旁觀戰，心中激賞不已，暗忖道：「師父料得不錯，他們棋逢敵手將遇良才，這一架只怕要鬥上數百招才能分出勝負。」

天，黑下來了。

距離較遠的觀衆，紛紛嚷叫「看不見」啦！

逍遙翁立命點燈，數名武當門下隨卽點亮十盞氣死風燈，結上竹竿，揷在圓圈四周，場上頓時通明如晝。

一刻時過了。

年擧岳和勝雪紅已對拆了百招，情況仍一如開始，分不出孰强孰弱。

又一刻時過去了。

兩人已鬥了兩百招以上，依然勢均力敵，難分軒輊！

只是，勝雪紅的臉上開始出現汗水，秀髮散亂，披到臉上，妨碍了視線，使她不得不自動躍退，把頭髮梳到後面去。

年擧岳很有君子風度，並不乘機攻擊，每次都等她梳好頭髮才攻擊上去。

驀然，雙劍再度碰上，發出一聲銳响，火花迸射中，勝雪紅乏力的「登登登」倒退三步！

逍遙翁叫道：「停！」

年擧岳立時收劍後退。

勝雪紅愕然道：「怎麼回事？」

逍遙翁笑道：「看看妳的脚下！」

勝雪紅低首一望，登時花容失色。

原來，她的右足剛好踩出圓圈之外！

逍遙翁接着道：「妳輸了。」

勝雪紅羞憤得哭了起來，道：「我只不過踩出一腳，另一腳還在圓圈中呢！」

逍遙翁道：「很抱歉，這是規定。」

勝雪紅恨恨的瞪了年舉岳一眼，發現年舉岳面有笑意，氣得跺足罵道：「呸！你神氣什麼？有胆量就不要回去，咱們等會後再來鬥一鬥！」

年舉岳一揖，道：「勝姑娘言重了，常言道，男不與女鬥，在下今天和姑娘相鬥，心中就有一份愧疚，如今徼幸勝了，抱歉都還來不及，豈敢神氣呀？」

勝雪紅冷哼一聲，背轉身去。

年舉岳接着轉對麥飛龍笑道：「麥兄，輪到你了！」

麥飛龍道：「別忙，年兄請歇一會再來吧。」

逍遙翁接口道：「不錯，依照規定，你可以歇息一刻時再打第二場。」

年舉岳含笑道：「在下情願不歇息，可以不可以？」

逍遙翁笑道：「當然可以，不過你有得歇息而不歇息，這不是太儍麼？」

年舉岳說道：「在下自覺體力很好，用不着歇息。」

逍遙翁轉望麥飛龍說道：「麥飛龍，他既如此說，你就下去吧！」

麥飛龍搖頭道：「不。」

逍遙翁微怔道：「怎麼啦？」

麥飛龍道：「等一刻時後再來。」

年舉岳笑道：「麥兄，場外觀衆都迫不及待的等着要看決鬥，你怎可吊他們胃口？」

麥飛龍道：「年兄剛剛打完一場，體力多少有些消耗，小弟不願佔你便宜。」

年舉岳哈哈笑道：「麥兄放心，在下的體力仍足够擊敗你，不相信你就下來一試！」

麥飛龍搖頭道：「不，年兄不用激將，小弟說不打就是不打，你用八人抬的大轎也別想把小弟扛進去！」

逍遙翁仰首大笑道：「哈哈，你們兩位眞有意思……！」

年舉岳又道：「麥兄，你是不是怕輸？」

麥飛龍一哂道：「是。」

年舉岳輕嘆道：「罷了，你這個人眞是無藥可救！」

過了一會，逍遙翁一拍手道：「好了，一刻時已到，可以動手了！」

麥飛龍這才移步走入圓圈，撤出長劍，抱劍一拱道：「請！」

年舉岳也抱劍還禮，笑道：「麥兄請賜教。」

兩人同時走上兩步，同時一沉馬步，宛似兩隻戰志高昂的鬥鷄，互相凝視起來。

這是萬方矚目的一戰！

全場一片肅靜，靜得針落可聞！

慢慢的，兩人的脚步開始在蠕蠕而動，身手也慢慢的在變換着各種不同的姿式，每一瞬間都隱伏着凌厲的攻勢，凛烈的戰鬥氣氛，看得使人有透不過氣之感。

良久，雙方仍不發動攻勢，似乎兩人都在尋覓可乘之機，但都找不到。

又靜靜對峙一陣後，年舉岳忽然向前跨出一大步，長劍斜舉，露出空門來了。

麥飛龍却不予理睬，仍靜立不動，劍橫胸前，含笑以待。

年舉岳一看他不肯上鈎，便又變換身形，身軀微蹲，雙手合握劍柄，劍尖直對麥飛龍心口，似有搶先發難之意。

麥飛龍仍然不動一下，以不變應萬變。

年舉岳突又向前邁出一步，也就在他右脚踏落地上的一刹那，驀聞他發出一聲沉嘿，一道耀眼的劍光，隨着聲音暴射出去！

麥飛龍一側身一豎劍——「錚！」猶似雷電交擊，爆起一片刺目的金星！

刹那間，一場龍爭虎鬥展開了。

劍芒霍霍，翻飛不停，將兩人的身形包裹了起來。

一眨眼工夫，兩人已一口氣對拆了二十多招，然後麥飛龍一個翻身暴退尋丈，面色微微蒼白，好像死裏逃生似的。

年舉岳乘勢疾進，氣勢如虹，猛攻上去。

麥飛龍一面揮劍封擋，一面繞圈而退，看上去只有招架之功了。

觀衆擁護麥飛龍的居多，這時看見他落了下風，不禁紛紛鼓掌鼓勵。

麥飛龍也奮勇出劍，努力想搶回先機。

但年舉岳的攻勢有如長江浪濤，一瀉千里，勇不可當，根本不讓麥飛龍有反攻的機會。

轉眼間，兩人已打了一百多招。

在場邊瓦房中觀戰的終南一劍仙緊張得手心冒汗，心頭狂跳，因爲他已看出年舉岳的劍法造詣比愛徒技高一籌，麥飛龍獲勝的機會已經十分渺茫，不禁急得喃喃自語道：「完了，完了……」

驀地，但見年舉岳連人帶劍躍上空中，身形一

個盤旋，劍如雨下，朝麥飛龍直罩而下！

麥飛龍就地滾倒，往旁滾開。

「嗤！嗤！嗤！」

年舉岳的劍鋒落處，麥飛龍身邊的草地像被鞭撻，飛起一蓬一蓬的細草。

「嘩！」觀衆叫了起來。

因爲麥飛龍已滾到圈邊，只要再滾一轉，就要滾出圈外去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間，陡見麥飛龍長劍向上一吐，有如一點寒星，向上暴跳上去。

「錚錚！」兩聲銳响，火花迸飛。

年舉岳懸空的身子突地往旁一翻，着地飛滾出一丈開外，沒有立刻爬起來。

而麥飛龍也躺着沒動。

「啊！」

「啊！」

觀衆紛紛驚叫。

因爲，大家都以爲是兩敗俱傷了。

逍遙翁神色一片凝重，沉聲說道：「兩位請起來！」

麥飛龍翻身站起，氣喘如牛。

年舉岳也慢慢爬起，面上掛着一絲苦笑，道：「麥兄，你贏了！」

麥飛龍道：「不，是年兄贏了！」

觀衆不禁笑了。

他們頭一次見到有這麼一對客氣的競技者，居然都想把勝利推給對方。

事實上，他們兩人也的確弄不清是誰勝誰負，因爲兩人都中了一劍！

年舉岳胸襟裂開了一個大口，露出了裏面的白內衣。

麥飛龍的左肩上也破了一個大洞，也差一點就傷到皮肉。

到底是誰勝了呢？

觀衆都把眼睛移到逍遙翁面上，等着聽他宣布誰是勝利者。

逍遙翁輕咳了一聲，含笑緩緩道：「兩位眞是好對手，勝負極微，老朽差點被你們難倒了哩。」

神色一正，旋以莊重的聲調道：「方才，你們是在同一時間各中對方一劍，因此只好以『傷口』的部位及大小來判定勝負，麥飛龍傷在左肩，年舉岳傷在胸口，前者傷口較小，後者傷口較大，故這一場的勝者是麥飛龍！」

觀衆掌聲大起。

年舉岳神色畧毫不快，收劍入鞘，向麥飛龍拱手一揖，笑道：「麥兄，恭喜你了。」

麥飛龍還禮道：「年兄劍法高强，小弟自愧不如，這一場小弟之獲勝，純屬運氣而已。」

年舉岳道：「別客氣，麥兄只要請在下喝幾杯就行了。」

麥飛龍笑道：「一定請！」

年舉岳於是退到圈外去。

逍遙翁向麥飛龍笑道：「一刻時後，你和勝雪紅的一場，假如你勝了，你就是第一，年舉岳第二，勝雪紅第三，假如你敗了，那麼你們三人都是一勝一敗，須得重新比劃一次。」

麥飛龍點點頭，在場中盤膝坐下，瞑目調息起來。

他覺得自己既然贏了年舉岳，就不能再輸給勝雪紅，而要擊敗勝雪紅，關鍵就在自己的體力，因此他要在短短的一刻時內，趕快調息養神，恢復體力。

時間，是很奇妙的東西，你需要它過得快時，它却過得很慢，你需要它過得慢時，它却過得飛快無比。

麥飛龍才感到呼吸恢復正常，逍遙翁已開聲道：「時間已到，勝姑娘請下場！」

勝雪紅「嗆！」然拔出長劍，舉步走入圓圈中，在麥飛龍的對面站住。

麥飛龍起身後退一步，抱劍行禮道：「勝姑娘請賜招！」

勝雪紅冷然不語。

這一場對她很重要，假如她勝了，那麼不僅是她仍有贏得金碗的機會，而且可使她們美人帮的積點多過麥飛龍，奪得本屆武林金獅，因此她鬥志旺盛，神情嚴峻，兇得像一隻母老虎！

麥飛龍對她却頗有好感，因爲他發現美人帮派出的七位姑娘中，只有她最端莊正經，不像其他六個那樣刁鑽。

勝雪紅慢慢移動脚步，準備進擊了。

麥飛龍抱劍靜立，不退也不進。

勝雪紅欺到他面前尋丈處，突然嬌叱一聲，左手高抬，右手長劍上削，一招「龍飛鳳舞」攻了上去。

這一招去勢不快，顯然是個虛招。

原來，武林各門派的劍法雖說各有所長，但有一點却是無法突破的，這就是快劍變化少，慢劍變化多。

麥飛龍對勝雪紅的劍路已有認識，知道她的劍路和年舉岳一樣以快速見長，故一見她出劍不快，即知是虛招，招中蘊有變化。

是故，他仍不爲所動。

勝雪紅看見他不動，頓感無法繼續出手，只得

自動撤劍退下——

麥飛龍立時抓住機會，揮劍進擊。

這是他在連戰五場以來，首次向對手發動的攻擊！

過去的五場中，他都是在對手的攻擊下抽空發劍而獲勝的，但這一次他却發出了攻擊姿態，這使得全場觀衆看得爲之一楞。

但更感意外的是勝雪紅。

她對麥飛龍的「靜態」看得太多了，心中有個錯誤的觀念，以爲麥飛龍總是等對手發動之後才發動，因此她撤劍退下時，根本未料到麥飛龍會乘機進擊。

意外，常常會使人手足無措。

她現在就感到手足無措了。

勉強封擋了幾招後，一下招架失當，只聽「噹！」的一聲，頓感右手發麻，五指再也握不牢劍柄，一柄長劍被打落地上了！

麥飛龍立時收劍後退，躬身一禮，說道：「承讓！」

勝雪紅目瞪口呆，怔住了。

她感到輸得莫名其妙，發了半天的呆後，眼淚奪眶而出，掉了下來。

逍遙翁也沒料到麥飛龍會這樣快就擊敗勝雪紅，看見她掉眼淚，心中也替她難過，當下舉步走入圓圈，舉起麥飛龍的右手，高聲道：「終南麥飛龍，連戰連勝，獲得第一名！」

觀衆的掌聲，如雷响動，歷久不止。

逍遙翁容得掌聲稍落後，接着宣布道：「年舉岳勝一負，得第二名，勝雪紅二戰全負，得第三名！」

然後，他向麥飛龍、年舉岳、勝雪紅三人招招手，說道：「請隨老朽去領獎。」

三人來到武林殿前，天一眞人先向他們三人道賀，然後才把金，銀，銅三碗捧給他們。

第九屆武林競技大會，至今告終，接下來的一幕，就是頒發「武林金獅」！

但是，天一眞人遭遇到從未有過的難題！

原來，經他細算之下，才發覺美人帮的積點和麥飛龍的積點相同，雙方都得十四點。

麥飛龍得金碗三，銀碗二，銅碗一，共是十四點。

美人帮得金碗二，銀碗三，銅碗二，一共也是十四點。

雖然麥飛龍比美人帮多得了一隻金碗，但競技大會的規定是：得金碗不足五隻者，以點數計算「武林金獅」之誰屬，因此在積點相同的情形下，「武林金獅」已不能是麥飛龍一人之物了！

這是多麼巧的一件事！

天一眞人感到事態嚴重，連忙向隨在身側的兩位老道士說道：「太虛，太清，你們速去請終南派白掌門人及美人帮帮主來一下，就說我有事與他們相商！」

太虛，太清兩位老道士領命而去。

逍遙翁笑問道：「歷屆競技大會都沒發生這等事情，掌教打算如何處置？」

天一眞人搖首道：「貧道也不知道如何處理方好，這種巧事會規中並無規定……」

逍遙翁道：「爲今之計，只有讓他們再比劃一場以決定勝負了。」

天一眞人道：「這要他們雙方都同意才行，如有一方不同意，誰也不能够强迫他們再舉行一場競技。」

逍遙翁點點頭道：「嗯，他們雙方目前至少都有得到半隻『武林金獅』的權利，如今要他們再舉行一場競技，只怕他們都不會答應。」

天一眞人聽他說出「半隻武林金獅」，不禁覺得好笑，說道：「武林金獅可不能將它一分爲二的啊！」

說話之間，只見終南一劍仙和美人帮主已走上武林殿來了。

全場之人，這是首次目睹到美人帮主的風采，但都有霧裏看花之感！

因爲，她臉上罩着一方黑紗，遮住了她的廬山眞面目！

不過，雖然只見到她的體態和衣着，許多人仍不禁發出讚嘆之聲。

是的，她太美了。

頭上烏雲叠鬢，嬌軀輕盈，腰似弱柳，渾身又珠光寶氣，雍容華貴有若貴妃，走起路來婀娜多姿，有步步生蓮花，臨風欲飛之態！

她的身後，還跟着兩個侍女，也都是十分俏麗的女子。

天一眞人稽首爲禮，迎終南一劍仙和她入殿坐下，然後先向她客氣的問道：「貧道可否知道帮主尊姓芳名？」

美人帮主輕聲輕氣的答道：「妾身姓魚，魚目混珠的魚。」

天一眞人感到有些可笑，但不敢笑出來，欠身道：「原來是魚帮主，幸會幸會。」

接着一指旁坐的終南一劍仙道：「這位是終南派的白掌門人，魚帮主認識吧？」

美人帮主微微一點螓首道：「久仰。」

終南一劍仙拱手道：「魚帮主一介女流，竟能

敎出許多傑出的女徒，白某人不勝敬佩之至。」

美人帮主道：「多謝誇獎。」

在近距離下，可以隱約看見她黑紗後面的一張美容，但覺那是一張美不可方物的面孔，杏臉桃腮，眉似新月，唇若櫻桃，一對鳳目水汪汪，流露出嬌滴滴萬種風情！

站在終南一劍仙身後的麥飛龍不覺得發痴，暗忖道：「她長得這樣艷麗，何以要在面上罩一塊黑紗呢？」

他百思不解，因爲就他所知，女人是絕不肯隱藏她的美麗的。

天一眞人輕咳了一聲，含笑道：「貧道請二位到此，是爲了要和二位商討『武林金獅』之事，因爲貧道方才細算之下，發覺貴二派得點相同，都是十四點，這樣巧事，在歷屆競技大會中均未發生過，而當初創辦競技大會的十大門派掌門人也不慮及此，沒有製訂解決辦法，故貧道不知如何解決方好，二位對此有何高見？」

美人帮主沒作聲。

終南一劍仙見她不開口，便道：「眞人乃本屆競技大會之主辦人，有權決定一切，白某人聽從眞人的解決辦法。」

天一眞人道：「貧道愚見是請貴二派再進行一場競技，以決定『武林金獅』之誰屬，未悉二位意下如何？」

終南一劍仙道：「只要魚帮主同意，白某人決不反對。」

天一眞人轉望向美人帮主問道：「魚帮主同意否？」

美人帮主緩緩道：「再進行一場競技，自然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但武林競技大會只規定七項競技，而且競技大會的宗旨是在促進武林的和平與友誼，所以妾身以爲若再舉行一場競技，不僅與大會的宗旨不合，且有傷彼此的和氣。」

天一眞人深覺有理，不由點點頭道：「魚帮主高見甚是，只是除了再舉行一場競技之外，有甚麼方法能解決此一困難呢？」

美人帮主道：「妾身有一辦法可以解決，這辦法既不違反大會宗旨，而且可以使敝帮與終南派不致傷了和氣。」

天一眞人道：「魚帮主請道其詳。」

美人帮主道：「妾身的辦法是『和爲貴』！」

天一眞人追問道：「怎麼個『和』法？」

美人帮主道：「大會規定獲得『武林金獅』者，可保存它三年之久，現在終南派與敝帮的得點既然相同，那麼何不讓我們輪流保有它？」

天一眞人面色一動道：「魚帮主之意思是：貴帮與終南派各保有『武林金獅』一年六個月？」

美人帮主道：「正是。」

天一眞人道：「而行使『武林盟主』的權力，也是一家一年半？」

美人帮主頷首道：「不錯。」

逍遙翁挿口笑道：「這倒是個皆大歡喜的好辦法！」

天一眞人也覺得這辦法盡善盡美，便回望終南一劍仙問道：「白掌門人意下如何？」

終南一劍仙微微一笑道：「很好！」

天一眞人欣喜地說道：「白掌門人同意了！」

終南一劍仙道：「是的，現在的問題是誰先誰後。」

美人帮主道：「這可以用拈鬮來解決。」

天一眞人笑道：「對，貧道就讓二位抽籤，抽到第一號竹牌的，就先保有『武林金獅』一年半，期滿之日，再移交給抽到第二號竹牌的！」

說罷，立刻起身向逍遙翁要過小黑袋，倒出袋中的竹牌，檢出第一號和第二號的兩塊竹牌放入袋中，抖動了一陣，才拿到兩人面前，含笑道：「那一位先抽？」

美人帮主道：「白掌門人先請。」

終南一劍仙道：「不，魚帮主先抽吧！」

美人帮主淺笑道：「白掌人何必客氣？」

終南一劍仙笑道：「男人讓女人先，應是一種合理的禮貌。」

美人帮主道：「既然如此，妾身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語畢，盈盈起身，把白玉般的纖手伸入小黑袋中，掏摸良久，才抽出其中一塊竹牌。

是第二號！

她渾渾微微一震，强笑道：「白掌門人，恭喜了！」

終南一劍仙也把手伸入袋中，摸出那塊第一號的竹牌，交給天一眞人，笑道：「其實，誰先誰後，並沒甚麼差別……」

天一眞人收回他們兩人的竹牌，正色道：「那麼，事情就如此決定，終南一劍仙保存『武林金獅』一年六個月，然後輪由美人帮保存後面的一年六個月，現在貧道要向大會宣布了！」

他和終南一劍仙及美人帮主一同走出武林殿，來到長案前，便向全場觀衆宣布本屆競技大會的兩位得主，以及如何解決「武林金獅」誰屬的辦法。

全場觀衆均覺得十分合理，鼓掌叫好起來。

於是，鼓响三通，頒發「武林金獅」的儀式開始了！

（未完待續）



風塵怒俠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柏年與何秀琼返回茶山，誤把奸賊作良臣，原是小婢小娟拚死護主，却被呂柏年誤她爲叛徒，反爲協助凃長老把小娟及其同夥擒下，事後，凃長老以療治何秀琼蠱毒爲名，暗下毒手，把呂柏年及何秀琼騙入陰風洞，熬受陰風蝕體之苦，幸洞中另有出路，何秀琼遂與呂柏年安排好一條妙計，僞作把掌門職位讓出，以交換自由，呂柏年更自願留在洞中以作信，何秀琼出困後，返回居處，命人提來小娟及其男友審訊，原來那青年男子並非別人，就是十三年前失踪的楊英——

妙計懲叛逆　內鬨動干戈

那小娟原是楊英的妹子，他們兄妹相逢，正給了何秀瓊一個說話藉口，轉頭轉向凃長老道：「我看其中只怕有了誤會，不知凃長老可看在楊英歸故里份上，原諒了他們。」

凃婉容有了何秀瓊的承諾，料他們兩兄妹，也無能爲力，落得大方，笑道：「誤會！誤會！這眞是一個天大的誤會，但望他們兄妹不要怪責老身就好了。」

何秀瓊向楊英兄妹輕喝一聲道：「還不謝過凃長老！」

楊英兄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彌天大罪，就這樣輕輕的發落了，一時幾疑在做夢，不知所措。

何秀瓊暗嘆一聲，喝道：「還不謝過凃長老不罪之恩！」

楊英兄妹這才回過神來，連忙向凃長老叩謝，禮畢站過一旁。

何秀瓊接着向小娟道：「小翠呢？」

小娟垂手道：「是婢子要她到那洞去了。」

何秀瓊望了凃婉容一眼，輕怒道：「眞是胡鬧，快傳命下去，要她不要再無事生非了。」小娟應了一聲：「是！」立卽草了一張命諭，請何秀瓊看了，用了掌門人信符，何秀瓊又叫她交給凃婉容。

何秀瓊接着又向凃婉容道：「凃長老，我們要不要有個儀式？」

凃婉容道：「自然要有公開的儀式，老身已傳掌門人之命，着令附近百里之內的本門弟子，務於明日辰時趕到，我們已時舉行交遞大禮，掌門人午時就可賞心樂意了，不知掌門人以爲如何？」

何秀琼點頭道：「很好。」

凃婉容道：「老身還有些要事待辦，請准告退。」

何秀瓊揮手道：「你去吧！」

凃婉容欠身一禮，退了出去。

何秀瓊掠目一掃其他之人，道：「你們大家也可退去了。」其他的人，亦紛紛行禮告退而去。

何秀瓊斥退所有的人，廳中只剩下了楊英兄妹兩人，楊英兄妹聽了何秀瓊與凃婉容最後的談話，不由又陷入五里霧中，這時只剩了他們三人，

小娟秀眉一挑，叫了一聲：「掌門人……。」

何秀瓊一揮手道：「我很累了，你們也該休息一下了，有話明天再說吧！」起身退入自己靜室，房門一關，不讓他們有問話的機會。

楊英沉思了一下道：「娟妹，我看情形不對，莫非掌門人已被那老賊婆挾制住了……。」

一語未了，忽然一個冷冷的聲音截口道：「你們還不去休息，難道還沒嘗够陰風寒氣的味道？」

楊英一瞪眼，轉頭望去，只見一個瘦骨老人，正向他走來，小娟冷笑了一聲，方待發話……。

只聽何秀瓊在房內喝道：「小娟，你們好大的胆，也不聽我的話了。」

小娟不敢再開口了，拉着楊英離開了大廳，安置他在客房休息，自己也不敢多和楊英計議，回到自己房中，暗自思量。

小娟可不是甘心認命的人，幾次想偷出房去，誰知被看守得嚴嚴的，稍有動靜，便有人現身制止，這一來，小娟縱有千方百計，也只有胎死腹中，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好容易挨到天亮，便向何秀瓊房中衝去。

何秀瓊見小娟精神更是萎頓，知道她昨晚一晚沒有好好的調息，嘆息一聲，道：「你這人又何苦來！」

小娟向何秀瓊行了一禮，道：「婢子實在不明白……」

何秀瓊含笑道：「你不要問我，我也不會告訴你，到時候你自會明白。」

小娟被何秀瓊把話說在前頭，一肚子委曲，急得化作二行清淚沿頰流了下來。

何秀瓊暗用傳音神功道：「小娟，你放心，我自有道理，你照我的話做去就是。」

何秀瓊先給了小娟一顆定心丸，接着一揮手又道：「你不要站在這裏了，快去把我一向喜愛之物，收拾起來，聽命行事。」

小娟雖有何秀瓊暗中主意，心中總是不能釋然，但又不敢多問，只得依言替何秀瓊收拾行李。

不久，凃長老也來了，見小娟正替何秀瓊整理行裝，認爲何秀瓊已死心塌地，放棄了最後的掙扎，暗喜不已。

她也就對何秀瓊更是恭順，盡量掩飾自己的醜惡，陪着何秀瓊在大廳之上一面閒談，一面等待交遞吉時。

正當她們彼此口蜜腹劍之際，只聽外面有人大吼一聲，道：「讓開，就老掌門人在世之日，老身要來就來，也沒人敢阻老身於外。」

接着，二聲悶哼之聲傳來，一條人影猛然衝了進來。

來人到得大廳之前，只見兩側房中閃出四條人影，擋住了來人。

何秀瓊舉目望去，原來來人乃是比師父更長一輩的譚婆婆，是門中唯一僅存的長輩，爲人脾氣極是暴躁。

何秀瓊一見是她，已先站了起來，凃婉容也眉頭一皺，站了起來，無可奈何的一揮手，叫那四人退了回去。

譚婆婆氣虎虎的衝到她們兩人面前，不待她們兩人開口說話，瞪目張口便吼道：「你們在搗什麼鬼？」

何秀瓊與凃婉容都陪着笑臉道：「沒有什麼呀！你老且別生氣，請坐！請坐下來，消消氣吧。」

譚婆婆見他們兩人衆口一詞，又都是滿面含笑，不像有什麼芥蒂，怔了一怔，道：「我看你們是好得很，不像是在彼此勾心鬥角。」說着，就在何秀瓊左手一旁落了座。

何秀瓊笑口接道：「我們本來就沒有什麼，想必是外面人胡言亂道。」

譚婆婆本是爲何秀瓊打不平，撐腰而來，一聽何秀瓊親口說出這種話來，自是不用懷疑，當下不由一笑，道：「眞是不知誰在嚼舌根，胡說八道，惹我老婆子生了半天氣。」

忽然，一轉頭，又問凃婉容道：「你沒有逼瓊兒吧？」

凃婉容搖頭不迭的道：「沒有！沒有……。」

何秀瓊忽然截口道：「我禪讓掌門之位，到是確有其事，但却與凃婉容毫無關係。」

凃婉容雖然不怕譚婆婆搗蛋，但一件完完美美的事，能不露出窮兇極惡的面孔，總是上上之策，何秀瓊打斷她的話，她眞還皺了一下眉頭，及何秀瓊把話說完，她才吁了一口氣，轉頭向何秀瓊笑了一笑。

凃婉容方啓齒一笑，只聽何秀瓊傳音細語道：「凃長老，我可是度度爲你着想，到時候，你可要還給我一個完完整整的呂公子啊！」

凃婉容點了點頭，表示心許。

譚婆婆接口又問道：「你掌門人當得好好的，爲什麼要讓位？」

何秀瓊對這一問，眞不知如何措詞，不由一陣猶豫，答不上話來……。

凃婉容見何秀瓊度度將就她，心中也甚是高與，脫口接道：「譚師叔，你不知道，瓊兒有了意中人，現在是只羨鴛鴦不羨仙，那還想當這小小門戶的掌門人。」

譚婆婆一笑道：「本門又不禁婚嫁，有了意中

人也不一定非辭去掌門之位不可。」

凃婉容又代何秀瓊接口道：「人家少年郎君是中原大俠，可不能搬到這小地方茶洞來，自然只有瓊兒將就他了。」

譚婆婆點點頭道：「這倒勉强說得過去，老身不反對你這樣做，但不知你將讓位給誰？」

何秀瓊道：「自然是門中的賢者，也定比瓊兒强勝百倍。」

譚婆婆望了凃婉容一眼，道：「她不會沒有姓名吧？」

何秀瓊瞥眼間，只見凃婉容向她暗暗在使眼色，要她暫莫提她姓名，以免她說出不好聽的話來，正中了何秀瓊下懷，何秀瓊自是求之不得，婉言道：「這，現在說出來，只怕那失望的人要不來觀禮了。」

凃婉容道：「師叔，您放心，瓊兒絕不會提我的名，就是提了小侄的名，我也知道自己不足以當此大任，絕不會接受。」

譚婆婆點一點頭，道：「你能這樣自知，我老婆子就放心了，我就怕你自不量力，將來替你師父丢人。」

何秀瓊笑道：「其實凃長老近來進德修業，深得全體弟子愛戴，倒眞是最理想的新掌門人。」

譚婆婆鼓眼道：「你知道什麼，我是親眼看着她長大的，她能吃幾碗飯，還沒有你淸楚。」

何秀瓊慨嘆一聲，暗忖道：「人人都說這譚婆婆脾氣古怪，過去我也少於親近她，想不到她倒眞是獨具慧眼之人。」

凃婉容生怕譚婆婆說出不好聽的話來，忙轉移話題，揚聲向外發話問道：「外面一切都準備好了沒有？」

外面走進一個中年壯漢，躬身回稟道：「一切都已準備就緒，恭請掌門人登壇行禮！」

何秀瓊一揮手道：「知道了！」

那漢子又行了一禮，倒身退了出去。

凃婉容譚婆婆都站起身來，退後半步，請何秀瓊先行，何秀瓊便不虛讓，當先向外走去。

楊英兄妹，這時也搶身過來，隨侍在他們三人之後。

原來，凃婉容就在洞口那塊空地上，連夜搭了一座高台，高台上設了座次，四週飾以錦緞花草。

台下也排滿了板凳，那是給來觀禮的門人弟子所坐的。

台下四週，環列着百數十位勁裝疾服，持槍仗劍的三花門弟子。

這時，台下鐵板凳上，只稀稀落落坐着四五十人，遠不及四週持槍仗劍的武士人多。

台上原設了九個座位，那是準備給何秀瓊與八位持事長老坐的，這時只到了四位長老，起身垂手相迎。

凃婉容以十分恭敬的態度，輕扶着何秀瓊登上高台，立在台中，先受了台下弟子的參見大禮。

接着，何秀瓊照着凃婉容的意思，唸了一遍凃婉容早準備好的讓位文。

再接着，就是宣佈繼任人了……。

何秀瓊這時秀目一轉，向坐在台上的五位長老身上望去，凃婉容只覺一陣心脈狂跳，提起半爿身子就要站了起來。

詎料，何秀瓊這時忽然伸手一讓她身旁的另一位名叫佟德昌的長老，道：「本座今以德高望重的佟長老自代，接掌下任掌門之職，請佟長老起身就位……。」

凃婉容聞言之下，正待起座的身子忽然一僵，做夢也沒想到何秀瓊會來這一招，使她手足無措，竟不及喝止何秀瓊。

那佟長老只聽何秀瓊提到他姓名，先也是一怔，大感意外，但，很快就被這天降的大任，喜得笑臉大開，一步跨到何秀瓊身前，長揖道：「掌門人如此看得起老夫，老夫敢不竭盡愚忱，爲本門爭光，以報掌門人雅愛。」

何秀瓊輕聲道：「但望佟長老能保障我安全，不勝感激之至。」

佟德昌也輕聲道：「掌門人放心，一切都有老夫……」

一語未了，這時凃婉容才回過神來，她已不能再講究假仁假義，不得不扯下假面具了，脫口大喝一聲，道：「何秀瓊，你莫非瘋了麼？敢說話不算話，相欺老身！」

身形一起，便向何秀瓊撲來。

何秀瓊一身功力原不在凃婉容之下，可是她這時別有用心，那會和她動手閃身躲在佟德昌身後。

佟德昌一挺胸，擋住凃婉容道：「凃長老，不得無禮！」

他不僅挺身擋住凃婉容，而且左臂一抬，已發出一股掌力，直向凃婉容胸前撞去。

凃婉容閃身讓開佟德昌掌力，厲聽喝道：「佟長老，你……你……。」

他們兩人原是一夥的伙伴，表裏爲奸，凃婉容叫出「你」字之後，也自覺無話可罵。

佟德昌冷然道：「凃長老，你有話待老夫行完了禮，正位掌門人之後，再說不遲，請退讓一邊不要妨碍了大禮進行。」

凃婉容大怒道：「佟德昌，你敢情是要與我作

對。」

佟德昌也大怒道：「你是什麼東西，如此無禮，直呼老夫姓名。」

佟德昌本來是涂婉容的同謀助手，一經何秀瓊提名，立覺名正言順，身價百倍，豈能再屈事涂婉容，是以臨陣倒戈，自己要當這掌門人了。

這也就是何秀瓊隱忍以待的一招離間殺手，先叫他們狗咬狗，自相殘殺，鬧個窩裏反。

涂婉容到手的掌門人，被佟德昌得了去，那還能深思熟慮，當下只覺火冒三千丈，厲聲叫道：「佟德昌！佟德昌！我就叫你佟德昌，你又如何？」

佟德昌吼聲道：「老夫要劈了你，看你還敢不敢目中無人。」雙掌一翻向涂婉容當胸就是一掌。

涂婉容氣得滿面鐵青，急急出掌硬打硬接。

兩人雙掌一接，只聽轟一聲，各自退了一步，涂婉容又雙肩晃動了一陣，才穩住身形。

涂婉容到底是婦道人家，內力稍遜佟德昌。

涂婉容一向在老少兩代掌門人面前走動，深得近水樓台之利，無形之中提高了她在衆長老之中的地位，她自己也就以爲確比其他長老高明，暗以長老之首自居。

這次的陰謀奪位，也就因此形成。

涂婉容與佟德昌一對掌之後，才知道人家並不比她差，過去只不過容讓而已，心中大是後悔，不該對佟德昌也用高壓手段，正想如何轉圜之際……

忽聽譚婆婆大喝一聲，道：「你們還不都給我老婆子住手，歷代祖師都要被你們羞死了。」

譚婆婆年尊輩長，雖是在閉之身，自有其聲望地位，涂婉容更是求之不得，閃身站過一邊，應聲道：「有理說得清，我們大家評評也好。」

佟德昌一臉當然之色道：「大家有目共睹，有耳共聞，掌門人當衆提名，不知你還有什麼理由以逃擾壇之罪。」

譚婆婆喝聲道：「你們還不住嘴！」

接着，欠身一禮，向何秀瓊道：「他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老婆子可被弄糊塗了。」

何秀瓊搖頭道：「我也不大明白，不知涂長老用心何在？」

涂婉容見何秀瓊當面食言，忍氣不住，大叫道：「好呀，你忘了你在陰風洞所立的誓言！」

何秀瓊這時是心裏篤定，知道他們之間的分化已成定局，微微一笑，道：「我自己說的話怎樣忘記。」

涂婉容道：「那麼你當着大家的面再說一遍看看。」

何秀瓊道：「有何不可。」

接着，移步台前，當天再誓言道：「皇天后土在上，我何秀瓊如戀棧這掌門之位，將來萬蟲嚙心，永墮『阿鼻地獄』。」誓畢，回頭向涂婉容道：「請問涂長老，我當時可是這樣立的誓？」

涂婉容一想前言，可不正是這幾句話，一字不多，一字不少，這才知道何秀瓊早就沒安好心，給她上了一個大當，一時說不出話來。

佟德昌冷笑一聲道：「掌門人雖有讓位之誓，但誓言中可沒說非讓位你不可，當時芮長老，莫長老，鄭長老都在一旁，可以爲証。」

照說，何秀瓊原曾說過將掌門人之位讓給涂婉容，只是沒有列入誓言之中，而那時情景，涂婉容又那能說得出口。涂婉容只氣得跺脚不止，恨恨咬牙切齒道：「好！好！何秀瓊，你別忘了，你還有人質在老身手中。」

何秀瓊全不放在心上，怡然笑道：「你高興怎樣對付他，那是你涂長老之事，與本座何干。」

涂婉容見何秀瓊答語硬掙，全不把呂柏年生死放在心上，自己更是下不得台，一咬牙向台下喝道：「三老，去把呂柏年的頭，提來見我。」

台下一人應聲飛奔而去，譚婆婆待要喝止，那人已進入洞中去了。

何秀瓊望着涂婉容仍是臉上無憂色微笑不止。

少頃，只見那領命去殺呂柏年的漢子跑了回來道：「那姓呂的不見人踪了。」

涂婉容一震道：「他怎會不見了？」

那漢子道：「室門關得好好的，室內毫無異狀，就是不見了那姓呂的。」

涂婉容道：「這一定是有人把他放走了。」

說話之際，不由把目光掃向鄭長老臉上，因爲看守呂柏年之責，是分配給鄭長老的。

要知，座上的幾位長老，都已和她一鼻子出氣，上下其手，將來都有好處，那不能和她同流合污的長老，她早就對他們下了手。

涂婉容目光之中，充滿了怒恨之色，她雖還沒有開口說話，可是鄭長老心裏已大爲不快，暗忖道：「你可是認爲我放走了他。」當下面色一沉，也怒目相對。

涂婉容還沒開口，便見鄭長老如此相對，心中更是惱火，冷笑一聲道：「你替我看守的人呢？」

鄭長老道：「我怎麼知道，你問我，叫我問誰去。」

涂婉容氣得只翻眼道：「人是你負責看守的，你怎麼知道？」

鄭長老道：「就沒有你的人在一起麼！你可以問他們去，你這臉色擺給誰看，好得你還沒有當上掌門人。」

涂婉容以爲呂柏年眞是鄭長老放去的，冷笑一聲道：「你也暗中扯我的後腿了，好！……」

鄭長老也回去一陣冷笑，道：「就算扯你的後腿，你又能怎樣？哼！你也不想想你自己的所作所爲……。」

話是越說越難聽了。

譚婆婆原是想叫住他們問個明白，現在不需再問，從他們自己彼此指責，就明白了一個大概，不由大怒喝道：「涂婉容，你好大的胆，竟作出犯上叛逆的事來。」

譚婆婆這一喝罵，等於揭開了涂婉容的面皮，涂婉容又羞又惱，也就豁開去了，不在乎的道：「你老人家既然知道了，最好少管閑事，快快離開爲是。」

譚婆婆氣得跳起來道：「你叫我離開，好讓你無法無天，是不是？我是你親師叔，還管不得你麼？老身現在就要教訓你……」

涂婉容反顏相向道：「你老人家最好不要自討沒趣。」

譚婆婆氣得哇哇叫道：「畜牲，老身廢了你……」雙掌一領，就要向涂婉容出手。

何秀瓊閃身擋在譚婆婆面前道：「你老人家省省氣吧，她逃不了公道的。」

涂婉容怒罵一聲，道：「都是你這丫頭！」右手一伸，便向何秀瓊臉上掃去。

何秀瓊閃身一讓而開，喝道：「還不與我拿下這犯上的惡徒。」

佟德昌馬上就是掌門人了，自然要維持掌門人的威嚴，應聲道：「德昌領命！」

揉身而上，接手和涂婉容打在一起。

何秀瓊却拉着譚婆婆退到高台一角袖手而觀。

台上涂婉容與佟德昌已打在一起，台下那些勁裝疾服的武士也忽然一陣亂，有三四十個人跑到一邊，聚結在一堆去了。

那三四十個人，都是佟德昌的人，因見佟德昌與涂婉容動上了手，也就聚結在一起，準備聽命行事了。

鄭長老這時忽然轉頭向芮長老，莫長老道：「兩位意見如何？小弟是不願意相助那老婆婆了。」

走到台邊，向台下發話道：「黑娃！把我們的人帶過一邊去，聽命而動。」

只見一個皮膚黝黑的漢子，一招手，帶了二三十個人，自成一堆，佔據了一定地方。

台下帶槍武士，原有百十來人，經二次分裂之後，最大的那一堆，也只有六七十人了。

芮莫兩位長老倒是一時打不定主意，該採取什麼態度才好，相顧愕然，猶豫不定。

何秀瓊適時發話道：「今日之事，罪在涂婉容一人，芮莫兩位長老不要自誤。」

芮莫兩位長老聽出何秀瓊有不究既往之意，寬心大放，立時同時走到台邊，吩咐自己的人脫出大隊，另成一堆。

這時所餘下來的，也只不過四五十人了，那就是涂婉容的親信手下。

他們這時各據一方，成了對峙之勢，由於大家原是同氣相通的伙伴，一時之間還沒有刀兵相見。

接着，何秀瓊又走到台邊，向下發話道：「凡我門下弟子，願爲本座効力者，速向小娟處齊集聽命。」

小娟這才恍然明白了何秀瓊的用心良苦，登高振臂大聲呼道：「小娟在此！」

那些原不屬於涂婉容黨羽的弟子，一哄都跑到小娟身邊去了，爲數竟有七八十人之多。

這時台下，已是涇渭分明，據地相峙。

涂婉容一見這種情形，知道縱是勝得佟德昌，也奈何不了何秀瓊，何況，還未必勝得了他，當下心中打定主意，大喝一聲，奮起全力，一連三招亡命捨身的打法，迫得佟德昌退了三步。

涂婉容搶到先機，並不繼續攻擊，却借着佟德昌一緩之勢，飛身躍下高台，幾個起落，逃回自己黨羽一起去了。

佟德昌一時不愼，被涂婉容逃出手去，大感臉上無光，氣得哇哇大叫，道：「老夫要容你逃出手去，壞了本門紀綱，將來何以服衆。」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掌門之位在望，他自然也要講究門規紀綱了。

何秀瓊一旁接口道：「佟長老說得是，拿下叛徒，你將來統率本門，更是衆望齊歸了。」

佟德昌道：「老夫必除此賊，以謝天下。」踴身跳下高台，向自己手下的人一招手，氣勢洶洶的向涂婉容逼去。

涂婉容回到自己人一起，並無逃走的打算，一揮手指揮自己黨羽就在原地擺出一個奇門陣式，穩住陣脚。

佟德昌奔到涂婉容陣前，不敢輕進，站在陣外喝道：「涂婉容，你要識相的話，就隨老夫前往掌門人前服罪，也許掌門人念你一時無知，從寬發落，要不你就後悔晚矣。」

涂婉容哈哈一笑道：「你們剛才在台上沒有攔住老娘，現在是再也沒有機會了。」

頭一轉，向身邊一個二十多歲的漢子道：「這老賊見異思遷，壞了老娘大事，容他不得，你去替老娘劈了他。」

佟德昌認得那少年漢子，不過是在三花門中的三代弟子，暗想：「這老賊莫非是瘋了，怎樣叫他出來與老夫爲敵？……」一念未了，只見那漢子已越陣而出，到了面前。

佟德昌馬上就是掌門人，何等身份，豈能和一個三代弟子動手，也回身招手，叫來一個與那漢子年紀相等的徒孫，道：「你去把多魁拿下來。」

他那徒孫一閃身，向多魁迎了上去，抱拳道：「多魁弟，我們是不能談往日的交情了，你先出手吧。」

他那徒孫，與凃婉容派出來的多魁，一同長大，多魁一向就不是他敵手，是以口出歉疚之言。

多魁一言不發，跨步而前，舉手一掌，向佟德昌那徒孫迎面直落而下。

佟德昌那徒孫，那裏把多魁放在心上，一面抬臂相迎，一面輕聲道：「我們敷衍十招八招……」

一語未了，多魁的掌力已落在那佟德昌那位徒孫手臂之上，掌力如刀，手臂立折，佟德昌那徒孫驚痛之下，只叫得半聲，多魁的掌力已順勢而下，一掌落在佟德昌那徒孫胸口上，打得他平飛出去。

他身子帶着一陣血雨，飛出丈遠開外，始終未把那半聲叫出，就死在多魁驚人掌力之下。

多魁這出手一掌，看得大家都呆了，大家一呆，反而靜悄悄的，沒有驚叫之聲，誰也想不到多魁是這樣厲害，又這樣狠，這樣毒，簡直不像他過去爲人。

全場窒息了片刻，只聽一聲暴喝道：「好個心黑手辣的小子，老子今天非把你碎屍萬段不可。」

一條人影從佟德昌身旁疾射而出，猛然撲向多魁。

原來這漢子就是死者的師父，師徒連心，他根本就未曾顧及利害，只想替自己徒弟報仇。

大家只見多魁身形一矮，大喝一聲，迎着撲來的身子，雙掌一翻，半空之中，便打得撲來的身子，倒轉而回，撲通一聲，落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立時氣絕。

這時，全場才似從夢中驚醒，驚叫之聲，掀天而起。

台上的何秀瓊也是臉色一變，大出意料之外。

佟德昌這時也顧不得身份，大喝一聲，向多魁撲了上去……

多魁望着佟德昌撲來身形，臉上掠過一道獰笑，人也疾射而起，相迎而上。

只見他們兩人凌空對掌，拳來腳往，瞬刻之間，佟德昌大叫一聲，身子直落而下，心口中了一掌，賚志以亡。

多魁以一個三代弟子身份，頃刻之間連傷三人，尤其佟德昌在他手下，也沒走上三招兩式，當場人人色變，驚悸震駭不已。

要知，佟德昌的藝業，在整個的江湖上來說，雖還不够資格列爲一流身手，可是在這小小的茶洞却是一位响噹噹的人物，被視爲了不起的高手。

尤其佟德昌的一批手下，更是相顧失色，不知所措，生怕他衝過來，難以抵敵。

這時，凃婉容面向高台意氣昂揚的向着何秀瓊，嘿嘿笑道：「何秀瓊你下來，只要你勝得多魁，老娘就不要你這掌門人的位置了。」

何秀瓊方待發話，譚婆婆已是怒發如狂，大喝一聲，道：「凃婉容你好大的狗胆，我老婆子要替你師父清理門戶了。」

話聲一落，只見她縱身而起，離台直向凃婉容飛去，她人落台下，一點足人又衝了起來，有如蒼鷹盤空一般，在凃婉容他們頭上打了一個盤旋，對正凃婉容疾撲而下。

譚婆婆這一怒嘯而來，勁氣排空，聲威赫赫，比起佟德昌來，又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凃婉容亦面露驚悸之色，搖肩拔出一把綉鸞單刀在手，撩空就是一刀，向譚婆婆撲來身形劈去。

譚婆婆怒喝一聲，道：「去你的！」雙掌一按，一股劈空掌力把凃婉容震得立身不住，一連退了四五步，幸有另一位三代弟子伸手接住她，才未當場跌倒。

譚婆婆擊退凃婉容後，本人也接着飄落地上，這時那伸手接住凃婉容的三代弟子，已幌身擋住了她。

譚婆婆怒目一翻，暴喝一聲道：「大年，你也想和我動手，難道吃了獅心虎胆不成？滾開！」

大年經常在譚婆婆門下走動，譚婆婆雖已不再過問門中之事，却是對這位大年並不陌生。

那大年昂然不懼，而且也失了往昔對她的恭順禮貌，啞着嗓子乾笑一聲，道：「你少倚老賣老，自討沒趣。」掄動手中雁翎刀，竟向她動起手來。

一個三代弟子，竟敢向她動起手來，只氣得譚婆婆哇哇大叫，狠狠的向大年劈出一掌，恨不得一掌劈死他。

大年冷冷的一笑道：「你是自己討死，不要怪我不給你老臉。」又是一刀劈去。

譚婆婆只覺他劈來這一刀，暗藴玄奇，運掌封架，非吃大虧不可，心中驚駭不已，迫得向後退了一步。

人也一愣，道：「你不是眞的大年！」

大年哼哼兩聲道：「我不是大年，是誰？」欺身而上，連劈三刀。

刀刀相連，一氣呵成，譚婆婆被他直劈橫斬的三刀猛攻，迫得手忙腳亂，一連退了好幾步。

大年似是被她喝破不是大年，有意置她於死地，毫不猶豫，接着又是一連三刀。

這三刀比最初三刀，更是凌厲辛辣，譚婆婆被逼得險象環生，幾乎傷在他刀下，好容易又閃過這三刀，已是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心中暗暗忖道：「此人刀法精奇，膂力過人，再打下去我勢非傷在他刀下不可……」

譚婆婆正感爲難之際，只見一條人影掠空飛來，凌空發話道：「殺鷄焉用牛刀，大年這畜生，就交給晚輩吧！」譚婆婆抬頭望去，正是小娟的哥哥楊英，不由一皺眉頭，楊英已瀉身落在他身前，擋住了大年。

楊英擋住大年道：「大年，還認不認識我？」

一語未了，大年冷笑一聲，截口道：「誰和你套交情，納命來！」雁翎刀橫掃而到。

楊英因沒有聽淸譚婆婆說「大年不是大年」那句話，還眞以爲他就是大年，見了大年這種態度，不由大怒道：「想不到我十多年不回來，你們都一個一個成了畜牲。」舉劍相迎，和大年打在一起。

楊英這十幾年在外流浪，可沒白費光陰，連譚婆婆都幾乎吃了大虧的大年，竟只能和楊英打個平手。

何秀瓊見譚婆婆和大年動手，被逼得連連後退，正待飛身下台替她解圍，見楊英已敵住了大年，回顧芮莫兩位長老道：「我們也下台去吧！」

說着，她先飛身下了高台，但回頭却不見芮莫兩位長老隨身下來，只見他們的態度，竟又變曖昧起來，仍留在台上，意存觀望。

何秀瓊暗嘆了一聲，也不好意思再叫他們，只得隻身向凃婉容陣前走去。

小娟見何秀瓊下了高台，而且直向凃婉容陣前走去，一揮手，帶着支持何秀瓊的門下隨身跟進，同時，小娟自己却搶在何秀瓊左右。

譚婆婆怒瞪了凃婉容一眼，也退到了何秀瓊左右。

何秀瓊走到凃婉容陣前丈遠之處，停住身形，星目挾着凜然的神光，向凃婉容臉上一凝，道：「凃長老，本座有一句話，要鄭重告訴你。」

凃婉容由鼻子哼了一聲，道：「你不用再向老身擺掌門人架子了，老身也不再當你手下的什麼長老。」

何秀瓊含笑道：「那你這不是明目張胆的欺師滅祖，離經叛道了。」

凃婉容「呸！」的一聲，道：「什麼離經叛道，這小小的三花門，算是什麼門戶，値得幾文。」

何秀瓊面色一正，道：「凃長老，你如對本掌門人有何不滿之處，而出此下策，本掌門人尚可給你一個自新的機會，你如心懷欺師滅祖之念，那麼本掌門人就不再顧念你往昔的苦勞了。」

話聲一頓，接着用手一指那正在和楊英打得難分難解的大年和目射凶光的多魁，厲聲問道：「你說，他們兩人可眞是大年與多魁兩人？」

凃婉容怔了一怔，一鼓雙目，道：「你說，他們不是大年與多魁是誰？」

何秀瓊「哼」的一聲，道：「你不要強嘴，本座馬上就要他們現出原形來。」

話聲一落，便不再與凃婉容說話，轉向小娟吩咐一聲，道：「傳言本門弟子，用二五守心之法，守住心經，立時與本座放出『飛天蠱虻』。」

要知，三花門在江湖上，乃是以飼養蠱毒的門派，派中弟子，無分男女，都各自飼有本會蠱神，唯每人只准飼養一種，只有掌門人，除了本命神蠱外，另有專人替他飼有七種蠱毒，以備不時之需。

「飛天蠱虻」就是那七種蠱毒中之一，本來那七種蠱毒傷人的部位，各自不同，一般門弟子也不得而知，這時，何秀瓊命小娟放出「飛天蠱虻」，並且指示預防機宜。

這一來，是否本門弟子，就眞僞立判了。

因爲，那「二五守心」乃是三花門的秘傳心法，非門中弟子，無由得知，那就難免被「飛天蠱虻」所傷了。

小娟領命之下，立時從懷中取出了一隻小瓦瓶，高擧在手中，揚聲說道：「二五守心經，乾坤日月行……」

一語未了，凃婉容截口大叫道：「多魁，截住她手中那瓦瓶！」

多魁欺身上步，如怒矢般，向小娟猛然撲去。

小娟這時正要打開瓶塞，將「飛天蠱虻」放了出來，只見一條人影，其快如飛，連過數人，一閃而到，她已來不及打開瓶塞。

但她心靈性敏，嬌喝了一聲：「照打！」作勢揚臂，把那瓦瓶向來人打去。

來人身形一晃，那知小娟手中瓦瓶並未出手，却在他身形微緩之際，已塌肩滑步，向斜裏射了出去。

多魁受騙挫勢，不由惱怒至極，厲吼一聲，道：「丫頭，你是自速其死！」一招「追風逐月」，探臂向小娟背後抓去。

小娟在這時，忽然身形一矮，滾了出去，滾身之際，右手一揚，那瓦瓶已脫手向相反的方向打了出去。

（未完待續）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旗鏢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紫天君率衆侵犯督帥府，劉婉蓉爲避免大事屠殺，乃與約定雙方比拚一場以決牧羊圖誰屬，同意後雙方前往校場，徐督帥親往觀鬥，這一生死之搏，由鐵夢秋與紫天君各代己方出鬥，經過一場狠烈慘激的比拚後，雙方仍未分出勝負，終於紫天君同意只取牧羊圖上所載珍貴藥物，留下葛玉郎爲聯絡後率衆離去，葛玉郎俟紫天君走後，向劉婉蓉說出紫天君的鬼計，絕非甘心就此離去，而是要設法置鐵夢秋於死地，並說他身上已爲紫天君下了霹靂子，不特要炸死葛玉郎，而且更要炸死在塲諸人——

梟雄行險着 巾幗失先機

葛玉郎道：「姑娘知道，炸碎的軀體打不死人，那紫天君也知道，如是他別無安排，相信他不會這樣愚笨。」

鐵夢秋只覺這玩世不恭的黑道後起之秀，面臨到生死大關時，似乎頗有棄暗投明之心。當下說道：「葛兄既然已經發覺了那霹靂子，取下來甩掉就是，似乎也用不着躲開了。」

葛玉郎道：「紫天君其人，雖然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他却暗中操縱黑道上的人物、動態，他自知久走夜路，必遇鬼，早晚要被人抽絲剝繭的找到他，所以，他一天到晚，都在想那些古古怪怪的事情，這霹靂子，似乎就是他想出來的花樣，然後，再有巧手工匠，造出來的東西——」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紫天君既然在我身上裝了霹靂子，自然還有別的惡毒之物，只是，我還沒有發覺罷了，對諸位最安全的辦法，就是在下盡早離開諸位，走的越遠越好。」

鐵夢秋道：「除此之外，難道就眞的別無良策了麼？」

葛玉郎道：「至少，我還想不出別的什麼辦法了。」

久久不開口的黃帮主，突然開口說道：「老叫化覺着葛公子先取下霹靂子，其他的似乎用不着太担心了。」

葛玉郎搖了搖頭，道：「在下的看法，用不着這樣冒險，在下如是能活着，定當再回來和諸位一

見。」

言罷，抱拳一揖，轉身而去。

他行的方向，正是那紫天君的相反去向。

鐵夢秋望着葛玉郎遠去的背影，突然長長嘆一口氣，道：「這位葛公子，一番做作，倒叫在下無法分辨眞假了。」

劉婉蓉道：「看起來，倒是不像裝作。」

藍小月道：「小妹的看法，這人仍然是大有問題。」

劉婉蓉奇道：「何以見得？」

藍小月道：「葛玉郎自負才貌，到處沾花惹草，引誘少女，毀在他手下的淸白少女，不知多少，因此，小妹覺着，他那一番做作，不過是知道紫天君在存心害他之後的一陣激忿罷了，同時，他也明白，我們是目下武林中，唯一能給他報仇的人，所以，他不願害咱們——」

目光一掠劉婉蓉，突然住口不言。

這一眼，瞧得劉婉蓉心頭一跳，道：「小月，妳好像言未盡意。」

藍小月道：「小妹的看法，未必全對，所以不說也罷。」

劉婉蓉道：「妳說吧！不妨事。」

藍小月道：「小妹的看法是，他對妳劉姊姊，有些不同，——」

劉婉蓉接道：「那裏不同了。」

藍小月道：「姊姊，妳不覺着自己很美麼？」

劉婉蓉臉上微微泛現出一片紅暈，道：「妳是說他對我有什麼用心？」

藍小月道：「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姊姊不用理他就是。」

劉婉蓉正待答話，突聞蓬然一聲大震，傳了過來。

劉婉蓉道：「咱們去瞧瞧，那葛玉郎是不是被炸死了。」

放腿向前奔去。

藍小月，鐵夢秋緊隨身後。

幾人一口氣，奔行出兩里左右，劉婉蓉突然停下腳步。

凝目望去，只見一個人影，倒臥地上。

鐵夢秋沉聲喝道：「是葛兄麼？」

耳際响起了葛玉郎的聲音道：「別走近我。」

劉婉蓉道：「你受了傷？」

葛玉郎突然掙扎而起，道：「我想紫天君必有用心。」

藍小月突然失聲而叫道：「不好，咱們中了紫天君的調虎離山之計。」

就這一陣工夫，點將台上，傳過來尖嘯和喊殺之聲，那高燒的火把，也突然熄去了大半。

劉婉蓉心中大急，回身一躍，直向點將台衝了過去。

她情急之下，施展出絕佳輕功，有如天馬橫空一般。

藍小月暗讚了一聲，好快的身法，振袂而起，急急追去。

鐵夢秋却未返身回撲，縱身兩個飛躍，人已到了葛玉郎的身後，長劍探出，冷森森的劍鋒，按在了葛玉郎的肩頭上，冷冷說道：「你有份。」

葛玉郎回過頭來，道：「沒有，不信，你就殺了我。」

鐵夢秋看他滿臉鮮血，身上衣服破裂了數處，而且身上也似乎有着不少傷痕，心中暗道：「看他這等狼狽之狀，似乎不是裝作。」

心中念轉，左手疾探而出，點了葛玉郎一處穴道，道：「閣下最好留在附近休息一下，我們查明了內情，再放你不遲。」

葛玉郎道：「你不用點我的穴道，我也無法走的遠了。」

鐵夢秋冷冷說道：「你最好在附近找一處隱密所在，好好的休息一下，等着我們回來。」

他用的獨門點穴手法，也不怕葛玉郎逃走，是以，不待葛玉郎回話，立時，轉身向點將台上奔了過去。

再說劉婉蓉以極快的速度，奔向點將台，人近點將台時，那點將台下火燭，已然完全熄去。

點將台上，人影交錯，寒芒飛繞，打的十分激烈。

劉婉蓉雙目中怒火暴射，直飛了過去。

人未落地，手中的長劍，已經遞了出去，慘叫聲中，一個黑衣人，已然死在劍下。

突然間，金芒一閃，紫天君疾撲而至，手中金刀幻起一片金芒，兜頭落下。

劉婉蓉長劍疾舉，寒芒暴射而出。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震開那滾落而下的刀影。

紫天君冷笑一聲，說道：「小丫頭功力果然不弱。」

劉婉蓉雖然接下紫天君的金刀，但人却被逼下了點將台。

但見一條人影，疾冲而起，口中隨着發出一聲長嘯。

夜色幽黯，劉婉蓉一眼，似乎發覺那人揹着一個人。

但她却無法看得更淸楚，心中大急，一提氣，躍起了一丈四五尺高，人劍合一，希望攔住那人。

但紫天君怎肯容她得手，金刀展佈出一道光芒，攔住了劉婉蓉。

兩人在空中，互拆了一招，雙雙落着實地。

紫天君冷然一笑，道：「圖和人都已被老夫刼走，姑娘最好冷靜一些。」

劉婉蓉收了長劍，道：「紫天君，你被稱當今黑道中第一高人，怎的竟也是這般的卑下……」

紫天君微微一頓，接道：「老夫爲人素不願受別人之制，這也就是所以老夫被稱爲黑道第一高手的原因。」

劉婉蓉冷冷說道：「現在，你幸而得逞了。」

紫天君道：「不錯，相形之下，姑娘只要忍受一些屈辱了。」

劉婉蓉冷冷說道：「你現在準備如何？」

紫天君道：「我想目下的形勢，老夫已經掌握了大都份勝算，姑娘如是再不認輸，危害所及，可能會傷了徐督帥的性命。」

劉婉蓉心中一震，面上却故作鎮靜的說道：「你眞的敢傷害督帥大人？」

紫天君道：「老夫不想傷害他，也盡量避免傷害他，但如情勢迫人，在下亦可能殺害了他。」

劉婉蓉道：「閣下果然是胆大妄爲。」

紫天君道：「老夫在江湖上妄爲了數十年，這一件事，就算妄爲一些，又算得什麼事？」

劉婉蓉笑一笑，道：「閣下，可是覺着你已經勝利了。」

紫天君道：「至少，老夫目下已經佔了上風，希望姑娘別激老夫出手，年紀大了，也許我會不想後果。」

劉婉蓉道：「你說吧……你有些什麼要求？」

紫天君道：「對！識時務者爲俊傑。」

劉婉蓉道：「你說吧……我在洗耳恭聽。」

紫天君道：「第一件事，你們先行停手，淸理善後。」

劉婉蓉道：「以後呢？」

紫天君道：「以後的事，咱們再談。」

劉婉蓉冷冷道：「賤妾覺着，咱們應該先談淸楚？」

紫天君說道：「此刻，似乎不是談論大計的時間。」

劉婉蓉一顰柳眉兒，道：「閣下爲什麼不可以一下子說淸楚呢？」

紫天君道：「老夫說過，目下我已經佔了大部優勢，老夫不願再失去這份優勢，因此，必須要多多的考慮一下。」

劉婉蓉道：「那麼？還要幾時，你才能够有所決定。」

紫天君道：「明天，明日午時，老夫自會派人和你們接談。」

說完，轉身一躍而去。

劉婉蓉目睹那紫天君遠去的背影，不敢出手攔阻。

藍小月輕輕嘆息一聲，道：「姊姊，一着失錯，滿盤皆輸，現在，咱們應該重新的計劃一下，時間對他們有利，對咱們也同樣有利。」

劉婉蓉目光轉動，回顧了一眼，低聲道：「丐幫的黃幫主呢？」

藍小月道：「沒有見到他，咱們先到點將台上看看吧！」

兩人同時舉步，向前行去。

這點將台下，原有數十名精選的匣弩箭手，此刻，大部都已氣絕而逝，未死的亦都身受重傷。

陣陣呻吟聲，傳入耳際。

紫天君一方面，也付出極大的代價，在四週遺下了十五具滿身弩箭的屍體。

劉婉蓉目睹那些屍體橫陳的慘狀，不禁黯然神傷。

抬頭看點將台上，也是一片血肉狼藉。

劉婉蓉突然間想起了關中岳，急急叫道：「關總鏢頭。」

耳際間，傳入了關中岳的回應之聲，道：「區區還在……」

劉婉蓉一提氣，縱身而上。

凝目望去，只見關中岳坐在地上，斜靠在點將台上公案，前胸衣服破裂，滿身都是血污。

但他的神志，還很淸楚。

劉婉蓉蹲下身子，道：「你傷的……」

關中岳接道：「不輕，也不重，那是我生平所見中最快的刀法，像一道電光般，射了過來，還沒有看清楚，就傷在那刀下。」

藍小月開始救助傷者。

劉婉蓉一面替關中岳包傷，一面說道：「那是一道金芒？」

關中岳道：「不是，那是一道白芒，所以，我想它不是紫天君。」

劉婉蓉吃了一驚，道：「不是紫天君，也不是百劍王了。」

關中岳道：「百劍王沒有這個能耐。」

劉婉蓉道：「是飛刀王。」

關中岳道：「這就不知道了，我沒有見過飛刀王。」

劉婉蓉道：「除了紫天君之外，就算他手下四天王了。」

關中岳道：「姑娘，在下未和紫天君動過手，但我相信，那道射向我的白芒，決不會是紫天君的金刀……」

喘一口氣，忍住傷疼，接道：「大概那就是武林中傳說的馭劍術了。」

劉婉蓉道：「你就是傷在那白光之下了。」

關中岳道：「是的，我幾乎來不及舉刀封擋，就傷在那白光之下，所以，我們來不及展開，就死傷大半。」

但見火光一閃，鐵夢秋燃起了點將台上的兩支火炬，登時，火光熊熊，一片通明。

燈光下，景物清晰可見。

只見李玉龍，于俊，方振遠，全都受了重傷。沈百濤的傷勢最重，斷去一條右臂，已成了殘廢。

點將台上，以虎威鏢局爲主的防守之人，大半都受了傷。

鐵夢秋急急奔了過去，扶起方振遠。

方振遠是傷在前胸和左肋之上。

手指上的金環，還未打出一枚，顯然是，他連還手的機會都還沒有，人已經身受重傷，倒了下去的。

鐵夢秋探手從懷中摸出一粒丹丸，投入了方振遠的口中。

右手輕輕在方振遠天靈穴上拍了一掌。

方振遠長長吁一口氣，睜開了雙目。

鐵夢秋低聲說道：「老前輩，不要出口，讓藥力行開。」

方振遠點點頭，重又閉上雙目。

這時，突見人影閃動，丐帮的黃帮主，帶着四個手執烏木杖的老丐，急急奔了過來。

鐵夢秋回顧了羣丐一眼，目光又轉到那些受傷人身上，神情是一片嚴肅，若有所思。

劉婉蓉輕輕嘆息一聲，站起身子，道：「這是

一場殘忍的屠殺，可怕的是，他們出手太快，快的出了人意料之外，也證明了他們有很多高手一齊偷襲。」

她似是自言自語，又似是有意的說給人聽。

藍小月道：「姊姊，咱們鬪警趕來，前後，也不過一刻工夫，就算是金刀紫天君和四天王一齊出手暗襲，關總鏢頭等武功不弱。」

鐵夢秋突然接口說道：「他們根本就沒有還手的機會。」

藍小月低沉着道：「看起來，似乎是有一些不可能。」

鐵夢秋道：「除非是這些人，突然間失去了戰力。」

劉婉蓉說道：「黃帮主見多識廣，對此有何高見。」

黃一飛道：「事情來的太突然，諸位追葛玉郎時，在下亦被誘開。」

劉婉蓉道：「他們如何誘開了黃帮主。」

黃一飛道：「有人取走了牧羊圖……」

藍小月接道：「就小妹所知，他們離開此後，至少離開這點將台五十丈。」

黃一飛道：「咱們忽畧，他們有人混入了那弩箭手中……」

劉婉蓉嘆息一聲，接道：「百密一疏，想不到他們會混入弩箭手中。」

藍小月低聲說道：「這些弩箭手，都是沈百濤訓練，率領，除了善用匣弩之外，都還會幾招武功，沈百濤對他們都很熟悉，混入弩箭手中，殊少可能。」

黃一飛道：「千眞萬確，在下親眼瞧到，一個身穿黑衣的弩箭手，由人羣中躍飛而起，搶走了牧羊圖。」

藍小月道：「黃帮主就追了下去？」

黃一飛道：「不錯，在下追了下去。」

劉婉蓉道：「那黑衣人什麼樣子。」

黃一飛道：「身材適中，面相亦無特殊之處，而且，他手中還抱着匣弩，但當他取過牧羊圖後，立時就棄去手中的匣弩，疾掠而去。」

藍小月道：「帮主看他的武功如何？」

黃一飛道：「單看他的輕功，應該是江湖上第一流的身手。」

藍小月道：「帮主追上他沒有？」

黃一飛道：「慚愧的很，在下，已然用出全力，但却未能追上那人……」

回顧了身後四個老丐一眼，接道：「本帮中高手，散佈於大江南北，在下雖然傳下了竹牌令諭，調集他們集會開封，但因散佈過廣，一時間恐難如願，形勢迫人，目下，只有本帮中巡閱四老，趕到此地。」

劉婉蓉道：「帮主在追趕那人的途中，遇上貴帮四老麼？」

黃一飛道：「聽姑娘的口氣，似是對我丐帮中有些動疑了？」

劉婉蓉道：「黃帮主不用誤會，賤妾之意，想問明詳細經過，便於查明內情。」

黃一飛道：「在下追那位弩箭手，行逾百丈，始終保持着丈餘左右的距離，才知道遇上了一位武功極高之人。這時，教場中已傳出了殺喊之聲，同時，那高燃的火燭，也熄去了甚多，因此，在下只好趕了回來，途上遇上了他們四人趕來馳援……」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事情就是這樣簡單，不知道劉姑娘是否相信。」

劉婉蓉道：「只不過一刻工夫，但是變化太大了，完全出了我們意料之外。」

一道陷入沉吟的鐵夢秋，突然開口說道：「師妹，事情已經發生了，師父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道愈是處境危惡，咱們愈是要鎭靜應付。」

劉婉蓉道：「師兄說的是。」

鐵夢秋道：「爲今之計，小兄覺着還是直接找紫天君決一死戰的好，如是能制服了紫天君，這股集結兇匪，就樹倒猢猻散，鬥智畧，計謀，咱們只怕很難勝過那些陰險的老魔頭？」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小妹覺着，我們這番失敗，並非敗在我們的武功上，亦不是敗在我們的謀畧上，我們是敗在經驗不足……」

語聲一頓，接道：「目下，督帥大人，也遭擄去，除非咱們不理會徐大人的生死，否則，必將被敵人威脅，利用，因此，小妹覺着，此刻，更需要智，慧，謀畧。」

鐵夢秋淡淡一笑，道：「師妹是否想到了什麼高明之策。」

劉婉蓉道：「現在，我還沒有想到，但有過一次的教訓，使我感覺，任何精密的計劃，都難免會百密一疏，那一疏的原因，就要經驗，閱歷去彌補了。」

目光轉到黃一飛的臉上，道：「黃帮主有何高見。」

黃一飛沉吟了一陣，道：「姑娘可是問那徐督帥的安危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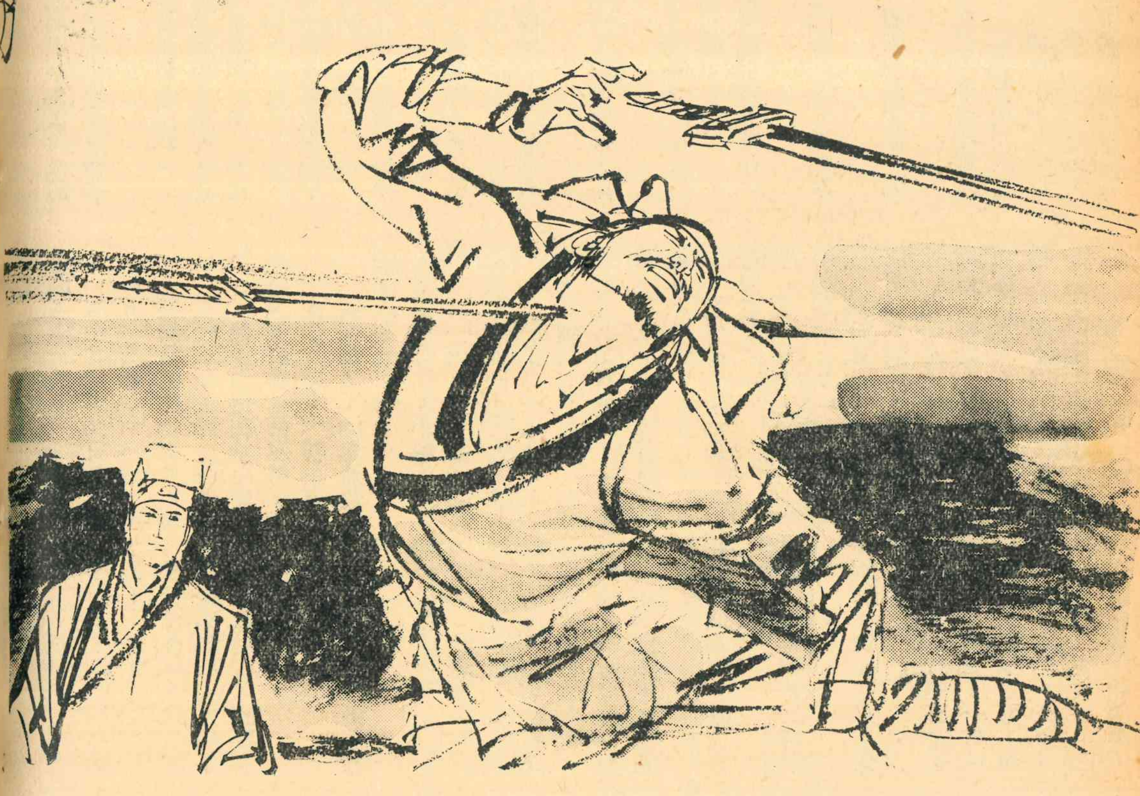
劉婉蓉道：「自然，這件事最爲重要。」

黃一飛道：「在他們未取得牧羊圖的藏寶之前，決不會傷害到徐督帥。」

劉婉蓉道：「爲什麼？」

（未完待續）

格殺勿論（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葛衣青年，練就一身絕藝，投身於一暗殺集團爲職業殺手，團中規例凡奉命行動，例有重賞，唯不准動問被害者是誰，和誰是買兇主謀，葛衣青年爲此，誤殺心上人段香兒，迨事後發覺，悔恨已遲，懷着滿腔悲憤，直闖暗殺集團總部，要向主持人傅玉書詢問這次買兇暗殺段香兒者究是誰人？傅玉書拒絕說出，并誡以恪守集團規訓「格殺勿論」，着其離去，葛衣青年本欲硬拚以求眞相，但爲傅玉書嚇退，只好悻悻離去。傅玉書俟葛衣青年走後，立命封九往追躡，並着于七、朱八二殺手隨往，欲置葛衣青年於死——

血染長襟淚滿腔

曉霧欲散未散，穿林小徑仍是那麼凄迷。幾聲鳥喧，或西或東，可也不知道是甚麼鳥兒，啼喚着那甚麼。

詩人常說鳥兒最是解人，聲聲喚來都不無因。冬冷，人不久留，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不暇細聽，於是，鳥也無語。

到春，鳥啼不了，你還未覺冬殘，牠已告你春至，及那春光漸老，花落逐水流，啼的更急，聲聲無非替你細問：春歸何處？

待得春去夏來，你才叫出熱也熱也，牠已啞着嗓子，聲聲催暑。

那到此時秋深，啼來又是甚麼意思？

聽到啼聲，倒也歡樂，莫非聲聲在說：熱也麼不熱，寒也麼不寒，好也麼，秋！

三期完 詭異技擊俠情故事

盧令·文·圖

秋是好秋，但也最易令人發愁，最易令人生感，這許多學問，鳥兒想來還不曾曉得，否則，早就應該閉上嘴巴，好得讓那心頭正在發苦，愁個不了的葛衣人安靜安靜。

那葛衣人倒也不去理會，只是低着頭，牽着馬，默默無言地走他的路。

他牽過馬匹，就背着那幢莊院，踏上來路，走來雖然緩慢，却可不曾停過，更不回頭張望，走盡了路，就直入林裏，步伐始終不變。

來時他那麼急，只爲了想早些知道那買兇殺段香兒的人是誰，如今，他還着急甚麼？

本來，倒是走得慢了，方好思量，只是管他想來想去，還是不甚了了。

來時他原以爲問不來時，買也該買得來的，他甚至不惜付出那僅有的千六百両黃金！

當年，他就是爲了要得到那千六両黃金走上職業殺手的道路，如今，好不容易總算湊足了數目，但對他來說，却又已失去了意義！

不過，憑那許多黃金，他想，最低限度，還有些用處，誰知那曾經控制了他生命的千六百黃金，對於別人，却竟會不起絲毫作用！

他實在好生懷疑，好生不忿！

又怎知道，他那千六百両黃金雖然不少，但比起七八萬両的數目來，可是微不足道！

他那麼想，茫無頭緒，當然不着邊際。倒是反覆思量下來，教他越走越慢。

到入了那林子，他更就連脚步也停了下來。但那也只不過片刻，他肩膀乍縮，颯的猛可翻身上馬，左掌隨落，就重重的擊在馬臀上！

那馬負痛，立時發足狂奔，四隻鐵蹄直踼的那滿徑枯枝落葉沙沙激飛，蹄聲更就像是連鞭炮似的

，響個不了。

滿林宿鳥不由也都驚的飛了起來，破口吱喳，可也不知叫罵甚麼。

葛衣人這邊才放馬奔出，那邊林外對開丈許，小徑左側的草叢中，沙的突然外分，貍貓也似的就竄出了「快訊」封九。

他身手果然敏捷，人才竄出，就地一滾，便自臥伏地上，面龐貼地，傾耳細聽。

就地聽來，蹄聲更是清晰。

蹄聲很重，分明不是空馬，封九何等經驗，立時就分辨得出來。

「人在馬上，那就不成問題了。」他沉吟着更不猶豫，颯地起身，放開脚步，追了下去！

不想別人是兩條腿，他也是兩條脚，他的兩條腿施展開來，居然快的像馬！

他這邊起步追踪，那邊葛衣人却已到了林中，兩脚陡緊，猛的力夾馬肚！

健馬吃迫不過，奔的更急！

葛衣人却隨卽縮起兩脚，提身蹲到了馬臀上！

馬兒奔的雖急，他人竟未被拋下去。

也只不過刹那，他雙脚就馬臀一蹬，半身陡長，猛可向上拔了起來！

他直向上拔起了丈許高下，腰身便曲，颼的一翻，左手已然搭住了頭頂處一條樹木橫枝，就勢消去力道，再一借力，半身陡仰，已然坐到了樹枝上去。

再看那騎健馬，吃他一蹬，不由使上性子，也不管那背負突輕，放蹄更急！

馬背上沒有人負着，跑來更就急了！

那邊封九聽得蹄聲轉急，不由亦加快了脚步。

也沒多久，他人已來到了葛衣人藏身的那棵樹下，葛衣人樹上看的眞切，却仍不動。

封九追着蹄聲，倒也不曾察覺，何況兩旁的樹木那麼多，他就是留心也未必能够看得出來。

那脚步不停，刹那他人已從樹下穿過！

幾乎同時，葛衣人飛身從樹上凌空撲下！

颯的風聲响動，他人看來簡直就是頭餓鷹！

好封九，耳目果然敏銳，身手更是矯活，只聽風聲，便知不妙，那脚步着地又起時，已然變了方向，斜裏竄向旁邊樹林！

那知他應變雖然迅速，葛衣人可也不慢，他不獨劍術過人，輕身提縱的功夫亦是不弱，比起封九或者仍有距離，但這下出其不意，又有備在先，封九那裏還逃得過他，身形才起，後心衣服已被葛衣人那暴展的左手抓着！

封九這一驚非同小可，但心神却仍不亂，猛可一聲怪叫，反手後甩，半身前衝，雙手借勢脫出袖子，身子更就泥鰍也似的滑出衣衫，也不管光着身，脚步再起，撲向林子裏頭！

葛衣人看的眞切，冷笑一聲，道：「好，金蟬脫殼！」也不起步追趕，左手陡揚，抓在手裏的那件衣服突然脫手飛出，直取封九後心！

那不錯只是件衣服，但在葛衣人手裏飛來，可不簡單，去勢之急，更就驚人！

封九才到林邊，那件衣服已然飛到，他勢子方老，舊力已盡，新力未生，雖然聽得風聲，那還來得及閃避，立時吃那衣服擊中後心！

拍的一聲，隨卽劃空响起！

封九只覺一股大得出奇的力道直衝肺腑，心頭一甜，張口就是一口鮮血噴出，眞氣再也提不起來，那脚步一下踉蹌，人不由仆倒地上！

葛衣人亦自舉起脚步，走了過去。

誰知他人才一走近，那倒仆地上的封九便自翻身彈了起來，右掌不知何時，已然多了一口尺許長短，看來鋒利已極的匕首！

匕首閃光，隨卽刺向葛衣人的胸膛！

葛衣人恍如未見，脚步不停，但那匕首才一刺近，他的左掌便亦翻起，食中二指一開一合，竟就不偏不倚的恰好將那口匕首齊中夾着！

封九大吃一驚，勁透右腕，便待撤回匕首，那知一再用力，也竟絲毫不起作用！

卽時，葛衣人左手食中二指一擰一抖，震開封九右手五指，硬生生的將那口匕首奪了過來！

封九匕首脫手，更是吃驚，半身陡側，聳肩，擰腰，忙起右脚，飛踢葛衣人小腹要害！

葛衣人喝聲好，亦起右脚，橫截來勢！

拍的兩脚交擊，葛衣人紋風不動，封九整個身子却風車也似的斜飛了出去，再又跌翻地上，他倒硬悍，哼也不哼，就地一滾，胸腹貼地，猛一垂頭，颼颼兩聲，烏光發亮，半尺長短的兩支箭就從腰後射出！

這下更是出人意料，那知葛衣人竟似早就瞭然於胸，不知何時，左手已然掀下頭戴竹笠，擋在身前，也竟恰好就迎着那兩支弩箭！

奪奪的那兩支弩箭立時釘到了竹笠上，直沒過半，那力道之强勁，可想得知！

葛衣人却看也不看，就手一甩，抖去嵌在竹笠的那兩支弩箭，重新戴回頭上，隨又再一甩手，那食中指縫夾着的匕首就勢脫手，嗤的飛向封九！

封九眼雖然朝地，耳可聽的清楚，只聽那奪奪兩聲，他心頭便不由一寒，再聽那嗤的一聲，却連手也不由凍了，忍不住就抬頭望去，卽時發覺一道寒光已然到了眼前！

封九饒是吃了豹子胆，這下也不由的心胆俱喪，待要閃避時，已是來不及。

他驚呼也還來不及出口，寒光已然着實，却只不過插在他眼前的地上，可不就是他的那口匕首！

匕首入地只是寸許，那鋒利的刄鋒距離封九面門不到半分，要是稍入，封九不免就得血流披面，再入，那可就得嗚呼哀哉！

葛衣人的眼力當然不會那麼不濟，分明就是手下留情，特地留上分寸，這封九心裏也明白得很，可也不是感激得很，倒像那十五隻吊桶，七上八下，動個不了，偏就猜不透葛衣人在打甚麼念頭。

葛衣人匕首出手，却可再無動作，只是木立那裏，冷然望着封九。

封九偷眼看來，心頭更是忐忑！

他也不敢再動，就伏在原來的地方，更不敢伸手去碰眼前那口匕首。

匕首不錯沒有傷着他，但匕首上的一股寒氣已然透入了他的心脾，他心頭只覺的陣陣發凉，滿頭冷汗早已涔涔淌下！

好半晌，葛衣人仍無舉動。

封九滿頭汗落更急，差點兒人就喘不過氣。

終於，葛衣人舉起脚步，走了過來。

封九心頭怦然震動，那顆心幾乎就跳了出去。

葛衣人直走到封九跟前，忽又停住了脚步。

封九只當葛衣人便要痛下殺手，下意識閉上了雙目，那知，過了好會子，還是未覺絲毫不妥，不由的又睜開了眼，却只看那葛衣人仍只是冷然望着自己，並無殺意，更不曾拔劍在手。

葛衣人也只等封九睜開了眼，嘴角陡咧，忽的冷笑道：「你還有甚麼技倆何不一併施展出來？」

封九咽喉咯的一下，却說不出聲。

葛衣人冷笑道：「沒有了麼？」

封九咽喉又是咯的一下，好不容易從牙縫裏嗤的透出一聲，也不知他說的是不是抑或是。

葛衣人隨又道：「你若是沒有，那就該看我的了！」忽的舉起右脚，踩在那口匕首的柄端上。

他用的只是脚尖，也就那麼從容不迫的緩緩踩下，但竟毫無凝滯的直踩到底，到他將脚縮回去時，那口匕首赫然已被他踩的連鋒帶柄，直沒入地，消失不見！

匕首就在眼前，封九那有看不眞切的道理，禁不住就倒抽了一口冷氣。

他並不知道這塊地面到底有多硬，只知道葛衣人那脚踩的若是他的腦袋，他那腦袋只怕就得卜的裂開，紅的白的都綻將出來，跟那泥土打成一片，落得一塲糊塗！

他吃驚也未了，葛衣人已又道：「怎樣？還要看下去麼？」

封九呻吟着終於開口，道：「够……了……」

葛衣人輕叱道：「那站起來與我說話！」

封九怔了一怔，仍是伏身原地。

葛衣人稍待再又叱道：「你沒聽清楚麼，我說站起來與我說話！」

封九猶豫着還不起身。

葛衣人語聲陡厲，喝道：「站起身來！」

封九聽得語聲不對，那敢再作躊躇，連忙爬起身子，垂手站在葛衣人身前，頭更是垂得低低的。

葛衣人隨卽問道：「可是追踪我來？」

封九不敢抬頭連連否認道：「不……不……」

葛衣人冷笑道：「你最好還是說老實話！」

封九連聲也不敢聲了。

葛衣人稍歇再問道：「是抑或不是？」

封九知道隱瞞不過，連忙應聲：「是……」

葛衣人接問道：「是傅玉書的主意？」

封九囁嚅着道：「正是！」

葛衣人仰天冷笑道：「我早就知道他絕不會輕易罷休，不當塲反面，只是心懷顧慮，不能作出決定，像他這樣的人，沒有十二分把握的事，是絕不會冒險親自出手的！」

封九那敢接口，反倒將頭垂得更低。

葛衣人冷笑又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他目前的身份，的確犯不着冒這個險，難怪，難怪！」目光陡落，迫視封九，接道：「他叫得你來追踪我，想必已是立心置我於死地了！」

封九聽說更就不敢作聲。

葛衣人接着又道：「他也實在小覷了我！」

封九一聲輕歎，仍不作聲。

葛衣人道：「你也實在太不小心，如今……」

封九忽的顫聲接道：「如今落在你手，封某人無話可說，生死悉隨尊便，只求你給我一個痛快，封某人便已感激不淺！」

葛衣人道：「我不殺你！」

封九聽在耳裏，非獨絲毫不覺欣喜，反倒慘笑道：「你待要怎樣折磨我亦無不可，早在當年，我就知道遲早必會有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一天，只是不想竟就應在今日！」

葛衣人道：「誰說我要折磨你！」

封九霍然抬頭，詫異的道：「那你待要……」

葛衣人道：「問你幾句說話！」

封九苦笑道：「只怕我亦無可奉告。」

葛衣人道：「也不過是幾句無干要緊的話，你就說了，想來亦不會感到不便。」

封九咬了咬牙，道：「你且說來聽聽。」

葛衣人道：「你是在那裏綴上段香兒的？」

封九沉吟着道：「這倒方便說話，是在史家集東，冷五失手之後。」

葛衣人道：「可知此前段香兒到過甚麼地方？開罪過甚麼人？」

封九道：「那倒不知。」

葛衣人道：「果眞不知？」

封九道：「封某人雖然人微言輕，但要就不說，說得出來的是必就是眞實說話！」

「這我相信，不過……」葛衣人道：「即使不知，憑你的經驗，想來亦不難追查出來！」

封九聽說不由的點了點頭，他身手雖然差勁，輕功却是過來人，那打探消息正就是他的專長。

葛衣人接道：「否則你也不配叫做快訊了！」

封九下意識脫口道：「好說。」

葛衣人道：「說到追查功夫，無疑，我遠不如你！」

封九連聲：「那裏那裏……」心頭可也不免好生得意，要說追查甚麼，向來他認爲數來數去，也得先數自己，然後才到其他的人，可是如今……

如今他却好比那終日打雁兒，不想也有日打不了雁兒，反敎那雁兒啄了眼珠！

想到如今，封九不由再也得意不出來了。

葛衣人卽時又說道：「那麼，段香兒的事，倒要拜託你替我追查追查！」

「甚麼……」封九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

葛衣人道：「你不曾聽淸楚麼？」

封九苦笑道：「你可莫要跟我說笑。」

葛衣人道：「誰跟你說笑了！」

「這……這……」封九不由怔在那裏。

葛衣人隨又道：「千六百両黃金，是我能付得出的酬勞，你意思怎樣？」

封九忽的又苦笑道：「莫說千六百両，就是萬六千両黃金，只怕我也無福消受！」

葛衣人淡應道：「未必！」

「未必？」封九苦笑着道：「可知我若是應承了你，也就等如背叛了傅玉書！」

葛衣人道：「怎不知道！」

封九接道：「那又可知背叛了傅玉書的人是怎樣收場？」

葛衣人反問道：「你怕死？」

封九道：「白活了那許多年，無日不是生不如死，你想我還會怕死麼？」

葛衣人道：「你不怕死？」

封九道：「不怕，只是……」

葛衣人替他接下去道：「滿門老幼，是生是死，就操在傅玉書胸臆三寸之間，不能不無顧慮！」

封九詫聲道：「你怎知道？」

葛衣人道：「縱然你自己不說，旁人也不難看出來，憑你的身手，要是立心作壞事，那怕夜走千家，日盜百戶，金銀珠寶玉器，多少手到拿來，亦非難事，怎用得着替人跑脚，是必出於脅迫，身不由己！」

「悔不當初……」封九低下頭來，沉痛的道：「當年若不好酒好賭，那會落得如此田地！」

葛衣人道：「是酒害了你？」

「不錯！」封九失嘆着道：「那夜敎人慫恿，多喝了兩杯他媽的便宜酒，糊裏糊塗地賭將下來，就欠下了滿身賭債，本來說好賭記賬的，誰知事了却說是賭現成，當場拿它不出，沒奈何只好讓他們送入官府去！」

葛衣人道：「後來可是傅玉書他替你償還那些賭債，着人保你出來？」

封九道：「是他……」

葛衣人道：「於是你感恩圖報，不由就開始替他工作起來了？」

「可不就是……」封九嘆了一口氣，道：「到我覺察不對路時，已經是泥足深陷，不能自已，只好……」

「聽天由命？」葛衣人隨口道。

封九道：「不錯，只好聽天由命！憑我那幾下子三脚貓的跳躍功夫，饒是保得自己，也保不了家人，那麼，又能兒到了那裏去？」

葛衣人無言點頭，封九隨又道：「不獨我，誰也好，除非他不走這條路，已然走了，那就別想再回頭……」忽的想起是在與那葛衣人說話，連忙住口不說下去。

葛衣人卽時冷哼道：「只怕未必！」

封九稍作思索，不覺點頭道：「那的確也不無例外，像你，匹馬單騎，全無牽慮，又如此好身手，想來，傅玉書眞奈你不何……」

葛衣人截口道：「你或許也是！」

封九忍不住失笑道：「我？我怎會是？我連想也不敢想！」

葛衣人問道：「那監視你家左右的兩人，身手很厲害麼？」

封九道：「也不見得，據我看來，還遠不如冷五，不過於我來說，可就已是非同小可，無論是誰出手，亦是非我能敵！」

葛衣人道：「不如冷五，豈非更不如我？」

封九道：「那兩個人同時出手，也是敵你不過，只恨，我不是你！」

葛衣人道：「若是我又如何？」

封九道：「那還用得着我多說麼？」

葛衣人道：「怕只是你口裏說說，果眞如我身手，也不敢膽冒險！」

封九哈的笑道：「那你未免小覷了我！」

葛衣人道：「旣然如此，還不簡單！」

封九詫異的道：「甚麼簡單？」

葛衣人忽然又迫視着封九，沉聲道：「你只管帶家小離開，誰敢阻攔，我來應付！」

封九刹時不由又怔在那裏。

葛衣人也不再多說甚麼，就等待着。

良久良久，封九忽的開口問道：「當眞？」

葛衣人斬釘截鐵的應道：「當眞！」

封九猛可咬了咬牙，道：「依你！」

葛衣人忽問道：「你可還是好酒好賭？」

封九搖頭道：「很多年了，每當看見那骰子那杯酒，我就恨不得將自己的嘴巴割下，將自己的雙手砍掉，你想我還會再好酒好賭？」

葛衣人道：「那麼，拿着千六百両黃金，做點兒小買賣，維持生計想來也非難事！」

封九脫口道：「你……」

葛衣人隨截道：「說出的話，我從不會收回，許你千六百両黃金酬勞，也就絕不短少分毫！」

封九嘆聲道：「那我就不客氣收下了，不管怎樣，我也必會替你找出眞相！」

「拜託！」葛衣人問道：「你家住在何處！」

封九不假思索，道：「眞州縣城！」

葛衣人沉吟着道：「那麼，七日後午時我在眞州縣城東門等你！」

封九道：「有七日時間怎也足够了。」

葛衣人道：「到時我會替你僱好馬車，你也得早半日回到家裏，敎那家人隨時準備離開。」

封九點着頭道：「我相信你！」

葛衣人道：「我也相信你！」

封九忽的道：「其實你是用不着說這句話。」語聲暗淡，却分明透着濃厚的悲哀意味。

葛衣人聽說怔在那裏，也不作聲。

由始至終，不錯他不曾說過半句脅迫的說話，但縱然他不說，那脅迫的意味，顯然已就存在了。

他是在帮助着封九，但何嘗又不是在利用着封九？他說怎樣怎樣，也只不過要怎樣怎樣，那何嘗又是封九本來的意思？

封九若是拒絕了他，他曾怎樣？眞能就此罷休？眞能就此放過封九？

他自己也不知道，封九更就不知道！

那敎封九怎樣拒絕他的「好意」？

像封九這種小人物，似乎永遠就活在夾縫中，沒有自己的行動，沒有自己的意見，只能聽人驅策，聽人利用！

封九感到可悲的也正是這些。

他也知道，知道得很淸楚，葛衣人口裏說的相信，相信的也許是他封九絕對不敢用自己的生命，家人的生命，來賭那句說話的眞實性！

葛衣人自己也的確不知道口裏說的相信到底是相信甚麼。

他沉默了半晌，終於又開了口，道：「封九，不用你說，我也知道你心裏在想着甚麼，但你也得想想，自己若是不曾行差踏錯，不曾做過虧心的事，做事光明，問心無愧，別人就是來威迫，也奈何你不得！」

封九眼旁肌肉猛可起了抽搐，點頭無語。

葛衣人在袖裏取出兩張銀票道：「這裏是三百両黃金，你先收下，好得打點！」

封九也不再說甚麼，伸手接了過來。

葛衣人隨着又道：「我這就回去拿那其餘的千三百両，七日後眞州再見時給你！」

封九忽道：「這幾年來，我也稍有積蓄，你不妨留下些自用，再說那好歹是你那辛苦賺來的。」

葛衣人淡笑道：「黃金甚麼對我已經全完失去意義，我不會再珍惜，何況我也不會有這麼長的命來用它……」

封九一怔道：「你該比我更……」

葛衣人搖頭截說道：「我不同，你還有將來，我却已走到了生命的末端！」

封九忍不住問道：「那段香兒到底是你甚麼人？至親的人？」

「你何必問？何必知道？」葛衣人悽然一笑，道：「沒有甚麼，你我就此別過，珍重！」

一聲珍重，葛衣人便自轉身，脚隨點地，展開身形，掠了出去，頭也不回。

只見他忽起又落，其快無比，也沒多久，已然穿出林子，消失不見。

他走的很匆忙，只因爲他眼裏已然濕透，他若再留下去，淚水不難就會淌下。

他從來不願在別人跟前流露出自己的悲哀！

在別人跟前，他寧可死，也不落淚！

只因爲他是男兒，不是女人！

男兒流血不流淚，這幾乎就已成爲男兒必須遵守的金科玉律，也不知那來的天才，想出如此精采的佳句，更奇怪的是人人居然都曉得。

於是，到那後來，男兒簡直就無淚可流了。

幸好不久就出現了個更了得的天才，想出了兩句更精彩的說話，說道是：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有這兩句說話撐腰，那男兒的眼淚方才又得流些下來，不致完全吞到肚子裏去。

可惜說只管說，到底先入爲主，那流淚的男兒畢竟並不多見。

也怪不得人們時常懷念童年，那實在是很有道理的。別的不說，就說眼淚，看那小孩子呼天搶地，淚流成河，可曾有人指責他不是？

不過，無論如何，人長大了，總該堅強一點，就是女人，也少流淚點好。

葛衣人雖然走得快，封九的目光也不慢，看到了那雙眼，他心裏明白葛衣人爲甚麼急着走。

望着那遠去的背影，他眼裏不由也濕起來。

心頭甚麼樣的滋味，是喜？是悲？他自己也不知。

他做夢也想不到時至今日，自己竟然還有機會脫出魔掌，重新做人。

他忍不住挺起了胸膛，但又縮了回去！

即時，兩條人影箭也似疾地颯颯的分從左右兩邊林裏竄了出來，在他身旁躍落！

封九雙眼何等銳利，刹時竄出來的是于七朱八兩人，心頭不由冷了下去。

他動念也未了，兩人已然靠近身旁，朱八忽的問道：「你手裏的是甚麼？」

封九下意識縮手，那知雙手立時落入朱八手裏，反扭到背後去！

朱八隨又騰出左手，他就只用右手拿着封九雙腕，封九無力掙扎。

那兩張銀票不待言也就落在朱八左手裏，他那目光陡落，隨即冷笑道：「正好用作物證！」

封九聽說立時知道兩人早已窺伺左右，事情是必敗露無疑，張口便待呼救，那知聲猶未出，旁邊于七已然伸手封住了他的口。

那邊朱八隨又說道：「傅爺只道那人如何了得，還敎我倆好生照顧，怎知，嘿嘿……」冷笑兩聲，也不再說不去，轉向于七道：「等會于兄且追下去，兄弟押了這厮回見傅爺，隨後就來！」

于七點着頭道：「那麼沿途留下標記好了。」

朱八道：「兄弟自會留心。」

于七再又點了點頭稍待，突然鬆開了那掩着封九嘴巴的手，銜着封九冷笑道：「現在你若以爲他還聽得到，只管放聲呼救！」

封九頹然道：「我……」

朱八即時冷截道：「你有甚麼話說，回去跟傅爺說！」

封九眼睛裏不由露出絕望的神色……

× × ×

曙色終於散盡，東方已見秋陽。

莊院向東，日光透過窗櫺，直入後堂。

燈火映着那透入來的日光，漸漸的暗淡下去，雪白的幔幕却是愈來愈見鮮明，那面屏風，也不例外，兩下交映，直使的那「格殺勿論」四個赤字益發紅得怕人！

屏風前面，站立着傅玉書，他仍是背對門口，負起雙手，那身白衣讓日光映的如霜如雪，但是，他那冰冷刹白的面色，更嚴於霜雪！

在他身後，過長几沒多遠，封九垂手站着，面色可是蒼白如死！

再過，靠門左側，朱八按劍肅立，動也不動，更也不敢作聲。

封九倒很鎭定，面色雖變，身子却仍站得很直，不曾發抖，他並不是不怕，而是他知道怕亦怕不來，死生由人，怕亦無用！

燈火更暗，良久，傅玉書仍不見回過身來。

倏的，他右手忽然抬起，就腰一抹，手中已然多了一口三尺五六長短，腰帶也似的軟劍，斜裏再一抖，「嗡」的劍已給抖得筆直！

封九眼看眞切，自份必死，索性就連頭也垂了下去，免得觸目驚心。

傅玉書却並未出手，就手一落，劍尖支地，忽的開口問道：「封九，可是朱八寃枉了你？」

封九頭也不抬，應道：「不是！」

傅玉書道：「原則你是無話可說！」

封九道：「無話可說！」

傅玉書道：「但無話可說也得說，我且問你，他可說過何去何從！」

封九道：「不知！」

傅玉書厲聲道：「再說不知，滅你滿門！」

封九混身一震，終於起了顫抖，半晌，囁嚅着道：「知是知的，只是，不敢肯定……」

傅玉書斷喝道：「說！」

封九應道：「我這若是說了……」

傅玉書道：「饒你滿門性命，另那三百兩黃金仍歸你所有，撥作他們生活費用！」

封九不由抬頭道：「可是當眞？」

傅玉書道：「傅某人向來言出必行！」

事關滿門生死，你可怪不得我……封九心頭暗忖，猛一咬牙，道：「他說過回去拿那其餘的千三百兩黃金給我！」

傅玉書冷哼道：「原來他竟許你千六百両黃金作爲酬勞，怪不得，怪不得！」

封九索性閉上嘴巴，聲也不聲。

「回去……回去……」傅玉書沉吟着，猛可喝道：「朱八！」

那邊朱八連忙應道：「朱八聽令！」

傅玉書道：「你家住古海州？」

朱八道：「正是！」

傅玉書道：「可知有雲台山？」

朱八道：「就在境內！」

傅玉書道：「那葛衣人就在雲台山北面，望日峯下，海中亂巖夾着的一艘破舟裏，你這就趕回家，與那家居左右兩人會同于七前去，諒還來得及阻截，若能生擒最好，不然……」語聲陡斷，左掌突抬，駢指如刀，猛地一落。

朱八那不會意，應道：「知道！」面上好不得意，要知那葛衣人的身價既然值得七八萬兩黃金，他們四人若是得手，多少酬勞，可想得知。

傅玉書隨又吩咐道：「此人厲害，不比普通，要是誰人落單，不妨追踪下去，待機會齊人手，休要擅自輕擧妄動！」

朱八口裏應是，心頭可也不以爲然。

傅玉書左手一甩袖，道：「那麼，去吧！」

朱八應聲急不及待，連忙退出。

傅玉書背立如故，仍不回身，待那脚步聲遠去，忽又道：「封九，這幾年來我自問對你不薄！」

封九應聲道：「不薄！」

傅玉書道：「原則因何叛我！」

封九道：「身不由己，雖生猶死！」

傅玉書一怔，冷笑道：「好！說得好！」

語聲陡厲，道：「你可知我如何對付叛徒？」

封九顫聲道：「到此地步，封九不敢乞命，只求放狠下手，給我痛快！」

傅玉書道：「好，我給你最後的機會！」

封九下意識道：「甚麼機會？」

傅玉書道：「我知道你輕功很好！」

封九道：「不見得！」

傅玉書冷笑道：「由此時起，你若能逃出堂外，我放過你，不再追究！」

封九一怔，道：「好！」雙脚猛一蹬地，身形暴起，颯的倒翻，疾向門外飛了出去！

若換是別人，勢必先行遊走，擾亂對方視聽，然後再找機會，脚底抹油，溜出門外！

但對那傅玉書只怕有利無弊，像他那麼冷靜的人，爲時越久就只會變得越鎭定。

那封九心裏也很清楚，所以他毫不猶疑，要走就走，只道傅玉書倉猝間必來不及出手，那知……

他身子凌空尚未來得及翻出，傅玉書已然轉身，右手陡震，三尺軟劍立時脫手飛出。

颼的銀光破空，其急如電！

封九凌空未落，勢子又已走老，正是避無可避，閃無可閃，驚呼未絕，劍已從他後心飛入，直沒入柄，前胸穿出。

好快的劍！好狠的劍！

劍上力道更是驚人，硬將封九撞出後堂門外，斜斜釘在地上！

封九慘嘶着躬身欲起，但連隨又倒了下去！

鮮血也連隨飛激，濺濕了他的衣衫，也濺濕了堂前的石階，紅！赤紅！

× × ×

天風獵獵吹寒，又是拂曉時分。

曙鼓雷鳴，驚起城頭棲鴉萬點。

鴉影未絕，鼓聲方歇，四騎快馬便已衝風破霧，出了淮陰東城。

沈飛卿匹馬當先，英姿颯颯，隨後耿鷹揚、「天風雙劍」三人也無不是神采飛揚。

城裏了無線索，四人終於決定遠出追查。

出城半里，道路分成兩條。

「天風雙劍」絲鞭齊落，雙雙策馬越前半丈，宗錦春隨振吭呼道：「我兩取右，兩日後黃昏，清水鎭再行會合，要是發現甚麼，不暇久留，鎭口只管留言，定當隨後動身！」

沈飛卿道：「彼此！」

「天風雙劍」齊抱拳道：「珍重！」

沈飛卿耿鷹揚兩人也自說聲珍重，勒轉馬頭，先後往左奔了出去……

× × ×

雨過風還亂，殘陽尙未消。

歸鴉驚寒，聲斷長空。

葛衣人匹馬也隨歸鴉入了清水鎭東，轉過長街，來到了間小店門前，葛衣人便滾鞍下馬，就在店前橫欄繫好馬匹，走了入去。

時當晚飯時候，店子裏頭飯菜正香，也正聚了不少客人，相當嘈雜，葛衣人也不介意，就在那牆角的座頭坐了下來……

那邊葛衣人才入店門，于七就從街口轉出。

他嘴角泛着笑意，由徒步至騎馬，先後已追踪了不少道路，但那葛衣人却始終不曾察覺。

他實在想不到自己初次做追踪的幹活居然也做得如此出色，他實在好生得意。

他牽着馬，逡巡着，目光忽然停在那遠處街旁的一幢兩層的酒樓上。

那幢酒樓雖然不近，但從樓上憑欄外望，正好監視這小店的出入。

他也實在感到餓了，於是，不再猶豫，牽着馬朝酒樓那邊走了過去。

那幢酒樓想必也就是這清水鎭中最大最好的一間，雖然遠比不上縣城裏的倒也有幾分氣勢，于七

牽馬來到樓前，也不由的抬頭打量一下。

即時，樓頭響起一聲暴喝：「好賊子！」

喝聲未了，一條人影已然颯的越欄飛出，餓鷹也似，凌空撲下。

這人，赫然就是「天風雙劍」的老二車雨亭！

他手裏兀自拿着一隻香噴噴的痲辣鷄。人在半空，痲辣鷄突然交左手，騰出來的右手往腰一抹，劍已出鞘，劍光如虹，當頭就朝于七劈下。

于七冷眼瞥見，大吃一驚，不暇思索，飛身掠上坐騎，放馬就走。

車雨亭一劍隨即劃到，堪堪落空。

他一聲暴喝：「那裏走！」挫腕收住劍勢，身形着地又起，再落下時，已然上了繫在樓前的坐騎，就手一劍削斷韁繩，策馬隨後追了出去！

幾乎同時，樓頭又是一條人影越欄躍下，正是那天風雙劍的宗錦春。

他手裏也是一隻痲辣鷄，身子凌空未落，猛一折腰，借力使力，翻身就已上了坐騎，劍隨出鞘，刷的把那韁繩削了下來。

他那騎術更是過人，也不用騰出左手，就雙脚控馬，緊追在後，隨即振吭呼道：「二弟，莫殺了他，要留活口！」

車雨亭口裏咬着痲辣鷄，那裏應得出聲，方待吐了，宗錦春已又呼道：「留着那隻痲辣鷄，路上也許不容易找到吃的！」

車雨亭聽說忙又將那隻痲辣鷄咬得緊緊的。

于七那邊倒也聽的清楚，肚裏不由咕的一聲。

即時，身後又傳來宗錦春的呼喝聲：「今次若再教你走了，天風雙劍一頭撞死地上。」

這話可是對他說的，于七不禁暗暗叫苦。

聽口氣，那天風雙劍分明就是死也要窮追到底，單打獨鬥，倒還罷了，天風雙劍齊出，他那裏是對手。

三騎人馬，追追逐逐，不多時已然到了鎮口。

宗錦春突然停下了馬，就在那旁邊的人家的外牆上舞劍劃了起來。

刷刷刷的幾劍劃過，那牆上已然多出了一個斗大的「追」字！

追字下再加箭頭一道，直指鎮外，他人隨亦收劍策馬，追出了鎮外。

× × ×

縷金鼎燒的檀香正濃，錯采瓴插的時花方開。

香氣氤氳廳堂，氣氛極其平靜。

紫檀架、雲石面、雕鏤桌子旁邊的那三人，也是意態優閑的對坐着。

單看廳堂裏的陳設，便可猜想得到這並不是普通人家，若是再看正坐那主兒的衣飾，更就連猜想也不用了。

他人已六十四五年紀，却並無老態，只是可能舒適慣了，那身子已微見痴肥，使得他那本就平庸的面龐看來愈發顯得平庸了。

他那面色，很是紅潤，幾乎可以跟那嫣紅撒花椅搭比美，可是，坐在他身旁的那少年兒郎却恰恰相反，面色簡直就是蒼白如死。

那少年兒郎長的倒也俊俏，神態雖然頹喪，平生萬種風流依稀仍見悉堆眼角。

他那身的衣飾，更是華麗，怪的是那麼的年紀，身上竟還佩着寄名鎖、護身符等等小孩子的玩意，敢情自幼嬌生慣養，生就是富人家裏的活寶？

兩人的對面，就坐着那傅玉書。

他仍是白衣瀟洒，眼裏冰冷，嘴角似笑非笑。

丫嬛奉過了茶，忙又退了出去。

老人隨即抬掌水平遞出，笑道：「請茶！」

傅玉書道：「那不客氣了。」

口裏雖說，却不曾伸手去碰那茶杯。

老人也不在意，逕自端起杯來，沾唇稍啜，隨又放下，笑道：「傅公子端的快人，前後不過短短七日，消息傳來，那段香兒已然命喪。」

傅玉書道：「遲則難保生變，不快怎成。」

老人頗欣賞的點了點頭，不再說話。

傅玉書也沉默了下去。

半晌，老人沉吟着忽又道：「記得當時錢銀經已付清……」

傅玉書道：「經已付清。」

老人道：「原則，如今該是各不相欠。」

傅玉書道：「不錯。」

老人道：「那傅公子今日到來，究因何事？」

傅玉書道：「些微痲煩小事。」

老人道：「與我關連？」

傅玉書道：「正是。」

老人道：「看來傅公子不是喜歡轉彎抹角的人，何不直說分明？」

傅玉書道：「方待直說。」

老人道：「洗耳恭聽。」

傅玉書道：「閣下可知那段王孫已出價黃金五萬兩追查那殺他女兒的兇手？」

「也曾聽說……」老人笑道：「五萬兩可不是小數目，傅公子何不就將那人交了給他？」

傅玉書道：「無威不足畏人，無信不足以服人，出賣手足的事傅某人我還眞做不出來。」

老人忙道：「恕我失言。」

傅玉書微哂道：「言重。」

老人隨道：「但那事想來與我也無關……」

傅玉書道：「不錯無關，只是，閣下可不知道那殺段香兒的人也正出價黃金千六百兩追尋那幕後的兇手。」

老人詫聲道：「你是說我？」

傅玉書道：「正是閣下！」

老人忙追問道：「究竟怎麼回事？」

傅玉書道：「那人原就與段香兒相識，不過行事夜裏，未曾辨認出來，待得知道錯殺，已是追悔莫及，痛定思痛，思量追尋原兇，用祭亡靈，並消心頭愧疚，豈非就是意料中事？」

老人嘴角那原帶着的點兒笑意立時消失不見，就咧着嘴，吃吃的道：「你莫非與他說了？」

傅玉書道：「我早說過不是無信人。」

老人點着頭道：「那我就放心了。」

傅玉書道：「他問不出甚麼，遷怒於我，竟就起了叛心，離我他去……」

老人道：「那你……」

傅玉書道：「對付叛徒，我向來只有一種法子，那就是，殺！」

老人拊掌道：「那我就更放心了。」

傅玉書淡然一笑，道：「但我也向來不做沒有價值的事！」

老人連忙說道：「那更就非要趕快下手不可了，一來既可除去心腹禍患，二來段王孫那懸賞的五萬兩黃金正好到手！」

傅玉書道：「傅某人我亦是如此意思，他的行踪於我已是瞭如指掌！」

老人不由問道：「他人此刻……」

傅玉書道：「來此途中！」

老人變色道：「你不是說他不知道？」

傅玉書道：「他的確是不知，但憑他的本領，機智，可也不難找來此地！」

老人道：「祗怕未必……」

「未必？」傅玉書冷笑道：「當日事發鬧市，如今只怕已是無人不知，徐州城裏人家千萬，閣下饒是富可敵國，怕亦難掩衆口！」

老人忙道：「誰說事發鬧市……」

傅玉書冷截道：「傅某人我說得出口，是必就已查明底蘊，你也是聰明人，當知如此隱瞞，並無好處！」目光忽轉向旁邊那少年，問道：「曹公子，你說是麼？」

那少年早就變了面色，聽得傅玉書問，也不敢說甚麼，只是點了點頭。

傅玉書目光隨又轉回，老人也不等他開口，就說道：「傅公子不是曾經說過得人錢財，替人消災，事情必可完滿解決……」

傅玉書截住道：「你說要段香兒的命，如今她人可不是死了，那事情還不算完滿解決麼？」

老人道：「但目下……」

傅玉書又截道：「目下的事是目下的事。」

老人道：「那末將來……」

傅玉書道：「將來再說。」

老人苦笑道：「原則何時方了？」

傅玉書道：「也許在他死後。」

「也許？」老人苦笑着接道：「連你也不敢肯定說，在我豈非就是欲罷不能？」

傅玉書道：「你意思是說我暗裏弄鬼？」

老人目光閃動，也不作聲。

傅玉書看在眼裏，冷笑接道：「傅某人我若是果眞如此作爲，買賣只怕不會做到如今，你更也就不會找到門來，想你也是做過多年生意的人，當知即使最穩當的生意，亦難保不無風險，誰也不例外，偏就你例外，可是天意，怪得誰來，再說……我原可以完全不說與你知道的。」

「不錯，給我消息，我該謝你，但是……」老人稍頓又道：「用人不當，你可也得負責。」

傅玉書道：「要不負責，與他說了，你父子兩今日那得安坐此地！」

老人恍然道：「如此說來，你已交待清楚，此後發生甚麼，也都與你無關……」

傅玉書道：「那是事實。」

老人接口又道：「即使那人找來此地，你也是袖手旁觀，不會平白教人阻攔的了。」

傅玉書道：「我方考慮趁他快意恩仇，心神鬆散的那當兒下手，好得事半功倍！」

老人面色更是難看，無言半晌，忽的沉聲歎道：「明人眼前無謂再說暗話，你待怎樣方肯替我攔途截殺那人？」

傅玉書道：「閣下可是明知故問？」

老人無奈道：「你且說個價錢出來。」

傅玉書不徐不疾的道：「黃金三萬兩！」

「甚麼……」旁邊那少年不由的脫口叫了出來，他身子也忒煞虛弱，突然出口，說話稍爲用上了幾分力，已然禁受不住，語聲陡頓，便就氣息轉速，連聲乾咳。

老人聽聲望去，搖了搖頭，眼中既是憐時又是怒，隨又轉過目光，回向傅玉書，苦笑道：「傅公子可莫要說笑。」

傅玉書道：「你道我是喜歡說笑的人？」

老人道：「我那來……」

傅玉書截口道：「閣下可是徐州首富。」

老人道：「那是笑話。」

「笑話？」傅玉書道：「據我所知，單就令公

，子每月隨手散來就過千百兩黃金，此地秦樓楚館，當眞誰不知曹繼祖的名堂，想想，做父親的，要是沒有富甲當地的家底，做兒子的那來傲笑同儕的豪氣？」

老人微喟道：「是眞也好，不是也好，徐州不過小地方，洛陽可是帝王都，徐州首富不比洛陽首富，曹天祿更就不比段王孫。」

傅玉書道：「我也知道，不然，要的只怕也是黃金五萬，不是那區區的三萬兩了。」

那老人曹天祿不禁連聲苦笑。

傅玉書隨又道：「於你來說，那不過是你家財的十一，何足掛齒？」

曹天祿不禁又苦笑，半晌，忽的說道：「殺段香兒也只不過是黃金三千兩……」

傅玉書道：「今日可是人要殺你，不是你要殺人，事關你滿門良賤的死生，怎同往日說話？何況，那人的本領遠勝段香兒，你那黃金我可不是輕易賺得來的，只怕，也要付出相當代價！」

曹天祿忽又道：「那人也只不過出價千六兩買我的消息……」

傅玉書道：「閣下何等尊貴，怎麼與那亡命之徒相比？再說……」陡頓又道：「他買的只是你的消息，你買的可是他的性命！」

曹天祿點頭道：「那是道理。」

傅玉書道：「原則閣下……」

曹天祿突然道：「看來，我若是不答應，只怕那人很快就會找到綫索，尋來此地的了……」

傅玉書淡笑道：「那我也不淸楚。」

曹天祿立時沉默下去。

傅玉書也不再多說甚麼，只是冷眼旁觀。

好半晌，曹天祿方才開口道：「到此地步，正所謂勢成騎虎，姓曹的已然無話可說，認了就是，不過……」

傅玉書道：「不過甚麼？」

曹天祿道：「那許多的黃金一時可不容易籌措，可否寬限一些時日？」

傅玉書道：「我沒說過立刻就要。」

曹天祿沉吟道：「那麼……」

傅玉書道：「七日後我再來收取如何？」

曹天祿不假思索道：「有七日的時間，怎也够了……這裏，我先立張欠單給你……」

「這倒不必，我信得過你。」傅玉書道：「那許多年來，我從來不曾要人立過欠單甚麼，但也從來無人短欠過我分毫！」

曹天祿虛應道：「是麼？」

傅玉書道：「對付賴賬的人，傅某人向來也只是有一種法子……」

曹天祿道：「我知道你那是甚麼法子。」

「你知道就好了！」傅玉書道：「話到這裏爲止，若無其他，我可要告辭了。」

曹天祿道：「傅公子日理萬機，分身不暇，我也明白，不敢多留。」

傅玉書道：「原則就此告辭。」

語聲甫落，人隨推座起身，果眞說走就走。

因微知著，他若不是決斷的人，那來如此決斷的舉止。

曹天祿連忙起身送客，直送出廳堂外。

傅玉書忽的回過來說道：「不敢有勞。」

曹天祿也知他不是喜歡客套的人，也不多說客套的話，只道：「恕不遠送。」

傅玉書應聲道：「請回！」別轉過頭，放步走了出去，旁邊自有曹府的家人侍候着，不待吩咐，忙代主人送出門外。

曹天祿負手堂前，目光相送，待得家人送客回來，忽的問道：「走遠了麼？」

家人應道：「小的眼看他已走遠。」

曹天祿點了點頭，突然舉手兩拍！

兩條普通裝束的漢子立時從旁閃了出來。

曹天祿隨卽吩咐道：「追踪着那姓傅的，看他多少人隨着來，能够查出他的去向最好，否則也是無妨，若是勢色不對，就得放棄追踪，誰若不愼洩了底細，提頭見我！」

語聲冷酷，神態更是怕人！

聽那口氣，聽那說話，分明就不會是普通的人，更不會是胆小畏事，方才那般懦弱，那般畏縮，敢情只是做來給傅玉書瞧？

兩條漢子應聲隨卽轉過半身，身形齊起，掠了出去，手眼步法，頗也都見功夫！

那左右的已是如此不錯，正主兒呢？

曹天祿待那兩條漢子出了庭院，也自轉回廳堂裏頭，目光落到那曹繼祖身上，忍不住叱道：「看！都是你惹出來的麻煩！」

曹繼祖始終就坐在那兒，不曾移動，聽得叱責，呻吟着道：「爹爹又要怪孩兒了麼……」

話聲未了，突又咳了起來。

曹天祿頓足長歎，那裏還叱責得下去。

好會子曹繼祖方才收得住那咳聲，喘着氣道：「其實爹爹也不必賣那廝的賬……」

曹天祿悶聲道：「你二叔三叔四叔都不在，又摸不清他的斤兩，那怕他是信口胡謅，也只好由得他，暫且容忍！」

曹繼祖不由的頷首無語，曹天祿隨又道：「但最多三兩日，你二叔他們便可回來，到時，嘿嘿！

」冷笑兩聲，左拳右掌，霍地交擊，也不說話，只是抬起頭來，遙遙望出堂外，天外……

天外，晚風方急，殘霞正紅……

× × ×

點點風帆點點鷗，鷗帆點點點天涯……

海邊黃昏，永遠是那麼的迷人。

雲台望日峯頭看那東海落日景色，更就如詩如畫，說也說不出來。

吹岸冷風漸急，斷崖殘照更濃，葛衣人亦背負包袱，下了那艘破爛漁舟。

包袱裏頭是那千三百兩黃金，影響不了他的身形，也沒多久，他人已然上了斷崖。

幾乎同時，三條人影倏的從那附近的亂石堆裏閃了出來，人各黑巾幪面，手掌三尺利劍，截住那葛衣人的去路！

葛衣人耳聽風聲響動，脚步已然停了下來，半身橫裏陡轉，目光亦自三人面上掃過，忽地開口問道：「可是傅玉書要你們來的？」

當中那人卽時應道：「正是！」

葛衣人隨問道：「他怎知道我在這裏？」

那人應道：「封九口裏打聽出來！」

「果眞是他！」葛衣人道：「他人在那裏！」

「黃泉路上！」那人嘿的笑道：「你要找他算賬也忒容易，吃我一劍就是！」

葛衣人眼角猛可抽搐了起來，呻吟着道：「傅玉書也忒好手段，是他殺的！」

那人忽又笑道：「說老實話，封九是生是死，朱某人也不了了，不過，據我所知，傅爺對付叛徒，向來只有一法，那就是，殺！」

葛衣人道：「看來，這事你倒淸楚！」

那人得意地道：「敎你曉得，他人是你家朱八爺擒下來的！」

葛衣人冷笑道：「原來是你！」語聲陡頓，忽的問道：「他家人怎麼樣？」

朱八道：「你少操心，聽說傅爺甚至將你那千六百兩黃金撥作他家人日後的生活費用！」

葛衣人道：「傅玉書倒也會慷慨！」

朱八道：「比起七八萬兩的數目來，你那千六百兩黃金原就算不了甚麼！」

葛衣人訝聲道：「甚麼七八萬兩？」

朱八道：「你不知道自己的命那麼値錢？」

葛衣人不由追問道：「是誰出的價錢？」

朱八道：「五萬兩是段王孫的懸賞……」

葛衣人心頭陡痛，隨卽問道：「還有那二三萬兩又是出於誰人？」

朱八道：「我也不知！」

葛衣人也不追問下去，沉吟半晌，忽的點着頭道：「七八萬兩，怪不得傅玉書！」

朱八道：「甚麼怪得怪不得的，少說廢話！」

葛衣人應聲眼裏暴射寒芒，迫視着朱八道：「你們也好胆量！」

朱八道：「你家朱八爺生來就胆包着身！」

葛衣人道：「倒要見識！」

朱八道：「你家朱八爺方待敎你見識，喝！要你就束手就擒，否則……」

葛衣人截口道：「怎樣？」

朱八道：「敎你屍橫就地！」

葛衣人冷笑道：「就憑你們？」

朱八道：「還不够麼？」

葛衣人沉肩卸下背負那包袱，冷笑道：「不够！」包袱突然脫手飛出，迎面疾向朱八擲過去！

朱八喝聲：「來得好！」右腕陡振，三尺利劍斜裏挑起，迎向那擲來的包袱！

他只當包袱裏頭的是衣服甚麼，隨手一劍便能挑開，是以雖然聽得風聲急勁，也不以爲意，僅用上六七成內力，只道怎也應付得了，可怎也想不到裏頭竟是千三百兩黃金，吃葛衣人透勁擲出，活脫脫的簡直就像是隻流星鎚！

那其實他本來可以閃避開去，但他却是自恃本領，也存心要賣弄劍上功夫！

他也的確是好身手，眼到時手也到，三尺利劍挑起，不偏不倚，恰好就迎着那包袱！

卽時，葛衣人劍已出鞘，也不將那連着銀鍊的護手先行套上右腕，拔劍就朝朱八脫手飛出！

他人連隨追在劍後，飛身凌空撲了過去！

朱八左右那兩人冷眼瞥見，怎敢怠慢，一聲輕叱，雙劍齊出，直取那葛衣人！

也就在那剎那，劍與包袱已然「錚」的接實！嗤地裂帛聲響，那隻包袱從旁彈出，着地陡裂，五六錠黃金叮叮噹噹的從裂口裏跌了出來！

再看朱八，却是連劍帶右臂給震的從旁疾盪了出去！

他吃驚也還來不及，眼旁已然瞥見劍光，騰身急閃，可是，閃無可閃！

慘呼未絕，劍已穿心，直沒入柄！

葛衣人幾乎同時掠到，身子凌空未落，右臂已展，五指陡落，竟是恰好搭住劍柄！

他人隨着地，曲右脚，半身外旋，手隨身動，劍隨手撤，拔了出來！

鮮血隨卽嗤的標出了朱八的後背、胸膛，他人也隨卽倒了下去！

葛衣人也隨卽偏身倒地，肩肘腰膝腿齊使力，地趟功夫立見身形，颯的橫裏滾了出去！

左右兩支長劍適時刺到，堪堪刺空！

那兩人身手也不弱，劍勢走空，立撤右腕，半身轉過，連隨又向葛衣人那邊迫了過去！

葛衣人滾身又起，人已在丈外，錚的抖開劍柄銀鍊，握在左手，那鹿皮護手却仍不套上右腕，就隨着那左掌纏裏的銀鍊垂在地上。

他也不等那兩人迫近，縱身突然冲天拔起！

那兩人眼裏眞切，不約而同，頓住脚步，卸氣提身，一聲輕叱，也自凌空拔起，劍光乍閃，左右迎向那葛衣人！

三條人影，刹那凌空相遇，陡合又分！

葛衣人右掌利劍，錚的封開右來那一劍，人隨沉肩偏身，就從那人身旁掠過！

嗤的一聲裂帛，卽時劃空響起，他那左脅衣服已被左來一劍劃破！

但他人已偏身，劍雖裂衣，已然够不上尺寸，無法再及肌膚，傷他血肉！

他人連隨擰腰，身子凌空未落，突轉過來，左臂隨勢反揮，左掌銀鍊立時橫裏飛出！

颼的銀光破空，掃向右邊那人膝下小腿！

那人可眞想不到會有此一着，右掌長劍那裏還來得及封擋，人在半空，更就無從閃避，立時吃那銀鍊掃在右小腿上！

鍊末端那鹿皮護手去勢亦盡，但力道却未盡竭，立時彈回，連帶那條銀鍊緊接回捲，就將那人的右小腿捲着！

那人此驚非同小可，但他心思也端的是敏捷，連隨折腰翻身，頭上脚下的凌空反撲那葛衣人，右臂隨亦反後，人未到，劍已然先到！

如此一來，那銀鍊雖然捲着他的右小腿，却不會影響到他的身形，反倒是葛衣人劍連銀鍊，無法棄劍，非得接他這反身一劍不可！

葛衣人那刹那身形已然着地，冷眼瞥見，不假思索，騰身又起，舉劍迎去！

「錚」的兩劍刹那半空交擊！

葛衣人連隨借力使力，折腰騰身，就從那人頭頂翻了過去，劍隨身動，緊接倒掛！

劍鋒斜映落日，寒光暴閃！

那人不約而同，也自折腰倒翻，劍亦隨勢倒挑刺出，但他右腿吃那銀鍊捲着，銀鍊可是握在那葛衣人的左手，葛衣人騰身翻滾，銀鍊當然亦被牽動，身形間接無疑也受影響，出手那裏還不亂分寸！

也不過片刻，葛衣人已然着地，左手倏的抖開銀鍊，收了回來，就勢背對那人站着，頭也不回，望也不望！

那人同時已着地，手劍低垂，動也不動！

刹那，他眉心嗤的突然中裂，鮮血怒激！

劍忽的嗆啷墜地，他人終於亦倒了下來！

還有那人身形早已着地，眼看同伴與那葛衣人殺的難解難分，無從插手，方待在旁等候機會，那知連人也沒看清，勝負已然分出，不由得他怔在那裏，却也只是片刻，突又舉劍欲起！

葛衣人卽時開了口冷叱道：「還要動手？」

那人沉聲應道：「正是！」

葛衣人道：「你，非我對手！」

那人道：「非你對手！」

葛衣人道：「那何必送命，走！」

「走？」那人突然仰天笑道：「要走那會如此容易，要死倒是簡單！」

葛衣人道：「你是身不由己？」

「胡說甚麼！」那人厲聲道：「那怕只有絲毫殺你的可能，我也絕不會退縮！」

葛衣人沉聲道：「你是不死不休？」

那人嘶聲應道：「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飛身突起，人劍化成飛虹，越空直取葛衣人！

葛衣人也再無說話，破聲尖嘯，暴起身形，連人帶劍疾迎了上去！

人未到，兩口長劍已然錚的凌空交擊！

兩人混身陡震，齊齊直瀉落地，但劍勢却仍不停，陡分又合，陡合又分！

錚錚錚的又是三劍，兩人已然着地！

葛衣人劍勢更不停，出手更快，緊接就是三九二十七劍，連連搶攻！

那人的出手也不算不快的了，但比起葛衣人顯然不如，七八劍搶過，便只有招架的份兒，到後來甚至招架也招架不了，迫的讓步倒退！

二十七劍下來，他人已然退出好幾步！

葛衣人那肘腕簡直是沒有骨頭連着的，巧捷靈活到了極點，二十七劍刺過，只是稍凝便又出手，劍勢綿密，源源不絕地，絲毫不予人多少歇息的機會！

那人迫不得已，只好暫時避鋒芒，他眼只是兩隻，也非長在腦後，退着退着，不知已是快要退到那斷崖的邊緣！

葛衣人亦不曾放鬆，步步緊迫！

再退三步，那人已然退到了斷崖的邊緣！

葛衣人卽時一聲斷喝：「下去！」劍勢急如駭電驚雷，奮力劈出！

劍鋒未到，森寒的劍氣已然斬碎了秋風！

那人那裏封擋得住，不由又再倒步退出，脚步連隨踏空，驚呼未絕，已自連人帶劍跌了下去！

慘叫聲立時從崖下劃空響起！

叫聲搖曳，由高漸低，不到片刻間，突又消失

了！」

葛衣人步亦收，也不下望，就垂劍木立崖口！

劍尖滴血，血花濺開碧巖，兩朵，三朵……

夕陽已紅，血，更紅！

× × ×

雨冷，風寒。

風吹颯颯，雨落蕭蕭。

樹影經雨迷濛，枯葉隨風飛墜，飄落墳頭，飄落人身。

墳是孤墳，人也是孤身。

那墳正是段香兒的墳，那人也正是段王孫！

他那面容黯淡，就是頭髮也似乎已添白了不少，此際手按碑頭，神色木然時人也是木然站立，倒不知已然站立了多久。

細雨蕭騷，未濕衣裳，他頭低垂，面龐更乾，但爲甚麼他眼裏反倒已濕了？

風吹更急，風聲裏忽然傳來了馬蹄聲。

蹄聲錯雜，由遠漸近，也沒多久，隨風急馳來了三騎人馬。

離墳約莫三丈，三騎忽的停了下來，人影隨閃，當先躍下了那身穿白衣的傅玉書！

在後兩騎隨亦滾鞍下馬，都是三十五六左右年紀的配劍中年漢子。

三人下了坐騎，就朝段王孫那邊走了過去，兩個中年漢子始終不離傅玉書左右三尺。

段王孫却恍如未覺，不曾理會，但傅玉書三人才一走近，他頭已抬起，突轉過身，目閃寒芒，輕叱道：「甚麼人！」

傅玉書應聲止步，抱拳道：「閣下可是段王孫老爺子？」

段王孫悶哼道：「我問你是甚麼人？」

傅玉書道：「姓傅，草字玉書。」

段王孫也不再理會，目光轉向傅玉書那左右兩人，問道：「你們又是……」

語聲陡頓，只等兩人接話，那知兩人恍如未聽入耳，面上木無表情，更不作聲。

段王孫方待發作，傅玉書旁邊已然應聲道：「他們兩人，閣下可以不必理會。」

段玉孫冷笑道：「可是聲名狼藉出不得口！」

那兩人不由得稍微變了面色，傅玉書適時道：「此來雖然唐突，但並無得罪的地方，閣下卽使心裏不快，想也無妨先聽聽那來意，何必動氣？」

段王孫悶哼道：「原則你們此來何事？」

傅玉書道：「先刻傅某三人登門拜訪不見，聽得貴府管家……」

段王孫冷截道：「少說廢話！」

傅玉書道：「閣下膝下無兒，曙後星孤，僅得弱女，不想此次……」

段王孫又截道：「你是耳朵聾了抑或沒聽清楚，我不是叫你少說廢話麼！」

「是是……」傅玉書拍掌道：「風聞人說，段老爺子快人快語，今日得見……」

段王孫道：「又是廢話！」

傅玉書隨卽道：「閣下可是懸賞五萬両黃金追查那殺人兇手的消息？」

段王孫道：「莫非是你知道？」

傅玉書道：「正是！」

段王孫混身陡震，急着道：「快與我說！」

傅玉書道：「要是說了……」

段王孫道：「五萬両黃金決不短少分毫！」

傅玉書道：「可是當眞？」

段王孫道：「那得要問你說的可是當眞！」

傅玉書道：「傅某人我生平不說虛假說話！」

段王孫冷笑道：「段某人我難道就會騙你不成，銀票我也早就預備身上，你且說來！」

傅玉書喝聲好，道：「那人……」

段王孫急不及待的截問道：「那人是誰？」

傅玉書道：「說老實話，我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不過……」

段王孫道：「你是尋我開心？」

「不敢！」傅玉書連忙道：「閣下也請莫要誤會，實情那人的行踪詭秘，從來不曾對人透露自己姓甚名誰，傅某人我的確無可奉告！」

「行踪詭秘，無名無姓……」段王孫冷笑道：「那簡直是笑話，敎我到那兒去找他！」

傅玉書道：「這倒不必擔心，姓名雖然不知，他的行踪此際在我已是瞭如指掌，也只有我才知道他人在那裏！」

段王孫道：「既如此，你且先與我將他的年紀相貌，裝束，描述描述，讓我想想可曾認識！」

傅玉書道：「那也無妨……」

「快說快說……」段王孫不耐煩的催促着。

傅玉書稍作沉吟，道：「那人約莫二十左右年紀，六尺長短身裁，面容冷削，也無甚麼特徵，不過，終年不變，只穿葛衣……」

段王孫重覆着問道：「葛衣？」

「不錯，葛衣！」傅玉書隨又道：「還有他用的兵刄是柄不足三尺的長劍，黑柄黑鞘，不甚起眼，但是，劍柄末端另鑲鋼環，相連綫香粗細的銀質長鍊，鍊尾緊扣鹿皮護手，用時就套右腕……」

「你是說他！」段王孫突然仰天狂笑起來。

傅玉書忙問道：「閣下莫非認識？」

段王孫笑聲陡斂，悶哼道：「當然認識！」

傅玉書道：「那我就放心了。」

段王孫道：「放心甚麼？」

傅玉書道：「可見得我並非憑空揑造。」

段王孫厲聲道：「你正就是憑空揑造！」

「這話怎說？」傅玉書不由深感錯愕。

段王孫喝問道：「你知道他是誰？」

傅玉書道：「早已說過不知。」

段王孫隨問道：「你說是他殺了我的女兒？」

傅玉書道：「不錯！」

段王孫啞的道：「你給我住口，也給我聽着，誰都會殺我的女兒，但他不會，絕不會！」

傅玉書道：「你敢肯定？」

段王孫肯定的道：「當然！」

傅玉書哈的乾笑道：「那我還有甚麼說話好說，此來算是白來，所謂……」陡頓接道：「話不投機，半句也多，就此請辭。」

話聲甫落，人已半轉過身，果眞說走就走。

段王孫突喝道：「慢着！」

傅玉書舉步欲起又止，斜過目光。

段王孫又道：「要走？豈會如此容易！」

傅玉書道：「你待怎樣？」

段王孫道：「回我幾句說話！」

傅玉書微哂道：「恕我無話可說！」

「無話可說也得要說！」段王孫厲聲道：「我且問你，既然他人行踪詭秘，又不曾透露過姓甚名誰，爲甚麼偏你曉得他人何去何從，並且瞭如指掌，又憑甚麼知道是他殺了我的女兒？」

傅玉書冷笑不語，他早就想到段王孫是必會如此責問，但可不曾考慮到怎樣砌詞掩飾，只因爲他知道掩飾並不是好辦法，除非事實，否則儘管怎樣聰明的人，也不可能次次說出相同的話，遲早必會露出破綻，何況，砌詞掩飾最傷腦筋，幾句普通說話，也往往要添多幾倍相同的說話方能顯示出它的眞實性，越是天才兒童說的也就越多，結果必然欲罷不能，到頭來還是自己說漏了嘴。

譬喻來說，就好比那抹粉遮醜的人他初初抹來教人拍爛手掌，自己那不心花怒放，到抹得幾次，可是越抹越心虛，越抹越不敢面對現實，不想越抹也就越厚，終於那面上掛不住，砉的掉將下來，那怕連皮肉也扯下，沒臉見人。

傅玉書正就是諳盡此中道理，雖然滿肚子壞水，也不是老實的人，可就不輕易說那掩飾的說話，甚至寧可不說。

段王孫那由得傅玉書，見他冷笑不語，連隨又沉聲道：「你與我說！」

傅玉書道：「無可奉告！」

段王孫道：「你非不知，只是不說！」

傅玉書道：「不說又如何！」

段王孫冷笑道：「那就只好請你暫住我家！」

傅玉書道：「好意心領，我住不起！」

段王孫道：「段家婢僕如雲，食客過百，多你們三人不多，少你們三人不少，管教你們住的舒適，食的安樂，只待我查淸楚事情的確與你們無關，立即放人，期間損失多少，開得出賬來，我照數賠償，無庸操心！」

傅玉書冷笑連聲，待得段王孫住口，仍是那句說話道：「好意心領……」

段王孫冷截道：「只怕由不得你！」

傅玉書道：「倒要看你如何由不得我！」

段王孫喝聲好，沉手突從長衫下襟前幅，塞入那腰帶裏，露出腰懸那三尺七寶玲瓏劍，道：「果眞敬酒不吃吃罰酒，那我也就只好硬留了！」

「硬留？」傅玉書道：「風聞段老爺子年輕時拳劍震江湖，武功很是了得，不過，許多年來養尊處優，人也老了，未知身手可還是當年那……」

「你要知道還不簡單！」段王孫截口道：「我最後問你留還是不留？」

傅玉書道：「要是不留，你就動劍？」

「正是！」段王孫口應着手已握住劍柄！

傅玉書哈的冷笑道：「是你迫我！」

段王孫冷哼道：「你在打甚麼鬼主意！」

傅玉書忽問道：「那五萬両黃金的銀票就是在你身上？」

段王孫道：「在我身上！」

傅玉書連聲道：「好，好，很好！」

段王孫道：「甚麼很好！」

傅玉書道：「銀票在你身上，還不好麼？」

段王孫厲聲道：「你待……」

傅玉書斷喝道：「先要你的命再搜你的身！」

「果然不出所料！」段王孫冷笑道：「說來說去，甚麼消息不消息的，都是廢話，覬覦那五萬両黃金，存心伺機巧取豪奪，方是當眞！」

傅玉書鐵靑着臉道：「隨便怎樣說，好好的買賣你偏偏不做，硬要迫我狠心辣手，死也是活該，怪不得別人！」

段王孫冷笑道：「好狂的口氣，倒要看你的心如何狠，手如何辣，來！取你的兵刃！」

傅玉書傲應道：「憑你，還用不着我出手！」

段王孫道：「你少賣狂！」右掌陡振，三尺七寶玲瓏劍錚的出鞘，人隨半步跨出！

傅玉書目光斜帶左右，道：「你們兩人齊上，莫要取他胸膛，免得那鮮血染了他懷中銀票！」

左右兩條中年漢子應聲拔劍出鞘！

段王孫冷眼瞥見，冷笑道：「好，先打殺了你那奴才，不由你做主人的不出手！」

那兩條中年漢子聽得說變了面色，左邊那人喝聲：「就教你曉得奴才的手段。」身形突起，連人帶劍直取段王孫！

右邊那人幾乎同時發動，人劍雙飛！

兩人身手顯然都非尋常可比，手眼步法無不恰到好處，劍上更見功力！

段王孫眼裏分明，心頭不由微凜，也不硬接，閃身讓開來勢，突喝道：「你們是誰？」

左邊那人冷笑道：「做奴才的！」長劍乍收又展，右邊那人斜挽劍花，也自從旁掩上！

劍光如虹左右交展，勁急如電！

段王孫喝聲：「好奴才！」不再閃讓，七寶玲瓏斜裏翻起，左挑右抹，硬將刺來兩劍彈飛！

那兩條中年漢子齊喝聲：「好老頭兒！」雙劍又再開展分從左右，直往段王孫身上招呼！

段王孫也端的好身手，雖然養尊處優，不曾行動江湖多年，武功並未生疏多少，那七寶玲瓏劍展動開來，饒是兩條中年漢子如何本領，也只是堪堪敵得住，但他要取勝，可也不簡單！

三個人，三口劍，剎時就激烈的戰在那裏！

那邊傅玉書却竟似不曾放在心上，看來神色平靜，絲毫不爲三人所動，看着看着，索性竟就背負兩手，繞着三人放步踱了起來。

他那腳步踱來，不快不慢，步步相距始終不變，也沒多久，自然踱到了段王孫身後。

段王孫早就留心着，劍勢立時緩了下來，腕底蓄勁四分，以防變生俄頃。

那知傅玉書並未出手，若無其事的踱了過去。

左右兩條中年漢子反倒趁機放手搶攻，竟然硬將段王孫迫退兩步！

那兩步退過，傅玉書也已踱過，段王孫心無顧慮，立時又全力施爲，沒到片刻，不單止五六步迫回，更教左邊那漢子連吃了兩劍，雖祗是淺淺的傷口，左身腰肩已然鮮血直冒！

段王孫方待再來幾着狠狠的，冷眼瞥見，傅玉書已然又踱到了身後來，下意識腕底忙又留勁三分，停下迫前腳步，收住了那攻勢！

兩條中年漢乘機又再扳回劣勢，但左邊那個已然負傷，身手些微也已打了折扣，搶攻下來，兩人只能將段王孫迫退半步。

傅玉書背負着手，仍是若無其事的踱了過去！

段王孫隨即又放開手腳，他劍法越用就越純熟，那劍勢越來越快狠，接連幾劍劈刺，好比駭電驚雷，直迫的那兩人連連倒退！

也沒多久，兩人已然退出半丈！

段王孫心頭愈發得意，長嘯助威，出手更急，瞬眼就是六七劍，左邊那漢子連隨胸膛又添多兩道血口，右邊那閃避不及，眉心亦被劍尖劃傷！

也就在此刻，遠處突又傳來了馬蹄着地聲。

蹄聲逆風，距離尚遠，但依稀仍可聽得到，只是段王孫那三人厮殺方急，叱喝連聲，不曾留意。

傅玉書也不曾留意，他看來不錯是無動於中，其實全副心神都已放了下去，刻刻留心着段王孫，其他的事反爲疏忽了去。

此際，他又已踱到了段王孫的身後！

段王孫方在殺得性起，只待再來幾下便可將那兩人重創劍下，雖然知道傅玉書又到了身後，但念傅玉書前後兩次都不曾出手，想來也不會是那喜歡詭計暗算的卑鄙小人，早已放心不少，就祗暗裏提防，那腕底再不留餘勁，仍是放手出擊！

傅玉書眼裏分明，腳步不停，右掌已往腰際抹落，撤下腰纏三尺軟劍，緩緩指向段王孫後心！

那劍腰帶也似，不用劍鞘，出手時若不去抖動，根本就不會發出絲毫聲息！

劍已探出，段王孫仍不曾回頭，並未察覺！

即時，傅玉書腳步陡頓，身形暴起，右腕透勁，嗡的軟劍抖到筆直，飛刺後心！

段王孫耳聽步聲突止，已起警惕，再聽風聲響動，更不猶疑，擰腰錯步，劍光偏鋒，震開左右兩劍，乘勢反挑背後！

他身手畢竟過人腕底雖則不曾留勁，就勢使來，仍是其快無比！

那知傅玉書將劍先行探出，已然縮短了不少距離，饒是他反應再敏捷，也自來不及封擋，劍光方動，腳步自移，軟劍已入後腰，深幾及寸！

幸好他人已是擰腰錯步，否則只怕劍入更深！

傅玉書早亦料到段王孫必會轉身，也不勉强放劍刺入，就勢踢腳，擰腰，抽肩，振腕，劍隨反撩，斜削段王孫後腦要害！

嗤的裂帛聲響，衣衫迎劍裂開，血口連隨迸裂，寒光，血光乍閃，軟劍已及頸骨！

那剎那段王孫回劍亦已劃到，錚的及時震開軟劍，人隨轉了過來，劍勢不停，直取傅玉書！

傅玉書連忙撤身，橫劍護住胸膛！

段王孫劍勢亦已走老，隨亦收住，背後已是鮮血淋漓，他也不管，怒瞪着傅玉書，厲聲道：「姓傅的，你這算是……」

傅玉書冷笑截口道：「出其不意！」

段王孫差些兒沒氣炸了胸膛，怒喝聲：「好賊子！」連人帶劍直取傅玉書！

傅玉書也不退讓，揮劍急迎！

段王孫咆哮雷霆，連環三劍劈去！

傅玉書連擋三劍，脚尖陡點，突然冲天拔起！

段王孫劍隨急挑，直指傅玉書胸腹！

傅玉書不慌也不忙，躬腹、沉腕，軟劍倒掛！錚的兩劍剎那交擊，傅玉書人隨借力使力，連人帶劍疾從段王孫頭上翻了過去！

白衣迎風，人如鶴舞，端的是好姿勢！

段王孫喝聲好，人已轉了過去，劍隨反扭，突往下落，啣尾追擊！

傅玉書耳聽風聲，身子凌空未落，倏的喝道：「鎖劍！」

在右那兩條中年漢子待截擊段王孫，聽得喝聲，突又折回，雙劍並起，也不取人，左右忽的斜裏交搭十字，迎向段王孫那追劈下來的劍！

「嗆」的三劍交擊，兩條中年漢子只震的肩膀發痳，但雙劍却已硬硬將段王孫那劍勢鎖住！

傅玉書卽時着地，頭也未回，脚也未穩，軟劍已從左臂下穿出，毒蛇也似的標向段王孫那持劍右腕，其快無比！

他人雖未回頭，心裏分明早已算準，背後出手，如同目睹，快、狠、刁、準！

那不過電光石火間事，段王孫劍光入眼，雖知不妙，待要撤劍時已是來不及，不暇思索，也迫不得已，連忙鬆開右掌，棄劍急退！

傅玉書那軟劍卽時走空，傷人不及，劍尖彈起，竟恰好將段王孫那七寶玲瓏劍挑了飛了起來！

嗤的銀光暴閃，破空激飛，段王孫那身子連隨亦冲天拔起，緊追劍後！

左邊那中年漢子冷眼瞥見，喝聲：「那裏走！」騰身亦起，人劍直取段王孫！

段王孫那刹間已然追及，探手方待奪劍，眼旁已又瞥見劍光，思量取劍回手，已是不能，也不勉强，忍痛曲膝，提腰，身子凌空突翻，劍旁掠過，右脚隨勢踢在自己那口劍的劍柄上，直將那口劍踏的倒翻過來，劍尖迎向迫來那漢子飛了過去！

那漢子可眞想也想不到，劍勢走空，刺不着段王孫，方待變換，冷不防寒光乍閃，那劍已被段王孫倒脚踏翻，當胸飛來！

驚呼未絕，利劍已穿透了他的胸膛，鮮血怒激，恍如洒下半天血雨！

他人隨亦直瀉落地，噗的就地接連幾滾，方給穿胸利劍阻住了勢子，氣息亦斷！

段王孫那當兒亦已翻身下瀉，身子尚未着地，傅玉書那軟劍已然毒蛇也似的攔腰疾捲了過來！

他人身子凌空未落，勢子亦已走老，舊力已盡新力未生，更兼得背負傷非輕，身手不似平時靈活，兵刄又失，擋無可擋，軟劍來的又是詭異，那裏還能閃避得及，腰腹剎時讓劍捲着！

好段王孫，當機立斷，左手陡沉，勁透指掌，硬硬震開纏腰軟劍！

事發倉猝，不容細思，出手那得恰到好處，軟劍雖則讓他震開，但他掌指亦少不免觸及偏鋒，綻裂血口，腰腹更已吃那劍鋒嵌入盈寸，血如泉湧，濕透衣衫！

震開軟劍，他人亦着地，脚步已起踉蹌，腰也已無法直的起來！

傅玉書連聲冷笑，也懶得再出手，軟劍垂指地面，忽的掉了掉頭！

旁邊那中年漢子會意，一聲輕叱，騰身撲上，連環五劍，如風削出！

段王孫勉强讓開兩劍，可讓不了其他三劍，兩劍斜入那左右臂，深幾及骨，一劍却是迎上右膝，脚步一軟，不由滾倒地上！

那漢子冷笑一聲，舉劍過頭，方待奮力劈下，搬掉段王孫的腦袋，卽時！

遠來那騎已然馳到了段香兒那墓後的樹旁！

馬上騎士正是那葛衣人，遙聽那厮殺聲，他已然套了鹿皮護手，催急了坐騎，此際眼裏分明，見段王孫死生俄頃，更不敢慢，斷喝一聲：「慢着！」身子就從馬背飛起，凌空撲了過去，鍊劍連隨出鞘，脫手飛出，直取那漢子的咽喉！

劍光急如星火，暴閃卽至！

那漢子不由側目，聽聲只道人仍尚遠，不想人未到劍已然先到，瞥見劍光，試要閃避時已是來不及，驚呼未絕，劍光已入咽喉！

葛衣人一擊中的，右腕陡抖，𨄮的劍已回手裏，身子乘勢偏側，斜裏瀉落地面！

那漢子連隨亦咽喉濺血，仰身倒地！

葛衣人着地隨又轉過半身，倏的迫視着傅玉書，恨恨的道：「傅玉書，又是你！」

傅玉書可眞想不到葛衣人會出現，怔在那裏，聽得說不由脫口道：「是你？」

葛衣人沉應道：「是我！」

傅玉書忽問道：「你已殺了朱八他們？」

葛衣人冷笑道：「是你迫我！」

傅玉書道：「無人倖免？」

「在我劍下，從無活口！」

傅玉書饒是再沉着，也不由的打從心底寒了出來，朱八他們的身手如何，他是知道的。

他沉吟着，失歎道：「倒是我又小覷了你！」

葛衣人冷笑道：「是麼！」鍊劍陡震！

傅玉書稍微變了面色，道：「你待作甚？」

葛衣人斷喝道：「取你性命！」長身暴起，連

人帶劍直迫了過去！

傅玉書目光閃動，忽喝道：「方要領敎！」軟劍斜挑，嗡的突然震出數十道劍影！

刹時風聲颼颼响動，寒光亂閃，也分不淸那劍是虛，那劍是實！

那要換是別人，耳聽風聲，眼看劍影，只怕不免眼花繚亂，心神俱奪！

但葛衣人又豈是尋常可比，那勢子陡凝，劍突往左肩挑起，猛又折回，橫裏奮力掃出！

好，「橫掃千匹馬」，趙家太祖棍裏的絕着，不想他居然用到劍上來了！

想當年，那趙家兒郞「棍王」匡胤一條棍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何等威風，何等氣勢，你道眞沒有幾下子？

如今，他那「橫掃千匹馬」在葛衣人用劍使來，更就非同小可，眞似那靑天陡裂走雷霆！

「嗆」的金鐵聲突响，兩劍已然交擊，漫天劍影連隨震散！

傅玉書人亦震出了半步，面寒如鐵！

葛衣人若無其事，怒聲咆哮，劍收又展，開闔縱橫，刹那七二一十四劍！

傅玉書軟劍颯颯抖動，急忙封擋！

葛衣人本就怒火盈腔，此際那還抑壓得住，立時好比那破堤猛水，狂湧了出來，出手不由更快、更厲、更狠！

傅玉書幾乎就以爲是遇着了瘋子，心頭好生吃驚，要知他身手本來已是稍遜那葛衣人，這下氣勢又弱了幾分，不敢放手硬拚，更又打了折扣，那裏還抵擋得住，只迫的連連倒退！

葛衣人也不放鬆，步步緊迫！

倏的，寒光暴閃，穿入軟劍劍網，直取眉心！

傅玉書端的是眼利，藏頭縮胸，忙裏退出，却仍慢了半分，束髮頭巾已迎寒光，嗤的斷下，那束着的頭髮立時就風散了開來！

他那面色更寒，心頭亦寒，無心戀戰，兩三劍虛擋過，連忙脚底抹油，鰲魚也似的游身急脫出劍網，脚隨點地，斜裏暴退。

葛衣人却沒有想到傅玉書居然會脚底抹油，待發覺時人已退出了丈外，忙飛身追出，劍隨脫手！

銀光破空，刹那及身，傅玉書也早就小心着，軟劍忙裏挑起，震開那追擊的鍊劍，脚隨着地又點，騰身急急撲向那不遠處的坐騎！

葛衣人劍放右掌，方待再追，耳旁突然响起了段王孫的呻吟聲，他那身子陡震，欲起未起的脚步不由的停了下來。

躊躇未了，那傅玉書已然縱身上了坐騎，頭也不回，急急放馬奔了出去！

葛衣人眼裏看的眞切，知道追已不及，也心掛段王孫，咬了咬牙，收起鍊劍，也不再多望，就轉過身來，朝段王孫走了過去。

那會子段王孫已是氣息奄奄，面如金紙。

葛衣人走近去，蹲下半身，探手扶起段王孫，看淸楚了傷勢，不由的他雙眉交鎖。

段王孫忽的緩緩睜開了眼，望了下那葛衣人，嘴角微咧，也不知是爲了甚麼，看來像笑時又不像是笑，忽的開口問道：「是你？」

葛衣人頷首道：「是我。」

段王孫道：「你知道香兒死了麼？」

葛衣人眼角發抖，沉痛的道：「我知道，我知道……」

「是我害了她……」段王孫歎息着道：「那天，楊官人帶他的兒子來說親，我推了他，回頭去隨口與香兒說笑了幾句，不想她竟當作了是眞的，第二天就走了出去，她若不離家，那裏會生事，說來說去，都是我害了她……」

葛衣人不作聲，却連嘴角也已起了顫抖。

段王孫隨又道：「我知道你聽到消息，必定會回來的……」忽的咳了起來，咳出的却是血。

葛衣人道：「我必定會回來的……」

段王孫咳着又道：「可笑那姓傅的竟說是你殺了香兒，怎會是你？怎會是你呢……」

說來斷斷續續，也愈來愈微弱，忽的斷截，他人那頭也側垂了下去！

葛衣人忙伸手去探鼻息……鼻息已絕！

他那身子頓時如遭雷殛，猛可陡震，撕心裂肺的狂叫了起來：「是我！是我……」

叫聲悲激，他人何嘗又不是已肝腸寸斷……

×　×　×

百數十丈外，飛馬狂奔着傅玉書！

馬鬃飛揚，他那滿頭散髮隨風飛了起來。

馬蹄暴展狂收，不曾稍停，他那心頭亦是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的未嘗停過。

他知道葛衣人與那段王孫父女絕不可能是外人，如今他殺死了段王孫，葛衣人勢必不會放過他，勢必隨後追來！

他也知道葛衣人的身手事實遠在他想像之外，他已兩次判斷錯誤，不能再錯第三次的了！

第三次，他必須全力置葛衣人於死地！

×　×　×

馬不停蹄，穿過了鄉村，也穿過了市鎭……

信鴿西東南北，飛出了一隻又一隻……

那接到傅玉書飛鴿傳訊的殺手，紛紛整劍買馬，四面八方的取道急赴宿遷駱馬湖……（未完）

二期完俠情中篇

郝敬先・文
董培新・圖

絕情斬（上）

伏劍浪天涯　鐵掌誅魅魑



這是一個被羣山環抱着的山谷，在山谷中有座依山而建的屋宇，臨東面的是一間精雅的房子，那棟精雅的房子不大，四週被八九株蟠虬的古松圍繞着，古雅清奇的松枝趣味盎然的伴掩在週遭，隨眼一看，給人感覺到這是一幅自成風格的脫俗畫面，而這棟巧小玲瓏的房舍便在其中，有綠色的欄干，絹紗與白宣紙的雙層窗戶，別饒風趣的飛簷，碧翠色的瓦面，以及那一扇栗木的小門。

但是，在如斯幽美寧靜的環境中，那棟精雅的房子裏此刻却陡然傳出陣陣悽楚哀絕的悲嘶嬌啼，令人不忍卒聽！

透過窗戶向內深望，只見一位年約四旬上下的中年文士，此時唇邊正含着極度淫邪的微笑，而那對鷂目所射出的是一片禽獸般的光芒，面對着榻床上的那位少女在嘿嘿陰笑着。

在榻床上蜷縮着的是位二十多歲姑娘，穿一身輕裘，人更長得清麗如仙，好比在冰天雪地孤立的梅花一樣，含帶着一股清麗且孤傲高潔的氣質，玉骨冰肌，在美艷方面來說，她端地美到了極點。

可是此時她嬌靨煞白，美目一片赤紅：「你這禽獸不如的畜牲，我恨不得跟你同歸於盡……」話音未落，雙足就勢一蹬榻床，手中不知何時已緊握着一把匕首，直向那位面泛淫笑的中年文士的心窩狠狠插去。

「姑娘，如不看在妳生得美麗，那麼妳縱有十條小命也報銷了！」中年文士輕輕右轉側身，左手毫無聲息地一下子緊扣着少女的手腕，右掌順勢陡落，已在少女的軟痳穴上重重地點擊了一下。

少女絕望無助的發出一聲悲憤至極的嬌啼後，就昏迷倒在地上。

中年文士眼望着面前的一朵嬌花，他不禁發出一陣陣意氣飛揚的笑聲。

眼看如斯的一朵鮮花將要遭受到魔鬼的摧殘，但適時林外的碎石徑上傳來了一陣陣得得的馬蹄聲，乍聽時還遠在百丈之外，可是在瞬息間那蹄聲已停落於屋外。

極度警惕地，那中年文士已閃身房外，正抬起一雙鷂目打量着面前這位大煞美景良辰的不速客。

一匹全身雪白的駿馬此刻在好整以暇地低首喝着山泉，而馬的旁邊却靜靜卓立着一位俊美無儔，風神秀絕的黑衣勁裝年輕武士，只見他劍眉斜飛，鳳目重瞳，鼻如懸胆，挺直且有力。

他身穿一襲濃黑色的緊身衣褲，一件純黑的風氅，及一雙黑色密扣靴。他莊嚴地靜立着，但帶着那股淩人的煞氣已是向着四週緩緩迸發，空氣似乎一下子凝結了，天地間更是一片死寂。

中年文士始終受不了這窒人的氣氛，於是他畧抱拳作禮後，朗聲道：「閣下，駕臨……敝舍不知有何賜教？」他竟恬不知羞恥，喧賓奪主自稱爲此屋的主人。

黑衣武士目中威稜暴射，沉聲冷道：「趙涵修，你雖有『笑面玉郎君』之稱，但在我面前，你不必故弄玄虛了！是你自己了斷還是要我親自動手？」他的話够狂，够辣，但更够他人聽後驚心。

被對方一下就道出自己的雅號，那中年文士不怒反而陰陰笑道：「憑你這乳臭未乾狂小子？報上名來，大爺不殺無名小輩。」他更狂得令人切齒。

一直卓立不動的黑衣武士在聽得此般話後竟忽然笑了，那笑聲，聽來冰冷且懾人：「區區南宮飛漢，武林無名小卒。」

狂驚不羈的「笑面玉郎君」，在聽了對方的話時，那陰險的笑容頓化烏有，身子就好似被利刃刺了一下跳了起來，一面却失魂落魄似的驚呼着：「閣下莫非就是被當今武林四海號稱爲『黑龍神劍絕情斬』的南宮飛漢……」

南宮飛漢淡淡一笑，道：「不敢，正是區區！」話落，未待對方再有任何表示，他已飛身縱落在那棟精雅的房外，向內畧一張望，心中已知剛才這裏所發出的陣陣慘叫聲，是如何發生的了！

就在南宮飛漢擰身轉步時，他身後却驀地响起一陣尖銳的疾風，未見南宮飛漢如何作勢，他那件黑色的風氅已隨着主人的騰身疾轉而形成一道弧形的黑影，而南宮飛漢於騰身的同時已手掌如刃似的將偷襲的暗器硬生生劈斷成兩段，細看之下，原來是一枝用精鋼鑄造的三稜短㕚。

極度洒脫的，南宮飛漢在「笑面玉郎君」趙涵修的面前七、八尺外飄然落地，一聲冷「哼」，道：「萬惡淫爲首——趙涵修，地獄之下廻輪千重，也不足抵銷掉你在武林中所留下的重重孽債！」

「笑面玉郎君」趙涵修早已心戰胆寒，但他仍然自恃一手暗器及一身鮮逢敵手的技藝，而且他更是個色中魔鬼，此刻雖然遇上了扎手的勁敵，但他又豈能眼巴巴看着到口的天鵝肉白白犧牲。

是以，他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决心與南宮飛漢放手一搏的念頭更在他的腦海中怒騰着，他暗想如是不敵也可用暗器作後盾而從容逃離。

心念已定胆氣一時也壯了不少，趙涵修嘿嘿兩聲陰笑，切齒恨聲道：「狂徒，你算老幾？也敢來教訓大爺！」這時他手中已不知何時持着一柄三稜劍，一聲怒吼，整個人筆直朝空拔起直達三丈有奇，當勢衰而落的一刹間却暴翻向前飛撲，手中的三稜劍在面前四週形成一圈圈的劍花，飛快地狠挿向「黑龍神劍絕情斬」南宮飛漢的全身要害。

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南宮飛漢眼皮子也不撩一下，冷冷一笑右掌倏翻，已利如寒刃般連連向前狠狠劈斬出去，而他的身形却始終不離方圓三呎。

於是，只看到光與光在炫亮，氣與氣在波顫，兵刃和掌風在交擊，當漫空的銀芒甫入眼簾時，但那利掌所削出的寒風已四溢罩落，當連串的兵刃被斬擊後而發出陣陣金鳴聲時，已有一條踣踉的人影突然向空中飛彈開去！

未見任何掙扎，那「笑面玉郎君」趙涵修已遭「黑龍神劍絕情斬」的鐵掌活活劈開胸膛，慘嗥未盡，殘體未及落地時，他經已往冥府報到。

南宮飛漢剛才所施者是他精擅的七大「絕情斬」之一招：「魂兮歸西」！

他時常都重温着恩師爲他所說的一段慈言：「飛漢，這『絕情斬』雖然只有七招，四十二式，但却虛實奇幻莫測，招式在指掌翻飛間，往往能制敵於無形，最是狠殘毒辣，但它也最是奥妙精微，故此爲師希望他日你置身江湖時，非對付一般大奸大惡之徒，切莫濫施『絕情斬』以免有違天和……」

但自南宮飛漢拜別恩師後，在茫茫江湖四海中雖然浪蕩了短短的一年，遇見者若是奸淫邪道之輩，他出手更不留情，於「絕情斬」下超生歸西者眞不知幾許？由此「黑龍神劍絕情斬」便號稱江湖，更令到一般宵小鼠輩心胆俱落，莫不聞風遁逃。

他雖有「黑龍神劍絕情斬」之號，但自他行走江湖以來，他身邊所掛的一支劍既不常露利鋒殺敵，除了那次在雪山亡魂嶺上與「陰間六鬼奪魄使者」一場大戰之外。

「陰間六鬼奪魄使者」個個身手不凡，而每人所用的兵器仍是驚世駭俗的奇門異刄，南宮飛漢爲了爭取時間故用速戰速决的戰畧，一出手就施展驚神泣鬼的「絕情斬」，二招之內頓使「陰間六鬼奪魄使者」之老二及老五命喪當場，當他鋒利的寒劍乍露歸鞘間，其餘的四位寃孽皆全部伏誅在他底神劍之下。

鐵掌翻飛，寒鋒陡展之間就令到縱橫雪山方圓數百哩未逢敵手的「陰間六鬼奪魄使者」個個廻輪地府，永難超生。就這樣「黑龍神劍絕情斬」之名便代表着閻羅重生。

南宮飛漢此刻雖然鐵掌斃敵於刹那之間，可是胸中頓覺一股不知其所以然的感受升上心頭，他舉起那隻如玉無瑕疵的手掌看了看，心中的那股感受

更加濃厚了！他那隻如玉般的鐵掌雖然曾經斬劈了多條活生生的性命，但令到南宮飛漢他唯一心安理得者就是他從不濫殺無辜，而死在他那隻鐵掌下的亡魂，個個都有着滿身的罪孽。嚴格說來，南宮飛漢之所以如此掌下無情，在他而言，只不過是「替天行道」吧了！

南宮飛漢望了望那早已斃命的「笑面玉郎君」後，大步進身行至那棟精雅的房內，對着面前這位靜躺於地上的清艷美麗少女，他絕不猶豫地伸指虛彈，瞬息間那少女已睜開美目甦醒過來。未及適應目前的氣氛時，她已陡然想起剛才所發生過的一切，於是她緊張地下意識裏首先雙手在自己身上一陣探索過後，才輕舉螓首，當那雙美目甫接觸到對方一雙深邃如海的眼睛時，她嬌靨上已不由陡然升起兩朵令人陶醉的紅暈。

輕輕地，南宮飛漢口吻帶着絲絲憐憫道：「姑娘，一切已成過去，妳無事吧？」

美目中射出一抹感激的光芒，少女悠悠低聲嬌言：「承蒙少俠仗義伸手援救，大恩大義小妹不敢輕以言謝……」嬌語微頓，接着輕問道：「未敢請教少俠俠名——」

南宮飛漢淡淡笑道：「區區南宮飛漢！舉手之勞，姑娘不必掛齒。」

美目閃過一抹異光，少女道：「人如黑龍劍如神，閻羅判决絕情斬的『黑龍神劍絕情斬』南宮飛漢英雄就是少俠？」她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黑龍如此英俊年輕。

鎭定且洒脫，南宮飛漢道：「那是武林同道中一些好事之徒爲區區所起的匪號，姑娘見笑了！」語音微頓，跟着問道：「區區請問『天機妙算』司徒前輩與姑娘是何關係？」

少女一聽南宮飛漢這樣問道，頓然一聲驚呼，好似在忽然之間才驀地想起某件重要之事一般，身形隨着急急直挺，一邊應聲說道：「那是家父……」但隨後她却是一聲嬌吟的痛苦嚶嚀聲，那無限美好的嬌軀已重新癱瘓着跌倒落地。

未待南宮飛漢有所行動援助或再發疑問，少女已手指着隔壁的一間房室，惶急莫名地道：「南宮少俠，請到隔室看看，家父剛才曾慘遭惡賊子所暗算……」

應了一聲「好」，南宮飛漢閃電飛身出了側門，瞬息間已縱入一間很富有書卷氣味的書室中，但室中此刻的景像已令到這位素有閻羅重生的黑龍倏而俊目發出重煞，厲光。

室中，書本及木屑四處皆是，狼藉不堪。

在靠窗的一張矮榻上，此刻正躺臥着一個體無完膚的五旬老者，他雙手齊斷，一目已遭人生生挖去，齊胸以下，交叠縱橫的劍創傷痕眞不知幾許？以致他原本所穿的一件長袍俱已變成片片碎布，散倒而掛於胸腹間，絲絲滴滴腥紅的鮮血正不斷向下冒去。

老天，甚麼人如此殘狠滅泯人性，竟把江湖中素有「佛心慈手」的「天機妙算」司徒青雲重創成此？

南宮飛漢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辨認了好一會，才確定了面前這位不復人形的老者果然是「天機妙算」司徒青雲——是的，不錯是司徒清雲，這位佛心慈手，磊落洒脫的司徒清雲，在十多年前，曾每一次來到南宮飛漢的家中時就逗着南宮飛漢遊戲的司徒清雲，而他此時既滿身鮮血，身受之慘眞叫人不忍目睹。

倒吸了一口凉氣，南宮飛漢伸手輕輕按在司徒青雲的心口上，有些顫抖地呼着道：「青雲叔，青雲叔……」

適時身後傳來一聲哀絕的悲號，那位自稱司徒青雲爲家父的少女已不顧自己的悲傷，踉蹌着嬌軀，奮身向着那張矮榻邊撲去，面對着司徒青雲滿身恐怖的傷勢，她不由跪倒榻邊，埋首柔荑，放聲悲哭，凄楚哀絕的情景眞令南宮飛漢不忍卒睹！

臥躺在榻上，滿身俱是鮮血淋淋的司徒青雲，也許受到哭聲的感染，在刹那時間，已慢慢睜開那只剩下的一隻眼睛，凝視着面前這一男一女，一時之間，他欲言又止，但是那隻獨目此刻却盈滿了淚光，流露出無可名狀的痛苦與祈求，他週身上下不住的抽搐着，每一抽搐，便使他那張可怖的面目痛苦到流出了黃豆般的汗水！

始對司徒青雲顫巍巍的竭力地沙啞着聲音低道：「還……魂……丹……」一邊却艱難地把目光射向自己牀邊衾被間。

少女一聽司徒青雲說出「還魂丹」三字，及受到他目光的啓示，就急忙伸手在榻邊衾被間搜索，不久她竟然手拈一個精巧的瓷瓶，急急地拔去瓶蓋，倒出了二粒碧綠的藥丸，極小心地送入司徒青雲的口裏。

時間——在焦急與悲痛氣氛下慢慢地流逝……

大約一盞茶的時間過後，司徒青雲再次睜開那隻獨目，而此刻他眼內已然有抹精光在流動着，面上的痛苦已不及剛才如此强烈，借助於還魂丹，回復的精神已令他能適應目前的環境。

首先，他望了一眼跪着的少女，對着南宮飛漢低低啞聲說道：「賢侄，愚叔雖然暫時得助於藥丹，回復精神，但內臟已碎，生還之機已是渺茫……」餘音微微沉頓艱苦地繼續道：「賢侄如有疑問，

最好能挑重要的問，切莫浪費時間……」

南宮飛漢咬咬牙，沉痛萬分的問道：「小侄一時來遲，竟使青雲叔身遭如此慘刦，然不愧煞抱恨終生！青雲叔，是誰把你糟塌成這樣的？」

司徒青雲道：「南宮賢姪，此次行兇者雖然只有二人，但他們是聽令行事，那授命行兇的魁首與賢侄你有一天二地之仇……」

心如刀絞，形色悲憤到極點，南宮飛漢握拳透指，恨恨的道：「青雲叔，告訴我，是那一個殺千刀，王八蛋將你弄成了這般慘法？」

司徒青雲獨目射出怒光，道：「傷我者是『笑面玉郎君』趙涵修與『殘骨斷魂』薛果明，而唆使這兩人行兇者，仍是『鐵心無情』，這厮一向只用『鐵心無情』之號，姓名無人知曉！」

「『笑面玉郎君』經已在我掌下歸西！」南宮飛漢強行壓制着心頭的悲楚與勃升的火焰，傷感的說道：「青雲叔，莫非當年殺我雙親主兇魁首就是這位『鐵心無情』？」

司徒青雲輕輕點頭，沉默了一會道：「令尊南宮震路經岳陽劉北的龍鳳崗，巧遇『鐵心無情』攔刦一宗價值百萬両的白銀，這賊梟不但刦鏢銀，更趕盡殺絕不留一名活口，令尊看不過眼，插手其間，可惜因武功不敵，亦落個身受重傷而逃……」一口氣說了這麼多話，他不由一陣氣喘，緩過氣後，接着道：「帶着重傷來到愚叔居處，由我替他敷藥治療之後……唉……唉……豈料那次分飛竟成永訣……」

唉……俊目滿盈淚光，南宮飛漢堅決道：「清雲叔，小侄在你跟前發誓，如不掌斬『殘骨斷魂』，劍劈『鐵心無情』，爲青雲叔及家父雪此血海深仇，那『黑龍神劍絕情斬』之名將永絕江湖……」

「哈……哈……小子，莫再自我陶醉了，快出來受死吧！」屋外正飛身縱入一名鼠目禿頂，樣子非常猥瑣的老者。

南宮飛漢沒有再說話，向着司徒青雲微微點頭，閃身飄起，瞬眼已射身屋外，他怒鎖劍眉，神色凄厲：「報上狗名！」對於這些已泯人性的畜生敗類，他絕不多言。

猥瑣老人狂態畢露，陰沉沉地道：「你家祖宗薛果明，人稱『殘骨斷魂』……」

一聽此言，怒火已是燒心，不待猥瑣老者話盡音落，南宮飛漢一陣龍吟虎嘯，怒吼着道：「鼠輩找死，看掌！」鐵掌倏翻斜斬而出，疾若電光石火似的，直向對方的眉心間劈去！

先前還臉泛不屑的「殘骨斷魂」薛果明，此刻既急如喪家之犬般急急向後暴退，一雙乾枯的手掌，雖然也同時發出團團不規則的掌勁，但從他匹一對鼠目，不難看出他已心寒胆慄！

絕不容敵有絲毫的時間作喘息，南宮飛漢兩臂陡地交叠，喝道：「天絕地滅！」右掌帶着一股攝人的嘯音，向着那尙未站穩身形的「殘骨斷魂」胸腹狠斬而去！

這一掌之威，好比雷轟電擊，威勢更是銳不可當！

「呼」的一聲巨响大震，勁風激射，狂飈飛捲中，「殘骨斷魂」薛果明的身軀倒翻着，向後飛去，口中同時發出狼嗥般的慘號，震人心胆的厲叫，還未停頓，他身子已然碰撞在一株巨大的古松上，當場慘死！

而這刻書室內驀然傳出一聲悲叫：「爹……」

南宮飛漢心神抖震，絲絲不祥的警兆閃在心頭，到他重臨室中時，只見那少女，緊緊地擁抱着司徒青雲的屍體，在鏤心刺骨的痛哭着……

默默凝視着榻上那業已失去了生命意識的司徒青雲，南宮飛漢雖淚不輕灑，但此情此景他再也忍不住淚如雨下！

南宮飛漢腦海中一片混亂，但也只有四個字，怎樣也甩不掉，這四個字就是：「鐵心無情」！

× × ×

風號古木，晨曦的陽光在古松的枝隙間透露着，照射在一座新墳墓上。

一抔黃土埋故人，此仇此恨永難休！

南宮飛漢默默跪倒在「天機妙算」司徒青雲的墓前，他默默地祈禱着：「青雲叔，安息吧！小侄誓將帶回『鐵心無情』的血，的心來祭拜你老人家在天之靈……」說着在墳墓前極尊敬地叩拜了九下後站身起立。

對着司徒青雲唯一的掌上明珠司徒蘭，這位「黑龍神劍絕情斬」南宮飛漢有太多道不出的歉愧，他雖生就一副峥嶸的傲骨，可是對於恩怨的分界他看得比生命更爲重要。

回憶起當年南宮震夫婦帶了南宮飛漢避敵亡命天涯，最後却在巫峽斷腸崖上爲仇人截殺，當時南宮震不欲愛子同歸於盡，於是在身上撕下一塊碎衣，以血寫着：「欲知仇兇者，司徒青雲可詳一切！」寫後揣入愛子懷中。

豈知仇人此時已截斷所有道路，瘋狂的攻擊狂捲而至，在無可奈何之下，南宮震不忍見愛子身遭敵人的毒手，於是，只有咬緊牙，狠着心把南宮飛漢擲下斷腸崖之下，他之所以如此做，原因是希望愛子在萬一的僥倖機會下重獲生命，也比同歸於盡好得多！而始終南宮震夫婦却難逃魔刦，雙雙死於敵手。

十餘年後，因禍得福，而獲得一身罕世絕藝的

南宮飛漢，他此次爲了尋覓司徒青雲的俠踪，在出道江湖時就開始明查暗訪了，間中因與魑魅邪魔周旋，阻碍了他不少時光，直至他探明到司徒青雲隱居住址時，已是年餘後的事了！

豈知天不假年，他一念之差，竟令到這位曾先有恩於父，後有義於他的司徒青雲慘遭賊子所殘死於非命。

如果當年司徒青雲不知道南宮震的遭害經過，如果不是在多年後的現今因南宮飛漢，打探他底消息的啓示，那麼仇者又豈會做出此等殺人滅口的行徑——

因此，「黑龍神劍絕情斬」南宮飛漢雖空具一身曠世絕學，但是這「伯仁因他而死」摧心瀝血的打擊，又豈不教他愧煞恨甚！

眼中含凝着一片關懷與憐憫，南宮飛漢道：「蘭姑娘，令尊仙逝，愚兄心中萬分內疚不安，但人死不能復生，姑娘應以身體爲重勿太傷心了……」

司徒蘭聽了南宮飛漢的安慰語言，幾乎因感觸要大哭出聲，她儘量抑制着，俏麗的面龐微顯扭曲蒼白得泛青，淚水在她眼眶中滾動着，身子也在簌簌不停的顫動……雖道是人死不能復生，可是父女連心，相依爲命，這種喪父之痛又豈能形容於萬一！好一會兒，司徒蘭美目淚光瑩瑩，顫着聲幽寂說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少俠也不必愧疚在心，爲此不安，須知這班狗賊是無所不用其極，小妹這次能保淸白身也是拜少俠所賜……」

不待司徒蘭話完，南宮飛漢急忙疾言截口道：「蘭姑娘，我曾經說過這是我應盡的義務，舉手之勞，姑娘以後休提。」語音甫停，雙手抱拳一揖作禮，繼道：「魅魎不除，此心難安！愚兄就算踏遍天下也要手刄梟兇魁首，到時我將會以他血心來祭拜淸雲叔在天之靈……」

司徒蘭檢衽還禮，道：「小妹本應追隨少俠左右，但有孝在身，及諸多不便，故此也心有餘而力不足了。」美目深深睹望着南宮飛漢好一會，緩緩關懷接着道：「江湖上波譎雲詭，陰險奸詐層出不窮，少俠願你多多珍重！」

「黑龍神劍絕情斬」南宮飛漢雖是一位劍胆琴心，傲骨峥嶸的奇傑英豪，此情此景，他頓時心中也感到有些「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了！

望着淸麗如仙的司徒蘭，南宮飛漢眞不忍說道別之語，可是情勢又迫得非如此不可，於是他硬起心腸沉聲道：「蘭姑娘，就此告別，我會歸來的，當我手刄仇人之後……」隨後他發出了一下嘯聲。

隨着他的嘯聲後，那匹雪白的駿馬在前面林中揚鬃踢蹄奔了過來，「黑龍神劍絕情斬」南宮飛漢更不猶豫，足下輕輕微點地面，已飛身上馬，疾馳而去。

司徒蘭望着那飛速而去的背影，她一雙香唇連翕動，默默無聲祈禱着——爲那英俊不凡的影子而祝福，更願望他能平安無恙早日歸來……

× × ×

漳水之濱——鄴城。

在大漢建安十年期間，此城因曹孟德建銅雀台而繁華一時，更因曹操之三公子曹子建寫下了不朽的「登台賦」而炙膾人口，名垂千古！

此刻，月華如水，在鄴城偏南方的楓林內，正有一位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黃袍馬褂，鬚髮俱白滿臉忠厚之相的淸癯老者卓立着，他用莊嚴且豪放的聲音朗吟着：

「從明后之嬉遊兮，聊登台以娛情。見天府之廣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淸。立冲天之華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川之長流兮，望衆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功恆其旣立兮，家願得而獲呈。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

未待這淸癯老者把全篇「登台賦」吟畢，夜空中已「嘶嘶嘶」地縱落三條幽靈似的鬼魅黑影，他們除了只露出一雙陰氣沉沉的眼睛之外，其餘者皆盡罩套於一片黑布內。

居中的黑衣幽靈，嘿嘿一陣鬼號後，手指淸癯老者，極度狂傲不屑冷冷沉道：「袁萬春，大禍臨頭，你老兒還眞雅興不淺呀！」語音甫頓，續道：「敝上所囑的事情，不知老兒意下如何？」

「哼」了一聲，那被稱爲袁萬春的淸癯老者徐回聲應道：「家傳之寶四對翠玉龍鳳配，論價值不下黃金千萬，再者此寶物乃袁家歷代相傳，如果單憑貴上所說一句話就此得雙手奉上，那袁某豈不是成了袁門不孝子孫？」

「如果爲了這四對翠玉龍鳳配而魂遊冥府，到那時你的祖先們才眞怪你是不孝子孫呢……」

受了對方一頓奚落諸笑，袁萬春仍是沉靜如故，淡淡一笑道：「抱歉，貴上所令，恕袁某難以遵命！」

「袁萬春，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到時你老兒會後悔莫及！」

「袁某做事一向但求心安無愧於人，餘者絕不顧慮！」

居中的黑衣幽靈眼中陡閃厲芒，陰陰說道：「袁萬春，敝上做事有始有終，言出必行，更者『鐵心無情』四字望你切切深思！」

袁萬春一副視死如歸的神情，嚴厲道：「善惡到頭終有報，閣下望你顧慮到那一句：『舉頭三尺

有神明』！」

「好！如此也只有教你嚐嚐罰酒的滋味了——」黑衣幽靈話音甫落，向左右兩人略點頭招呼後，右手同時已緊握着一柄寒光閃閃的青龍奪。

不待黑衣幽靈發動攻勢，袁萬春已速快從胸前撤出一支判官鐵筆，一聲怒嘯，筆化「滿天星斗」直向面前的三位幽靈的心，胸，腹等要害攻去。

「上！」居中黑衣幽靈的青龍奪撒出一片寒芒，擋在正面，沉穩雄健的步法配以狠毒的招式，更顯見此人生就一副狠絕心腸。此時他兩側的黑衣幽靈也各使一柄鋒利無比之緬刀配合聯攻乘隙進招。

這一場「以寡戰衆」的拚鬥打得飛沙走石，異常慘烈，但見人影盤旋，筆芒橫飛，刀奪交錯相互流動不息，更不時傳出叮叮鏘鏘的金鐵交擊聲。

袁萬春雖曾以掌中鐵筆威鎮黃河一帶，鮮遇敵手，但此刻所面對者俱是武林中一流高手，而且竟佔有三人之多。就是這樣彼進此退，配合攻敵，袁萬春仍是被他們困圍於核心之中，右突左衝，兀是無法沾得絲毫上風。

惡鬥了百餘招後，袁萬春已是汗濕重衫，深感呼吸緊促，力絀勢窮！但反看敵人，俱是橫縱如飛，神定氣朗。

袁萬春看到情勢對己如斯不利，心頭更顯焦灼，驀然大喝一聲，手中判官鐵筆一記「疾劃陰陽」，向着四面八方掃出！

筆鋒閃起處，陡聞嗆嗆連响，頓把圍攻左右的緬刀都齊齊盪了開去，就在此一瞬間，袁萬春身形已斜斜拔起，連人帶筆，如一點夜空流星般，直向面前的黑衣幽靈電閃衝去。

那黑衣幽靈一時被他的威勢懾了懾，向後一仰，避開了正面的狠攻而連退數步。

袁萬春鐵筆利鋒洒開，如雨滴的寒芒就勢挾着強厲的銳風，緊緊追擊而上，其餘兩名黑衣幽靈此時也齊聲叱喝，二柄緬刀也同時分左右兩側向袁萬春的脅間襲至。

袁萬春早已看準今夜此三個黑衣幽靈要以居中者武功最高，如果能先擊倒了此人，那就減少了一個致命的強敵。

是以他對於後面那二柄偷襲而至的緬刀，只是施展用「聽聲辨影」之身法趨閃躲避，而手中的一支判官鐵筆却有如排山倒海般向前擊去，瞬息間直逼得那黑衣幽靈沒有還手之力，身形更因此而連連倒退，險象環生。

這原是電光石火一瞬間的事，更者「聽聲辨影」只能仗着快疾身法躲閃敵人偷襲的兵刃於一時，若時間一久便失其效了。袁萬春在一口氣內攻出了十多招，正把爲首的黑衣幽靈逼得險象環生而連連後退之際，突覺此時身後用緬刀的兩名黑衣幽靈，倏地欺近，二柄鋒利的刀刃正朝着背脊要害刺到。

袁萬春此刻已把生命置於度外，心念電閃之際，頭未轉，脚未移，右手鐵筆揮動，一招「迴風旋影」，奇快絕倫的朝身後掃去。

人隨筆勢疾轉，旋若飛螺，口中同時暴喝怒吼：「狂徒看筆！」左手緊隨去勢立掌如戟，振腕直劈，朝左方用刀的黑衣幽靈胸膛印到！

這一着快得好比電光石火，他喝聲剛自出口，就响起一陣金鐵大震，面前的兩柄緬刀被判官鐵筆齊齊盪開，但聞一聲悶哼，左方那名黑衣幽靈已應掌直飛向後，橫身重重的倒於塵埃！

袁萬春這轉身鐵筆震刄，揚掌傷敵雖是奇快絕倫，但剛才猶被他攻擊得連連後退的爲首黑衣幽靈，此刻有這一緩之勢，青龍奪立時乘機向袁萬春反擊。同一時間，那被震得向後疾退的用刀幽靈及時躍至，一柄緬刀更狠劈毒斬由上中下三個方位向袁萬春攻出，瞬息之間，袁萬春又再度重陷於一片刀光奪影之中。

就在此時，夜空中突然响起一聲內力雄厚，凄厲刺耳的悠長怪嘯！嘯音猶自在空間迴繞，接着但見在一棵大樹底下，現出一個全身用金衣罩體的神秘客，威嚴且冷峻地說道：「丁詡崔樊，退下！」

兩名黑衣幽靈同時恭聲應道：「是！」話落，立即紛紛後退。

金衣神秘客那只露於金布外的一雙眼睛異光陡盛，寒芒四射，道：「袁萬春，由於你底固執及食古不化，今夜你將面臨滅家命喪之刦……」

袁萬春一聽這話，心神爲之一緊，剛要說話，那金衣神秘客已然又道：「四對翠玉龍鳳配現今已成爲我底囊中物，袁萬春，我念你成名不易，姑且慈悲爲懷，如欲留個全屍你還是自己了斷吧……」

絲絲不祥的意念襲上心頭，袁萬春驚恨交集問道：「閣下何方高人？」

金衣神秘客淡淡道：「『鐵心無情』！」說着伸手在懷中取出一個精巧玲瓏的金匣，對着袁萬春一揚，接着道：「翠玉龍鳳配已成我物，袁萬春還不速速自己了斷，莫非要我親自動手麼？」

袁萬春一看到那隻精巧的金匣，悲憤之色已滿佈面上，眉宇間的煞氣也越來越重！他知道，自己一門大小廿多口已經遭受「鐵心無情」的毒手了，爲了因他明瞭到「鐵心無情」出手行事，向來就沒有留下活口！

這種被「滅家奪寶」之痛，一時刺激得袁萬春失去了平時所持有鎮定與修爲，此刻他眼內射出片片擇人而噬的恐怖光芒，口中發出陣陣不清的悲嘶

，掌中的那支判官鐵筆也同時向前疾點而出，左掌也同一時內陡翻向敵人胸膛飛印。

金衣神秘客冷笑一聲：「袁萬春，你狂得未免太離譜了！」話聲中，掌影錯落紛飛，勁風如潮前湧，精妙狠毒之招式，有若疾雨暴風般源源攻出。

袁萬春只覺對方掌影甫展開來時，自己四週就佈滿了層層的壓力，正在緩緩向內收縮着。

袁萬春想不到這位「鐵心無情」金衣神秘客功力如斯驚世駭俗，舉手投足之間就發出無窮的威勢，故此，袁萬春雖有視死如歸的豪情，可是面對着比自己高明不知幾許的仇人，心中也不禁陡然升起一種驚惶，惆悵交集的情緒。

於是，他向前直撲的身形驀地加快，七掌廿三脚挾着鐵筆絕招：「妙筆生花」，「雪花繽紛」，「筆點龍睛」，一齊向「鐵心無情」全身上下要穴罩去！

「鐵心無情」穩如山嶽不動，右掌的一支軟劍已如蛇信疾吐般比袁萬春的攻勢猶快上兩倍，如此毫無警兆及突如其來的自腰間脫鞘而出，但見光芒倏閃處，已逼近袁萬春的眉心間，而袁萬春搶先發動的攻勢此刻尚未够得上敵人受打擊的位置……

怪吼一聲，袁萬春硬生生仰身暴翻疾退，但是「鐵心無情」却不讓他再有逃生之機會了，只見那蛇般的軟劍在他的手掌中抖旋起無數弧形寒光，猝然向前追擊，袁萬春凌空暴翻的身形猶未及落地，已被寒芒所擊而重重摔倒地上，而瘰癧的五臟與腥紅的鮮血噴濺得四處皆是！

冷酷得叫人心寒，「鐵心無情」輕輕舉劍歸鞘，道：「丁詡，崔樊……」

那兩名一旁肅立的黑衣幽靈急忙齊聲恭敬應道：「卑職在！」

「鐵心無情」無情冷寒的目光向兩人一掃，道：「丁詡，限你于天明之前把修羅帖送到義威鏢局總鏢頭江子傑手中，個中細節想你也能應付裕如，否則提頭來見我可也……」說着由懷中取出一張白色的柬帖，振腕向丁詡飛去。

丁詡雙手接帖後，躬身行禮，恭敬回道：「卑職必定盡力辦妥！」說完投身於一片墨的黑夜裏。

「鐵心無情」舉頭略望天色後，冷然道：「崔樊，此處一切後事，處理妥當後你可歸去，但記着，切切不可自暴身份，否則，哼……」

崔樊嚇得身子直哆嗦，忙不及叠聲應道：「卑職必定小心行事，主人不必牽掛！」

「好！」「鐵心無情」的金衣在夜色中閃了閃，已消失無踪了！

× × ×

深秋，艷陽天，落葉飄飄！

雪白的駿馬，紅皮綴着銀錐的鞍鐙，黑色的緊身衣外罩着黑色的風氅，「黑龍神劍絕情斬」南宮飛漢經過半個餘月的奔馳之後，他來到這個名垂千古的名城，而此刻正好是暮色昏沉家家戶戶掌燈的時辰，偌大的名城，酒樓飯館已在開始熱鬧異常。

南宮飛漢舉目打量着街道兩旁的商店，很快地他催馬踏着碎步奔前，在一家名叫「清風」的酒樓前勒韁下馬。

一名肩掛桌布的夥計見他氣勢不凡，一身黑衣更是異於別人，連忙恭迎上前，哈腰並打拱道：「公子爺，請！樓上有雅座，一定使公子爺滿意……」一邊連忙接過繮韁，陪笑恭敬接道：「馬匹小人自會用上好草料飼餵，公子爺儘可放心。」

南宮飛漢微微露齒一笑道：「有勞，稍後重賞！」他說着從容舉步而入，在樓上隨便揀了個座頭坐下，向夥計吩咐道：「進飯，揀美味可口的菜送來，不要酒！」

夥計急急應聲而去。

不久，豐美的佳餚端上來了，南宮飛漢在飢腸轆轆之下，他緩緩地享受着這頓豐富的晚餐……

適時，有一人大步行前，朗聲問道：「在下不揣冒昧，欲請教老弟貴姓？」

這人年約三十四五，面貌頗端正，一襲淡藍衫，手執描金摺扇，渾身透出書卷之氣。

南宮飛漢俊目展闔間，緩緩說道：「萍水相逢，如果區區沒有會錯意的話，那麼閣下此般相問，必含深意，是否？」

藍衫客微微一震，强笑道：「老弟太多心了，在下只不過仰老弟風采無儔……」

不待藍衫客話畢，南宮飛漢已沉聲截言：「閣下何人？」

藍衫客道：「四海之內皆兄弟，老弟一定要知曉在下的名號後才賜示貴姓麼？」

南宮飛漢直截了當地冷道：「區區之意正是如此！」

藍衫客緩緩笑道：「在下商振權，匪號『鬼指書生』。」

南宮飛漢劍眉輕展，冷冷「噢」了一聲，但即笑而不語。

商振權臉上怒容陡閃隨逝，陰陰笑道：「老弟膽識不愧勇於他人，老實說，當今武林中人，聽聞在下名號『鬼指書生』而能神色自若，老弟只見你是第一人！」

南宮飛漢劍眉輕展甫皺，朗笑着道：「閻羅面前那有小鬼言勇之地，閣下如識趣的話，還是趁早快快滾開，否則莫怪區區無情！」

愁！」

陣陣跋扈嘲笑由和尚口中吐出：「小輩死到臨頭尤自嘴硬！」「硬」字未落，左掌倏翻，那串桃核般的唸珠已急蕩而起，上下飛舞着直捲向南宮飛漢的頭顱，幾乎同一時間，他石掌急挑間，那柄六尺餘長方便鏟鋒利的寒芒經已像毒蛇似的向南宮飛漢的小腹揷攻！

一絲殘酷的冷笑閃於唇邊，南宮飛漢面無表情叱了一聲：「禿奴找死！」未有看清楚他坐着的身軀曾有任何動作時，鋒利如刀刃的鐵掌已疾速斜斬而出，一剎間那怪和尚在他匠七十九掌之斜斬橫劈下已連連後退着，手中念珠也同時被斬得四處橫飛，而一柄方便鏟更是曲不成形……

怪和尚像是遇見鬼魅般，身形陡地暴退丈餘，驚恐問道：「你……你是什麼人？」

南宮飛漢平靜的說道：「替天行道的武林人！」話音剛自脫口，他的上身已驀然向前微傾，一雙鐵掌交叉成十字形，冷叱甫起，鋒利得帶着血腥味的掌緣已直斬向和尚的鼻樑骨，去勢之疾快，簡直教人匪夷所思！

怪和尚連串驚吼，身子一側轉身，右掌方便鏟順勢硬拍向南宮飛漢的右臂右脚，也同時狠踢敵方的下腹，招式之間，顯出他陰毒兼狠損。

南宮飛漢的身子玄妙地挪動着，左手飛快一下就凌空抓住方便鏟，而右掌的掌緣却陡然轉了一個弧形，隨着去勢狠斬向和尚的眉心……

再沒有任何逃避的機會了，怪和尚血紅的袈裟飛舞着，可是它底主人的性命既已遭毒手，在一片「嘩啦啦」的震響聲中，怪和尚雄偉的軀體頓把後面一張桌子壓得粉碎，而他那張醜惡的面孔，此刻由眉心直落到嘴唇，齊齊如被利刃生生劈斬開一道血口，深可見骨，鮮血正自泉湧而出……

極度不甘與困難地，怪和尚猶自忍着那刺心的痛楚，有氣無神問道：「你…你…是…誰？」

南宮飛漢把左手持着的方便鏟地板上一丟，平淡回道：「複姓南宮雙名飛漢！」

「啊……絕情斬…宋懷展…你要…替…佛爺…報仇……」怪和尚一雙牛目瞪着南宮飛漢，他瞪得如此深沉，那般刻骨，但其中不難可以領畧到有一股幽邃與不能言喻的悽愴——隨卽，他的瞳內所僅剩的那股殘餘微光也逐漸緩緩散去！

「宋懷展在什麼地方，說——」南宮飛漢乍聞宋懷展三字時，星目閃出的是一抹含着興奮與茫然的神色，他猛然搖着怪和尚的雙肩，但得到的却是一片無言的沉默！

可是點點滴滴的血，猶自不停地流着……

× × ×

月色如洗的大地上，有一條疾若鷹隼的黑影貼地向鄰城北方的關帝古廟馳去！

南宮飛漢一邊飛馳，一邊暗忖：「那禿奴的來歷不知與宋懷展之間有何關係，恩師曾經嚴肅叮囑……唉！此事眞是邪門，更者那『鬼指書生』如此斗胆相約決鬥，哼，其中必有古怪——」不覺間那間關帝古廟已是遙遙可見。

就在這時，前面出現了一個身形極其佝僂的老叟，一身粗布衣衫猶自被冷風吹得獵獵作響，正面對着南宮飛漢慢慢地移動前來。

南宮飛漢老遠看在眼內，不由心中昇起一片惻隱之心：「瞧他已進老邁之年，尚在這寒風夜色中奔波，如是爲了生活那未免太可憐了！」

豈知他思量未已，驀見那老叟將頭畧抬，那被帽沿遮蔽的雙目，陡然間閃過兩道陰森逼人的煞光。這情形南宮飛漢瞧在眼中，防備之心頓起，心中更冷笑道：「我倒要看一下你施何鬼計！」

那老叟愈來愈近，兩隻乾癟的枯掌微微顫抖着，南宮飛漢雖然暗中留意，然而表面上却仍舊若無其事一般疾馳着，轉眼間兩人的距離已由十丈縮近到四丈……八尺……

就在老叟到達南宮飛漢面前五步之遙時，他陡地一聲厲喝，身形暴長，兩掌疾出，一片勁強無比的掌風已應手而出……

此老叟乃黑道上高手人稱「碎山手」高成，其掌上功夫堪稱罕有。這一招「怒碎泰山」穩準狠毒，勁疾絕倫，未見南宮飛漢的身子作任何閃避，那兩掌已經落實，只聽得轟然巨響聲中暴傳出一聲淒厲絕倫的慘嗥。

此刻前面林中陡聞一片狂笑：「哈哈……『黑龍神劍絕情斬』是什麼東西，原來這樣膿泡！」語音甫停，「刷刷」連响，兩條人影恍如蝙蝠似的由空中縱落。

這兩人由空中縱落時，俱是滿心興奮，面泛笑容，但等到他們看清楚面前的情勢後，皆都不由驚出了一身冷汗！

原來「碎山手」高成出掌之前，已被南宮飛漢看破，飛馳着的身子忽然靜立如山，只等敵人的雙掌臨胸前七寸之際時，「絕情斬」七大絕招之一的「夢遊幽冥」，用「震」字訣的手法按去對方雙掌，而高成的雙掌落實時就如擊在一堵鋼牆上一般，雙臂臂骨及十指皆遭反震之力而生生折斷，頓時口中狂噴鮮血，痛得當場昏死過去，他那瘦長的枯軀也被震得向後面疾翻着——

如此高絕罕見的功藝，讓那兩位後來竄上的狂徒瞧在眼內，焉不敎他們心胆俱裂！

商振權乍聞「閻羅」兩字，突然間想起某種驚惶之事物一般，面色也不禁勃然色變：「老弟莫非是……？」

「區區南宮飛漢，匪號稱『黑龍神劍絕情斬』是也！」南宮飛漢凝聲道：「套閣下剛才一句話：聞區區名號『黑龍神劍絕情斬』而不望風遁逃的邪魔鼠徒者，閣下你是區區平生所遇第一人！」

商振權雖然一時震懾於對方威名，但他又何嘗是個省油之燈，更者江湖上刀尖舐血的生涯中他憑一套「蘭花殘心指法」而博得「鬼指書生」之號，又幾曾會像其他邪魔鼠徒，聞「黑龍神劍絕情斬」之號而望風而逃。再者他這次存心尋事生非是有着其不足爲外人道的秘密任務，二來也存心與這條黑龍閻羅一拚高低，於公於私他都不能畏懼退縮。

面罩寒霜，商振權恨恨的道：「南宮飛漢，敝義兄『笑面玉郎君』趙涵修的一條性命，我要你加倍償還……」

目射奇光，南宮飛漢軒眉揚聲：「那麼，閣下還等待甚麼？」

商振權强壓怒火，沉聲道：「這處動手不便，如有種的話，今夜初更時辰，在城北關帝廟前，不見不散！」

南宮飛漢幽幽道：「閣下，你雖仗着蘭花殘心指而擠身武林一流高手之列中，但姑且念你罪惡不深，此刻回頭是岸，猶還未晚！」語音微停，接着斬釘截鐵的道：「否則，如等到區區出手時，你就徹底體驗到什麼叫做眞正的死亡了！」

商振權此刻氣得無話可說，恨憤地重重「哼」了一下，轉身快步下樓而去！

「執迷不悟，眞是自挖墳墓——」南宮飛漢繼續在綏綏享受着未完的佳餚，對於剛才所發生的事情，就好像與他無關似的。

樓梯適時响起陣陣沉重的步履聲，未幾梯口處出現一個形態極其怪異的和尚，這怪和尚身穿一件血紅用金線繡邊的袈裟，體魄雄偉，臉上賤肉縱橫，銅鈴眼，海碗嘴，手執一柄沉重長達六尺餘的方便鏟，左手同時還握着一串烏黑得發光的佛門唸珠，粒粒唸珠大如桃核，隨着這怪和尚在捻動之間，不時發出陣陣清脆的撞碰聲音。

和尚乃是四大皆空之出家人，多是茹素者，吃葷的實是奇聞怪談，少之又少，而且大模大樣進入酒樓飯館者可說是更少了。

怪和尚目空一切，狂態畢露，他上樓後就根本不向四週端詳一眼，一屁設就坐到一張近梯口的椅子上，手中的方便鏟「噹噹」地往地板上亂搗着，更同時拉開那又粗又濁的聲嗓大吼着：「喂，如有未踏進棺材的活人快來一個侍候佛爺，否則，佛爺佛火一升時，怕不將這烏店給碎了……」陣陣吼聲就宛如在空中响着連串的悶雷。

一名夥計慌慌忙忙奔跑前去，哈腰弓背誠恐誠惶地道：「對不住對不住——大佛爺，你老不知有何吩咐？」

左手一串唸珠猛然向桌上一放，於「嘩哩嘩啦」聲响中，怪和尚寒着一張醜面，惡霸霸罵道：「混帳孽障，佛爺駕臨到這場地如不是爲了五臟廟，難不成爲你敲經唸佛麼？」

夥計楞了楞，嚥了口唾液後，才吶吶抖聲道：「佛，佛爺，莫不成你老是要吃些什麼？」

怪和尚兩隻銅鈴牛眼猛瞪，好比要生吞人般怒吼道：「廢話！」

那夥計嚇得身子不停哆嗦着：「佛……佛……佛爺，小店賣的都是葷腥，不賣素食……」

未待那夥計話盡，和尚一雙兇眼已逼得那夥計面青唇白，慄抖着連連後退，才兇惡的道：「你這不知好歹的孽畜，須知俗語有言，『酒肉過肚腸佛在寸心間』，佛爺難道就不能吃葷食嗎？」

黃豆大的冷汗涔涔而下，夥計忙不迭一疊聲答應着，再不敢望怪和尚一眼轉身就像飛一般退了下去，而那怪和尚得意的目光此刻才開始朝酒樓四週緩緩打量起來。

絲絲冷厲且邪惡的光芒自怪和尚的目中透射，其他桌上的食客們自然而然的頓感覺到不安，於是像遇着瘟神一樣，瞬息間那班食客就一個擠着一個溜下樓去，也不過一會兒，整個酒樓上就只剩下兩張桌上有人，一張是南宮飛漢，而另一張當然就是那有瘟神般惡燄的怪和尚了。

南宮飛漢抿抿嘴唇，淡淡叫道：「夥記，來壺濃茶，也好消消滿肚子的葷腥……」

怪和尚聞言之下，驀地回頭瞪着南宮飛漢，吼道：「小輩，佛爺的面前也有你窮嚷的地方嗎？放肆！」

南宮飛漢早就看不慣這和尚那般目中無人的狂態，此刻他竟然自動在太歲頭上動土，那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重重地冷「哼」了一聲，南宮飛漢更狂妄地搖頭吼着：「禿奴記着，人必自辱，才爲人辱！」

呆了呆後，怪和尚「嘶」的站了起來，雙目中兇光暴射，冷笑連連道：「小輩，在佛爺面前這般張狂，想你多少也自恃着有點道行吧！佛爺縱然慈悲爲懷，也要渡化你這不開眼的孽畜！」

南宮飛漢徐徐有力地道：「禿奴憑一句無關重要的語言你就欲血刃他人，更還用上什麼『慈悲爲懷』的字眼來自耀耀人，哼！區區爲你羞，更爲你

南宮飛漢星目微掃，只見兩人也是身穿黑色勁裝，前面是一名背揷青龍奪，虬髯繞頰的大漢，後面那位則是先前酒樓約鬥此地的「鬼指書生」商振權了！

南宮飛漢此刻緩行幾步上前，接着朗聲道：「區區乃湖海小卒，蒙三位如此盛禮相迎，實是愧不敢當！兩位意欲何爲，快快道來，否則夜深寒重，區區無此雅興奉陪！」語音之中，顯出極度不屑與譏諷之態！

虬髯繞頰大漢原先驚愕的神情在聽了這般話後，這時間已變成一隻猛虎怒吼着：「你這狂徒小子，三番四次與敝上作對，難道你眞是胆上生毛？」

同時，後面的「鬼指書生」商振權亦手持着一張白色的柬帖行上前來，道：「南宮飛漢，你少賣弄口舌之乖，敝上雖然痛恨閣下斬屬下多人，但對於閣下一身功藝亦抱有惺惺相惜之心，故特令在下奉上修羅禮帖一份，望閣下過目——」說着用內力振物的方法，把手中的修羅帖遙遙向着南宮飛漢飛遞！

南宮飛漢伸手接過，展開一看，只見裏面寫着：「字示南宮飛漢：閣下雖有『斷情斬』護身，但本尊主亦有『斷腸無情』絕藝殺敵，現爲了雙方利益着想，閣下僅有『歸附聽命』一着可行，本尊主於厚祿高職上絕不有所虧待，否則本尊主將用霹靂手段，以討取屬下爲你所殘的血債！『鐵心無情』『書』。」

「鐵心無情」四字甫映入眼簾，南宮飛漢已把手中的那張修羅帖向着一棵大樹甩擲而去，兩道寒光也似的光芒向着兩人掃視，口中冷道：「兩位趁區區還未出手之前，希望兩位能够從實答我所問，『鐵心無情』究竟身在何處，說！」

虬髯繞頰大漢望了望那張現今經已深深戮入樹幹的修羅帖後道：「敝上一番好意，閣下是拒絕了？」極度不屑地冷冷一「哼」。南宮飛漢道：「區區所問，你至今猶未答覆，如若珍惜狗命，顯你還是快快說出『鐵心無情』的行踪，否則區區出手時你就沒有任何機會可以說話了！」

「利口小子，你言談之間最好放老實點。」虬髯繞頰大漢勃然大怒，怪吼道：「可知道你如今正在與誰人說話？」

南宮飛漢毫無表情的道：「你是誰？」

虬髯繞頰大漢暴辣兼驕傲異常的道：「『催魂天王』石人豪就是大爺我！」

聲音像來自九幽冥府般寒冷，南宮飛漢道：「聞說『仁生堂』上下大小童叟全部罹難一案與你有關係，更者最近『黃袍義胆』袁萬春老人家也遭受到同樣的刦運，凡此種種牽連者竟達有百餘條活生生的人命遭殺，石人豪，今夜你將會嚐到因果循環之報！」

微微一怔，石人豪雖然驚駭在心，口中却硬道：「小子，你家大爺做事一向如此乾淨俐落，怎樣，莫不是你小子還要替他人出頭做架樑麼？」

冷森森地，南宮飛漢道：「區區只是『替天行道』而已……」「已」字吐音甫盡，手掌已直直斬向對方的胸膛，而鐵掌所挾帶着的寒風足令人心胆俱裂。

「催魂天王」石人豪驚得目中射出震駭光芒，身子迅速閃開，跟着已陡然橫身凌空，雙腿飛蹴，隨後青龍奪也猝然劈向南宮飛漢的頭顱頂心，一邊却嚚叫着：「南兄還不動手！」

閃電也似的側身橫飄數尺，南宮飛漢左掌含吐崩擊如飛，刹那之間已將敵人攻勢完全硬硬封出，右掌亦同時七十七掌在一片掠舞光影中暴罩敵人！

就在這時，在南宮飛漢前面右側，「鬼指書生」商振權猝然俯身掠前，「蘭花殘心指」的殘命絕招——「指飛命喪」與「醉生夢死」劃起兩道利刄般的寒風暴戮向他的腰脅！

南宮飛漢連正眼也不看一下，當石人豪匆忙躍退時，他的左掌斜斜削斬在敵人的足骨處……未待骨折的聲音傳來，他右掌如電迴斬，眨眼間八十九掌已將商振權偸擊的身形逼得如鷄飛狗走，怒叫連連的向後暴翻疾退！

閃電轉身，南宮飛漢已卓立於石人豪的面前，狠絕的道：「說『鐵心無情』在何處？」

石人豪的左脛骨業已骨碎肉裂：鮮血洒得一地皆是，他雙眼赤紅，全身痛得抽搐着，汗下如雨，額頭青筋暴浮：「小子——休想我洩露出主人的行踪……」

逼近了半步，南宮飛漢道：「你是一定不說了嗎？」一挺胸，石人豪强硬回道：「當然——」

豈知他話還未盡，右脛骨也同樣遭受到南宮飛漢鐵掌削斬而碎的痛苦，終於這位混身劇烈震抖着的「催魂天王」，他乾嚎了一聲，瀝血摧肝的哀叫着：「你……好……毒辣……的手段……」

南宮飛漢嚴峻地截道：「還不快說！」挺手間又賞了對方一個熱辣辣的耳光。

石人豪泛紫的嘴唇上下噏動着，抖叫道：「敝上……『鐵心無情』……是在——」猝然間就在他講到這裏的一刹，右邊的黑暗中，一點藍光倏閃而出，飛射向他底後腦！

南宮飛漢反應如電，鐵掌更是狂旋猛削，在一片掌風震盪中，那點飛襲的藍光已被擊向一邊，但是陡接着又有三點綠光流星般連串飛來……

一陣龍鳳的長嘯，南宮飛漢躍掠向前，鐵掌陡翻疾飛之間，已在四週佈成一道堅强無形的掌影，而那三點綠芒也於眨眼間被激掌震上半空，微微閃動着已落向黑暗，在這短促的一刹那，南宮飛漢已看出那是三枚，餵有劇毒，見血鎖喉的釘形絕毒暗器——「鑽骨奪」！

但也在那三枚「鑽骨奪」被震飛的同時，挺立右側的「鬼指書生」商振權驀然躍掠上前，振腕向南宮飛漢打出一蓬密集的毒砂，而右掌五指箕張彈處，已有五縷厲烈的指風直射出向「催魂天王」石人豪的心窩等要害，顯然的，他要殺人滅口爲主守秘！

石人豪爲這突然其來的變化驚窒了，他拚命翻動着帶傷的身體，冀圖躲避那致命的指風，而一面却駭然兼憤怒之極的喊着：「商振權你……好毒……」他左右脛骨皆裂，此刻原就傷得十分嚴重，甚至連站起來都感到痛入心底，簡直就是力不從心，更不用說是翻身避招了，故此他罵聲未落，「鬼指書生」的五縷殘心催命指風已齊齊擊中他心胸要害，當場七孔噴血，橫屍就地！

鐵掌雖然把商振權的一蓬毒砂全部碰飛，但却回援不及的「黑龍神劍絕情斬」南宮飛漢，一看石人豪已遭毒手，於是他毫不猶豫突地斜斜側右飛身，口中叱喝道：「魂兮歸西！」鐵掌帶着一股肅殺的勁風，直往那欲翻身遁逃的商振權之身子狠狠切斬下去！

此時的「鬼指書生」經已被眼前如山的掌影嚇得魂飛魄散，可是他猶自作臨死前的掙扎，只見他硬生生把身軀橫側移動，同時用上十二成功力，十指齊飛揚彈，蘭花殘心指中的殘命絕招已傾巢施出，直向敵人全身上中下三盤要穴罩去！

南宮飛漢目光陡地凝聚，凌空的身軀玄妙的向上拔起丈許高，敵人的指風攻擊便全由脚底掠過，而他底鐵掌仍然是如此狠絕兼蕭殺，隨着降勢由上切斷而下，所用者乃是剛才「絕情斬」七大殺手之一的「歸兮歸西」！

根本就沒有再次的逃命機會，「嗤」的一聲輕響，商振權腦袋已被鐵掌斬去半邊，鮮血隨勢由空中向着四處洒飛，他的屍體也被餘勁帶托着向前掠出十步之外才仆倒地上，悲慘的號叫此刻方自由他口中衝出，但這些慘號的呼叫已幾乎不似人聲之悲嚎了……

盛怒之下，南宮飛漢筆直的修長身軀隨着去勢向剛才暗器發來之處猛然撲過去，適時前面輕飄飄地有三縷黑煙似的鬼影縱身而起，望北方樹林閃電般遁逃！

「狼心狗肺的東西！」南宮飛漢嚴峻如霜的叱喝甫起，揹於身後的那支長劍已離鞘脫手向前暴射，宛如銀電閃掣，帶着一股嘯風的勁氣飛旋間，只聽得五丈之外的夜中慘號驀起，而利劍經已劃過一道美妙之弧綫，血淋淋飛回到南宮飛漢的手中！

此刻，那兩名遁逃餘黨被利劍斷首的屍體才「咕鼕」連響，重重地由空中跌倒地上。

南宮飛漢凝望着由劍尖滴落的點點腥血，他心中此時絕無一點勝者所應該居有的喜色——陡然間他想起什麼重要的事情，凌空轉飛接掠向剛才被震昏的高成臥身處，但可惜事與願違，那昏倒在地的「碎山」手高成已全身僵硬，眉中心處正有絲絲黑血向外流着，顯然的，這位黑道高手也一樣遭受到同黨「滅口」的暗算，死於非命！

對於這些殘忍成性的兇徒，他們之死南宮飛漢絕不憫憐，但「鐵心無情」所用的手段却教他增加一份戒心，想到目前自己的處境，正是步步危機，處處陷阱，如一不小心則會爲敵所害時，他也不由一陣寒意從心底升起！

這位被江湖武林稱爲「人如黑龍劍如神，閻羅判決絕情斬」的俊傑，此刻的思維與感受正陷於一片迷惘之中……

月色溶溶，清輝普照，一切都顯得是那麼寂靜。良久，南宮飛漢才深深發出一陣虎嘯，掠身投向夜空，直望清風客棧處的方向飛逝！（未完）

新篇預告

長篇奇情
俠義故事

「紙刀」

高庸・著

紙能做刀嗎？紙刀也能殺人嗎？

這不是笑話奇譚，而是一篇新穎別緻，有血有淚的動人故事。

武俠小說名作家高庸先生素以寫作態度嚴謹著稱，爲撰寫本書，構思年餘始鄭重執筆，保証故事嶄新。不落俗套。茲鐵定繼「禍水雙侶」後，即將在本刊隆重推出。敬請讀者諸君留意刊出。

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

萬里雄風

文・倪匡
圖・培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席大先生爲愛女當衆承認自願跟隨東方雷出走，一時氣忿的眞氣走入岔道，東方霸主趁此良機，舉劍刺去，幸東方白及時撲到，把席大先生救走。東方霸主爲討好金蘭花，不惜將髮妻處死，並將玉琴逐走。玉琴被逐，茫然而行，竟與正在療傷的席大先生及東方白相遇，席大先生遭此打擊，心灰意冷，不願重入江湖，而推玉琴同走。日月莊中丁氏兄弟發動推舉東方霸主爲武林盟主，在場羣雄懾於聲威，大多數鼓掌加盟，唯有范鶴等十二人不服，東方霸主親自出手，把范鶴在手中迎向疾攻而來的判官峯，使范鶴死在同伴手中——

驚駭爭避世　呼籲苦無門

范鶴的身子向上一挺，鮮血已自他的七竅之中，疾噴了出來，他連聲也未出，便自死去！

范鶴的死狀，十分之慘，持判官筆的人，不禁呆了，直挺挺地站着，不知如何才好，而其餘十個人，一見這等情形，盡皆義憤塡膺，發一聲喊，一齊湧了上來。東方霸主身形拔起，落到一張方桌之上。

丁剛，丁柔，金蘭花，東方雷等人，也一齊齊聲叫喊，刹那之間，人聲鼎沸，眼看數百人若是一齊出手，那十個人，決計不是敵手！

但是也就在此際，祗聽得東方霸主一聲大喝，道：「不要動手，快退開去！」

他那樣一叫，衆人紛紛向後退去，立時在大廳之中，空出了老大一片地方來。

而那十個人中的兩個，身形快捷的，已然搶到了方桌之前，手起刀落，已經砍斷了方桌的兩條桌腿，方桌傾倒，東方霸主的身子，也向下跌來。

但是東方霸主的身形，看似向下跌來，實際上却是十分佳妙的身法，祗見他的身子向前一傾間，雙手疾伸而出，已然按住了那兩人的頭頂！

那兩人各自一刀，砍斷了桌腿，一心以爲逼得東方霸主非落地不可，而東方霸主如果一落地，那

麼他們十人一起圍攻，事情多少有點希望了。

但是他們却料不到，東方霸主還未曾落地，他們兩人首先已遭了殃！

還未及收回，祇覺得頭頂之上，已陡地一緊，而他們兩人，却連吃驚的時間也沒有！因爲他們的頭頂一被東方霸主按住，東方霸主的五指，便已用力向他們的頭殼揑去！

東方霸主的指力，何等雄渾，一揑之下，兩人的頭殼，已被他揑碎，自然死於非命，那眞是電光石火間的事，兩人是如何死的，都未曾明白，已然沒有命了！

東方霸主一抓住了兩人的頭殼，將兩人疾提了起來，「呼呼」兩聲，兩人的身子便向外直飛了出去！

那兩人慘死，却並不使別的人氣餒，立時，又有兩人，各仗兵刃，疾攻了上來。

可是，那兩人的兵刃，根本還未及攻到東方霸主的身上，便已遭了殃。原來東方霸主老謀深算，早已知道，自己若是將那兩個屍體拋出之後，一定又有人會向自己攻了過來的。

是以，東方霸主在用力拋出兩具屍體之際，用的乃是巧勁，那兩具屍體帶着「呼呼」的勁風，向外飛去，才飛了七八尺，突然一個轉折，又向東方霸主的地方，疾飛回來，來勢更快！

那兩個又向東方霸主攻來的兩人，却是全然未曾料到這一點，以致他們兵刃一遞出，「砰砰」兩聲響，那兩具屍體，便已重重撞在他們的背脊上。

那一撞的力道極大，令得那兩人的口中，鮮血狂噴，身子一齊向前跌出，東方霸主一聲冷笑，伸手在他們的胸前，按了一按，那兩人也立時了賬，四具屍體，一齊向外飛出！

前後不到一盞茶時，已有五名高手，屍橫就地，那十個人已只剩下七個人了！

餘下的七個人，看着已死的五個人，面色之難看，實是難以形容，一時之間，人人木立，他們雖然早已豁了出去，但是看到那五個人死得如此之快，死得如此之慘，却也無法不令生者心驚！

那持判官筆的怪叫一聲，手臂一縮，將判官筆自范鶴的身中，拔了出來，祇見他雙眼圓睜，大口地喘着氣，一聲尖叫，喝道：「好老賊，我與你拚了！」

他雙足一點，判筆官帶起「嗤」地一股勁風，已向東方霸主當胸刺出。

東方霸主的身子向後一退，一左一右，又有兩人一起攻了過來。東方霸主厲聲喝道：「你們眞是憨不畏死，我就成全了你們！」

他雙掌一錯，「呼呼」兩掌，一左一右，分拍而出，兩股強勁之極的掌風，狂湧而出，將兩面攻來的人，一齊擋了開去。但是他雙臂分開，胸前門戶大開，那持判官筆的見狀大喜，去勢更急。

這時，不但那判官筆，攻向東方霸主胸前的人，以爲有機可乘，別人也是一怔，不知道東方霸主是何用意，有的人甚至驚呼了起來。

然而，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只聽得東方霸主一聲長笑，上半身突然向後，倒折下去，「嗤」地一聲响，那枝判官筆只在他的面門之上，掠了過去！

那人一招走空，已然心知不妙，他知道自己若是撤招後退，也必無倖理，倒不如硬拚一拚，是以他一招走空之後，也不迴臂撤招，只是手一鬆，突然拋開了判官筆，雙掌一齊向下，用力拍了下來。

東方霸主此際身子倒仰着，那人的雙掌拍下，是正好擊向東方霸主的胸口的。

東方霸主非但不躲避，反倒身子一挺，迎了上來。

電火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叭」兩聲響，那人的兩掌，一齊擊中東方霸主的胸口！

但是隨着那人却發出了一下驚呼，東方霸主的身子則已站直，那人的身形，反而向後連退了三步，跌倒在地上，頓成一團，只有出氣，沒入氣了！

原來東方霸主在剛才身形上挺之際，鼓足了眞氣，封住了胸前要穴，全身堅逾精鋼，那人兩掌擊了上來，非但傷不了他，而且東方霸主內力反震，還將那人震成了重傷，眼看活不成了！

東方霸主露了那一手絕頂內功，實是看得衆人呆了。剎那之間，只聽得「嗆瑯瑯」，「嗆瑯瑯」兩聲响，尚餘的六個人中，有兩個突然拋下了手中的兵刃。

那兩人在拋下了手中兵刃之後，一聲不出，大踏步向前走去，走到了大鼎之前，先滴血，再在紅綢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面色蒼白，站立一旁！

那兩人在最後，仍然決定向東方霸主屈服，這一來，剩下的只有四個人了！

東方霸主向那四人陰森森地一笑，道：「你們四人，還想找死麼？」

那四人互相望着，身形僵立不動，不論甚麼人，到了生死大關，總是不免心頭震駭，難以委決得下的。只聽四人中的一個，忽然發出了一下長嘆，另一人立時叫道：「師弟，不可——」

他才叫出了四個字，東方霸主衣袖倏地揚起，袖角如劍，已攻向那人。那人話未曾說完，一股大力湧到，已經連話也說不出來，他身形一矮，着地便滾，手中的短刀翻飛，攻向東方霸主的下盤。

東方霸主在他滾向前來之際，身形突然拔起了兩三尺，但隨即落下。

他身形一起一落之間，快疾無倫，落下時，雙脚正好踏在那人的身上，踏得那人口中的鮮血，如同噴泉一樣，直噴了出來！

剛才那發出長嘆聲的人，連忙拋下了手中的兵刄，道：「我願加盟了！」

還有兩人，不約而同，各自發出了一聲怪叫，手中的長劍，反手向自己的頸際抹去，身子搖擺着，向後倒去，這兩人倒是至死不屈的好漢！

東方霸主一聲冷笑，喝道：「將屍體一齊抬出，拋下山壑之中！」

日月莊中有的是人手，轉眼之間，已將八九具屍體，一齊抬了出去，弄亂了的桌椅座位，也一齊回復了正常，頌揚東方霸主武功之聲，足足連續了半個時辰之久，才聽得東方霸主道：「各位盡皆飲一杯血酒，以後，我們便全是自己人了！」

大廳之外各人，又魚貫列隊，各人在鼎中留一杯酒喝，又忙了將近一個時辰才飲完，以丁剛，丁柔爲首，衆人一齊向東方霸主跪拜了下去，所有的人中，只有金蘭花一人是例外。

金蘭花坐在東方霸主的身旁，她久爲苗疆天女教的教主，在苗疆七十二峒之中，常受萬千苗民膜拜，這時看到這許多人一齊向她跪拜，她也不覺得有甚麼特別，而東方霸主雖然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却是從來也未曾經過那樣的場面。

此際，他看到那麼多人，跪在地上，願意接受自己的號令，自己身爲盟主，一聲令下，這些人便不敢不從。而且這些人中，有許多是武林中一流高手，更有許多是本來絕不肯聽自己命令的人，而現在却全在自己的轄下，有了那麼多武林高手聽自己使喚，世上還有甚麼得不到的？

東方霸主一想及此，心中大樂，忍不住「呵呵」大笑了起來，道：「各位請起！」

他說了一聲之後，各人才站了起來，東方霸主咳了一聲，剎那之間，大廳內外，又復寂靜無聲，東方霸主向那幅紅綢一指，道：「各位既已奉我爲盟主，已有名姓留下，都需得遵守我的規矩才行，盟主令到處，若有違令者，殺無赦！」

他在講到「殺無赦」三字之際，面上的殺氣大盛，雙眼之中，也射出了凌厲無匹的光芒來，接觸到他眼中那股光芒的人，雖然是一流高手，也不禁在心中感到了一股極度的寒意！

而東方霸主却在這時，又笑了起來，道：「昔年漢高祖向父老民衆，約法三章，而我只是約法一章，我再重申一遍！盟主令到處，若有違令，殺無赦！」

東方霸主的話中，似乎還以爲他自己十分寬大宏仁，但是大廳中的武林人，却都隱隱感到自己已然進了一個極大的圈套之中了！

東方霸主又道：「自然，盟中一切細則，還得草擬，現在，我命日月莊莊主，丁剛，丁柔，爲本盟天地堂堂主，掌管本盟事務。」

這其實是丁剛，丁柔兩人，早和東方霸主議定了的職位，要不然丁剛，丁柔兩人，如何會如此起勁，倡議要東方霸主爲盟主？

但這時，兩人一聽，仍然裝出大是高興之狀，立時行禮，道：「多蒙盟主提拔，但在下兄弟兩人，才能不足，只怕有負衆望，不敢接任！」

東方霸主雙眉向上一揚，道：「兩位不敢接任麼？」

丁剛，丁柔兩人，眉飛色舞，心中着實高興，因爲結盟之局已定，東方霸主果然照原來的計劃，任他們爲天堂，地堂的堂主。

要知道東方霸主雖然身爲盟主，但是實際大權，將來必操在兩堂之手，兩人的心中如何不喜？

但是，他們却還是要謙虛一番，是以又道：「是，請盟主另選賢能！」

東方霸主聽了，「哦」地一聲，道：「我派你們爲本盟天堂，地堂堂主，掌管本盟一切事務，此乃極高的職位，關係重大，你們兩人，竟敢拒不接受——」

他講到這裏，面色突然一沉，道：「我剛才說過甚麼來，你們難道忘了麼？」

丁剛，丁柔兩人，看到東方霸主的面色一沉，心中也不禁爲之一呆，心想東方霸主倒眞是老奸巨猾，假戲做得這等似模似樣，看來倒像是他眞的動了怒一樣！

兩人齊聲恭應道：「屬下德能皆薄，是以不敢從命！」

兩人只當自己再客氣一番，東方霸主一再堅持，那麼順理成章，他們也就是天堂，地堂的堂主了，却不料接下來的發展，却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只見東方霸主的面色，更是難看，發出了一聲大喝，道：「我適才已然宣佈過，盟主令到後，若有不從者，殺無赦——」

東方霸主越往下說，聲音便越是嚴厲，簡直令人心驚肉跳，丁剛，丁柔兩人，一聽得東方霸主講出了那樣的話來，心中已知不妙，但是此際，他們却連開口的機會也沒有，因爲東方霸主一停也不停地向下講去，字字如同霹靂一樣，震人心弦，而且他所講的話，也是石破天驚，令得丁剛丁柔兩人，目瞪口呆！

只聽得東方霸主的聲音越來越是嚴厲，道：「派你們任天堂，地堂堂主，乃是我接任盟主以來，第一道命令，你們兩人，竟敢不從，我這盟主，令不能行，以後還如何當法？不從盟主之令者，殺無赦！」

東方霸主這一聲「殺無赦」三字，才一出口，身形一縱，已然站了起來。

他身形剛一站起，畧一閃，已然挾起一股勁風，來到了丁剛和丁柔兩人的身前。

丁剛和丁柔兩人，再相信東方霸主，也知道此際東方霸主不是在做戲了，他們兩人心中的驚恐，實在是難以形容，東方霸主一到了他們兩人的身前，兩人均魂飛魄散，大聲叫道：「東方先生，我們是——」

他們兩人想說：「我們是說好了的，何以你突然翻臉的。」但是，這一切事情的發展，早已全在老奸巨猾的東方霸主的預料之中，他如何肯讓丁剛丁柔將這句話講了出來？就在兩人剛一開口之際，他雙掌齊出，手起掌落，已向他們兩人，當頭壓了下來！

那兩掌去勢之快，實是難以形容，掌才出，便已將兩人一齊罩在掌力範圍之內！

丁剛，丁柔兩人，直到此際，才知道自己是眞正到了生死的關頭！

但是，此時他們雖然已知道自己到了生死關頭，却已經遲了一步了！

就在剛才，東方霸主一閃到他們身前之際，他們若不是還想向東方霸主辯白，那麼他們還是會有機會的，祇要他們搶先向東方霸主發招就可以了。

他們只要能爭先向東方霸主發掌，那麼兩人合力，就算不是東方霸主的敵手，總還可以全身而退，留住了兩條性命，絕不致於和如今那樣！

但是，他們兄弟兩人，對於東方霸主的狠毒，認識得實在不够深，在那麼緊要的關頭，還想和東方霸主說情，以致錯過了唯一的機會，被東方霸主，制了先機！

這時，東方霸主雙掌壓下，他們兩人各自一聲怪叫，連忙還手，可是，東方霸主的掌力，已將兩人罩住，他們的動作，自然也遲緩了許多，他們的手掌才一揚了起來，只聽得「叭叭」兩聲響，東方霸主疾拍而出的兩掌，一掌也未曾落空，一齊擊中了他們的頭頂！

東方霸主的功力，何等深厚，這兩掌又是志在必得，足運了九成功力，就算擊中在兩個石頭人的頭上，也可以將石頭人的頭顱擊碎，何況丁剛，丁柔兩人，只不過是血肉之軀？

隨着那「叭叭」兩聲響，只見他們兩人的頭頂，立時凹陷了下去，幾達兩三寸之多，頭頂一凹了下去，便將眼珠擠得突了出來，鮮血自他們的七竅之中，如泉湧出，兩人的身子，也相繼倒地，東方霸主的那兩掌，竟已令得他們死於非命！

在剎那間，事情的變化，實在太快了，波詭雲譎，在在都是事先絕難料得到的，直到丁剛，丁柔兩人中掌慘死，倒於就地，竟還有許多人難以相信那會是事實！

但是當他們定睛看去時，却看到兩位日月莊的莊主，確是死了，不但已死，而且還死得極慘，他們的四隻眼珠，幾乎全突出在眼眶之外，似乎他們死前，心中恨極了自己的眼睛，竟會看錯了，是以要罰它們凸出眼眶之外來一樣！

當衆人明白眼前發生的一切，全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之後，沒有一個人不感到自心頭直泛起了一股懼意來的，他們站着不動，但是都不像是站在地上，而像是站在無數的尖針之上一樣！

試想，日月莊兩位莊主，肯將日月莊借給東方霸主，給他們爲兒子成親宴客之用，又在席間，提出了奉東方霸主爲武林盟主，那和東方霸主是何等交情？

東方霸主委任他們任盟中要職，那才是天公地道之事，誰又料得到，兩人只不過是謙虛了幾句，便忽然會遭此殺身大禍？

東方霸主對丁剛，丁柔兩人，下手尚且如此之狠，那麼對別人更是可想而知，衆人心頭，怎能不驚？

剎那之間，人人屏住了氣息，沒有一個人敢以出聲，東方霸主後退了兩步，身形凝立，冷冷地道：「列位全看到了，列位既奉我爲盟主，就該聽我命令，違令者殺無赦，那是鐵定不移之律！」

各人面色蒼白，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下，誰又敢說個「不」字？

一時間，只聽得衆人全都不由自主，轟雷也似，答應了一聲「是」！

東方霸主盛怒的臉上，這才現出了一絲笑容來，朗聲道：「日月莊中的人，可有不服的麼？」

他連問了兩三遍，此際連一干武林高手，都是啞口無言，何況是日月莊中的人？自然是無人出聲。東方霸主又喝道：「將兩名叛賊的屍首拉下去，拋下山壑餵狼！」

立時便有幾名日月莊的莊丁，將丁剛，丁柔兩人的屍體，拉了下去。

可憐丁剛，丁柔兩人，一身武功，在中原創下日月莊，也可以說得是名滿江湖，只可惜一念之差，以爲可以借東方霸主之力，聯結天下武林中人，

形成一股極大的勢力，表面以東方霸主爲尊，但實際上，自己兄弟兩人合力，慢慢爭奪勢力，等東方霸主的大權漸漸旁落之際，就可以獨霸天下了！

却不料他們兩人的盤算雖然好，但却是狡狐遇到了豺狼，東方霸主老奸巨猾，遠在他們兩人之上，先下手爲强，迅雷不及掩耳，便將他們兩人，斃於掌下，兩人只落得像是死狗一樣地被拖了出去！

待丁剛，丁柔兩人被拖了出去之後，東方霸主才又朗聲道：「東方雷聽令！」

東方雷連忙越衆而出，道：「屬下在！」

東方霸主道：「我命你爲本盟地堂堂主，你年紀還輕，却要向盟中各前輩，多加討教，莫負了我對你的一片期望才好！」

東方雷的心中，高興之極，試想，半年以前，他還是在江湖之上，亡亡如喪家犬一樣，東竄西逃，甚至於差一點倒斃在溝壑之中！

但是如今，依仗着他父親的勢子，他却成了武林之中，最大的結盟中兩大堂主之一，自此之後，武林中人，誰還敢對他說一個「不」字？

他連忙拜了下去，道：「屬下定當盡力而爲，不負盟主所望！」

東方霸主對於目前所發生的一切，是早已在他計劃之中的了，如今發生的一切，只不過是他的計劃，逐步得到了實現而已！

但是，他的計劃却並不是完全實現了的，他計劃自己一任盟主之後，他的兩個兒子，便担任兩大堂主之職，那麼，盟中大權，就在自己父子三人之手，自然沒有旁人可以染指了！

可是，當他的計劃一開始之際，東方白便越出了他的計劃之外！

到如今，連東方白究竟到了甚麼地方去，他也不知道！東方白不在，他也不放心委任別人爲天堂堂主，是以他又朗聲道：「天堂堂主一職，由我暫攝。」

各人又一齊向東方雷行禮，儘管衆人之中，武功比東方雷高的不少，但也一樣自稱「屬下」。但東方雷十分會做人，不但還了禮，而且親自將那武功比他高，在武林中頗有地位的高手，一一扶了起來。

東方霸主又選了七八名武功極高的高手，担任各地分舵舵主，又定日月莊爲全盟總壇，有願意入盟的武林中人，可在各地分舵舵主引導之下，前來日月莊加盟，又設立聯絡專使，互通消息，東方霸主確是長才，半夜工夫，便已安排得十分妥當。

最後，他才又派出了五六十人，分頭前往各處，向武林中人傳達日月莊結盟，奉東方霸主爲盟主一事，好讓普天下人物，盡皆知曉。

等到一切安排妥當，天色已然微明了。東方霸主這才又命撤去殘席，再開筵席，千餘人心知只要服從東方霸主的命令，倒是祇有好處，沒有壞處的，是以又一起開懷暢飲起來。

×　×　×

却說東方白，獨自在林中，怔怔地佇立着，眼看東方已然現出魚肚白來，他想起自己的師娘曾好幾次向自己解釋「東方白」這個名字的由來，但現在才知那全是她騙自己的，自己眞是複姓東方！

東方白苦笑着，又緩緩向前走去，正走間，突然聽得一陣馬蹄聲傳了過來，那地方，恰是一個三岔路口，東方白畧呆了一呆，閃身躲在一株大樹之後。

祇見五六四馬，疾奔到了口路，停了一停，馬上的人相互揮着手，都道：「再見了，傳達了東方盟主的命令後，再來日月莊相會！」

東方白一聽得「東方盟主」四字，心中便不禁一怔，心知在日月莊中，一定有甚麼大事發生了。而馬上的五個人，看來十分臉熟，都像是曾在日月莊上見過的，他們何以稱東方霸主爲「盟主」？又何以要分頭去傳達他的命令？他究竟下了些什麼命令？

東方白在發怔間，其中四五匹馬，已分別向兩旁奔了出去，祇剩下了一匹，馬上騎的，乃是一個貌相頗爲威武的中年人，他拉轉了馬頭，馬尾揚起，正對着東方白。

東方白自大樹之後，轉了出來。

他一轉出來之際，恰好是那中年人一抖韁繩，放馬向前馳去的時候，馬向前竄出，東方白也向前掠了起來，穩穩落在馬股之上，坐了下來。

東方白此際的內功極高，行動飄然，了無聲息，當他落在馬背上之際，騎在馬上的那中年人，祇覺出馬兒的去勢，突然慢了一慢，竟未曾知道身後多了一人！

東方白在那人的身後，和那人祇不過相隔幾寸，他好幾次想問那人究竟想到甚麼地方去，和傳達甚麼命令，但是又怕那人不肯實說，是以他並不出聲。

他一直在那人背後，那人策馬疾馳，直到中午，已馳出了五六十里，過了一個很大的鎭甸，在那鎭市的盡頭處，一所大宅前停了下來。

馬一停下，東方白先那中年人一步下了馬，那中年人翻身自馬背後躍下來之際，東方白一步跨到了他的背後，那人仍然不知道。

東方白跟在那人的身後，亦步亦趨，和那人一齊走到那所大宅門前，那人拉起門上的銅環來，敲

了幾下，道：「葛大俠在家麼？」

那兩扇緊閉的大門，立時被打開來，只見四五個年輕人，一齊迎了出來，向那中年人行禮，道：「原來是李二叔，李二叔——」

那中年人不知道身後有人跟着，但是那四五個年輕人正在向他行了禮之後，一抬起頭來，却正好是在東方白的對面，立時看到了他！

如果東方白的容貌未曾改變，那麼這幾個人看到東方白站得離那中年人如此之近，自然是當是和他一齊來的，並不會覺得奇怪。

可是，東方白此際的樣子，却是可怖之極，任何人見了他，都不免心頭吃驚，面上變色！那幾個年輕人自然不能例外！

只見他們陡地一呆，有兩個還突然吸進了一口涼氣，齊聲道：「李二叔，你身後……那位……」

可是那中年人仍然了無所覺，含笑罵道：「小鬼頭，別做識做智，編些話來嚇唬我，你師父在家麼？」

那中年人這麼一說，這幾個人更是吃驚，大聲道：「李二叔，你身後跟着一個怪人，你……你難道不知道？你快……轉過身去看看！」

那中年人看出這幾個年輕人不像是在和自己開玩笑，他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連忙向前跨出了兩步，疾轉過了身來。

其實，東方白若是有心讓他看不到，只要跟着他跨出，跟着他轉身，那麼那中年人，一樣是看不到他的。但是東方白却並沒有那麼做，他只是站在原地不動。

那中年人一轉過身來，看到了東方白，不禁全身發寒！但是他究竟還是久歷江湖的人，而且他也立卽認出東方白正是在日月莊演武場中，將席大先生帶走的那個怪人，而他竟根本不知道對方是甚麼時候跟在自己身後的，雖然他勉力鎮定心神，也不禁一身冷汗！

那中年人呆住了一聲難出，但是那幾個年輕人却已連聲呼喝了起來，正吵嚷間，祇見屋中，又穩步走出了一個老者來。

那老者身形又矮又瘦，但是行來却精神奕奕，行爲也十分矯捷。

東方白一看到那老者，心中便「啊」地一聲，那老者他也不止見過一次了，那是他師父烈火神駝的好友，神劍葛洪！葛洪自然也曾見過他，可是他如今已變得這等模樣，葛洪也自然認不出了。

葛洪一出來，便笑道：「李兄弟，你不是到日月莊去趁熱鬧了麼？何以——」

他才講到這裏．便看到了東方白，他面色也陡地一變，走前了幾步，喝道：「尊駕是誰？」

那中年人姓李，名震，爲人足智多謀，文武齊才，武林中人稱他爲「賽諸葛」，李震心知那怪人跟了自己來，其中必有蹊蹺，而且在日月莊中，他也曾眼看那怪人出手，武功之高，似乎連東方霸主也不是他敵手！

如今，對方還未曾出聲，來意不明，敵友不分，但無論如何，總應小心從事，不能先將他當敵人看待，若眞要動手，只怕自己人雖多，一樣不是敵手！

是以他連忙向葛洪擺了擺手，示意他別出聲，又向東方白拱了拱手，道：「在下在日月莊中，曾見尊駕救走了席大先生，席大先生何處去了？」

李震那一句話才說出口，葛洪首先便嚇了一跳，道：「什麼？席大先生……竟然敗在東方霸主的手中了麼？」

李震冷哼了一聲，說道：「不是的，席大先生是被他女兒氣得眞氣竄入了岔道，幸虧這位朋友，將席大先生救了出來，使東方霸主仍不能沒有忌憚的！」

從李震的話聽來，可知武林中人，人同此心，都將希望寄托在席大先生的身上。

但是東方白却知道，如果將希望寄托在席大先生身上的話，那麼這希望是定然要落空的了。是以他苦笑了一下，道：「沒有用了，席大先生已然回峨嵋去了，而他已聲言，絕不再出峨嵋半步，他再也不理武林中事了！」

李震聽了，面色蒼白，半晌說不出話來。

東方白又道：「剛才，在三岔路上，我聽得你們幾個人，說是要傳達什麼命令，又稱東方霸主爲盟主，那却是什麼原故？」

李震這才知道，原來早在三岔路口之際，對方便已然跟上了自己，而自己竟一點也不知道，他心中不免暗叫了一聲「慚愧！」

他這時，也已看出東方白對自己並沒有敵意，是以他長嘆了一聲。葛洪則道：「這位朋友，請至屋內，再慢慢詳談如何？」

東方白點了點頭，一干人一起進了大堂之中，坐下之後，賽諸葛李震，才將東方霸主在日月莊中，如何由丁剛，丁柔兩人擁立爲武林盟主，又如何令衆人歃血爲盟，書名於紅綢之上，又如何在受衆人拜見之後，第一件事，便是殺了丁剛，丁柔等情，說了一遍。

李震所說，在日月莊中發生的事，聽得葛洪和東方白兩人，目瞪口呆。

葛洪等李震講完，陡地翻手一掌，拍在桌上，道：「李二，你却爲何不死在日月莊上？」

葛洪的這一句話，聽來雖然突兀，但是他的用意，却是再明顯也沒有了。那是葛洪在責備李震，何以竟然屈服在東方霸主的淫威之下，奉他成了盟主！

李震像是知道自己在講完之後，葛洪必然會那樣責備自己一樣，他長嘆了一聲道，道：「葛兄，不是我小覷你，若是你也在其間，只怕你也和我一樣了！」

葛洪霍地站起，道：「我——」

他本來是想說「我是絕不會那樣的」，可是他才說了一個「我」字，便想到此處離日月莊並不遠，東方霸主還在日月莊上，自己在這裏說些豪氣干雲的話，自然容易，但若要自己到日月莊上去，找東方霸主理論，自己難道有這勇氣麼？

是以他只說了一個「我」字，便洩了氣，再也難以向下說下去了。

李震也知道了葛洪的心意，在他的臉上，泛起了十分苦澀的笑容來，道：「葛兄，我一聽得丁剛，丁柔提出要奉東方霸主爲盟主，便知道那是東方霸主計劃已久的一項陰謀，心知凡是在日月莊中的人，是萬萬脫不出這個圈套的了，是以我一點反對也沒有，東方霸主這才派了我去各地傳訊的。」

葛洪和東方白齊聲道：「傳甚麼訊？」

李震苦笑着，道：「東方霸主要普天下武林中人知道，他已是武林盟主，要加盟之人，隨時可到日月莊中去，他只怕會等上一年半載，然後才對不肯奉他爲盟主的人採取行動，葛兄，你可要早打主意！」

葛洪面色慘白，剛才出現的那股英俠之氣，已不知去了何處。

只聽得他呆了半晌之後，喃喃地道：「既是如此，那我們除了舉家遷入深山之外，還有甚麼別的辦法？」

東方白聽了之後，朗聲道：「葛大俠，這就不對了，你也避，我也避，豈不是更由得東方霸主去橫行無忌？理應聯絡同道，與之對抗才是。」

葛洪搖着頭，道：「連席大先生也在峨嵋避難不出了，我們還有甚麼好說的？」

東方白呆了半晌，緩緩站了起來，道：「既是如此，那麼我告辭了！」

他語氣雖淡，但是已然很有些瞧不起神劍葛洪之意，葛洪自然也知道對方的語氣，是在鄙視自己，可是他此際心亂如蔴，却已顧不得和對方去爭辯了。

東方白大踏步走出了大門，心中仍然不屑葛洪之所爲，可是，在幾個月之後，東方白却原諒葛洪了。

在幾個月之後，東方霸主成爲武林盟主一事，已傳遍了天下！

而且，傳言還宣稱，以一年爲期，若是在一年之中，武林中人，仍有表示不肯承認東方霸主爲盟主地位的，那東方霸主便會率衆來犯了！

東方白在這幾個月中，也走了許多地方，他所見到的武林中人，全是一片惶然，不但有的舉家遷入深山，想不被東方霸主發現，有些門派，更是上下百餘人，都突然失踪，不再在武林中露面。

幾乎每一個人，都抱着和葛洪同樣的心理，以爲自己不是東方霸主的敵手，不是敵手，祇有避了開去，雖然也會有人想過和東方霸主對抗，但也祇不過是想一想而已。

半年之後，東方白來到了峨嵋脚下。

他是有目的而來的，在那半年之中，他已看清楚了一點，那就是各正派之中，勢單力孤的，紛紛走避，有幾個勢力較盛的大派，也是各自爲政，這其中就是沒有一個人肯出來登高一呼。

而武林之中，並不是沒有人可以和東方霸主對抗的，有一個人是可以的，那一個人，就是峨嵋席大先生。

東方白就是爲了這個才到峨嵋山來的，因爲目前整個武林之中，雖然還沒有甚麼大的事發生，但是，到滿了東方霸主所揚言的一年之後呢？

那時候，如果武林中的情形好像現在一樣時，那就眞不堪設想了。

因爲東方霸主大舉來犯，各門各派之間，若拿不出妥善的對付之策來，東方霸主實是可以所向無敵，再也沒有甚麼人是他的敵手了。

所以東方白必需到峨嵋山來找席大先生。

他要說服席大先生，別再在峨嵋山中，隱居不出，而要去過問世事，有席大先生登高一呼，各門各派的高手，自然會起而响應，那麼東方霸主沒有必勝的把握，自然也不致亂來了。

常言道：「峨嵋天下秀，青城天下幽」，一來到峨嵋之後，的確處處都可以想到一個「秀」字，不論是一草一木，一石一峯，都無處不透出靈秀之氣來。

東方白也不知道翠風谷是在甚麼地方，祇是向山中的獵戶打聽着，他爲了怕自己的容貌驚嚇世人，是以一直戴着面具。

在這半年來，他的武功越來越高，但是他的容貌，却越來越驚人，有時來到沒有人處，他除下面具，在溪水中看到了自己的臉孔，自己都會嚇上一大跳。

在峨嵋山的羣巒千峯之中，又走了七八天，那

一天清早時分，他來到了一個極狹的窄谷口。那峽谷祇可供一人進出，兩旁的峭壁，聳天而起，越到上越是濶，看來就像是被一柄其大無比的斧頭，一下子開出來的一樣。

在左首的峭壁，鑿着老大的「翠風」兩字，山上恰有一股細泉，在那兩個大字之上沁出，在這兩個字上流過，是以抬頭看去，祇見到兩個字閃閃生光，十分奪目，那自然便是峨嵋派的根本重地翠風谷了。

那入口處如此之狹，正可以說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險地，難怪歷年以來，峨嵋派一直是武林之中最大的一派，這和它的根本重地，從來也沒有什麼人可以來侵擾過，自然也有一定的關係。

東方白來到了峽谷上，才一站定，便聽得峽谷之內，有人發話道：「請尊駕止步，再向前來，乃是峨嵋翠風谷了！」

東方白聽出，那發話的人，可能是在峽谷的盡頭處。

但是他也不一定是內功十分精湛之人，因爲那半里許的峽谷，如此狹窄，在一端講話，聲音便會直逼了過來。

但東方白向前看去，却又不見有人。

東方白沉聲道：「在下正要到翠風谷來。」

那人又道：「請問尊駕高姓大名，來翠風谷何事？」

東方白答道：「在下姓白，行七，想來謁見席大先生，有要事磋商。」

那聲音却一口回絕，道：「閣下請回吧，家師不見外人已很久了！」

東方白忙道：「在下與別人畧有不同之處，相煩閣下去告知令師，說是半年之前，與他在日月莊附近分手的白七來了，他定然會例外處理。」

東方白那句話講完之後，只聽得那聲音道：「如此，則請閣下稍待。」

東方白也不着急，因爲他想，席大先生一聽說是他來了，自然會見他的。

他仰着頭，望着自陡直的峭壁上生出來的千奇百怪的古松。

大約等了小半個時辰，只聽得那聲音又响了起來，道：「白朋友，家師說他與閣下，素不相識，他不見外客已久，閣下請回吧！」

東方白實是做夢也想不到，那人在向席大先生通報了自己來見之後，席大先生居然會那樣回答他的！

一時之間，他又驚又怒，道：「你，你可曾說，是日月莊中的白七麼？」

那聲音道：「全說了，家師的話，也已照傳，閣下快請回去吧。」

東方白「哼」地一聲，道：「一句話就想將我打發回去，事情也未免太容易了！」

那聲音怒道：「閣下如竟然想硬闖翠風谷，那可大錯而特錯了！多少年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打過這個念頭，但却絕沒有一個人，通得過這條峽谷的。」

東方白大怒，道：「我却不信，席大先生若是下得了手來害我，就請他下手好了！」

要知道東方白在這半年來，東飄西蕩，長途跋涉，在江湖上所見的武林中情形，已是令得他傷心之極，他將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謁見席大先生的身上，可是席大先生却竟然說不識他這個人，拒絕見他！

剛才，東方白之所以有如此的自信，相信席大先生不見旁人，也一定會見他的，那是因爲他還清楚地記得席大先生在日月莊外對他所說的話。

席大先生曾說，只要他有事，要他相助，峨嵋派上下，必然全力以赴！

而事情只不過隔了半年光景，席大先生竟然連見也不見他，東方白滿腔的希望，在如此意料之外的情形之下，突然幻滅，他的心中，如何不怒？

他一面說，一面大踏步向前走去。

可是，他才走出了兩步，只聽得兩面陡峭之極的峭壁上，傳來了一陣隆隆之聲。

東方白連忙抬頭看去，他不看還好，一看之下，心中更是驚怒之極！

只見自峭壁頂上，足有十餘塊大石，正在疾滾而下！

那些大石的下滾之勢極急，所發出的聲响，在兩面峭壁之上，來回撞擊，發出驚心動魄的回聲來，若是強要向前去，非被大石撞爲肉泥不可！

東方白連忙後退，他剛退到谷口，大石已然紛紛壓了下來，將峽谷堵死了！

滾下來的大石，在狹窄的峽谷中，堆起足有兩丈來高，東方白當然可以越得過那樣的一堵石墻的，但是他如果越過了那石墻，再向前去，前面一定還有大石滾下，到時只怕要退也退不及了！

東方白心中恨極，發出了一聲怪吼，叫道：「席大先生，我只當你是一個正人君子，却原來你也是言而無信的小人！」

東方白此際的武功何等之高，他縱聲一叫，四面山壁，盡皆响應，也不知他的叫聲，可以傳多遠，只聽得到處全是「小人」，「小人」的回聲，足足有半盞茶時，才靜了下去。

東方白大罵席大先生，一則是他的心頭，眞是十分惱怒，二則，他還想將席大先生激了出來。

可是，當回聲漸漸靜了下去之後，翠風谷之中，却是一點聲息也沒有。

東方白又罵道：「席大先生，你枉稱武林高手，却原來行事如此不堪，哼哼，若是你不願理睬我時，我原也不在乎，在日月莊外，你又何以故作慷慨？」

東方白的話，綿綿不絕向前傳去，翠風谷中，自然是可以聽得到的。

但是，谷中却仍然一點反應也沒有。

東方白越說越怒，幸而他秉性忠厚，也說不出什麼難聽的話來，只是責備席大先生言而無信而已。當日直罵到中午，他才走了開去。

他來到了一道小溪上，喝了幾口溪水，採了些山果，胡亂充飢，越想越是不忿，又來到了翠風谷的谷口，再罵了起來。

他罵得倦了，便自去歇息，第二天又來罵，他在翠風谷中，足足罵了七天！

可是，翠風谷中却一點反應也沒有！

東方白知道，自己已罵了七天之久，而對方一點反應也沒有，就算再罵下去，也是沒有用的了。他心中恨極，在第七天傍晚時分，拔出了腰際的佩劍來，力透劍尖，在那峽谷的入口處，峭壁之上，刻下了六個大字，那六個字是「哀莫大於心死」！

東方白自然是在說，席大先生一世英名，但是竟然會因爲不敢和東方霸主爭衡，以至言而無信，縮頭不出，只求自保！

東方白在刻下了那六個字之後，長笑了三聲，他的笑聲之中，充滿了辛酸，還劍入鞘，便揚長而去。

當他在向外走去之際，他的心頭，實在是空虛到了極點！因爲天下茫茫，他實是不知道該到何處去才好！

在來的時候，他想得實在太好了，他想到，自己一到，席大先生便會接見，然後，暢談武林中的大事，席大先生也就會慨然而起，登高一呼，各門各派武林中人，便會從四面八方而來，和席大先生一起，共商對策，那麼東方霸主知道天下武林中人不可輕侮，也必然不敢胡作非爲，武林自然不會有浩刧了！

可是，當他在離去之際，他來時所存的一切想法，却全都幻滅了，他甚至於連席大先生也未曾見到！

當他離開翠風谷之際，他眞覺得天地茫茫，自己不知到何處去才好！

雖然說，有幾個佛門中的高手，如果肯出面，東方霸主也必有所忌憚，但是那些高手，終年雲遊，誰又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

而東方霸主的一年之期，却只有半年了！在這半年之中，自己還能做些什麼呢？

東方白竟不知自己是如何出了峨嵋山的，他漫無目的地走了三五日，才陡地想起，人人都不敢去對付東方霸主，爲什麼自己也不敢？

實在，這個問題在東方白的心中，已不是第一次想起了，他覺出這半年來，自己的武功，已高了很多，雖然不足以和東方霸主正面爲敵，但如果去暗算東方霸主，倒也未必一定失敗。

然而，東方白每一想到這一個念頭之際，總是立即將這一念頭拋了開去。

因爲他心中還有難言之隱！

那難言之隱是：東方霸主是他的父親！

這個事實，他是絕不願想起的，而在這些日子來，他也的確強迫自己，絕不去想及這一點。但是，當他想到了要暗算東方霸主時，他却不能不想起這一點來了！

暗算東方霸主，在謁見席大先生失敗之後，似乎已是挽救武林刧運的唯一辦法了。

但是，東方霸主却是他的父親！做兒子的，不認他是自己的父親，可以說是已到了極限，難道還能用暗算的方法，去殺死自己的父親麼？

東方白一直是茫然在向前趕路的，但是當他一想及這一點，他却停了下來，坐在路邊的一塊大石之上，呆呆地一動也不動。

他從下午坐起，一直到天色漸漸黑了下來，他幾乎未曾動過，就像是一個石頭人一樣！

雖然他坐着不動，已有兩個時辰之久，但是他心中的那兩個問題，他却仍然未曾有答案！

一直到天色完全黑了下來，他才長長嘆了一口氣。

這似乎是一個需要極長時間考慮的問題，絕不是一兩天之內，所能決定得了的。

他想了一個下午，只不過得出了這樣的一個決定：到日月莊去，一路上，慢慢地想，慢慢地考慮，有好幾個月的途程，那時，總會有一個是答案的了。

他心中有了決定，一躍而起，認定了方向，便向前疾奔了出去！

在接下來的歲月中，他一直向日月莊進發着。沿途，他慕名去拜訪很多武林高手，可是他却發覺那些武林高手，十有六七，都已遷離了他們世代所居的地方。

而那十之三四，未曾搬走的，不是惶惶不安，準備搬去，便是已去了日月莊回來，已經奉了東方

霸主爲盟主！

有的武林高手所住的地方，莊園廣廈，十分可觀，現在也全成了旁門左道，綠林邪派人物的聚居之所。

東方白本來是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一路出手懲戒這些氣燄囂張的邪派中人的。

但是，由於東方白的心中，始終懷着那個秘密的願望，是以他不願叫東方霸主知道有一個高手在漸漸接近日月莊，好叫他有了戒備。

是以每一次，東方白總是一見自己要找的人不在便立時離去！

好在一直蒙着臉，是以也根本沒有什麼人認得出他來，而那時正是邪魔外道，意氣風發之際，也沒有什麼人來注意他。

那幾個月來的旅程，東方白却幾乎在每一個武林人士的口中，都聽到了一件事，那便是東方霸主的確只給了一年期限，而那一年的期限，是從東方雷在日月莊成婚那天，也就是東方霸主第一天當盟主時算起的，算來，已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了。

而到了東方白來到了離日月莊只有十餘里的一個山坡上，向前望去，已可以看到日月莊上的燈火之際，那期限已只有一個月了！

那時，恰是午夜時分，可是，日月莊上燈火通明，遠遠望去，映得半邊天都紅。日月莊本來就是武林高手往來不絕之地，但這時，經東方霸主駐留了一年之後，看來氣派更是不同了！

不但在日月莊中，燈火輝煌，而且在離莊子正門三四里地起，那條大道之上，兩旁也全是火把，看去簡直就如同兩條火龍一般。

而在那條大道上，可以看到不斷有人在策馬奔馳，連急驟的馬蹄聲，也隱隱可聞，看來正有不少人，在黃夜奔進日月莊之中！

東方白在將近這一年來，奔波萬里，而他以前也不是沒有見識的人，像這等景象，他却也未曾見過！

他望了半晌，長嘆了一聲，慢慢地走下那山坡來，他下了山坡，慢慢向前走去。

當他轉入了那條又寬又直，直通日月莊去的大道口時，只見道兩旁，已新造了兩座極大的石亭。而在道中心，則豎着一塊大得出奇的石碑。

在那石碑之上，刻着四個老大的大字：「無敵盟主」。

在石碑之下，則另是幾行小字：「無敵盟主令，謁見者碑前下馬，避道而行，不得有誤！」

在東方白來到的時候，正有七八騎飛奔到了石碑之前，果然，他們一到了石碑前，便滾下馬來，在那兩個石亭中，也各有人迎了出來，雙方講了幾句，那來的七八人，便又上了馬，但是却不敢奔馳在路中心，只在道旁，策騎飛馳而出。

從這樣的情形看來，東方霸主的排場，似乎比當今皇帝還要來得厲害。

東方白心中不住苦笑着，一直向前慢慢走去，等到他將近來到了石碑之前時，只見石亭之中，立時有兩個人迎了出來，向東方白拱了拱手，道：「閣下是……」

東方白根本不想和他們說話，只是十分痛苦地搖着頭，那兩個人互望了一眼，神色也大是不善，厲聲道：「閣下在此作甚？」

東方白仍然不出聲，那兩人各自一伸手，已然向東方白的肩頭按來。

但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一陣急驟之極的馬蹄聲，捲了過來，同時，足有好幾十個人，在齊聲呼喝，叫道：「東方堂主駕到！」

那兩個本來已然向東方白的肩頭抓了下來的兩人，一聽得那叫聲，立時慌了，兩名亭中的人，也一起搶了出來，亂成了一團，也沒有人來理會東方白了。

東方白走過一邊，抬頭向前看去。

只見前面火光照耀，首先只見兩排二十四人，各執明幌幌的火把，奔了過來，直奔到了石碑之前，方始站定，一站定之後，又是轟雷也似一聲大喝道：「東方堂主，堂主夫人駕到！」

石亭中的所有人，一齊跪了下來。

這時，所有的人一齊跪了下來，東方白一個人站着，看來自然十分碍眼，非被人發現不可，是以他身形一閃，閃到了那座大石碑之後，探頭向前看去。

只見緊接着，乃是兩匹雪也似白的白馬，疾奔了過來，那兩匹白馬，神駿非凡，一望而知是大宛的良馬，而且馬鞍之上，鑲滿了金珠寶石，華麗之極。

東方白本來還不知道所謂「東方堂主」究是什麼人，這時，那兩匹白馬，一奔到了近前，他才知道！

原來，那兩匹白馬上騎的一男一女，不是別人，正是東方雷和席珍兩人！

東方雷本就風度不凡，這時，衣飾華麗，更有不可一世之概。

而席珍看來，容光煥發，可見得這一年來，她的日子過得十分之好，稱心如意。

兩人來到了石碑之前，也一齊下馬，跪在地上的足有三二十人，一齊恭聲道：「參見堂主，堂主夫人！」

東方雷愛理不理，道：「罷了！」

在東方雷和席珍兩人的身後，也跟了二十四人，前後各二十四人，在他們兩人一下馬之際，也是一齊下馬，在石碑的兩旁，走了過去。

東方白緊貼着石碑而立，由於過去的人，沒有一個回頭看上一眼，是以也沒有人發現東方白。東方白看到了那樣的排場，心更是向下直沉。

在那批人過去之後，東方白的身形才掠了起來，掠向最後一個人的身後，一伸手，便已封住了那人腰際的軟穴，順手一帶，將那人帶進了路邊的溝中，並將那人身上的外衣，順手拉了下來，披在自己的身上。

過了石碑不久，只聽得東方雷一聲吆喝，飛身上馬，衆人也紛紛上了馬，又一齊向前奔去。

東方白在最後，也跟着上了馬，策騎飛馳。

他冷眼打量着東方雷，東方雷的武功，本就不弱，而在這一年來，顯然又有長足的進境，那自是意料中的事。他自幼投入席大先生門下，這一年來，東方霸主又必然將自己的所學，傾囊相授，他已然身兼正邪兩家之長了！

東方白自然不知道，此際東方雷的武功之高，實是已兼三家之長，不但東方霸主在授他武功，金蘭花也將天女教不傳之秘，在傾囊相授！

不一會，五十騎已奔近了日月莊的大門，在奔近大門之際，東方白也可以看得出，日月莊的大門，竟成了一個極大的門樓。

那個大門樓，五色輝煌，壯觀之極，將到門前，開道的那二十四人又是一聲大喝，道：「東方堂主回來了，開門迎接！」

只見兩扇大門迅即被拉開，那二十四騎疾衝而入，一衝進便停了下來，而東方雷和席珍兩人所騎的兩匹白馬，却還是向前直奔了出去。

東方白在奔進了大門之後，身子一側，自馬背上滑了下來，趁人不覺，身形閃動，已就着陰暗處，向前直追了出去。

他一直跟着那兩匹白馬，日月莊內的情形，倒並沒有多大的改變，他跟着那兩匹白馬，來到了大堂之前不遠處，白馬已在大堂前停下。

馬兒一停，東方雷和席珍兩人，便從馬背之上，翻躍而下，東方雷輕輕拍着馬頸，道：「好馬！好馬，我收下了，多謝厚贈。」

在大堂前，有四個深目高鼻，衣飾古怪的人站着，只見他們大是高興，其中一個，操着十分生硬的語言道：「東方堂主歡喜，是我們莫大之幸！」

那四個人，決計不會是中土人士，一定是西域的武林中人。連遠在西域的高人，也要趕到日月莊來，由此也可知在這一年之中，東方霸主的聲名顯赫，已到了何等樣的程度了！

東方白站在一株大樹之下，離大堂約有三五丈遠近，眼前的情形，他看得十分清楚。

只聽得東方雷又道：「四位太客氣了，四位遠道而來，一定十分疲累，還請休息幾日再走。」

那四個人却一齊搖頭，其中一個道：「多謝堂主美意，但是我們教主，在等候我們消息，我們要早早回去，報知教主。」

東方雷笑道：「你們萬里迢迢前來，若是見不到盟主回去，豈不是枉行了？」

那四個人一聽，面上皆現出高興得難以形容的神色來，像是喜出望外，道：「我們可以謁見盟主麼？」

東方雷道：「盟主地位崇高，非同小可，本來是等閒不見外人的，但是列位遠道而來，却是不同，待我來替四位引見，四位在此稍待！」

那四人喜得手舞足蹈，連聲答應，東方雷一招手，便有五六人向他走了過去，在他的身前，躬身而立，東方雷指着那兩匹白馬道：「這是萬中挑一的大宛良馬，你們小心照料！」

那幾個人答應着，牽着馬走了開去，東方雷和席珍兩人，並肩向大堂之內走去，那四個西域高手，仍然在大堂之前，高興不已。

這些情形，東方白盡皆看在眼中，他也看出，那四個西域人，多半是剛來的，那樣看來，自己是有機可乘！是以他忙向前走去，來到那四人的身邊站定。

當東方白從樹下走出來之際，便有好幾個人，對他斜目所視，分明是對他已然起了疑心，但是，當他們看到東方白在那四個西域人的身邊停了下來之際，他們却也不再去注意東方白了。

因爲東方白此際，衣服樸素，看來像是一個下人，就像是那四個西域來客的隨從一樣。而剛才東方雷十分善待這四個西域來客，還要爲他們引見東方霸主，那是人所皆見的，是以各人也不敢去盤問東方白了。

至於那四人，看到東方白來到了他們的身邊，是當東方白是日月莊中人，立時點頭爲禮，東方白面上戴着面具，他也向那四人畧點了點頭。

那四人自然也不在意，過了不多久，只聽得大堂之中，傳出了一聲呼喝聲，道：「西域來人，請至大堂內，候見無敵盟主！」

這「無敵盟主」的稱號，東方白早已在日月莊前的那塊大石碑上，看到過了，這時再聽人一叫，他才知道東方霸主已然自號「無敵盟主」了！

那四個西域人大是高興，連忙向大堂之內，走

了進去，東方白就緊緊跟在他們四人的後面，才走上了石階，門前便有兩人守着。

那兩人讓四個西域人走了過去，却一伸手，想要攔住東方白，但是東方白的身形，十分靈巧，一閃便閃了過去，那兩人攔之不成，呆了一呆，東方白已伸手搭在一個西域人的肩上。

那西域人轉過身來，向東方白笑了一下，守門的兩個高手，看到了這等情形，心中雖然疑惑，但是却也不敢造次，就在他們決不定如何對付東方白之際，忽然聽得一聲鑼响，簾掀處，東方雷首先走了出來。

東方雷一出來，便道：「四位準備，盟主大駕，卽將來臨，這位是——」

東方雷這時，也看到了東方白，他不禁呆了一呆，立時出聲相詢。

但是東方白却並不出聲，只是身子向後退了兩步，在一條大柱之旁，垂手而立。

東方雷的心中，雖然有些納悶，但是他也決計想不到會有什麼人胆敢混進日月莊來的，他心想，多半是那四個西域人的隨從罷了。

是以他立時又道：「盟主只接見四人，你快退去！」

東方白心知自己此時，如果再不退出去，一定會露出破綻來，那反爲不美的了，是以他不說什麼，低着頭，一直向外退了出去。

他退出了大堂之後，又聽到了一聲鑼响，接着，便聽到了東方霸主的「哈哈」大笑之聲，自大堂之中，直傳了出來。

東方白此際，雖然已身在大堂之外，但是聽到了東方霸主的笑聲之後，耳際仍是嗡嗡直响，可知在這一年之中，東方霸主的功力，竟又有進境！

東方白心中暗嘆了一聲，慢慢地向前踱着，在大堂外的衆人，總覺得東方白的形跡，十分可疑，但是，眼看他自大堂中走出來，倒也不敢對他怎麼樣。

東方白慢慢向前走着，不一會，來到了一個院落中，只聽得有刀劍相交之聲傳出，東方白探頭向前看去。

只見在院子中，有七八個丫環，挑着燈籠，在院子的空地上，兩個人正在掄刀動劍比試，却正是大金、大銀兩個人！

東方白一看到大金、大銀兩人，想起一年之前的事情來，心中不禁大是感慨，他心忖，自己的母親，却不知是住在日月莊的何處？

大金、大銀兩人，一面在過着招，一面還不斷呼喝，東方白想起了自己的母親，心中一陣難過，心忖，不論如何，自己已來到了日月莊上，總得見母親一面才是，那怕從此浪跡天涯，也算有了交待了。

他心中凄苦，一時之間，只想到大金、大銀兩人，對自己甚好，却忘了他在容顏大變之後，大金、大銀當他是怪物一事來。而且，他此際蒙着臉，兩人是根本不認識他的。

東方白並未想到這些，他只是想，大金、大銀兩人，必然會指點他，告訴他母親是住在什麼地方的，是以他一步跨了出去。

大金、大銀兩人雖然傻裏傻氣，但是武功根底，却着實不弱，她們立時停了手，一齊瞪着東方白，大聲喝道：「你是誰？」

東方白一聽得兩人向自己如此喝問，他陡地一呆，立時想得起大金、大銀是早已不認識自己的了，一時間，他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他站住了不出聲，大金、大銀已然大怒，手中的兵刃向他一指，又齊聲喝道：「你這傢伙，鬼頭鬼腦，多半不是什麼好東西，你自己說，要不要我們將你的頭，砍了下來？」

她們兩人要砍人的頭，却在與被砍者商量，這實是有趣之極的事，東方白雖然心頭沉重，但是一聽得她們如此問自己，也不禁覺得好笑，忙道：「自然不要，若是你們砍下了我的頭，我如何還能和你們說話？」

大金、大銀兩人翻着眼，道：「你有什麼話要和我們說？」

東方白緩緩向前走出了兩步，才嘆了一口氣，道：「我想要你們帶我去見一個人。」

兩人齊聲問：「什麼人？」

東方白道：「是盟主夫人。」

大金、大銀「噢」地一聲，道：「原來你要見我們的主人，何不早說，幸而我們未曾將你的頭砍了下來，不然你可就見不到她了。」

當東方白看到大金、大銀兩人在此過招之際，他心中已十分奇怪，不知道兩人何以會在此的，因爲在他離開日月莊之際，金蘭花和東方霸主還是在敵對狀態之中的。

但是，現在一聽得兩人口稱「我們的主人」，他已經明白了。

他知道，金蘭花和東方霸主兩人，已言歸於好了！

本來，金蘭花和東方霸主兩人，是不是言歸於好了看來和東方白似乎並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東方白的心中，一直還存在着最後的一個辦法，是想在事情到了實在無法之際，還可以聯絡金蘭花，以邪制邪！

但是，現在却連這一個可能也幻滅了！

東方白心中長嘆了一聲，道：「你們弄錯了，我要見的，不是你們的主人，而是另外一位盟主夫人。」

大金、大銀兩人，顯然完全給東方白的話弄糊塗了，她們互望着，又瞪着東方白，然後她們自已討論了起來，大金道：「主人不是告訴過我們，以後要叫她作盟主夫人的麼？」

大銀道：「是啊，那麼，她就是盟主夫人，盟主夫人就是主人了，對不。」

大金哭喪着臉，道：「本來倒是對的，可是那鬼頭鬼臉的傢伙，却又說不是？」

東方白忙道：「大金、大銀——」

他只叫了一聲，兩人的臉上，更現出了驚訝之極的神色來，道：「你怎知我們的名字。」

東方白笑道：「我早知你們是什麼人了，也知道你們心地好，最肯幫人的忙，所以我才請你們帶路，去見我……要見的人的。」

兩人受了東方白的稱讚，洋洋得意，道：「好，你要見我們主人，便跟我們來。」

東方白搖着頭，道：「我不是要見你們主人，而是要見另一位盟主夫人。」

大金、大銀將眼睛睜得老大，道：「盟主夫人有兩個麼？我們怎麼不知道？你多半是弄錯了，或者是找錯了地方，這裏叫作日月莊！」

東方白聽得大金、大銀那樣說法，一開始之際，還只覺得好笑，因爲日月莊在這一年來，天下知名，若有什麼人竟然會找錯了地方，那才眞的好笑了。

可是，東方白繼而一想，心中却不禁感到了一股極度的寒意！

他立時想到，大金、大銀之所以不知道有另一位盟主夫人，那一定是自己的母親，已經遇害了！可能是金蘭花害她的，也有可能是東方霸主害她的，總之，她一定是遭到意外了！

東方白忙又道：「你們難道從來也不知道，除了你們主人之外，另外有一位盟主夫人？」

兩人齊搖頭，道：「不知——」

她們才講了兩個字，便聽得有人道：「大金、大銀，你們和什麼人在說話？」

東方白一聽得那聲音，便陡地一震，因爲那正是金蘭花的聲音，他待要立時向後退去，但是金蘭花的來勢，却十分之快，聲隨人到，東方白想退，已然來不及了，只得硬着頭皮站着。

金蘭花一到了近前，雙目之中，幽光四射，望定了東方白，道：「你是誰？」

東方白道：「我……我是遠道來客。」

金蘭花面色一沉，便道：「什麼叫遠道來客，你究竟是什麼人？」

東方白見勢頭不妙，身形一縮，便待向後退去。却不料他不向後退還好，向後一退間，金蘭花五指如鈎，倏起伸了出來，抓向東方白的面門！

東方白一見金蘭花抓到，不禁大吃了一驚，連忙向後仰去，但是他避得快，金蘭花的出手更快，「嗤」地一聲輕响，東方白的蒙面面具，已經被撕去。

面具一被撕去！自然現出了他可怕之極的臉容來，金蘭花陡地一怔，大金、大銀兩人，已一齊叫了起來，道：「主人，就是他，就是他，就是這個怪物！」

金蘭花回頭，怒瞪了她們一眼，叱喝道：「住嘴！」

大金、大銀兩人不敢再出聲，金蘭花轉回頭來，緩緩地道：「原來是你！」

東方白聽了，便是一呆，道：「你……知道我是誰？」

金蘭花雙目之中，精光四射，道：「那顆內丹，是我吩咐大金、大銀兩人，給你服下的，我如何會不知道你是什麼人？」

東方白的心中，亂到了極點，他只當在他的容貌，變成那樣怪異醜陋之後，是再也不會有人知道他是什麼人的了，而他也正希望如此。

可是，現在金蘭花，却一眼就認出了他是什麼人！

東方白也不明白她說的什麼「內丹」是什麼意思，一時之間，只是怔怔地望住了金蘭花。

金蘭花道：「也難怪你驚異，除了我之外，的確再也沒有人認得出你是什麼人了，就算是你父親見到了你，也至多認出你是來自苗疆，服過天錦毒蛇的內丹而已。」

經金蘭花一提，東方白便陡地想起，當他容貌，突然變得醜陋之後，他曾到日月莊來，也見過東方霸主，而東方霸主劈頭第一句話，便是問他，是不是來自苗疆，他當時莫名其妙，不知道東方霸主如何會有此一問，直到現在，他方始明白！

他明白當日，在自己傷重之際，大金大銀兩人帶來，強要自己服下的那東西，一定就是此際金蘭花口中的「天錦毒蛇」的內丹了。

想來那內丹服了下去，雖然可以令人傷癒，功力大進，但也必然使人成爲怪物！

他怔怔地望着金蘭花，又伸手在自己的臉上摸着，道：「你說……那內丹服了之後，我才會變成怪模怪樣的？所以你一見便認得我？」（未完）

神手無相故事之一

鬼刺客

柳殘陽・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戰飛羽護送梁宏川往曲少英處求醫，途爲夏婷率衆攔擊，戰飛羽把夏婷等擊傷，突有路經那裏的黑道高手閼瑞星現身邀鬥，終非戰飛羽之敵；戰飛羽並不將他處死，却縱他離去。在他們來到曲少英之家的第七天後，梁宏川傷勢已好，戰飛羽正打算離去之時，祝義全、荀巧、公維、媚媚、陳冥等一般「代執役」，突的到來，說要擒戰飛羽往領賞，戰飛羽奮起與鬥，經過一場激戰，「代執役」方面只剩下受傷的媚媚、公維和祝義全，然而戰飛羽也遍體鱗傷，更感中刀處帶着痲癢——

斷魂 洒血 生死搏

祝義全像是能以看透人的心腑內臟一般，嘿嘿奸笑起來：「不錯，荀白眼的柳葉飛刀上是淬毒的，戰飛羽你現在已經覺得像火炙一般的抽痛了，嗯？無須多久，這種抽痛的感覺卽會停止，代之而起，便是那股子痲痺僵硬的反應了；我可以向你保證，只要半炷香的時間，你定然全身冷痲呆滯，動彈不得——如果你强欲發力，那毒性隨着血液的流循，就發揮得越快，換句話說，你便栽得更早，死得更爽落啦……」

勉力吸了口氣，戰飛羽感到彷彿吸入了一團火，他窒噎着道：「祝義全，天下的事，並非都是你想像的那樣輕易……」

祝義全厲聲叱喝道：「死到臨頭，你還誇什麼口？」

嗆咳使戰飛羽的身體急速抽搐了幾次，他雙目却定視不動的說道：「問問你自己，是誰死在臨頭啦？」

祝義全大吼：「姓戰的，你不要嘴硬，你會看到那一個邪龜孫要躺下來，娘的，任你三頭六臂，今天，我們也要擺橫了你！」

戰飛羽吃力的道：「不要再說『我們』了……祝義全，如今只剩下一個你！」

祝義全咆哮道：「我一個也就足够對付你而有餘了。」

身子幌了幌，戰飛羽艱辛的道：「踏在伙伴的血漬上揚武耀威，算不得是英雄。」

醜臉一扯，祝義全咬牙道：「我叫你再嘴皮子

稱能——戰飛羽，我會整治得你死去活來。」

戰飛羽雖然受創甚重，形態中却仍然强烈的流露出那種輕藐的意味：「你不够料，如同你那四個倒下來的同路人，你們全是一羣囊廢。」

祝義全氣得暴跳如雷：「戰飛羽，你這狗操的野種，滿口的胡說八道，我這就砸掉你一嘴的牙，再叫你合血吐下肚去。」

極度不屑的笑了，笑聲嗆啞中，戰飛羽道：「你只是一頭會狂吠的惡狗！」

祝義全張牙舞爪，大吼大叫，但却仍不撲上前去：「混帳東西，你當頭扣着一個『瘟』字，你還以爲你有什麼大不了？就在我們手中，你那前半生與後半世便要一捏兩斷，可笑你猶自在夢，簡直愚昧木訥得不可救藥了，你！」

戰飛羽雙眼暈矇，但他却平靜如昔：「爲什麼不上來動招掂量一下？」

祝義全喝吼：「我怕你不成？」

點點頭，戰飛羽道：「是的，你怕！」

佯做狂笑，祝義全道：「你是得了失心瘋？我會怕你這個業已失去了半條命的賴漢？」

戰飛羽沙啞的道：「說穿了不足爲奇，你是想拖延到我毒發之後不勞而獲，是麼？但你必定會失望的，祝義全，因爲我並不那麼受制於人！」

額頭上現出青筋，祝義全切齒道：「你他娘的連口氣都順不過來啦，還唬你娘的那個爹？我今天若不獨力將你擒下，就不姓祝！」

戰飛羽道：「好一個『獨力』——地下橫着那幾位都是自己躺下的？」

臉上是又紅又白，祝義全獨臂斜舉，唾沫飛濺：「我活劈了你！」

戰飛羽身上的傷口又疼得他挺了挺：「就等着你來了，姓祝的。」

微微踏上半步，祝義全一個勁吆喝：「戰飛羽，把你吃奶的力氣，壓箱底的功夫全拿出來，我倒要看看你是什麼鐵鑄的金剛？」

戰飛羽脚步輕滑——只是那麼輕輕一滑，人已魂影一般的移到了祝義全的右側，不分先後，他的一抹掌刃也切到了對方頸邊！

祝義全大喝一聲，抛肩斜身，獨臂掄起一道圓弧，往後猛掃，然而，光影一閃，他掃掄的獨臂却已被戰飛羽的另一隻手倒崩蕩開。

旋風也似的往外撲去，祝義全的面頰上已洒起了一溜血水——半寸長的口子，整齊得有如刀削。

人在旋轉中猝然倒翻，祝義全獨臂暴揮，雙脚環出，戰飛羽却在電光石火的閃幌中帶起成串的掌影圈來。

像是突然失去了重量，祝義全奮力倒彈，後躍六丈有餘。

身子一個蹌踉，戰飛羽極其勉强的收勢站住，這時，他那冷狠深沉的面龐上，已經泛浮了一片灰森森的鐵青之色……

獰笑一聲，祝義全吼道：「奶奶的，老子看你還能支撑多久？」

削薄的唇乾裂帶紋，戰飛羽努力穩定着自己，沙沙的道：「抹淨……你臉上的血……再發狂言不遲。」

祝義全怪叫：「老子今天流一滴血，姓戰的，你便必須用十斗來賠！」

戰飛羽沉沉的說道：「光是叫囂，只怕濟不了事……」

眨眼間，祝義全暴進倐退，七十九腿，七十七掌宛若突起的狂風驟雨，自四面八方捲向戰飛羽。

戰飛羽不閃不動，雙掌上下翻飛，串連成一溜溜一片片旋迴流洩的掌影，「劈拍」撞擊聲中，他一掌有如來自九天，一彈斬向對方門面。

急切裏，祝義全揚臂力擋，「哺」的一响，他整個人已打了個跟斗，落地之際搶出五、六步才站穩——幾乎便摔成個大馬爬。

痛得獨臂直抛，臉上變色，祝義全剛剛那一硬接，險些連他手骨也震斷了，那種尖銳劇烈的痛楚，令他懷疑他這條練過「鐵椿功」的手臂是否還是他的了。

戰飛羽也是大大的搖幌了幾次，他汗透重衣，眼睛發烏，臉上的肌肉也糾結起來，這一次力拚，他的內臟五腑亦全似翻騰了幾個滾。

喘息着，祝義全咬牙罵：「戰飛羽，你個歹毒的野種……」

戰飛羽蹩住了一口氣，瘖啞的道：「不須動嘴……祗須動手……」

祝義全用力吸氣，道：「老子豈會含糊你！」

閉閉眼，戰飛羽緩緩的，冷冷的說道：「時辰不早了……」

大鳥也似騰空，祝義全兒猛撲落，但是，他那裏甫始動作，戰飛羽的雙掌分斜合攏，一股勁氣已像怒矢般激射而上，同時，彷彿刃片般的掌勢，也「猝溜溜」由橫裏旋排過來。

怪叫着，祝義全扭腰擰背，險極的脫出了這片漩渦也似的，力與血揉合的圈子，他也立即驚悟，戰飛羽在掌力上的修爲，居然已達到「弓幻矢」的境界了。

所謂「弓幻矢」的境界；乃是掌上功夫的神高造詣之一，有了這種本領的人，他在每一出手變招之間，不須以實掌接觸目的物，動作展開，那種無形的勁道，便會成片成股，或聚或散的脫穎而出，以各種不同的氣勁路線與形態，傷人於虛空之外，彷彿實掌是弓，抛出的勁道爲矢，不論時地，俱可遙遙創敵奏果。

冷汗涔涔，祝義全落在三丈之外，他簡直心驚胆顫，魂魄全被嚇出竅了一半，但是，他却退縮不得，再是怎麼個畏懼，也只有硬着頭皮往上挺了。

這時，戰飛羽的各處傷口，因爲他連續的扯動，血流得更快了，他雖然竭力自制，却依然掩隱不住那粗濁沉重的呼吸聲。

驚魂甫定的祝義全，也突然發覺了一件事——戰飛羽一直只守不攻，在每一次以凌厲的反擊逼退敵人之後，他連半步也不追趕。

此乃證明了這一個事實，戰飛羽業已無力，至少是不敢再妄耗體力，他必已是非常的孱弱，非常非常的吃重……

嘿嘿陰笑，祝義全斜吊着眼道：「戰老大，我看你是差不多了，任你七十二變三十六化，怕你也翻不過咱家這座五指山去，呵呵！」

戰飛羽舌尖宛似打了結：「你除了……厚顏無恥……尚存什麼？」

祝義全皮笑肉不動的道：「奶奶的，你少來使這套激將法，老子可不理這個碴，老子只管同你熬下去，看看是你挺得長呢？抑是老子拖得久，他娘的。」

脚步歪了歪，戰飛羽艱辛的道：「混了……多少年……的江湖……你只學了這……些麼？」

祝義全冷笑道：「怎麼着？不順眼麼？那就過來收拾我呀？光楞在那裏裝熊，也襯不出你一代豪俠的威風來，姓戰的，這邊請啦！」

喉結收縮了一下，戰飛羽雙眼看出去全是一片迷茫暈黑了，他却定定注視着傳話來的方向，顫着聲道：「只要你再上一次……祝義全……我便能叫你橫屍……於地。」

不由自主的一哆嗦，祝義全吼道：「放你娘的屁。」

戰飛羽舐舐乾裂的嘴唇道：「試試？」

祝義全大叫：「老子就不信你這個邪，他奶奶的！」

戰飛羽嗆咳着道：「你已經……怕了。」

狂吼着，祝義全猛衝向前，臨到三步，又猝然往側閃出，掌劈齊飛，攻勢凌厲兇悍，宛同排山傾海而下。

戰飛羽的雙掌突然往上一比，於是，怪事出現了——一層層寶塔也似的掌影便立時形成，又立時兜頭罩向祝義全，當那靈逾萬鈞的塔形掌影方才兜去，戰飛羽的兩掌又從兩個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到敵人腰側。

祝義全光是應付那第一招已經是手忙脚亂了，他做夢也想不到，人家是怎麼再又能空出雙手攻擊自己的？一刹間，他恐懼得狂叫：「皇天啊……」

就在這時——

橫裏，一團人影像是一頭瘋牛般撞了過來，剛剛迎上戰飛羽那怪異揮出的兩掌，於是，那衝來的人尖號一聲，整個軀體便被震向了半空，在千鈞一髮裏，祝義全的右邊那隻無臂的空袖猝然揮展，一團銀光由空袖中閃出，重重將戰飛羽搗得往後仰跌下去！

那團銀光，乃是一枚拳大的鍊子鎚，暗繫於祝義全斷臂之上，並以衣袖掩護着，算得上是一種陰毒的設計了。

在生死一瞬中衝上來替祝義全頂了命的人，不是別個，正是方自甦醒，氣息奄奄的「摘頭樵夫」公維——誰說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那股子精神力量委實可以創造奇跡，縱然這奇跡太過血腥。

呆在那裏好半晌，祝義全方始惡夢初醒般機伶伶打了個寒噤，他透出一口氣，抹掉額上的冷汗，朝前走上兩步，極其仔細小心的注視着仰臥地上的戰飛羽，他看得那麼專一，瞧得如此謹愼，直到他肯定戰飛羽暫時不會再有危害了，這才如釋重負的抖手收回了他那枚懸吊袖外的鍊子鎚，已經把戰飛羽打得閉過氣去，暈絕在那裏了。

收回了傢伙，祝義全才有空過去檢視救了他一命，也爲他捨了命的「摘頭樵夫」公維；祝義全翻轉過公維俯仆的屍體，他端詳着死人那張扭曲的，血漬斑斑的面孔，說不出這位「獨臂煞君」的臉上是一種什麼樣的表情，他有些怔忡，有些迷茫，也有些莫名的興奮，但無可置疑的，却絕少悲楚的成份。

突然，他站直了身子，仰天大笑，笑聲是那麼高亢，那樣粗豪，又那樣得意，頗有力凌千軍之後的那種干雲之概。

躺在地下的媚媚輕輕抽搐了一下，她吃力的側過臉來，痛苦的擠出了聲音：「祝大……哥……祝大哥……」

祝義全抹去笑出來的眼淚，昂然道：「怎麼回事？」

媚媚青白發灰的臉蛋兒歪扯着，苦澀的道：「我們……贏了？」

祝義全不可一世的道：「當然，我贏了！」

媚媚頹然垂首貼地，不再出聲，她已注意到祝義全的回答，祝義全不用「我們」而只用「我」，表示這場拚戰乃是他個人的功勞，媚媚在道上經慣

了風浪陣仗，看多了好歹人心，她十分明白，祝義全如此回答的意義，這除了表示出他的狂妄，囂張，跋扈與自私之外，更隱含有一種意味——貪婪。人一沾上貪婪的邊，便會瘋狂又狠絕了，媚媚知道這個，同時，她也嗅出了自身的危險。

所以，她不再多說，一個字也不再多說。

祝義全挺着胸，吆喝道：「妳怎麼啦？撐不住了麼？」

媚媚呻吟一聲，低弱的道：「還好……」

祝義全眼眉一吊，大剌剌的道：「說你們不中用，你們還不服氣，收拾一個戰飛羽，四個人倒下了兩雙，說出去全是些笑話，奶奶的，看我，老子一個人便將姓戰的擺了個四平八穩，大伙都吃這碗飯，平素不比較不知道，這一比呀？嘿嘿，高低可就比出來啦！媚媚，你們委實差上把火。」

身子微微痙攣，媚媚掙扎着道：「祝大哥……今天……可不……全虧了你？」

祝義全陰沉的笑道：「這可一點不假。」

媚媚痛苦的呻吟着道：「我……必有心意……補報……」

眼中閃過一抹光彩，祝義全皮笑肉不笑的道：「當眞？」

媚媚喑啞的道：「一定……」

祝義全的頰肉一扯，說道：「怕妳是心口不一吧？」

震動了一下，媚媚晦澀的道：「我……言出……必行……祝大哥……你放心……」

祝義全盯着她瞧了她一會，狡猾的道：「媚媚，我一向是個講義氣的人，妳好像對我有什麼顧忌，嗯？」

媚媚喘息道：「絕對沒有……」

祝義全手撫下巴，道：「看妳樣子，似乎是想到某件事上去了，媚媚，你到底在想些什麼？」

眸瞳的神色是侷促又幽黯的，媚媚道：「我，我什麼也沒想……眞的……」

祝義全嘿嘿一笑，道：「對於我獨力完成了這樁買賣，妳有什麼異議麼？」

媚媚噎了一口氣，吶吶的道：「沒有……」

祝義全猙獰的道：「確然？」

眉心糾結在一起，媚媚的鼻端沁出汗珠：「祝大哥……你知道……我的確是這個……意思。」

祝義全點點頭道：「如果妳想說什麼，不妨直說出來，我們是伙伴，是朋友，我不會見怪於妳，我這個人，素來坦率忠厚，不肯叫自己人受一點委屈……」

媚媚櫻唇緊抿了一下，艱困的道：「我要多謝……祝大哥救了我這一條命……更恭賀……祝大哥今天獨力做成了這樁……這樁買賣……對我們這一行的人來說……祝大哥這一遭……的成功……乃是我們……都有光……光彩的……的事！」

得意洋洋的大笑起來，祝義全道：「好說，好說，媚媚，妳眞是個可人兒，嘀嘀嘀。」

青白的面龐上十分牽强的也擠出一絲笑容，媚媚道：「祝大哥……我的傷……很重……」

祝義全一拍胸膛，道：「放心，全在我身上，包管給妳治好。」

媚媚吃力的道：「姓戰的……朋友……快回來了……祝大哥……我們要走……就得快……我的血流淌不止……須要先設法……止血……」

祝義全「嗯」了聲：「當然，這個當然！」

說着，他自懷中取出一隻銀哨，湊在唇上猛力一吹，尖銳的哨聲破空傳出，頃刻間，竹林深處，又有七八條人影飛奔過來，那些人的爲首者，赫然正是財迷心竅的梁宏川。

他們一來近，梁宏川又喜形於色的喊了起來：「祝大哥，得手啦？」

祝義全的模樣，活像是個人王，他仰着頭，盛氣凌人的道：「少囉嗦，若非是我，憑你們來辦這件事，恐怕再加上百兒八十個人也不夠姓戰的看，就連我，也耗了莫大的力氣才堪堪擺平了姓戰的，得手啦？當然得手了，你又開指頭數數看，我祝某人那一次做買賣沒得過手？」

梁宏川哈腰弓身，脅肩諂笑着說道：「所以說嘍！小弟，我便誰也不找，第一個就先去求告祝大哥你……」

祝義全哼了哼道：「不是我誇口，除了我，你找任何一個別的『代執役』，也是白饒，萬一弄不巧，賞額領不着其次，怕連性命也保不住——梁宏川，姓戰的棘手的很哪。」

梁宏川阿諛的道：「我淸楚得緊，咱們這一行當裏，就只有大哥你能對付得下他，換了別個，不說來擒住他領賞，恐怕光是聽到姓戰的名字也都嚇跑了……」

嘀嘀怪笑，祝義全大笑着道：「好小子，有你的，就憑你這幾句話，我也不會少掉你那一成的扣頭了。」

正在諂笑的嘴巴驀然一僵，形成了一個圓形，梁宏川不禁呆滯着說不上話來，表情是十分的窘迫惶急。

神色一沉，祝義全陰森的道：「怎麼？你有什麼不滿的地方？」

趕忙堆起一臉的笑，梁宏川吶吶的道：「大哥，呃……我想……呃，你大概記錯了……」

祝義全冷冷的道：「我記錯了什麼？」

梁宏川惶恐的道：「當時，我在向大哥提供這條財路的時候，呃，好像與大哥說好，呃，說好是分兩成扣頭給我，我還記得，大哥你……」

祝義全陰惻惻的一笑，打斷了梁宏川的話：「約莫是你記錯了吧？怎麼我只記得答允事成後分你一成呢？我們兩個的說法不一樣，怕是有一個是錯了，是你錯？抑是我錯呢？」

梁宏川不安的搓着手，囁嚅的道：「祝大哥，但我們明明說好……我分……我分兩成，你回想一下……」

祝義全蠻橫的道：「我不記得答允分你兩成的事，我只記得同意分你一成，梁宏川，你是要兩成呢？還是要一成？你是承認你記錯了呢？還是要我承認我記錯了？」

嚥了口唾液，梁宏川哭喪着臉道：「是，是……大約是我記錯了……」

祝義全大聲道：「不要『大約』，對就對，錯就錯，肯定點說，我不喜歡佔人家的便宜，更不願揹上這背信之名，你講明白點，到底是一成？還是兩成？」

梁宏川結結巴巴的道：「一成……我分……我分一成……」

眼珠子一翻，祝義全道：「沒錯麼？」

連連搖頭，梁宏川的那種笑，要比哭還要難看：「沒錯，沒錯，大哥你怎會記錯，要錯，只有我錯。」

祝義全的臉上又漸漸露出了笑意，他陰陽怪氣的說道：「你總算記得起來是你錯了，梁宏川，好生替我打點着，我姓祝的虧待不了你，這樁生意，你分一成業已不少了，我在這裏賣命，也不過多沾一點餘瀆而已，上上下下，活口死人，那一個又能不打發打發？」

梁宏川壓着嗓音道：「大哥說得是，誰都知道大哥是仁義持本……」

老實不客氣的點點頭，祝義全道：「這話對了，道上朋友都曉得我祝義全乃是實實在在的『義全』，誰不淸楚我祝某的爲人？那一個提起祝某的名姓來不一伸大姆指讚聲『好』！」

嚥了口唾液，梁宏川愁眉苦臉的道：「原本嘛，祝大哥你就是位義薄雲天的漢子……」

咧嘴大笑，祝義全當仁不讓的道：「你能攀上我祝某人的邊，沾上我這層關係，梁宏川，今生今世，你就受用不盡了，哈哈哈……」

梁宏川陪着笑，但那笑聲却是硬從喉管裏擠出來的。

一揮手，祝義全道：「我們馬上離開這裏，免得姓戰的那個龜孫朋友回來碰上了又是痲煩，梁宏川，仔細綑緊了姓戰的，把媚媚揹着走，幾具屍首已扛到別處再埋，不要露了痕跡，叫人知道是我們幹的就算失着了。」

梁宏川立卽道：「大哥放心，我包管把善後處置得乾淨俐落。」

於是，那七八名大漢在梁宏川的吆喝下，卽時展開了行動，他們迅速的揹起了地下的三具屍體，一個精壯有力的仁兄則手抱着受了重傷的媚媚，梁宏川親手以銅線與牛皮索層層的綑牢了暈迷的戰飛羽之後，由兩個人抬架着並各執七首抵在戰飛羽的雙脅上，最後，梁宏川又四處巡覷了一遍，直到他認爲一切都滿意了，才狗顚屁股似的來到祝義全跟前，堆着一臉的笑：「行啦！祝大哥，全妥了，包叫人找不出一點蛛絲馬跡來！」

鼻孔中哼了一聲，祝義全道：「若是出了批漏，我就唯你是問。」

梁宏川趕忙道：「不會錯，大哥。」

祝義全舒了口氣，却仍是一派主子的口吻：「我們這就前去交『貨』領賞，一路上大家脚程要放快，別出岔子，早早拿了花紅早點拆伙散檔，誰要誤了事我便要誰好看！」

呵着腰，梁宏川完全是奴才像：「我們全憑大哥吩咐，你怎麼交待，我們就怎麼去做，要走要停，往東往西，大哥一句話，我們俱唯大哥馬首是瞻了……」

一轉身，祝義全領頭走去，梁宏川和其餘的人便一羣狗似的緊緊跟在祝義全的後頭，瞬息間，他們的身影便已隱沒在山路的彎角處了。

這裏，仍是如舊——茅舍，淸溪，竹林，峯巒鬱蓊而冷寂，除了地面遺留的幾灘紫褐色血漬，便像什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一樣……

陋店　暈燈　語如烟

小荒村，鷄鳴早看天的陋店，如同這條行旅早已稀疏的驛道相似，這家客棧也冷淸殘舊得緊，斑剝的門牆，腐濕的氣味，幽暗加上晦霉的房間，叫人一進去，便像連心神也蒙上一層陰鬱了。

客棧一共只有兩個大間，全是通舖，陳設的除了草蓆瓦枕之外，幾條破被已污穢髒黑得起油垢了，棉被上散發出的味道，更是不堪入鼻，這是廾下等的客舍；但是，却總比露宿郊野要强。

八名充做下手的漢子便躺在通鋪的那一頭，靠牆這邊臥着媚媚，戰飛羽被縛着依地而坐，祝義全曲膝坐在一張方木欖上，正在用那一隻手搓揑着脚

丫了。

梁宏川靠在房門邊，模樣有些楞。

他們在路上走了兩天，如今距離「丹霞山」大概有兩百來里地了。

媚媚的傷已在路上請郎中代爲醫治過，戰飛羽也受到同樣的治療，當然，戰飛羽並不感激他們，他心中有數，他們之所以治他的傷勢，動機絕非慈悲，只是不欲他就此死掉，因爲他的身價在死與活的分野上有着差距。

這間幽黯霉濕的大客房裏，一燈如豆，暈黃的光線微微搖曳，越見空洞凄涼。

祝義全搓着腳丫縫，不時又把搓腳的手指頭湊到鼻端深嗅，好似異味無窮，搓了一陣，他突然把幾點腳垢彈向依牆而坐的戰飛羽，嘿嘿笑道：「大英雄，你他奶奶的，又在胡思亂想些什麼？」

戰飛羽的氣色憔悴而蒼灰，顯得十分孱弱，他抬起那雙黯淡的眼睛，近乎漠然的望了望祝義全，沒有回答。

將手指又湊到鼻端聞了聞，祝義全又陰惻惻的道：「最多明天下午，我們就可以把你送到地頭上了，姓戰的，你放明白點，可別逼着我們在交『貨』之前先廢了你！」

垂下視線，戰飛羽仍然沉默着。

祝義全慢條斯理的挖着鼻孔，輕輕捻着附在鼻毛上的一點黏穢，道：「這一路來，你自從甦醒以後便不大說話，你以爲我不曉得你心裏在打什麼鬼主意？娘的皮，我勸你還是認了命吧！別妄想脫身啦，如今，你已是隻煑熟了的肥鴨，又朝那裏給我飛？」

戰飛羽的目光疲倦無神，但表情却冷硬如昔，宛似寒鐵。

在衣襟上擦擦手，祝義全好笑一聲，道：「送你到了娘家之後，要剮要剮，就全是他們的事了，在明天下午以前，你仍有幾個時辰的安逸，好生享受珍惜吧！現在的這一刻和你即將遭遇的未來比較，可是大大的優待哩……」

沙啞的，戰飛羽開口了：「你是一頭卑陋的豬玀！」

祝義全搖搖頭，不惱不怒的，嘻嘻笑道：「對一個快要死去的人來說，我的心地，是寬厚而憐憫的，姓戰的，你盡情罵吧！你叫罵的機會可也不多了。」

戰飛羽冷淡的道：「不到最後，永遠不要斷言結果……祝義全，此刻隔着我生命的終點，尚有一段距離。」

祝義全安閒的道：「這距離都很接近了。」

唇角抽搐，戰飛羽幽冷的道：「你是這樣以爲麼？今晚與明天，時間還是長得很，長得足夠發生任何變化了；祝義全，你將會驚異於未成事實的事，永遠都是那麼難以預測的……」

祝義全瞪眼冷哼道：「別做你的美夢了，姓戰的，你如今還有什麼法門可施？大言不慚，眞是笑話。」

戰羽飛後頭靠在牆上，緩緩的道：「到了那一刻，只怕你笑不出了。」

祝義全提高了聲音道：「我明白的告訴你，戰飛羽，你要有丁點不軌的跡象——僅僅有那麼一點跡象，不須事實，老子便當場廢了你，你可不要想試。」

戰飛羽沉沉的道：「你也知道，你的恐嚇對我發生不了作用。」

祝義全怒道：「娘的，你眞要惹毛老子？」

戰飛羽鄙夷的道：「你算什麼東西？」

臉色倏沉，祝義全却又立即嘿嘿的笑了起來：「姓戰的，你是想激怒了老子宰了你，以免多受活罪，更可叫老子少收兩文，是麼？你少費心機啦！老子不上你這個熊當。」

戰飛羽幽冷的道：「你記住，別叫我抓住機會，否則！你的下場就會非常悲慘的了——祝義全，叫人澈底體悟死亡的滋味，我比你更在行。」

輕蔑的一揚眉，祝義全道：「得啦！你，你還有鳥個機會可抓，你身受重創，束縛相加，連透口氣都感困難，我問你，你猶吹什麼牛皮？誇什麼海口？」

戰飛羽低啞的道：「世間事，往往會出人意料的……」

「嗤」了一聲，祝義全道：「歇着風凉風凉吧！你只管等死就對了，老子豈是受你這個門道的角色？」

戰飛羽閉上了眼睛，苦澀的道：「等着看，祝義全。」

神色變爲狠厲，祝義全道：「你只要試上一次，你就永遠沒有再試第二次的機會了，戰飛羽，莫說我未曾警告過你。」

戰飛羽夷然不懼道：「不錯，你警告過了，但我們總得要證明一下，是麼？」

「咯崩」一咬牙，祝義全道：「娘的，你可眞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呀！」

戰飛羽仍然閉着眼道：「你說對了。」

雙目中兇光閃射，祝義全咆哮道：「老子可以先給你褪層皮下來！」

戰飛羽無動於衷的道：「你現在當然可以，只是，却算不上露臉。」

窒了窒，祝義全悻悻的道：「一朝到了地頭，我會建議他們多給你點活罪受受，娘的，我說不定先動手整治你，戰飛羽，折騰人的法門，並不是只有你才懂得。」

戰飛羽硬板板的說道：「到得了地頭麼？你認爲。」

祝義全吊着眼陰惻惻道：「你掙脫束縛給我看看呀？光張着個鷄嘴，在那裏逞強賣狠有甚屁用？老子在外頭水裏進火裏出，却不是被人唬着混到今天的。」

戰飛羽咳了幾聲，暗啞的道：「至少，你也不是以光明磊落的行徑混到今天的。」

祝義全的一張醜臉頓時扯歪了，他粗重的喘着氣，額頭兩側的太陽穴急速鼓跳，一雙眼珠子也全泛了紅，那模樣活脫能將戰飛羽給生啖了。

靠在門那頭的梁宏川，一見情形不對，趕緊走了過來，討好的垂手弓腰堆着笑臉勸解：「祝大哥，和這種人何苦生氣動怒？他如今是能說話，也能逗弄着你不快，但是，往深層一看，他已經一半身子埋進了土，兩脚分跨在陰陽界，恁情還能發幾句狂言，也不過是心智衰竭下的妄語而已，和一個只剩一口氣的活死人，大哥，你惱恨，憤怒合算麼？氣壞了身子，那才更不值哩……」

祝義全雙手緊握，惡狠狠的道：「我一定要叫這碎口爛舌的畜生好看！」

梁宏川嘻嘻笑道：「這還不容易，只要不整死他，令他吃頓生活可是簡單之至。」

說穿了，梁宏川方才急忙趕過來勸阻祝義全發怒，其唯一目的，乃是生恐祝義全在衝動之下出手要了戰飛羽的命，因爲死口與活口，在懸賞人那邊是頗有不同的。爲了自家那一份花紅，梁宏川當然希望留個活口，以便多分幾文，對於戰飛羽的存亡問題，他却並不放在心上。

祝義全放鬆了臉上緊繃的肌肉，陰狠的道：「且等一歇，老子平下氣來，再慢慢的，好好的擺弄這廝。」

梁宏川丑表功般道：「大哥，我便做你的副手，你說怎麼個擺弄法，我就照你的吩咐行事。」

祝義全嘿嘿笑道：「好，我們不急，正如姓戰的所說，時間還長着呢！」

戰飛羽目光仰望蛛網塵封的屋頂，他不屑去看梁宏川，但口中却針對梁宏川說了話：「你還是個人麼？你還像個人麼？連鄙視你我都覺得糟塌了鄙視的意義，『青峯派』出了你這種衣冠禽獸，也眞是『青峯派』的不幸了。」

面皮連紅都不紅一下，梁宏川微微哼了哼道：「這些屁話對我而言，並沒有什麼刺激作用，戰飛羽，你活該要講你娘的仁義道德，我並沒有求着，黏着你要你表現你那俠士作風，我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那一個叫你混充英雄好漢來着，我不管你對我是好是歹，我睜大了兩隻眼，認得的，只有黃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銀子，其他，一概不論的。」

眉心緊成了山字形，戰飛羽極其厭惡的道：「如果世人眞有披着人皮不做人事的人，那種人就正是指的你。」

梁宏川一無表情的道：「這只是你的看法，我却不認爲我自己是這樣的糟法。」

戰飛羽的雙眸中光芒突然奇異的閃亮——有如利刃：「忘恩負義，見利負義，卑鄙齷齪，簡直是無恥之尤。」

站在那裏，背負着手，梁宏川形態悠閒：「什麼恩？什麼義？看得見，摸得着麼？呸！不要笑掉我的大門牙了，恩，義，值幾個子兒一斤呀？人活着，只有利害關係，只有財富，才是眞實的，說什麼高風亮節，言什麼忠義正氣？能當水喝呢？還是能當飯吃？別他娘的給我來這一套了，如果我是像你說的這種人，今天，只好吊着頸去張開口喝西北風啦！」

戰飛羽啞着聲道：「『青峯派』出了你這個妖孽，眞是使全派蒙羞！」

梁宏川十分自然的道：「用不着拿『青峯派』來壓我，娘的，三年之前，我已經不是『青峯派』的門人了，他們能啃得我的鳥不成。」

下頷收縮了一下，戰飛羽仍然不正視對方，冷森的道：「想必不是『青峯派』配不上你，一定是你不配爲『青峯派』的弟子。」

梁宏川無所謂的一呲牙道：「這一點我倒是並不忌諱說出來，大家對事物的看法不同，他們容不下我，同樣我也容不下他們，馮子欽這老狗既嚴禁我幹『代執役』這一行營生，而我又非幹不可，便只有拆伙一途了。當然，他們說得冠冕堂皇——是把我驅出山門，實際上，要我不幹『代執役』，我也寧肯不認他『青峯派』這筆賬，他們去掛他們的羊頭，我則賣我要賣的狗肉，各人有各人的路子走，我不牽制他們，他們也牽制不了我，『青峯派』一群鷄零狗碎，無用廢物，我也根本不想再待下去了……」

戰飛羽冷酷的道：「數典忘祖，又加一條，你已是十惡不赦，罪無可逭了。」

梁宏川大刺刺的道：「在我看來，我却是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呢！」

戰飛羽的聲音像冰珠子一樣，迸自唇縫：「梁

宏川——你切須記住，千萬不可忘記，只要我有機會，無論是任何機會，我便會將你殺死，我要一下子斷你的氣，把你殺得死透死絕。」

嘻嘻一笑，梁宏川不以爲意的道：「你是暈了頭啦?戰大哥。」

戰飛羽僵硬的道：「等着那一刹，梁宏川，只要一刹就够。」

脣角漾浮着一抹陰毒的笑意，祝義全道：「梁宏川，姓戰的對你頗不友善哩……」

梁宏川忙陪着笑臉道：「如在平常，說眞話，我可得躲避他點兒，但眼下，他身受重創，層層束縛，又加以祝大哥你在此地，我還有什麼好含糊的!只要他稍有妄動，大哥你馬上就能够將他擺個四仰八叉。」

祝義全豁然大笑：「這倒也不是吹的，小子，若我祝某人沒有兩手，大名鼎鼎的戰飛羽豈像個龜孫一樣被垂頭喪氣的綑在這裏?嘀嘀……」

梁宏川擠眉弄眼的道：「自此以後，江湖上祗聞煞君名，不見神手威了。」

祝義全十分受用的道：「有你的，嘀嘀，眞有你的。」

眼珠子一轉，祝義全又朝着戰飛羽道：「姓戰的，你也不用賣狂，不用賣狠了，其實，你够可憐啦!平日高高在上，睥睨八方，如今却成階下之囚，待決之犯，還有什麼野可撒呢?設若我是你，我便閉目養神，好生憩息憩息，以備明日渡那鬼門關去……」

戰飛羽的面龐在暈黃色的燈光照下，顯得有些青灰，他定定的仰注屋頂，沒有絲毫反應。

祝義全又搓了搓脚丫，得意洋洋的道：「聽人家說『神手無相』的功力超凡，本領精絕天下，又傳言『神手無相』鐵胆傲骨，智勇俱兼，行道江湖凌於人頂，但是，嘿嘿，和我祝某人這一較上，却也不過如此，照樣被我姓祝的搞了個灰頭土臉，鼻塌嘴歪，所以說，兩道上的傳聞呀，實在也不能深信，非僅誇大煊染，更是訛上加訛了……」

梁宏川巴結着道：「可不是麼?在早我也暗裏擔心，恐怕大哥你萬一收拾不了這廝，那就不是玩笑的了，但事實證明，我這擔心乃是太多餘又太愚昧了，祝大哥，你這下業已千眞萬確的將這兔崽子手到擒來了麼?」

祝義全一拍他那瘦小的胸膛，傲然道：「獨臂煞君這些年來的威名豈是浪得虛博的?」

一伸大姆指，梁宏川拍着馬屁奉承道：「硬是行的。」

吁了口氣，戰飛羽慢慢的道：「『恬不知恥』四個字，用在你們兩人的頭上，乃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祝義全「虎」的沉下臉來，叱喝道：「姓戰的，你有什麼值得逞能之處?」

戰飛羽徐緩的道：「以五對一，祝義全，你們死了三個，傷了一雙，這種戰績並不光彩，我之失手也更不是你一己之力量，你却老將這件丟人的醜事掛在嘴上表功，硬要誇口你的能耐，我發覺，你在江湖圈子裏混了這些年歲，學到的事物除了陰狡之外，就只剩厚顏了。」

獨臂倏閃，戰飛羽頭一揚，却因傷口的扯裂而痛得他猛一痙攣，於是，獨臂倏回，將他打得後腦撞牆，口鼻中鮮血噴濺！

「呼」的坐回方木櫈上，祝義全獰厲的道：「王八羔子，這只是先給你一點小教訓，大菜還在後頭上，我看你利口利舌撐到幾時?」

任由口鼻間淋漓的鮮血滴落，戰飛羽漠然冷淸的說道：「如果你認爲這樣做，對我可以收到任何威嚇效果的話，你就是大錯特錯了……」

祝義全兇惡的道：「老子不在乎你嘴硬，姓戰的，老子只叫付出嘴硬的代價，那可是用血塗抹成的代價。」

戰飛羽木然道：「打從闖道的頭一天開始，我便準備着流血了，祝義全，這沒什稀奇處。」

梁宏川賊兮兮的嘻笑道：「骨頭可眞叫硬呢！姓戰的。」

一滴血滴在前襟上，戰飛羽極度藐視的道：「你不止是無恥，更是天生的奴才……」

叱喝一聲，梁宏川居然已撲了上去，他左右開弓，一陣耳光子摟頭蓋臉的打向戰飛羽，而戰飛羽並沒有躲讓，任由對方摑打，在一連淸脆着實的巴掌擊肉聲中，戰飛羽的頭顱前仰後合，左右幌擺，鮮血四噴。

梁宏川直到打累了，手痛了，這才狠狠的踢了戰飛羽一脚，喘息着停止了摑打；戰飛羽斜斜定在牆角，面頰上是縱橫交錯的浮腫指印，整張臉在靑紫瘀痕中，沾染着濃稠的血漬，兩隻腿，也腫如桃核，他徐徐透氣，又徐徐吸氣，却是連哼也沒哼一聲。

祝義全看着戰飛羽，幸災樂禍的道：「够不够呀?這一頓巴掌點心。」

戰飛羽眼圈烏腫，目光却冷靜堅定，他沒有回答。

搓着手，梁宏川氣呼呼的道：「他娘的，簡直不識抬舉，給幾分顏色，你却要開染坊了，怎麼着，我就是無恥，就是奴才，我這又無恥又是奴才的人今天敎訓了你，你能把我如何?你還不是睜着那

雙狗眼乾看?」

戰飛羽舐了舐脣上的鮮血，合着一口唾液嚥了下去。

祝義全道：「他在琢磨怎生報復你呢。」

梁宏川翻着眼珠子道：「祝大哥，除非他會七十二變，我看，他還有什麼法子在你的面前來報復我?」

祝義全正要回話，通鋪的這一頭，媚媚突然呻吟一聲，低弱的喊叫道：「水……水……給我一杯水……」

皺皺眉，祝義全側過頭去，不耐煩的道：「少吆喝，大半夜的那來的水?這不是妳那一畝三分地，沒人來侍候妳姑奶奶。」

吃力的掙扎了一下，媚媚艱辛的道：「祝……大哥……麻煩你……送杯水給我……鋪下……的水囊裏有剩下的……」

祝義全哼了哼道：「那來這麼些毛病?我又不是妳的什麼相好，還不到聽你使喚的時候，熬着點吧，這裏有比妳喝水更重要的事！」

又呻吟了一聲，媚媚强行撐起下半身，苦澀的道：「我體內像……像是燒着一把火……燒得心慌，喉嚨裏也乾，乾得泛苦……祝大哥，麻煩你……舉手之勞嘛……」

祝義全一揮手，厭惡的道：「妳他娘怎的這麼個煩人法，給我躺下去挺屍，少囉嗦。」

枯澀失神的眼睛又投向梁宏川身上，媚媚低聲央求的道：「梁……宏川……那……就請你幫幫忙……我實在下不了鋪……」

梁宏川大聲道：「去，去什麼玩意?我姓梁的豈是侍候妳來的?水?尿也沒得妳喝的。體內發燒?燒死去吧，妳呀！活着也是個累贅。」

憔悴蒼白的臉龐上起了一陣痙攣，媚媚痛苦的道：「請二位……行行好……給我一杯水……」

梁宏川理也不理的道：「要喝水自己去找，我沒有工夫獻殷勤，娘的，治過妳的傷是我們做好事，免得叫人說閒話，妳若自己渴死了，可就牽扯不到我們身上啦！」

祝義全冷冷的道：「媚媚，你招子放寬些，別窮夾纏，若非爲了找郎中替姓戰的療傷以便留他活口，妳也併沾了光，獲得治療的機會，只怕如今妳早死啦！我明白告訴妳，我不做那落井下石的事，但我也更不多管閒事，妳就自生自滅吧！再要惹火了我，可莫怪姓祝的翻臉不認人。」

媚媚枯槁灰敗的臉容更形晦暗了，她竭力的提着氣道：「祝大哥……但……但你……已帶着我……走了……這……這一大段路……」

祝義全粗暴的道：「不錯，我也帶着妳走了兩天的路，可是，妳不要想岔了，我沒有在半途上丟下妳，只是爲了不要叫姓戰的朋友獲得尋及妳的機會——一個女人死在路上，是很容易引起注意的，而今夜，這裏便是妳的終站，妳有法子就自找生路，否則，妳便死在此地，我不殺妳，却也不能受妳拖累，就是這話了。」

噎窒了一聲，媚媚努力擠出幾句話：「只要……送我到……『十敷岩』……祝大哥……我的一份……全送給你……」

祝義全大笑道：「好心思，好大方——媚媚，你也是久走江湖的女混混了，怎麼却說出這等幼稚的話來?我送妳到『十敷岩』?若眞送到了那裏，妳還客氣得了我麼?那是妳的老窰，只要妳一使眼色，妳的那羣蝦兵蟹將還會不羣起而攻?我不上妳的當，至於妳的份子，則更是笑話了，妳還那來的份子?早已全是我的了，妳給也要給，不給也要給，尚能由妳做得了主?況且，本來我出的力就最大，應該多分幾成……」

媚媚的身子抽搐着，她孱弱的道：「別這樣……祝大哥……我們好歹也是同行……也是搭檔……我向你保証……只要你送我到『十敷岩』……或是派人送我回去……我絕不稍有留難……我們仍是朋友……」

祝義全揶揄的道：「新鮮事，媚媚，黑道上妳是出了名的歹毒狠辣，芙蓉其面，蛇蝎其心，妳那一套我是太熟太熟了，妳想想，我會輕信於妳麼?咱們這個『朋友』還是不交的好，妳就自己多珍重嘍!」

頹然仆鋪上，媚媚淒幽的道：「祝大哥……你太寡絕……太無義……」

「呸」了一聲，祝義全道：「妳配數落我?我們是一個半斤，一個八兩，誰也別說誰，若是我換成妳，只怕妳的手段還更要陰損，我不趁機除去妳，業已大大的慈悲爲懷了。」

媚媚嗆咳着道：「你……你知道……我若無人幫助……也一樣活不成……祝義全……你任我痛苦無援至死……和你親自下手殺我……並沒有什麼分別……所差的……只是……直接與間接的……方式而已。」

獰笑着，祝義全道：「其中分別可大啦!媚媚，只要妳是自己傷重而死，我就可以推卸責任，在別人眼中看起來，我姓祝的至少沒有謀財害命，而一旦傳開了去，我的說法也就會更多了。」

媚媚的脣角輕輕顫抖，她吶吶的道：「你……眞要這樣做?」

祝義全昂然道：「我已經在這麼做了。」

媚媚絕望的道：「爲了……獨吞賞額……祝義全……你竟不惜犧牲同……同伙的生命。」

祝義全兇悍的冷冷道：「有什麼不該麼？這原本便是個强取豪奪，鈎心鬥角的人世間，尤其是在我們這一行中，黑吃黑，就更不算是什麼稀罕的事情了……」

媚媚傷感的噎着聲道：「多多少少……總還是講點……道義……才合適。」

祝義全生硬的道：「屁的個道義，媚媚，你若是好人，妳若講道義，『代執役』這門行當裏，該沒有妳這號人物才對。」

於是，媚媚仆俯於鋪上，不再出聲了。

眼睛一眨，梁宏川道：「祝大哥，我看她最多撐到明天，也就到地頭了。」

祝義全毫不掩隱的道：「如果沒有水喝，沒有東西吃，再加上此地缺少醫治的環境，或者不用等到明天，今夜裏就送了她的終也不一定。」

梁宏川陰狠的道：「祝大哥，假設我們無意中撞裂了她的傷口，使她再大量的流血，豈不更要來得快捷便當。」

搖搖頭，祝義全道：「不成，一動了她，將來就會落人口實了，我們沾也不沾她一下，便沒有人能以指責我們；耐心點，用不着再等多久了。」

梁宏川道：「是，全憑大哥的意思。」說着，他又望了歪斜牆角的戰飛羽一眼，低聲討好的說道：「這一位，今夜的苦頭也吃得不少了，可要再上他一次？」

祝義全打了個呵欠，道：「天亮前，我再用『竹針』給他加菜，現下便饒他緩口氣。」

梁宏川殷勤的道：「那麼，大哥你去歇一會吧！可也眞够勞累的啦。姓戰的這裏，由我來守着，出不了錯。」

畧一猶豫，祝義全道：「我不想睡了，天也快亮啦，我就在這裏湊合着打個盹就行，你多留點神吧！」

梁宏川急忙應是，站到一邊去監視戰飛羽，祝義全則在方木櫈上，閉目調息起來。

荒村野店的夜晚，凄淸幽冷，更靜得像要出鬼了。

一燈如豆，暈黯的燈光跳動搖幌，幻映得人影更形詭秘又虛迷了。

微弱暈黯的燈光，爆開了一個小小的燈花，極輕極輕的一響，映在牆上的影子也怪誕的幌動了一下，然而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依在那裏的戰飛羽，雙眼半開半閤，他的臉容上是一片瘀青血污，因而也看不出他掩隱在瘀青血污下的是一種什麼樣的表情。

非常靜，靜得連空氣也凍住了。

方木櫈上，祝義全的呼吸聲業已變得有些粗重了，他雖是盤膝坐在那裏，但顯然仍能獲得較沉熟的憩息，這也是一門不易學得精到的習慣。

在幽矇的光線中望去，這位「獨臂煞君」雖然是陷入睡夢之中，却仍然現露着猙獰狠暴的形態；他那副尊範，在他閉眼的時候，也是一樣的兇惡可怖。

媚媚俯臥在鋪上，沒有任何動靜，她不再要水，不再說話，甚至連蠕移一下也沒有——若非她的背部仍在隨着呼吸輕動，便會令人懷疑這女中梟雄是生是死了；此刻，她彷彿已暈過去。

只有梁宏川，他背着手，不時有些煩躁的輕輕踮着脚，用脚尖敲拍地面，像是他心裏有着什麼不安或正在思攷着某項重大困難一般。

荒僻野地，沒有鼓報時，但戰飛羽却可以隱約的估計出，現在的時辰，應該是三更將盡，四更欲來了，距着天亮，就近啦……

他深切明白，要想活命便只有今晚，在天亮之前想法子；一待明天了，再要脫困全身，就難上加難，幾近絕望了。

眼前，他最担心的人便是「獨臂煞君」祝義全；若在平時，雙方相等的情況下，戰飛羽有把握可以將祝義全擺平，但如今，優劣之勢這般懸殊，根本便不能談了；如在眼前迫使祝義全出手，戰飛羽知道的很淸楚，自是斷無勝理的。

祝義全的威脅固不待言，更令戰飛羽苦惱的是他身上的傷——每一處傷勢都極重，而且沒有收口，儘儘暫時止住了流血而已；他目前的體力異常衰弱，所能發揮的力量不及往昔十之一、二，他更怕一但行動便會撕裂了傷口，那種痛苦他自信尚可以忍受，受不住的却是傷口撕裂後所帶來的餘患——破裂的舊創，往往止不住流血，而再要令傷處癒合，就更須大費週章了。

另外，身上的這些束縛又該怎麼解脫？綑住他的全是又細又韌的牛皮索及絞合成股的鋼線，非但全部勒在關節血脈之上，還深深陷入肉中，又緊又密；若非有外力的協助，他自己無論如何是掙不斷的，如今，他連提氣運功的勁道也沒有了。

戰飛羽心中十分焦灼，但是，表面上却僵木冷廡，絲毫不顯露他內在的憂急不安，他只是斜倚在牆角，連臉上的一根筋肉也不扯動一下。

打了個呵欠，梁宏川像是十分疲倦的坐了下來，他坐下的位置，是在戰飛羽與祝義全的中間，分距雙方大約都有三尺左右的遠近。

方木櫈上，祝義全的眼睛微微蠕動，片刻之後

，低沉的鼾聲又起。

背對祝義全的梁宏川幌同未覺，又打了一個長長的呵欠。

戰飛羽寂然有如入定。

房間裏沒有其他聲息——鋪那頭的八個漢子，奇怪睡覺也都不打鼾的。

忽然，梁宏川開口說話了：「喂！姓戰的，以你這種一向橫行八方的人物來說，身處此境，又想到那死亡的滋味，不知可有什麼感觸沒有？」

戰飛羽不做聲。

梁宏川咧嘴「嘖」「嘖」直响：「其實呀，你當然也會感到太窩囊，以你的名頭，你的身份，你那神乎其技的本事，却落到我們手中，非但弄了個狼狽不堪，更且命在且夕，我替你想想，也覺得不甘心哩！」

戰飛羽目光凝定不動，但右頰的肌肉却抽搐起來。

低沉的一笑，梁宏川接着又道：「姓戰的，我告訴你一件事，想你必定樂意知道——你曉不曉得，爲什麼『大紅雲』凌剛，要把我擄往他那個主兒那裏？」

戰飛羽只吐出一個字：「錢。」

眸瞳中的神色帶着嘲弄，梁宏川道：「這只是凌剛的目的，你可知道，出錢的主兒，爲什麼要買我？」

戰飛羽木然開口道：「你是個壞種。」

面不改色的笑笑，梁宏川悠閒自在的道：「實說了吧！買我的主兒乃是李家堡的老堡主，嘿嘿，這老狗頭所以出銀子找『代執役』買我去的原因，是因爲他那寶貝獨生兒子在年前也被我擄走了，當然是有人僱我擄走他的兒子，那老狗頭一腔怨恨，自便出在我的身上，他要以牙還牙，便請了凌剛來對付我，把我也擄往李家堡，不消說，只要把我一送到了李家堡，我的命運便和待宰的猪玀沒有兩樣了……」

舐舐唇，他又慢吞吞的道：「幸虧我吉星高照，命不該絕，就在那山神廟裏遇見了你這善心人，一旦凌剛叫出了你的名號，我便知道自己不僅可以活命，更有橫財可發了，很少人曉得你的頭上也有一筆賞額懸着，但我却知道，我告訴自己，只要謹愼行事，便極可能達成目的，當時，唯一令我担心的是——你有多久沒見過我大師兄馮子欽了，如果你有三年以上沒跟他晤面，便是我的萬幸，如你最近遇見他，也說不定他不會告訴你我的事，在老馮而言，他會覺得這是家醜呢！但我希望你最好別碰見他，嗯，結果十分滿意，全如了我的願，你有四年之久未同馮子欽晤聚了，你更毫不知曉我的事，那一刹間，我已覺得滿袋的財寶業已裝穩啦！」

戰飛羽嘴唇微張，像是無聲的嘆了口氣。

梁宏川笑瞇瞇的道：「你的心地不壞，又重感情，但這却也是你的弱點，走江湖嘛，尤其是黑道上闖的人，最好把天良抹煞，心腸練硬，否則，便要吃虧啦！」

戰飛羽的眼皮下垂了一點。

搓搓手，梁宏川往後移坐了一尺——他的動作自然而輕快，加上口中吃吃在笑，所以，沒有人注意或察覺他的這個細微移動。

戰飛羽腦中思潮起伏，越想越寃。

梁宏川又笑呵呵的道：「你救了我，我很領情，幸而半途上殺出你這個程咬金來，要不，一旦叫凌剛那野種把我送到了『李家堡』，我就包管吃不完兜着走啦，連皮帶骨的全會叫他們磨碎，不過呢，你救我我領情是一回事，黃澄澄的金子又是一回事，你頭上有賞格，我便顧不得領情了，那區區恩惠，又怎比得上金元寶來得有誘惑？」

喉結顫動了一下，戰飛羽低啞的道：「在我沒有斷氣之前，梁宏川，你便要隨時記得提防你自己的性命，我告訴你，我的出手是非常快，而且又非常準確的。」

梁宏川點點頭，說道：「放心，我忘不了，但我也相信，你對我無可奈何，戰飛羽，我已在絕對的劣勢下勝了你一場，如今，我佔着的却是絕對的優勢，所以，你想要扳回這一局，只怕是難上加難了……」

戰飛羽緩緩的道：「上天如肯助你這等邪物，則人世間便將公理蕩然了。」

梁宏川嗞牙一笑道：「我有我爲人行事的準則，所以，我也另有一個上天，你唬不住我，姓戰的，你不行，你那所謂的上天，也一樣管不着我這一段。」

現在，戰飛羽才眞正感受到梁宏川的邪惡，毒辣，狠酷與冷血，他的歹毒不浮於面，他的容貌看上去甚至是善良的，而他人又隨和，又平凡，又能屈能伸，能卑顏奴膝，但是，他却壞到了骨髓之內，他身上的每一滴血，每一塊肉，每一根經胳，每一條脈息，都是邪惡而又狠毒的，他連靈魂都腐蝕了。

梁宏川笑嘻嘻的道：「你恨我，我知道，所以，我只能延伸你的怨恨到明天下午，抵達目的地之後，不管死罪活刑，我都會請他們儘早的給你個一了百了。」

戰飛羽沉重的搖頭：「我不恨你。」

微微一怔，梁宏川道：「你不恨我？」

戰飛羽道：「不錯。」

嘿嘿笑了，梁宏川道：「姓戰的，你果眞指望我相信麼？你不恨我？你，再怎麼說，你不會喜歡我乃是可以斷言的——其實，你恨與不恨，對於你的結局來說，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戰飛羽幽冷的道：「我不恨你，梁宏川，只因爲你已不配我恨，如果我能够報復你的時候，那也不是報復，那只是像揑死一個臭虫，揮去衣衫上的一抹灰塵般的自然而又木然的事，你懂不懂這樣的感覺？」

梁宏川蠻不在乎的道：「懂與不懂全沒關係，我能够在你身上撈一票而不管你是誰？這就是我目前全部的希望與最高的境界了，嘿嘿。」

戰飛羽低聲道：「等你撈到了，才算是你贏了。」梁宏川道：「我從來不懷疑我的理想與計劃，很久以前我打算要做的，便大多數都能做到，天底下，儘有些傻子會幫我達成目的。」

戰飛羽咬咬牙道：「梁宏川，你已惡毒到了極處，你的壞，壞進了你最原始的根本，我實在無以形容你是怎麼樣的一個畜牲，禽獸妖孽……」

怒叱一聲，梁宏川身形猝然暴起，但是，令人驚愕的怪事發生了，他並不撲向前面的戰飛羽。却猛往後側挫出，左手倏揮，不足兩尺的近距離中，盤坐在方木櫈上的祝義全已驀的怪叫出聲，連人帶櫈的橫摔地下。

一瞬間，極快的突變中，祝義全的肩頭已經深深的插進了一根長針——那是一根八寸長短，細若米粒，却通體泛着烏藍暗光的毒針。

現在，這根毒針便在巍顫顫的在「獨臂煞君」祝義全的肩頭上抖動。

祝義全的表情，最先的刹那裏是茫然的，驚怔的，但立卽又變得憤怒與狂暴起來，然而，在憤怒與狂暴中，更滲雜了莫名的痛苦與恐懼。

他的面孔立時歪曲，雙眼血紅，怨毒已極的投注向梁宏川的臉上，滿口的牙挫得「格崩」直響，這位「獨臂煞君」瀝血摧肝般，屏着氣說道：「你——梁宏川……竟是你向我……下這等毒手？」

閒閒散散的站在五尺開外。

梁宏川坦然頷首：「不錯，正是我，姓祝的，完完全全是我。」

祝義全狂叫着：「天殺的奴才，你這昧心背義的野種。」

梁宏川笑吃吃的道：「算嘍！少來這一套，姓祝的，你他娘黑吃黑，吃到我頭上來啦？你也不打聽打聽，我梁宏川是幹什的？就這麼容易的叫人騎在頭頂上撒尿呀？我明明說好分兩成賞額，你却硬要吃我一成，你是仗着本事比我强，肯定我打不過你，但是，你却忘了，本事好並非是絕對的致勝要件，要頭腦靈活才最管用。其實呢，你心裏說不定連那一成也不想分給我，而我呢？也同樣有這獨吞的念頭，我打你不贏，便只好動動心思坑你了，姓祝的，你想謀財害命，我却也是素來喜此調，可惜我們彼此要謀的『財』是同一筆財，害的命乃是對方的命，因你固容不下我，我可也容不下你。」

臉部的肌肉抽緊，嘴唇扁裂，就這須臾，祝義全的面色已發了烏，他形容獰厲可怖，掙扎着站起，一邊切齒大罵：「梁……宏川……好歹毒的兔崽子……你是個……天打五雷劈的畜牲……我看你……狠……能狠到……什麼地步？」

夷然不懼的站在那裏，梁宏川笑吟吟的道：「不用吆喝啦！我的祝大哥，我狠不到什麼地步，但却要比你狠得澈底一點，誰叫你先前放過我來着？你放得過我，我却沒有這麼大的度量放過你，祝大哥，如說人眞有一輩子，你可千萬記着——要毒就毒到極處，最怕軟塌不實的瞎幌蕩，那可就是自己

名著預告

高皐先生繼「天殘劍侶」後又一精心鉅鑄：

俠情歷史技擊 詭異長篇連載「殘梅俠影」（請留意刊出）

這是描寫唐天寶年間，安史亂禍中原的一段小故事：男主角英羽愛上了女主角江采蘋，而江女却做了唐玄宗的梅妃，因而男主角英羽變得放浪形骸，留下了不少風流事蹟，他恨玄宗，但却爲有維護正統思想，他時常懲戒心懷異志的藩鎭，安史內部的弑逆分裂更是他一手做成，但他無法忘情梅妃，終於夜闖上陽宮，使東樓御苑頻添一段悱惻纏綿的風流韻事……

在找自己的麻煩了。」

往前踉蹌兩步，祝義全的嘴巴已經沁出血沫，一張面孔更是藍黑透紫了，他瞪着一雙怪眼，舌頭宛似腫脹得噎住了喉嚨：「不……不必……下輩子……此……此刻……我就……毒一遭……給……你看。」

紋風不動的挺立着，梁宏川瞇着眼道：「祝老大，我不得不告訴你，如今深揷入你肩內的這根針，叫做『血魂針』，乃是用九種天下最毒的毒物毒汁所淬就，針端兩寸之處，密佈細若毛孔的小洞，整根針上的一半毒性便蘊含其中，這九種奇毒俱爲寒性，平時凝附小孔內，一旦入肉見血，則立卽融化蒸散，慢呢？半炷香的時刻，快呢？一盞茶的光景，便可以要了人的命，但不論快與慢，中針的人都在刹那間便因毒性的擴散流竄而全身僵木冷麻，血流滯沉，使不出勁道來。嘿嘿，苟白眼飛刀上的毒，比起這針上的毒性來，只算是『老黃酒』對『燒刀子』，火候上差遠啦！」

祝義全突然全身簌簌抖索，四肢不由自主的抽搐，他的五官完全扯歪，眼珠子上翻，張着大嘴不住的吸氣，而臉上的紫藍，更已延展到頸項了。

梁宏川像是在觀賞一幕趣劇般，津津有味的道：「快了，祝大哥，你就快升天了，或者在升天前的一刹會有些痛苦，但我向你保證，這痛苦很快就會過去，咬牙一忍，便萬事皆休啦！」

驀地，祝義全要拚盡了全身之力，嘶吼半聲衝了過來，他的獨臂由下往上，猛揮而出，但是，却在揮擊出手的瞬息猝然痙攣着垂落，梁宏川面帶微笑，雙掌飛閃，右脚翻彈，「碰拍」兩响，直將祝義全打得倒旋三步，一個倒仰跌了下去。

後腦撞地的音响是沉悶的，但却是震在人心，祝義全喉中發出窒息般的呻吟，立時，全身便收縮蜷曲成一團，不住的抖，不住的抽搐……。

點點頭，梁宏川笑道：「這樣一來，就更快了，祝大哥，你好生上道，我不遠送啦！嘀嘀……！」戰飛羽一直注視着這幕慘劇的發展，現在，他知道，已經快到結束的時刻了，在這幕慘劇中飾演要角的人物，竟是那一直以丑角姿態出現的梁宏川。

轉回身來，梁宏川噬着牙道：「戰飛羽，我生平最崇仰那兩句話你可知道？呵呵，就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這兩句話。我的量可大啦，一直扮龜孫裝奴才，低三下四的忍到現在，爲的嘛，就是給他這一傢伙，瞧瞧，這不成啦！」

戰飛羽冷漠的道：「我十分樂意見到你們這一丘之貉的自相殘殺。」

梁宏川笑了起來：「這是一種，呃，攻擊性的自衞，也算是，呃，適者生存的法則吧！」

戰飛羽吁了口氣道：「梁宏川，難怪你武功不高，却也能吃這碗飯。」

沾沾自喜的搓着手，梁宏川道：「我也有我的長處，可是？」

戰飛羽暗啞的道：「不錯，你的長處是你已泯滅了人性。」

梁宏川不以爲忤的笑道：「要活下去，而且活得舒服，便非這樣不可，戰飛羽，你能學到我的一半，今天，你就不會被捆在這裏瞪着眼等死了。」

戰飛羽低弱的道：「我寧肯死，也不願沾你的邊。」

梁宏川陰陰的笑道：「你會如願的，朋友。」

回頭望了望蜷曲在地下的祝義全，梁宏川聳了聳肩，這時，祝義全像隻死蝦般的弓在那裏，早已經僵寂不動了。

梁宏川的視綫又落在通鋪這邊的媚媚身上，媚媚依舊毫無動靜，梁宏川似在遲疑了一下，自言自語的道：「眞懶得麻煩了，讓她自行挺屍吧！」

戰飛羽提着氣道：「現在，你眞可以獨吞賞金了。」梁宏川皺皺眉道：「現在，我眞可以獨吞賞金了？戰飛羽，你太小看我了，從策劃這件事情開始，我就沒有打算讓任何人來分我的彩頭，這不是全合我的心意麼？」

戰飛羽譏誚的道：「通鋪上，那頭還有八個，這邊尚有一位，你捨得留着他們？」

狡笑着，梁宏川道：「你這是最下等的激將法，最幼稚的離間計，那邊八個是我自己手下的小角色，根本沒有傷害他們的必要，他們也分不了我的花紅，至於媚媚，我不必動手，她也熬不過今晚，若是天亮了她尚未死，簡單的很，光是掐也掐死她了。」

戰飛羽沉沉的道：「果然精打細算，梁宏川，下一步，你又準備做什麼？」

梁宏川一笑道：「下一步麼？等待而已。」

深深呼吸了幾次，戰飛羽失望了——他並不覺得比先時更有體力，相反的，因爲這一陣子說多了話，更有些虛軟與孱弱了，週身的傷口都在火炙般的扯痛。

梁宏川扶起了那張傾倒的方木櫈，自己大馬金刀的坐上，皮笑肉不動的道：「不要想出歪點子，因爲你毫無機會，戰飛羽，我不同於祝義全，我不打盹，而且也不相信任何人，我懂得如何保護自己，重要的是爲了我自身的利害，我狠得下心。」

戰飛羽舐舐唇角，默默無語。（未完）

小啓：「關外玉鳳」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編者

精選武俠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差遣白鐵恨和江帆前往天山，探查恩兩的生死下落，及保護馬伯憂和愛騎明駝的安全，然後隻身潛返厲魔山莊，隨發覺田畹華已落入張雲竹手中，那個在田畹華房中僞裝田畹華的女人，竟是陰麗華，他爲了要拯救田畹華脫險，甘受陰麗華毒針刺胸，以自己的死來交換田畹華的安全，這種捨己爲人的偉大精神，雖曾使陰麗華感動得不忍下手，使她終敵不過自私卑鄙惡念，終於向關山月下了毒手，這時，張雲竹與張菁菁便自現身出來，張雲竹以大功告成，正沾沾自喜地在自誇設計的巧妙和算無遺策——

妙計挽回生死刦　苦心圖解恩怨仇

張雲竹哈哈大笑道：「我當然知道是假的，可是我知道關山月跟她在一起的時間不過三天，他不會不知道得那麼多！」

張菁菁淡淡地道：「問題不在那些地方，是在陰姨娘自己，她是眞正愛您的，您要她冒充別人的妻子，去與一個陌生的男人……」

張雲竹笑道：「這有什麼關係呢？連我都不在乎……」

陰麗華道：「我在乎，當我想到要把身子去接近一個陌生的男人時，您可曾想到我心中是多麼的痛苦……」

張雲竹這才發現到陰麗華的神色不對，連忙陪笑道：「對不起！麗華，我知道這很委屈妳！」

張菁菁微笑道：「沒有什麼委屈的，因爲我對姨娘保證過她不會受委屈，因爲這根本是個失敗的計劃！」

張雲竹不禁一怔，張菁菁又笑道：「姨娘深愛着您，才答應您的要求担任這份工作，可是在勉强的心情下去從事，一定會露出破綻……」

張雲竹呆了一呆，道：「我倒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張菁菁又道：「您算無遺策，怎麼會忽畧這一點呢！」

張雲竹訕然道：「人不是萬能的，智者千慮，總有一失！」

張菁菁忽然臉色一沉道：「爹！您是眞的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嗎？」

張雲竹翻着眼睛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張菁菁冷笑道：「我以爲您早想到了，祗是您並不担心，因爲您認爲像關山月那樣一個男人，任何女子都會自動願意獻身給他的！」

張雲竹轉眼一看陰麗華，良久後才道：「不錯！我是這樣想的，而且我認爲我的想法絕無錯誤，否則麗華就不會答應我的要求！」

陰麗華神色一變叫道：「老爺子……！」

張雲竹也沉下臉道：「麗華！妳不必强辯，我對女人了解得太淸楚了，假如對象是別的男人時，妳肯答應這麼做嗎？」

陰麗華目中放出憤怒的光，張雲竹大笑道：「我不但看得準，而且看得非常準，甚至於連菁菁暗底下跟妳說的什麼話，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陰麗華尖聲叫道：「您知道菁菁跟我怎麼說的嗎？」

張雲竹笑道：「當然知道，菁菁說關山月一定能識破妳的僞裝，也一定不會侵犯妳，而且我自己也有這種把握，才叫妳去從事這個任務，否則我就是天下最大笨瓜，賠了夫人又折兵，我會做這種寃枉事嗎？」

兩個女子對視一眼，陰麗華終於道：「老爺子，您能再說詳細一點嗎？」

張雲竹笑道：「好吧！我乾脆把妳心裏的思想說出來，以免妳把我當作老糊塞，假如關山月無法識破妳的僞裝眞的跟妳纏綿起來，妳倒可能不忍心下手了……」

陰麗華不响了，張菁菁却沉着地道：「爹！您再說下去！」

張雲竹得意地道：「因爲事情的發展未如我的意料，所以我的計劃未能如預期的成功，不過我的計劃絕不會失敗的！」

張菁菁繼續問道：「那您原來的計劃是怎麼樣的？」

張雲竹道：「麗華臉部的化裝可以說是無懈可擊了，在我的預料中，關山月一定要在上床時，才會發現她的假裝，那時拒絕歡合的是關山月而不是麗華，而麗華一定會在惱怒交加的情況下，出手殺死他……」

陰麗華的頭低了下去，張雲竹大笑道：「我沒有說錯吧！因爲我對妳們女人太了解了，不管妳們如何貞烈，都無法抵制關山月那樣一個男人的魅力的！」

張菁菁笑了一聲，道：「爹！您的想法完全正確！」

張雲竹道：「我的計劃也沒有錯誤，漏洞出在關山月來得太突然，而且從阿蘭那個細小的關節上先被他看出破綻……」

張菁菁笑道：「可是我想到了，而且我也預料到關山月的反應，爲了挽救他妻子的生命，他一定會挺身犧牲自己的！」

張雲竹一呆，說道：「這才是我眞正沒想到的事！」

張菁菁笑道：「我可不敢先告訴您，否則您只須把田畹華控制在手中，就毫無困難地達成除去關山月的目的了！」

張雲竹搖搖頭道：「不錯！可是我又不明白妳了，已然妳也……」

張菁菁歛去笑容道：「您可是想問我爲什麼也贊成他的死亡嗎？」

張雲竹道：「是的！妳已然愛他如此之深，爲

什麼又要帮助我害他，妳已握有絕對殺死他的把握，為什麼又要假手麗華！」

張菁菁沉聲道：「我也是藉此機會舉行一次測驗，測驗他這個人究竟是怎麼樣的類型，測驗我還有多少機會可以得到他！」

張雲竹大笑道：「他肯為了妻子而放棄寶貴的生命，足見妳是絕對沒有希望了，所以妳才不阻止麗華……」

張菁菁搖頭道：「不！我是為了他最後的一句話才決定殺死他的！」

張雲竹微怔道：「他最後的那一句話！」

張菁菁悽然一嘆道：「他說只要我叫他死，他絕不考慮拒絕，足見我還是能得到他的，只是他只能為我死，却不能為我生……」

張雲竹一怔道：「就是為了這一點原因的！」

張菁菁目中閃着淚光道：「這還不够嗎！假如我祇能得到一個死去的他，我就不必等他活着的希望了，我想早點得到他！」

張雲竹哈哈大笑道：「好！眞好！菁菁！我眞沒想到情的魔力會有這麼大！」

陰麗華也忍不住哽咽地說道：「老爺子！您根本就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怎麼會懂得感情的力量呢？」

張雲竹怒哼一聲道：「我假如有感情的話早就氣死了，連妳都靠不住，我還能相信別的女人嗎？妳少跟我來這一套了！」

陰麗華以帶哭的聲音道：「老爺子您……」

張雲竹忽地一嘆道：「麗華！我不怪妳，我們原來就不相配，以前妳痴戀着我，那是因為妳有病，只有我能治妳的病，所以妳才對我那樣痴心，現在妳的病已全好了，完全是在感恩的情形下跟我在一起，因此妳為關山月動心是近情近理的事！」

陰麗華只有淚落如雨，張雲竹又道：「假如妳愛上了別人，我會毫不考慮地成全妳，可是妳偏偏愛上了關山月，我只好對妳抱歉了！」

陰麗華抬起眼睛問道：「您怎麼會知道的？」

張雲竹苦笑一聲道：「我怎麼會不知道，妳跟菁菁在一起的時候，談的都是關山月，有時在睡夢中，妳也會叫他的名字！」

陰麗華臉上現出一片茫然的神情道：「我眞是這樣嗎？其實我也沒有見過他，以前在陰山見過他一次，那時我還在病中，根本全無知覺！」

張雲竹笑了一聲道：「可是妳在五台山上耳聞目濡，儘是關山月，那些年青的女孩子的一顆心全都在關山月身上！」

陰麗華默然片刻才道：「也許我就是受了她們的影响吧！」

張雲竹淡漠地道：「不管是不是，反正我絕沒有怪妳的意思，而且我這次叫妳來冒充她的妻子，也是給妳一個聊解相思的機會！」

陰麗華凄聲道：「可是我却成了你殺害他的工具！」

張雲竹笑道：「這可不能怨我，我的計劃並沒有成功，成功的是菁菁的計劃，不過我總算除去了一個心腹大患！」

陰麗華忽地抬眼問道：「老爺子，你是不是為了我而想殺死他的？」

張雲竹哈哈大笑道：「笑話，我會為了一個女人而嫉妬殺人，妳也未免太輕視我了，天下的男人任憑妳去改嫁！」

陰麗華道：「有人能比得上他嗎？」

張雲竹想想道：「也許沒有了，至少在妳們這一輩子是不會再有了！」

張菁菁抱着關山月又想往外去，張雲竹攔住她道：「妳當眞要把她送到田畹華那兒去了？」

張菁菁道：「是的！他活着的時候是屬於他妻子的，祇有在死後才屬於我，趁他還沒有斷氣前，我要讓他死得瞑目！」

張雲竹道：「田畹華看到他這個樣子，不找妳拚命才怪！」

張菁菁慘然一笑道：「那是一定的，她會不顧一切地想殺死我，而我也不會出手抵抗，關山月死了，我活着還幹甚麼呢？」

張雲竹揮揮手道：「去吧！我不反對妳的痴心，不過我勸妳不必如此灰心，生活的樂趣還多得很，除了關山月，我可以給妳任何一切！」

張菁菁搖頭道：「我甚麼都不要！」

陰麗華忽然道：「我也去！」

張菁菁微怔道：「妳去做甚麼？」

陰麗華道：「讓田畹華把我也殺了，替她丈夫報仇，我對關山月的奉獻祇能做到這一點，讓他死得更安心一點！」

張雲竹面色稍稍一變道：「關山月是死在妳手下的！……」

陰麗華道：「不錯！所以我必需讓他的妻子殺死，讓他在未瞑目前，眼看着她的妻子替他完成了報仇任務！」

張菁菁忽地一笑道：「妳這樣不是太傻了嗎？關山月若非甘心就死，妳怎能傷得了他，因此對於他的死，妳可以完全不負責！」

陰麗華堅決地道：「不！是我的手殺了他，我就必須負責！」

張雲竹忽地焦灼地叫道：「去！都去！天下的

女人都願意為着關山月而死，我決心成全她們，將來我會替關山月造一所大墳墓，叫妳們這些願意為他殉情的女子都能陪着他！」

張菁菁將關山月往地下一放道：「爹！你這麼一說，我活着得不到他，才想得到一個死的，我不能讓別人再去分佔他！」

陰麗華微愕道：「菁菁！妳怎麼這樣自私！」

張菁菁厲聲道：「妳憑甚麼也來插進一足地位，妳眞愛他嗎？妳做了些甚麼值得他愛的事嗎？妳說說看！」

陰麗華道：「我殺了他，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張菁菁怒道：「妳若眞愛他，就不會殺他！」

陰麗華一怔道：「那麼妳呢？他的死是由妳策動的！」

張菁菁冷冷一笑道：「妳能跟我比？我可以叫他為我死！妳能嗎？」

陰麗華道：「我不能，可是我跟妳一樣有愛他的權利，我也跟妳一樣，明知道活着不能得到他才殺死了他！」

張菁菁不覺也是一怔，陰麗華又道：「我動手的情形妳是看見的，當他叫我動手的時候，我曾經猶豫再三，直到他明白地表示祇有妳能叫他死，祇有他的妻子能叫他獻出自己時，我才知道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殺了他，也祇有這一次的機會我可以接近他！」

張菁菁仍是呆呆地不動，陰麗華又道：「這不能怪我，是妳們把他塑造得太完美了，妳、江帆、柳依幻、樂小虹，甚至於最恨他的孔玲玲在內，在妳們的口中，他幾乎是一個神，一個女人們偷偷放在心中，供奉的神，我無法使自己不去愛他！」

張菁菁輕聲道：「這是我此生中最大的一個錯誤，我不該對妳說得那麼多的，我再成全妳一次吧！我讓妳送他上田畹華那兒去！」

陰麗華愕然道：「眞的！」

張菁菁點頭道：「自然是眞的，不過我希望妳的愛能經得住考驗！」

陰麗華不解道：「這是甚麼意思？」張菁菁道：「沒甚麼意思，我是叫妳見到田畹華之後，不要跟她衝突，不管她對妳怎麼樣，妳都必須忍受！」

陰麗華點頭道：「我知道！即使她要殺我，我也不會還手的，因為這是我本來的目的，也是我唯一可盡心的地方！」

張菁菁一嘆道：「這就好了，妳去吧！」

說着將關山月往她懷中一塞，推着她出門去，張雲竹趕了過來却被張菁菁攔住了道：「爹！你幹嗎，難道你還會向一個垂死的人吃醋！」

張雲竹叫道：「笑話！我想去看看田畹華的表情！」

張菁菁道：「那有甚麼好看呢！我就是怕着那個悽慘的場面，所以有人代勞，我正好可以借機會不去了！」

張雲竹還沒有答話，門外忽然响起陰麗華的叫聲道：「你是誰？你想幹甚麼？」

然後是一個男人的聲音道：「我要宰了這小子！」張菁菁連忙追了出去，但見陰麗華已經走到庭院中，一個全身黑衣的年青男人攔住她的去路！

張雲竹也追了出來，沉聲喝問道：「你是甚麼人？」

那男子冷冷地道：「我姓沈！」

張菁菁連忙道：「你一定是沈君亮，你來幹嗎？田畹華已嫁人了。」

那男子點點頭道：「不錯，我是沈君亮，既然妳能叫出我的名字，自然也知道我此來的目的，妳們又是甚麼人？」

張菁菁道：「這個你不必問，不過我可告訴你，田畹華已經下嫁關山月，然而你並非沒有希望，因為她又再度守寡了！」

沈君亮望着陰麗華懷中的關山月道：「這是怎麼說呢？」

張菁菁道：「我是說你若為了報復關山月，來得太遲了，若是為了爭取田畹華，來得又太早了一點！」

沈君亮大聲道：「妳究竟在說些甚麼？」

張菁菁用手一指道：「難道你看不出來，關山月經被我們先得了手，奄奄一息，現在正要送他到田畹華那兒去讓他們見最後一面，所以你不必再費心對付他了，倒不如等兩天，田畹華的哀傷淡一點的時候，在她身上用功夫吧！」

沈君亮沉思片刻才道：「畹華在那裏？」

張菁菁道：「就在這裏，不過妳此刻最好還是別去見她！」

沈君亮大聲道：「我不但要現在見她，而且還要提着關山月的腦袋去見她！」

說着忽地欺身進迫，駢指直取陰麗華的脇下，陰麗華的武功本來就低，何況又在猝不及防之下！可是她居然咬着牙齒，拚着硬受一指，將關山月抱得更緊一點，沈君亮的手指本來是取她脇下穴道的。

因為她這一動作，指力僅達到她的肩頭，避開了穴道，那深厚的勁力却戳碎了她的肩骨。

而且那股衝力也將陰麗華撞得跌倒在地，張菁菁奮不顧身地撲了上去，意圖阻止他再度進襲！

沈君亮冷哼一聲，單掌斜翻，剛好迎着她的來勢，砰的一聲，兩人換了一掌，沈君亮紋風不動。

張菁菁却震退了好幾步，沈君亮一旋身，抬起腳來，對準關山月踩了下去，陰麗華在地下祇得伸手一托！

憑她的功力如何能擋得住這一下！

喀嚓聲中，陰麗華的一條手臂被他踏得血肉糢糊，不過她指甲上的銀針却也刺進了沈君亮的腳底心！

沈君亮自然不會有甚麼感覺，可是他再度想去傷害關山月時，忽然覺得那條腿有點痳木的感覺傳得很快，刹那間已經到達他的大腿上，他才意識到自己可能是中了毒！

他的反應也極爲迅速，飛快地用手指在大腿連戳了好幾下，將穴道全部封死，以免毒氣攻心！

然後他跳着一隻腳，仍是朝關山月撲去，還沒有到達位置，斜邊劈來一股勁風，將他震得坐了下去。接着撲過一條人影，却是全身縞素的田畹華！

她的突然出現的確使大家都爲之一驚，張雲竹首先欺身擋在她前面，一手指住她道：「妳怎麼出來的？」

田畹華不去理他，焦灼地望向關山月！

張菁菁却忽地厲笑道：「田畹華妳眞是寡婦命！關山月已經中了我父親的毒針，想不到這個沈君亮也湊上了一份，妳連退而求次的改嫁機會都沒有了！」

田畹華朝張菁菁含有深意地望了一眼，然後問張雲竹道：「他還能活嗎？」

張雲竹哈哈大笑道：「中了我的毒針後，祇有一個方法能活！」

田畹華急忙道：「甚麼方法？」

張雲竹笑笑道：「把受刺的部位砍下來，因爲我針上的含毒量很少，大概祇能波及到三寸左右的範圍。」

田畹華急忙俯身去察看關山月的傷勢！

陰麗華雖然已經痛得面色煞白，但仍咬牙支持着，見到田畹華後，方始凄然一嘆道：「關夫人！沒有用的！他被刺的部位是左右將台穴，這個部位別說是三寸，連一分也動不得！」

張雲竹陰沉地一笑道：「田莊主！這姓關的小子是絕對沒有救了，可是另一個還有救，他祇傷了一條腿，最多成了殘廢而已！」

田畹華移動怒目向沈君亮瞪了一眼道：「是誰下的手？」

陰麗華顫聲道：「是我！關夫人！妳殺死我好了！」

田畹華不信道：「是妳？憑妳能傷得了我的丈夫？」

張雲竹冷笑道：「她的武功雖然不足以傷及關山月，可是妳別忘了她是借用妳的身份與關山月見面的，下手還不容易……」

陰麗華赧聲道：「老爺子！您這是幹什麼？」

張雲竹冷冷地道：「一個人連自己老婆的眞僞都無法分出來，實在死有餘辜，我眞不懂妳們爲着那一點傾心於他！」

田畹華神色僅只微微一變，陰麗華連忙道：「關夫人，妳千萬不可誤會，關大俠的確是個值得尊敬的人，他一見到了我的面，立刻就看出我的僞裝了！」

田畹華沉聲道：「那麼，妳怎麼還能够傷得了他呢？」

陰麗華道：「那是爲了妳，他知道妳爲人所困，情願以一死來換取妳的安全，自動放鬆護身眞氣讓我下手的！」

張雲竹又想開口，張菁菁却道：「爹！您別先顧着說話，姨娘受了傷，您該給她治治！」

張雲竹冷笑道：「我爲什麼要給她治？」

張菁菁道：「因爲她是您的……」

張雲竹沉下臉道：「她是我的什麼人？她爲了保護一個垂死的男人，情願不要自己的性命，她還能是我的什麼人？」

張菁菁淡淡地道：「爹！不管她做了些什麼，她總算跟您有過一段情分，一夜夫妻百夜恩，您怎能如此絕情？」

張雲竹怒聲道：「胡說！她只有在神智不清時，才能算我的妻子，當她神智清醒以後，心裏念念不忘，祇有一個關山月……」

張菁菁莊容道：「爹！您是個學醫的，面對着一個受傷的人，您也不能視而不理，更何況她還侍候過您呢！」

張雲竹沉下臉道：「我的醫術絕不用於一個下賤的女人！」

陰麗華哀婉地叫道：「菁菁！妳讓我死了算了，何必再求那種沒心肝的人呢！」

張雲竹冷笑道：「妳聽見了吧！她因爲害了關山月，正巴不得一死以求解脫呢！我若救了她，豈不是反而害了她！」

張菁菁望了他一眼，說道：「您不反對我救她吧！」

張雲竹冷冷地道：「我自然不反對，不過妳救得了她嗎？卽使妳能治好她，又能阻止田莊主不殺死她嗎？」

張菁菁淡淡地道：「我相信田莊主不會再爲難她了！」

田畹華果然說道：「是的，相反的我還會謝謝她呢！」

張雲竹不禁奇怪地道：「妳還要感謝她？難道妳不恨她？」

田畹華道：「我爲什麼要恨她，雖然她殺了我的丈夫，那不是她能力所能做得到的，假如我要恨，應該恨那個設謀的人！」

張雲竹微微一怔，田畹華繼續道：「她剛才拚死保全了山月屍體的完整，我當然也應該感謝她，不但感謝她，我也感謝你們所有的人。」

陰麗華不懂的呻吟着道：「妳也感謝他們？」

田畹華點點頭道：「是的！我知道這個計劃出於他們父女的合謀，可是聽妳們剛才的談話，山月並沒有上當！」

陰麗華急忙道：「妳不知道……」

田畹華道：「我完全知道，張菁菁對妳提供了許多資料，以促使這個計劃的實現，可是山月却是爲了我才自願獻身的，我非常安慰知道這件事，你們也都明白我與山月的結合並非出於感情，他是爲了俠義而娶了我，而他最後却肯爲我而犧牲，這證明了他對我並非無感情，能够得到這樣一個丈夫，我還有什麼奢求呢，因此我非常感謝你們，感謝妳們給我終身找到了歸宿！」

張雲竹道：「人都死了，妳還有什麼歸宿？」

田畹華莊容道：「我第一次守寡曾立志不再嫁，可是我的信心並不堅定，因爲我與第一任丈夫是在感恩報德的情形下結合的，那種感情只能維持一時，却不足以維繫永久……」

張雲竹與陰麗華都輕輕一震，田畹華接着道：「我第二次改嫁山月也是十分勉強，而且聚首的時間祇有三天，這三天僅只使我失望，因爲我沒有得到他一句感情的話，可是他今天一死，却使我意識到他對我並非無情，光是這點回憶，便足够我渡過此生了！」

幾個人都低下頭去，只有菁菁問道：「妳打算怎麼樣？」

田畹華怡然地道：「我沒有什麼可打算的，他的老家是在大巴山的廣寒宮中，我只想把他的遺體送到那兒，在那裏永遠伴着他！」

張菁菁想了一下道：「好！妳帶着他去吧！」

田畹華從陰麗華的身邊抱起關山月，張雲竹又問道：「那些看守妳的人呢？」

田畹華道：「我把他們引進了亡魂黑獄裏面去了！」

張雲竹不信道：「他們怎麼會進去的呢？」

田畹華道：「這個我也不淸楚，好像是有人在暗中幫了我一點忙！」

沈君亮坐在地下道：「不錯！是我帶着紅粉六厲來了，她們利用銷魂艷曲把那三個傢伙引走了，早知如此我絕不會幫妳這個忙！」

田畹華冷冷地道：「那我倒是要謝謝你了，不過我再告訴你一句話，這次我是眞的心如止水，你不必再纏着我了！」

沈君亮也桀傲地道：「沒那個事，除非妳死了，否則我永不放過妳！」

田畹華神色一變，張菁菁揮手道：「妳走吧！這傢伙交給我，我保證他再也不會來痲煩妳了！」

田畹華抱着關山月貼緊自己的心口，慢慢地向前走去，張菁菁却蹲下身去，爲陰麗華裏治臂傷！

陰麗華黯然道：「我這條手臂已毀定了！」

張菁菁望着沈君亮冷笑道：「不要緊，誰毀了妳的手臂，我就從誰身上拿下一條手臂來賠給妳，我相信那條手臂一定更好用！」

沈君亮忽而撮口作了一聲長嘯，刹那之間，遠處飛來一連串的人影，沈君亮朝那列人影叫道：「分一半人出去攔住田畹華……」

那列人影仍是湧了過來，却是六名艷裝少婦，個個姿容不凡，手裏捧着六種不同的樂器，四人中祇有張菁菁知道這就是所謂紅粉六厲！

沈君亮厲聲道：「我叫妳們分一半人去攔住田畹華，妳們怎麼全來了！」

爲首一個女子忙道：「有人代我們去了！」

沈君亮一怔道：「誰？」

那女子道：「是被我們引進亡魂黑獄的三個人，不知怎麼又出來了，而且我們還得到人通知說您受了傷，心裏非常着急，不知道您在那裏，剛好聽見了您的召喚……」

張菁菁臉色一變，不顧地下的陰麗華只包紮到一半，放下她匆匆走了，張雲竹却臉色深沉地走過來，掏出一顆黑色的藥丸拋在沈君亮的腳前道：「吃下去！」

沈君亮尚在猶豫，張雲竹怒聲道：「這是解藥，老夫若是想殺死你，不過舉手之勞，還用得着另外化精神，快吃下去到前面看看，假如關山月還沒有死，你就給他一下重的，最好能將他震得粉身碎骨！」

沈君亮終於拾起藥丸吞下肚去，眨眼工夫，他感到腿上痳木的感覺消失了，一躍而起，率着六女奔去！

張雲竹朝陰麗華冷笑一聲道：「妳幸好還沒有死，不妨跟着也去看看，我相信菁菁與田畹華之間一定在搗鬼，拿着妳在中間要猴戲！」

陰麗華將信將疑地問道：「難道菁菁也有解藥嗎？」

張雲竹哼了一聲道：「這毒針的解藥祗有我一個人會配，而且我也祗配了那一丸，就是怕菁菁在上面動鬼主意！」

陰麗華詫異地問道：「那她用什麼方法救關山月呢？」

張雲竹冷哼一聲，道：「我不曉得，而且我也不相信！」

陰麗華道：「會不會是她換了我的毒針，或者偷換了解藥！」

張雲竹搖頭道：「都不可能，毒針在那個姓沈的身上見了效，解藥也見了效，這是其他東西代替不了的，我不跟妳嚕囌了，我得去看看她們在搗什麼鬼！我不相信她們還有別的方法能救活關山月，可是看她們的情形又好像大有可能……」

說完逕自去了，陰麗華努力掙扎着也爬起來慢慢向前走去，行出百十丈，果見人影幢幢！

沈君亮與紅粉六厲守伺在一邊，謝靈運與劉幼夫祁浩三人則圍着田畹華揮劍急攻，關山月已交給張菁菁了！

田畹華只仗着一雙空手，對敵三個人顯然十分吃力！祁浩倒不怎麼樣，謝靈運與劉幼夫兩枝劍却不好對付！

因爲那兩枝劍都是五異劍中最佳的，劍鋒犀利，別具神效，而且那兩人的劍術也十分精湛！

每當劍招攻過來時，只好用長袖拍劍葉封回，這種打法已經很吃虧了，何况還須分神去掩護張菁菁呢！

不過才十幾個回合，她已經累得吁吁直喘，祁浩却更爲陰損，他的劍專找空隙進招，目標儘取在關山月身上！

有時是田畹華將他揮開了，有時是張菁菁以身迎劍，逼得他臨時撤招，因爲他不敢傷及張菁菁！

田畹華一面抵敵，一面急聲道：「張姑娘，我快招架不住了！」

張菁菁也十分着急，可是不敢開口說話，只是用手在關山月的身上輕輕地按摩着，張雲竹眼睜睜地盯着她的動作！

劉幼夫連攻了十幾劍，都被田畹華擋了回去，不禁怒從心起，猛然欺身進擊挺劍急刺！

田畹華一抖羅袖，剛近上他的劍葉，劉幼夫忽地手腕一翻，劍尖朝外一絞，嘶嘶聲中，袖如葉落蝶舞！

田畹華的一隻衣袖已被絞碎了，謝靈運趁勢急進絞碎了她的另一隻袖子，然後雙劍並舉，同時攻向她的身上！

祁浩乘此機會，一劍又朝關山月刺去！

田畹華眼見不能免，咬牙斜身，根本不作抵抗的準備，却去迎向祁浩的劍鋒，只想能用身子擋住關山月！

眼看着就得血濺當場，斜裏人影急閃，首先是祁浩的劍被擊開去，然後是嗆然振鳴，激花四射！

大家一起都停止了動作。

場中也多出了一個人，是沈君亮猝然出手，擊飛了祁浩的劍，而謝靈運趁勢的一擊，却是劉幼夫臨時改向擋開了！

謝靈運首先問道：「劉老弟！你是怎麼了？」

劉幼夫沉聲道：「你那一劍連菁菁也包在裏面了！」

謝靈運道：「這兩個女的一前一後，將關山月夾在中間，我們要想砍到他，勢必非除去一面障礙不可！」

劉幼夫道：「那你可以在這面下手，我絕不容許傷及菁菁！」

沈君亮立刻沉聲道：「胡說！誰敢傷及田畹華，先得問問我！」

謝靈運微愕道：「這傢伙是那裏來的？」

張雲竹笑了一下道：「他跟你們一樣，也是爲着對付關山月！」

沈君亮朗聲道：「不錯！爲了殺死關山月，我可以不計任何犧牲，可是你們不能把田畹華也牽在裏面……」

張雲竹哈哈一笑道：「這眞是一個有趣的場合，大家都想殺死關山月，大家也都有着投鼠忌器的顧慮，你們不妨商量一下該怎麼辦？」

謝靈運道：「我沒有顧忌，你們兩個人都退開好了！」

張雲竹搖頭道：「不行！這樣子別說他們不答應，連我也不答應，因爲這裏還有我的女兒，可是我們必須想個辦法解決！」

張菁菁道：「這很簡單，劉幼夫可以跟沈君亮先鬥一場，你們分出輸贏後，我與田莊主也可以決定誰死誰活了！」

劉幼夫倒是眞的準備動手，張雲竹却喝道：「胡鬧！那有這種荒唐事！」

沈君亮也冷冷一笑道：「我也不會同意的，縱然我殺死了這個姓劉的，這個老傢伙也不見得肯犧牲他的女兒……」

田畹華哀聲道：「關山月已經快死了，難道你們不能放開手，讓他落個全屍嗎？你們這樣做取得我們的好感嗎？」

張雲竹微微一笑道：「他眞的快死了嗎？」

田畹華道：「你的毒針，難道還有解救的方法嗎？」

張雲竹道：「我的毒針的確無可解救，可是妳們如此去保護一個垂死的人，却使我心中有點懷疑，這樣吧！妳們把他放下，我保證不傷害他的身體，在我的計算中，他也該差不多斷氣了，等他眞正的斷氣了，我也保證他的屍體安然離開！」

田畹華剛待表示反對，張菁菁却道：「我同意你們退遠一點！」

張雲竹一示眼色，劉幼夫與謝靈運退後了，田畹華一瞪沈君亮，他也退了幾步，張菁菁放下關山月，拖着田畹華走過一邊！

每一個人都凝視着躺着的關山月，雖然是在黑暗中，雖然只有天上一勾淡月洒下的微光！

可是在這些身蘊奇技的人來說，已是足够讓他們看清所需要知道的事物了，冷月的寒光映着蒼白的臉……

關山月躺在地下一動都不動，張菁菁將他放下的時候也許是太匆忙了一點，使他兩隻脚反撇着！足尖相對，脚跟朝外，那是個很難受的姿勢，可是這些平息靜氣地默伺了約有半個時辰，他仍是那個姿勢！

張雲竹以無法相信的語氣打破了沉寂道：「看來他是眞的斷氣了！」

陰麗華立刻叫了出來道：「老爺子！您不是說她們能救活他的嗎？」

張雲竹不動聲色道：「原來我的確是有那個想法，因爲菁菁與田畹華對這件事的反應太冷靜，使我覺得她們好像是胸有成竹的！」

張菁菁淡淡地道：「爹！您要我們怎麼表示，難道爲他嚎啕痛哭……」

張雲竹道：「那倒不必，可是妳們竟沒有一點哀傷之態似乎也太反常了，我不相信妳們對他的死會完全無動於衷！」

田畹華冷冷地道：「哀莫大於心死，我們的心都跟着他一起死了，還有什麼可表現在外的，現在你可以准我把他帶走了吧！」

張雲竹沉思片刻道：「好吧！這是我第一次把事情看走眼！」

謝靈運立刻道：「老爺子，您是對他的死看走眼呢？還是對他的未死看走眼？我很想聽聽您的意見！」

張雲竹一笑道：「我始終認爲他不會死的，可是他的確是死了！」

謝靈運連忙道：「您眞認爲他死了？」

張雲竹點頭道：「是的！以我學醫的眼光看來，他的確死了，你看他的脚，一個活人是無法忍耐這麼久的？」

謝靈運朝關山月的雙腿望了一眼道：「不錯！這是個很難過的姿勢，不過您不需要詳細檢查一下嗎？光憑這一點就能證明他死了嗎？」

張雲竹搖頭道：「不需要，我說他死了絕不會錯！」

謝靈運一笑道：「您的評斷是絕對正確的，因爲您深通醫學，所以只要看一個人的腿，就可以斷定他的生死了！」

張雲竹一瞪眼道：「你好像是懷疑我判斷！」

謝靈運笑道：「我不敢，因爲只要您相信他死了，就也不敢懷疑！」

張雲竹神色一動道：「不錯！你的話有點道理，在場的人只有我能從他雙腿的姿勢去判斷他的生死，這個姿勢就値得懷疑了！」

謝靈運笑笑道：「老爺子這話就錯了，至少還有一個人……」

張雲竹嗯了一聲道：「你是說菁菁！」

謝靈運道：「令愛的醫道得自您的親傳，自然不會差到那裏，而她是最後離開關山月的，這個姿勢不是太湊巧了一點嗎？」

張菁菁冷冷地道：「你是不是認爲我故意擺好這個姿勢來騙你們的？」

謝靈運聳聳肩膀道：「這個姿勢只有張老爺子一個人看得懂，不過張老爺子認爲他死了，我們縱有所疑，也不敢推翻他老人家的話！」

張菁菁嘿嘿一聲冷笑道：「你眞會說話，不過你的話也眞有道理，爹本來相信他的判斷，被你這一說可能會喪失他的自信了！」

張雲竹神色一變道：「我怎會喪失自信，更不會因爲他的胡說八道而改變我的判斷，因此我說死了就是死了，誰也不許去檢查了！」

謝靈運笑道：「當然！當然！誰要是懷疑關山月沒有死，就是懷疑老爺子的醫道不精，不過話又說回來……」

張菁菁搶着道：「假如關山月的確沒有死，那就是我爹醫道不够精，妳的話是不是這個意思？」

謝靈運雙手一攤道：「我怎敢有這個意思！我是說老爺子能從一個人的姿勢上看出生死，正是他老人家醫道精深的表現！」

張雲竹乾笑一聲道：「謝靈運，我對你的才能要重新估計了，你居然能想到這種地方，足見你的心機有過人之處！」

謝靈運一哈腰道：「老爺子太過獎了，若論心機，令愛才眞叫人佩服，至少她已經將關山月之事造成事實，不容人推翻了！」

張菁菁冷笑道：「不錯！爹已經宣佈關山月死了，現在誰再說他沒有死，就是對爹不敬，你們誰敢對爹不敬呢？」

張雲竹哈哈一笑道：「要有的話，就是妳了，妳擺佈得眞好，使我忍不住對他的死亡作了一個提前的宣判！」

張菁菁雙眉一揚道：「爹！您這提前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張雲竹笑道：「那是因爲我在宣判的時候，他可能還沒有死？」

張菁菁冷冷地道：「您對自己的醫道那樣缺乏信心嗎？」

張雲竹仍是笑道：「我對自己的醫道不會缺乏信心，可是我懷疑妳的成就已經超過了我，所以妳才能叫我上了這個當！」

張菁菁繼續冷笑道：「我的醫道不會比您高明，却另有一個人超過了您。」

張雲竹一怔道：「是誰？」

張菁菁手指謝靈運道：「他！」

謝靈運不禁一怔道：「張姑娘！妳這是開玩笑嗎？」

張菁菁沉下臉道：「一點都不開玩笑！不錯，關山月的那個姿勢是我故意擺成的，因爲我知道他死了，爹從那個姿勢也知道他死了，而你却有本事把他從死後救活過來！」

謝靈運莫明其妙地道：「是怎麼說呢？」

張菁菁道：「因爲你不相信他死了！」

張雲竹也弄得莫明其妙地道：「菁菁！既然關山月是眞的死了，妳爲什麼還要故意把他擺成那個姿勢呢！這不怪人啓疑！」

張菁菁輕嘆道：「我幫助你們殺死關山月，是爲了想早點得到他，同時我也希望給他一個寧靜的死亡，不讓人再去打擾他！」

張雲竹道：「妳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張菁菁沉下臉道：「我既然不想人去打擾他，而又想快點讓人明白他的確死了，只好擺成那個姿勢，使您早點得到結論！」

張雲竹怔了一怔道：「那麼他是眞死了嗎？」

張菁菁漠然地道：「我不知道！」

張雲竹瞪大了眼睛道：「菁菁！妳究竟在搗什麼鬼？」

張菁菁哼聲冷笑道：「根據我擺的姿勢，我們都認爲他死了，而這個姓謝的却認爲他沒有死，自然他有更高的見解，連您都失去自信了，我還有什麼可說呢，所以我認爲謝靈運的醫道比我們都高，他已經達到了起死回生的境界！」

張雲竹怔然，謝靈運却乾笑一聲道：「張姑娘，假如關山月還能活的話，那就是我的本事了！」

張菁菁漠然道：「我不知道你是否能使他復生，不過你能救活他的話，至少有兩個人會感謝你的，一個是田莊主，一個是姨娘！」

謝靈運笑道：「難道妳不感謝？」

張菁菁寒着臉道：「關山月是我參加設計害死的，我怎麼會感謝你呢？萬一你能將他救活，我第一個就不放過你！」

陰麗華掙扎着道：「張菁菁！爲什麼妳要把我扯進去呢？」

張菁菁道：「因爲妳對於他的死感到後悔。」

陰麗華神色一變道：「不錯！假如他眞的死了，我會爲此而後悔，甚至於一死以報，可是他沒有死，我會恨妳一輩子，因爲妳太作弄我了！」

張菁菁冷冷地道：「這個問題妳該去請教謝靈運，他對於關山月的生死比我們還清楚，或許他能救活關山月呢！」

張雲竹瞄向謝靈運道：「你怎麼說呢？」

謝靈運想了一想道：「我也許能救活關山月，可是我不敢！」

張雲竹一笑道：「爲什麼不敢呢？」

謝靈運也笑道：「因爲令愛表示過了，我如使關山月死而復生，她就要找我的麻煩，我可實在惹不起她！」

張雲竹仍是笑道：「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是不是想要求我支持你？」

謝靈運道：「老爺子，我想你不會支持我。」

張雲竹點點頭道：「不錯，我的目的在除去關山月，你如果將他救活了，我不但不支持你，而且也會跟我女兒一樣地對付你！」

謝靈運笑道：「可是我進一步去證實他的死亡總會支持了？」

張雲竹點頭道：「不錯！可是你如何進一步證實呢？」

謝靈運陰險地一笑道：「那太簡單了，比如說割他下的腦袋！」

張菁菁立刻叫道：「不行！我說過不准人傷害他的身體！爹也答應了！」

謝靈運一攤雙手道：「這就難了。」

張雲竹却冷笑一聲道：「割頭的確不行，這違背了我的諾言，可是方法很多，只要能留下他一個全屍，那就算不得傷害了！」

張菁菁與田畹華同時叫道：「不行，這怎麼不算傷害……」

張雲竹神色一沉道：「住口！妳們聽清楚了我給妳們的保證只是不傷害關山月的身體，菁菁！妳

應知道傷害兩個字的定義！」

田畹華叫道：「我不知道！」

張雲竹冷笑道：「那我可以解釋給妳聽，傷害兩個字是指對於有生命的物體所加的破壞行動，而且必須構成使對方身體上的痛楚……」

田畹華又想開口，張雲竹厲聲喝止道：「關山月既然死了，他已經沒有知覺，就無所謂傷害了，因爲他已經不會受傷，自然就不會受害！」

說完又對謝靈運道：「我答應過菁菁保留他的全屍，所以你下手的時候千萬要注意，無論如何不能使屍體殘破！」

謝靈運一笑道：「我明白，我一定不使老爺子難以交代！」

說着走了出來，田畹華也想跟着出去，却被張菁菁拉住了，以絕望的聲音哽咽地道：「算了吧！田大姊！我們已經盡到心了，人不可與天爭，天命如此，妳我還有什麼辦法呢！」

田畹華掙扎着道：「我不管，這都是妳自作聰明……」

張菁菁手指沈君亮道：「這傢伙出來打岔，可不能怪我，那該妳自己負責！」

田畹華不禁一呆，謝靈運已滿含着猙獰的笑意，將關山月的兩脚扳回了正常的姿勢道：「你也豎得夠苦了，讓你死前舒服一點！」

田畹華這時已掙脫張菁菁衝了過去，然而謝靈運的動作更快，青索劍出鞘，比着關山月的心口道：「妳不會比我更快吧！」

田畹華愕然止步，不敢再過去。

謝靈運又冷笑道：「張老爺子，您看見了吧，這小子雖死而不僵呢！」

張雲竹臉色微變，朝張菁菁道：「菁菁！我眞佩服妳，妳用什麼東西解了我針上的劇毒！」

張菁菁鐵青着臉道：「您有興趣爲什麼不留下他仔細研究一下！」

張雲竹沉思片刻道：「換了任何一個人我都不捨得這個研究的機會，唯有在關山月身上，我可不敢冒這個險，下手！」

張菁菁急聲叫道：「不准刺心口！」

謝靈運的劍尖本來是對準心口下刺的，聽見她的叫聲後，果然偏了一寸，換在關山月將台穴的地方道：「這裏行嗎？」

張菁菁臉色一變，田畹華怒叫道：「妳爲什麼要多嘴！」

張菁菁黯然地道：「我怎麼知道他會這麼聽話呢？」

謝靈運冷笑道：「我當然要聽話，因爲妳是老爺子的女兒！而且我也不是三歲小孩子，怎會上那種此地無銀三百两的當！」

張菁菁朝田畹華跪下一拜道：「田大姊！關大哥的死我應該負全部責任，不過我的確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來救他了，現在隨妳怎麼處罰我吧！」

田畹華黯然過去扶起她道：「算了！菁妹！這是命，我們認命吧！」

口中在說話，手腕却猛地一揚，射出三點銀光，逕奔謝靈運打去，斜裏人影急閃却是沈君亮撲了過來！

伸手一抄，將三粒銀光全部接去冷笑道：「畹華！別人不知道，我對妳太了解了，妳剛把這射月彈扣在手裏，我已經曉得妳要幹什麼了！」

他說完之後，緊接着一陣狂笑，可是他笑了沒多久，就自動地停止了，因爲他發現別人都以奇怪的眼光瞪着他！

不但瞪着他，也看看他的身後，好像出了件極其令人震驚的事，還沒有等他來回過頭看個究竟！背後已傳來一個聲音道：「你可曉得我要幹什麼？」

那分明是關山月的聲音！他連忙回過頭去，可不是關山月，巍然而立，手中挺着一柄長劍！

劍身發出烏青色的光輝，正是謝靈運的青索劍，而謝靈運正空着雙手，站在不遠的地方發怔。這是怎麼一回事？

關山月怎麼能死而復活呢？謝靈運的劍怎麼會落到他手中去了呢，卽使關山月能逃過毒針的傷害，可是他赤手空拳躺在地上，怎麼能够在青索劍的威脅下站了起來，而且還把青索劍搶到了手中！

這個急變不僅把沈君亮弄糊塗，連張雲竹也糊塗了，他比沈君亮看得更清楚，驚愕也更甚。

可是最吃驚的該是謝靈運了，他在田畹華射出銀丸時，以最迅速的手法將劍刺了下去！

而且他感到劍尖已深刺進關山月的體內，而關山月却像着了魔似的跳了起來，一下子莫明其妙地奪去了他的劍！

這傢伙不是神仙就是鬼魂了！

只有神仙與鬼魂才能在青索劍利刃下一無所傷，因爲關山月受劍之處還有着衣上的破洞，却沒有血流出來！

張菁菁與田畹華交換了一個欣然的微笑，張菁菁尤其顯得興奮，從地上站了起來，立刻就向張雲竹叫道：「爹！您看謝靈運果然有起死回生的神通吧！」

張雲竹臉色轉爲沉重，低聲喝道：「謝靈運！你是怎麼弄的？」

謝靈運惶急地叫道：「老爺子！我不明白，我

只刺了他一劍！」

張雲竹冷笑道：「一劍把個死人刺活了，你的醫理的確高明得不可思議，我大半輩子致力於醫道的研究今天可開了眼！」

謝靈運大急叫道：「是眞的！老爺子，我這一劍刺得又重又深，卽使他沒有被您的銀針毒死，這一劍也足可殺死他……」

張雲竹沉聲道：「是殺死他還是救活他？」

謝靈運雙手連搖叫道：「老爺子，我是眞的不明白，您該相信我恨他的程度比誰都深，我比誰都急於殺死他，怎麼會救他呢？」

張雲竹沉聲道：「誰我都不相信，我只相信眼見的事實，你給我說！」

謝靈運急得直跳道：「老爺子！您要我說什麼呢？我的確沒有救他。」

張雲竹怒道：「我知道你也救不了他，因此我只要你說出剛才下手的情形，你劍刺下去時有什麼感覺？有什麼異狀？」

謝靈運沉思片刻道：「沒有什麼感覺，劍下去得很順利，雖然抗力畧異常人，可是這小子的內功頗具基礎，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張雲竹目光一亮道：「好！我要知道的就是這一點！你可以站開了！」

謝靈運的眼光仍是留在關山月手中的劍上，一副不甘心的樣子，張菁菁却輕鬆地一笑道：「你還站着幹嗎？難道還有意思把劍搶回來？」

謝靈運憤然退後，張雲竹却爆出一聲大笑道：「好！菁菁！妳眞行，爹總算沒有白教導妳，妳連我的追命銀針都破解了，爹不能不佩服妳！」

張菁菁眏着眼睛笑道：「爹！您在說什麼？我怎麼破得了您的精心設計呢？」

張雲竹乾笑一聲道：「菁菁！咱們爺兒倆儘管鬥來鬥去，却並不影响到彼此的感情，還有什麼不能說的呢？」

張菁菁雙手一攤道：「我實在也沒有什麼可說的，您的銀針殺死了關山月，謝靈運的一劍又把他刺活了過來，就是這麼回事！」

張雲竹的神色已不是那樣輕鬆了，怒聲道：「菁菁！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而且我最痛恨的就是妳偷學那些不應該學的東西，妳知道我對妳的期望嗎？」

張菁菁點頭道：「我知道，您教我醫術，希望我成爲一個眞正的濟世活人的仁醫，而不是一個以毒害人爲樂的魔鬼！」

張雲竹神色有點難看地說道：「妳從那兒聽來的？」

張菁菁正色道：「是我自已發現的。」

張雲竹不信道：「胡說！妳是怎麼發現的？」

張菁菁笑道：「在小的時候，在我每次爲偷看您書錄用毒筆記而捱打的時候，慢慢地我就懂得了您自已就是……」

張雲竹忽而變得十分慈祥，長嘆一聲道：「是的！我起先是爲了好奇，開始鑽進了用毒的世界，因爲我發現了一個新的智識領域，用毒來治病，其效尤勝於其他藥物，於是我深入研究，知道得愈多，發現得也更多，興趣更濃厚，終至到了無法自拔的境界！」

張菁菁笑着道：「那些藥物眞的有這麼厲害的影响嗎？」

張雲竹全身一震道：「妳說什麼？」

張菁菁含笑道：「我是說那些毒藥眞的能使一個人由良善變得惡毒嗎？」

張雲竹嚴肅地道：「這還用說嗎？妳看看我，再看看妳母親！」

張菁菁連忙問道：「我母親怎麼樣？」

張雲竹一嘆道：「妳母親就是爲了偷看了那些筆記，因而刺激成瘋，我不想妳步她的後塵，才帶着妳離開了她，而且禁止妳上崑崙山去，結果妳還是去了，在她那兒學到了一點用毒的門徑，因爲那時候我對毒藥的知識又進了一層，還有辦法可以克制這點影响，但是我阻止妳再往深處鑽研，這是爲了妳好，可是妳辜負了我！」

張菁菁忙道：「我沒有！當您越變越陰沉的時候，我就知道您是受了毒藥的影响，對於您的毒我碰都不碰了！」

張雲竹叫道：「胡說！妳如不偷學了我的毒藥知識，關山月中了銀針上的追魂毒散之後，怎麼能不死的！」

張菁菁笑道：「那是我用別的方法！」

張雲竹一怔道：「不可能，除了我獨門的解藥外，絕沒有別的方法！」

張菁菁笑着道：「您看見關山月中毒後的情形了，他可像服過解藥的樣子，您也知道他中毒的反應……」

張雲竹又是一怔道：「對啊！追魂銀針刺上穴道後，照理說應該全身疲軟如死，不可能還保留着抗力，更別說武功了！」

張菁菁道：「可是謝靈運用劍刺下去的時候，面對着那等利鋒，他的抗力還是很强，換了一柄普通長劍，也許根本刺不進。」

張雲竹搖了搖頭叫道：「妳究竟用了什麼的方法？」

張菁菁笑道：「什麼方法都沒有用，我只 是

針上的毒藥保持在穴道上不蔓延，再借重謝靈運將它們逼了出來！」

張雲竹不信道：「那有這事！什麼東西能阻止毒性蔓延？」

張菁菁道：「碧玉鳳凰！」

張雲竹愕然道：「碧玉鳳凰是什麼東西？」

張菁菁笑道：「碧玉鳳凰是一件稀世奇珍，功能解百毒，不過對您追魂銀針上的劇毒却無法解得，只能控制住它不延伸而已……」

張雲竹想道：「假如毒性沒有延伸出去，他怎會昏迷不醒！」

張菁菁笑道：「開始的時候，碧玉鳳凰並沒有在他身上，所以他完全無力抵抗毒性，直等碧玉鳳凰回到他身上的時候……」

張雲竹道：「是妳把碧玉鳳凰放到他身上？」

張菁菁搖搖頭道：「不！碧玉鳳凰本身賦有靈性，目前只有關山月與田大姊能够使用它，而碧玉鳳凰一直留在田大姊身邊。」

張雲竹想了一下道：「難怪妳要把他送回到田畹華身邊。」

張菁菁笑着道：「不錯！這都是我早就策劃好的，不過被這沈君亮前來一躭擱，差點兒誤了大事，幸好田大姊及時脫身趕了來，却由於時間過久，毒性已經蔓延開來，碧玉鳳凰雖具靈效，也需要很久才能把毒性慢慢逼回穴道處！」

張雲竹冷笑一聲道：「那我叫妳們將他放在此地等他斷氣，倒是幫了妳們！」

張菁菁笑道：「您只幫了一點小忙，謝靈運才幫了大忙，毒性雖然被逼回穴道上，關山月本身也因爲受到碧玉鳳凰的作用，全身肌肉堅逾精鋼，尋常刀劍傷不了他，而那毒性也不能儘留在那個地方，必須用一件利器將皮膚刺破……」

張雲竹冷笑道：「天下利器只有幾柄，關山月本身的黃蝶劍已經毀掉了，所以妳們才想到利用紫郢青索兩劍！」

張菁菁一笑道：「我在設計的時候，並不知道黃蝶劍被毀，等我知道後，已經無法與田大姊連絡改變計劃了，幸好田大姊信任我，沒有堅持要把他帶走，否則就是帶了出去，也無法救得了他，當然謝靈運也很聽話……」

謝靈運苦笑着道：「當時我也覺得其中有問題，尤其是聽見叫我不准刺胸時候，我以爲是……」

張雲竹冷笑道：「你以爲是菁菁故意那樣說，叫你刺在胸口上！」

謝靈運苦着臉道：「老爺子當時沒有這種想法嗎？」

張雲竹哼了一聲道：「不錯！當時我的確與你一樣想法，我眞恨你這麼聰明，所以才上了這個當，假如你笨一點，……」

張菁菁笑道：「一個聰明的計劃必須靠着聰明人去實行，也必須以聰明人作對象才會生效，爹！您說是嗎？」

張雲竹點了一下頭冷冷地道：「不錯！以前我設下了許多圈套，就是沒有認淸這一點，今天被妳一提醒，我倒是要改變一下方法了！」

張菁菁聞言連忙向關山月一瞥道：「關大哥！你知道我爹的意思嗎？」

關山月搖搖頭道：「不明白！」

張菁菁笑道：「爹把你當作個絕頂聰明的人，所以挖空心思來對付你，誰知你一點不用腦筋，白白地辜負了他的精心設計！」

張雲竹連忙道：「菁菁！妳不用暗中透消息說我將要轉變對付他的方法，事實上我將要對他採取的手段妳再也不會想到！」

關山月朗聲道：「張老伯！我還是這樣稱呼你，是爲了張菁菁，也爲了你剛才的那番話，足見你還有一點値得尊敬的地方……」

張雲竹乾笑一聲，畧畧有點訕然道：「你可是指我不讓菁菁涉獵毒藥而言！」

關山月正容道：「不錯！由於你能體察到這一點，可見你對於是非善惡的觀念還能够認得很清楚，因此我對你有幾句忠言……」

張雲竹哈哈一笑道：「你不必說好話，那對你不會有好處的。」

關山月從容一笑道：「我不爲自己說好話，爲了我所知的秘密，你想殺死我是絕對合理的措施，我也不會爲了這一點而怪你！」

張雲竹怔了一怔才尷尬地笑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關山月道：「從我發現好幾次的陷阱都是你在背後主持後，再把你武功日進月異的情形一對照，自然就很容易明白！」

張雲竹遲疑片刻才道：「既然你明白了，那就更不必多說了！」

關山月搖搖頭道：「不！我認爲你還沒有明白我的意思，你叫陰麗華冒充我的妻子來陷害我，我雖然識穿了，還是甘心受害，你知道我是爲了什麼嗎？」

陰麗華尖利地道：「那是因爲你早已曉得張菁菁會有辦法將你救活過來的，所以才樂得充一次英雄好漢，表現一下丈夫氣概！」

關山月莊然地看她一眼道：「妳完全錯了，我在當時所說的話完全是肺腑之言，而且我根本沒想

到張菁菁還有辦法能將我救活！」

沈君亮冷笑道：「你明知有着碧玉鳳凰……」

關山月仍然正色道：「碧玉鳳凰在畹華那兒，而我並沒有打算還能活着見到畹華，所以也沒有指望用它來保存性命！」

張雲竹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你是甘心求死了！」

關山月點頭道：「不！我希望用一死來保全許多不相干的人，你爲了殺死我已經牽累到許多無辜的人了，我不能讓你再繼續下去！」

張雲竹哈哈一笑道：「菁菁！妳聽見了沒有，他對妳們救活他並不領情，而且還有點怪妳們的意思，妳這是何苦呢？」

張菁菁卻莊容道：「關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打錯了主意，我爹並不是以殺死你爲滿足的，他還有更大的野心！」

關山月道：「這就是我要說的地方，他的目的在稱霸天下，目前我是他最大的阻碍，因此我自願就死以免妨碍他，不過我有一個要求……」

張菁菁笑笑道：「我也知道你要求的是什麼，我告訴你那是辦不到的！」

關山月道：「我還沒有說出來，妳就知道辦不到了！」

張菁菁點點頭道：「是的！你可是打算叫我爹除去這些人？」

說着用手一指謝靈運等人，關山月不禁一怔，片刻後道：「不錯！這些人才是他眞正的阻碍，天下固可恃武力而取得，但不能恃武力而久保，尤其這些人的心胸陰毒，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假如……」

張雲竹笑笑道：「不必假如了，我不能接受你的要求。」

關山月連忙道：「爲什麼？你利用他們的目的只是爲了對付我，現在我自動放棄生命，你就用不着他們了！」

張雲竹大笑道：「你既然知道我的志在天下，自然也知道天下這麼大，我一個人管理不了，必須有一批人幫我的忙！」

關山月道：「這些人只能使你肇怨於天下！」

張雲竹道：「不錯！這些人都是千中選一的兇徒，可是他們也都是我最理想的幫手，他們也許會替我招來許多怨恨，但是我相信他們會使我的霸權鞏固不移！」

關山月變色道：「你這是什麼話？」

張雲竹笑道：「他們結怨於天下，就必須依附我而求自保，而我就不必再費神去找反對我的人了，他們會找得比我更盡心！」

關山月還想說話，張菁菁一嘆道：「關大哥！你不必再費神了，得天下的手段不外以王霸兩途，王道近仁，霸道近暴，我爹是那一種人你應該很清楚，他所用的是些什麼人你更清楚，所以我希望你爲天下衆生計，珍視你的生命！」

關山月沉思片刻才道：「是的！這樣一說，我倒是很後悔先前的那番輕生了，幸虧我沒有死，否則我可能死不瞑目！」

張菁菁一笑道：「世界上最可以相信的人莫過於自己，所以你別再對別人存太大的指望，我用那個方法對付你可能是冒險，不過幸好替你弄得了一柄利器，要想對付我爹手下的這批狐羣狗黨，你必要有一柄寶劍！」

張雲竹等她說完了才冷笑道：「菁菁！妳以爲我今天會放過關山月了嗎？」

張菁菁淡淡地道：「您當然不肯放過他的，可是您手下這些人都無法勝得了他，假如您自己出手可能還有點希望！」

張雲竹一笑道：「妳想我會出手嗎？」

張菁菁搖頭道：「不會的！您現在武功也許比他强，可是您不敢與他正面交手，因此我相信您今天只好撤退了！」

張雲竹沉聲道：「撤退關山月會肯答應嗎？」

關山月立刻道：「不行！你得先把我師父的下落交代明白！」

張菁菁忙道：「關大哥！你師父的事包在我身上，今天請你看在我的份上，大家都擱擱手，以後再另找地方解決！」

張雲竹哈哈大笑道：「菁菁！妳又在搗鬼了，我們已經把事情攤明了，越早解決越好，妳想拖我還不答應呢！」

張菁菁笑着道：「可是，您今天的計劃都失敗了，我總不能眼瞧着你們拚死拚活，這是爲了大家好！」

張雲竹深沉地一笑道：「假如妳認爲關山月眞够資格跟我一拚，何必又幫着我把他先弄倒了，又急急地把他弄出去呢？」

張菁菁神色微變，張雲竹又笑道：「妳對我用這追魂銀針的計劃不但不加破壞，反而盡力促成，妳以爲我會不知道妳的用心嗎？」

張菁菁勉强地笑道：「我祇是避免你們正面爲敵，還有什麼用心呢？」

張雲竹拍拍身畔的一個小竹簍道：「妳是怕我在被逼到最後的關頭使用牠！」

張菁菁裝作不經意地看了一下道：「您是打算動人蛟嗎？那並不足懼，我也會控制牠，您想當着我的面用牠來害人可不行！」

張雲竹沉聲道：「菁菁！我警告妳一句，千萬別再去招惹牠，我從妳那兒取回來之後，已經重新訓練過一番了！」

張菁菁也沉下臉道：「爹！我也警告您一句，不管您如何訓練，我仍有控制牠的能力，您若是想使用牠，我就能毀了牠！」

張雲竹怒聲道：「我不信！」

張菁菁漠然地道：「您必須相信，人蛟在我身邊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在牠身上施了一種禁制，祇要牠咬了我一口……」

張雲竹連忙問道：「怎麼樣？」

張菁菁慘然一笑道：「沒有怎麼樣，不過這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人利用牠了，當然也不會再有我了！這是我萬不得已的措施，當然我這個措施並不是爲了您而設的，我祇是怕牠野性不馴，一旦不受控制時……」

張雲竹大叫道：「您究竟做了些什麼？」

張菁菁苦笑着道：「我爲了進一步控制牠，每天在牠的食料中拌了一部份鱔血，那可以減殺牠一點兇性，而且在鱔血中又加上幾滴我自己的血，使牠對我有着特殊的好感……」

張雲竹叫道：「妳瘋了！妳知道這樣做的後果嗎？」

張菁菁道：「我自然知道，當牠要殺人的時候，祇要我在場，牠第一個必定找我，當牠在我控制中的時候，我不怕牠反噬，一旦我失去控制時，我立刻服下預備好的信石，這信石與牠早先所飲的鱔血作用時，就可以制牠於死命了！」

張雲竹神色大變，可是張菁菁不等他開口，又搶着道：「當我發覺您用人蛟傷蛇神後，我已經把信石服了下去，還加了一錢孔雀胆，所以牠祇要咬了我一口，牠立刻就完了，我自然也活不成，不過我覺得這樣總比讓牠盲目地去害別人好得多！」

張雲竹怔了一怔才道：「妳以爲這樣就可以嚇倒我了！」

張菁菁笑道：「我沒有這樣想，我祇是告訴您一個事實，您若是使用人蛟的結果，祇能害死一個人，那個人是您的女兒！」

張雲竹遲疑片刻道：「妳這還能算是我的女兒嗎？」

張菁菁道：「這要先問您是否把我當女兒，假如您還有一點親子之情，便應該考慮一下我的話，重視我的性命！」

張雲竹叫道：「妳自己都不重視，我爲什麼要重視呢？」

張菁菁也叫道：「我重視，我不想死，所以我才設法叫關大哥受您的追魂銀針，使大家避免衝突，使您不想到去利用人蛟，現在，我還是重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請求您不要把牠放出來，讓我活下去！」

張雲竹默然良久一嘆道：「好吧！菁菁！因爲妳是我的女兒，我雖然不相信妳說的話，也祇有認了，我不能被人看作全無人性的父親！」

說着走向陰麗華道：「全體撤退，麗華！我扶着妳走吧。」

謝靈運與劉幼夫嗒然若喪，他們是絕不甘心就此罷手的，可是他們却不敢違抗張雲竹的命令。

陰麗華却一把攫去張雲竹腰間的竹簍，掀去上面的蓋子，抖手朝外一倒，口中還厲聲喝道：「我不甘心如此受人愚弄，殺。」

竹簍中飛出一道灰色光影，呼呼作响，先在空中繞了一圈，然後逕自朝張菁菁飛去，張雲竹大叫道：「回來，不准傷人。」

然而人蛟却像是瘋了一般，根本不聽指揮，依然疾射向張菁菁，牠猙獰的外貌，咧開森森的白齒特別怖人！

關山月見勢急迫，連忙飄身上前，舉起手中的青索劍，對準人蛟劈下去，勢子也勁疾無比。

人蛟張口咬住劍尖朝外一甩，關山月連人帶劍都被牽了起來，抛出老遠，然後人蛟又以最快的速度襲向張菁菁。

正在危急的時候，橫裏射來一點黑影……

那點黑影在千鈞一髮之際，襲向人蛟的正面，人蛟習慣地張開利口，將黑影吞了下去……

然後是驚天動地的一聲巨響，就像是天空突然降下一個响雷，接着是一片骨肉飛濺，震驚了每一個人！

當大家從詫異中漸漸鎮定後，才看見張菁菁的臉上身上粘着無數骨肉碎屑，而那頭人蛟已經無影無踪了！

接着在樹影中閃出一道人影，搖着手中摺扇笑道：「張雲竹！當你在誇耀你的人蛟有多厲害時，似乎沒有把我的震天鋼雷計算在內，這使我很不高興……」

一聽聲音竟是孔文紀，關山月大感意外，忙問道：「孔先生，你怎麼來了？」

孔文紀笑道：「聽你口氣我似乎不該來了！」

關山月赧然道：「不！在下絕無此意，只是覺得先生來得太突然！」

孔文紀哈哈一笑道：「的確是突然一點，在你的想像我一定是上天山去找那本什麼瀚海心法去了，而且你還派了兩個人去阻止我！」

關山月低下了頭，孔文紀繼續笑道：「本來我的確被你料中了，可是走了一陣之後，我忽然覺得這是件很笨的事，張雲竹所以不肯放過你，不也是爲着那本秘笈嗎？我若是得了秘笈，勢必要受到你同樣的命運，對於你派去的兩個人，我倒沒放在心上，對於張雲竹，我就不那麼放心了，因此我決定回頭，先跟張雲竹把問題解決再談秘笈的事了！」

張雲竹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沉聲問關山月道：「你把瀚海心法的事告訴了多少人？」

關山月道：「每一個人都知道了，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秘密，我覺得應該把這件事情公開出來，讓大家都有求深造的機會！」

張雲竹怒吼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關山月淡淡地道：「這是被你逼出來的，你以爲這種功夫可以雄霸天下，我必須多造成幾個令你傷腦筋的人！」

張雲竹冷笑道：「好！好極了！你這種做法只是給我添些麻煩，叫我在必須對付的黑名單上多加幾個人而已！」

孔文紀笑道：「張雲竹！不必緊張，關山月是騙你的，目前那份秘笈的藏處祇有我與關山月兩個人知道，而我們兩個人早就在你的黑名單上了。」

劉幼夫一擺手中紫郢劍上前叫道：「孔文紀！你怎麼會幫起關山月來了？」

孔文紀笑道：「關山月與我雖有殺兄毀家之仇，可是那次眞正的責任該由張雲竹來負，你們利用我來對付關山月，却不該瞞着張雲竹在後主動的事，我生平最恨人家愚弄我，因此我寧可與仇人合作也不甘受騙！」

劉幼夫朝旁邊的祁浩叫道：「祁浩！這是怎麼說的？」

祁浩訥訥地道：「我……我不知道。」

劉幼夫怒聲道：「你怎麼會不知道，打箭爐的那批人都是你指揮的，他們給你的報告中怎麼沒有提起這件事！」

孔文紀大笑道：「我相信報告中一定說起過的，只是他不敢告訴你們而已，尤其是你，因爲你的那個褓姆飛鵰還是死在我手下的！」

張雲竹臉色一沉道：「祁浩！是這樣嗎？」

祁浩神色大變，吃吃地道：「是——是的！不過這不能怪我隱而不報，實在是老爺子自己錯了步驟，我把紀叔介紹給您的時候，已經說過紀叔頗堪重用，您偏不肯相信，硬要挿一個飛鵰在那兒壓着他，逼得他倒向人家那邊去！」

孔文紀笑道：「祁浩！你這樣說實在太笨了，張雲竹對我有多少本事可能不清楚，你故意隱而不報居心尤爲險惡，因爲你打算等事成之後，再利用我來除去張雲竹……」

祁浩大急道：「紀叔！我是看在玲玲的份上才爲你掩飾住，你怎麼反過來咬我一口呢？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張雲竹冷笑一聲道：「祁浩，你也不必狡賴了，我相信你的用心一定是這樣，而且我早已有所防備了，我派飛鵰的目的就是爲着監視孔文紀的行動，只是我低估孔文紀的能力才致有此失，而且我相信你們還有一個合作的同黨……」

謝靈運轉身朝祁浩撲去，揚掌欲擊，張雲竹喝道：「你想幹什麼？殺人滅口！」

謝靈運忙道：「這畜生心存異志，不殺他怎麼行？」

張雲竹笑道：「心懷異志的不是他一個人，你這樣做不是顯得做賊心虛嗎？放下手回來，我並不想怪罪你們！」

謝靈運惶然退後，劉幼夫一怔道：「老爺子，您是說謝兄也預聞其事嗎？」

張雲竹大笑道：「豈止預聞其事，根本就是他在後面主動的，你想想他與祁浩是什麼關係，什麼事他會不知道。」

劉幼夫愕然道：「我這就不明白了……」

謝靈運見事情已經拆穿，乾脆敞開來道：「這沒有什麼不明白，我謝某豈是屈居人下之輩，現在是沒法子，才受這種窩囊氣，我可不能一輩子抬不起頭！」

張雲竹大笑道：「這就對了，我不反對一個人有野心！事實上你投向我就很沒有道理，關山月並非一定要殺死你，他已經放過你幾次了，只是限制你的活動而已。你爲除去他才向我投効，這不是很勉强嗎？關山月不限制你野心的發展，你在我這兒却連自由都失去了，你怎麼能忍受下去的！」

謝靈運輕嘆一聲道：「環境逼得我非忍不可！我必須在忍受中找機會！」

張雲竹笑道：「所以你看中了孔文紀，你的眼光不算差，他與關山月是死仇，跟我也是對頭寃家，等殺死關山月後，你們再游說他來對付我，他一定會同意的，不過你們爲什麼不先把內情對他說明呢？」

謝靈運憤然道：「這傢伙太固執，他非要先除去了你才肯對付關山月，我們只好瞞着他，沒想到飛鵰洩了底！」

張雲竹道：「你們以爲他能對付我嗎？」

孔文紀傲然道：「張雲竹，剛才那顆震天鋼雷若是用在你身上，你就知道我是否有能力對付你了，我不相信你的骨頭比人蛟更硬！」（未完待續）

王編

即將出版！

SAGA

HK$1.50 NT$10.00

陣容最强
定價最低
武俠雜誌



·陣容一斑·

桃花傳奇…………古　龍	翡翠船…………諸葛青雲
聶　政…………司馬紫烟	無字天書…………陳青雲
八荒飛龍記………臥龍生	孤獨客…………朱　羽
分屍滅跡…………龍　驥	雍乾飛龍傳………獨孤紅
	鬼裁縫…………人　畏

出版者：武藝雜誌社
台灣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一〇九號

海外總經銷：環球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